v. 21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弟 祖儉
子 喬年
從子 康年
從子 延年……年 哲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張渭 別見慈湖學案

大器子
紫微從孫
白水玉山三
山芮氏門人
元城龜山譙
氏武夷横浦
再傳
涑水二程滎
陽了翁廌山 從弟 祖泰
和靖三傳
安定泰山濂
溪焦氏荆公 葉邽
横渠百源清
敏四傳 樓昉
高平廬陵鄞
江西湖五傳 葛洪
喬行簡 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趙焯 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 別爲潛庵學案

朱塾 別見晦翁學案

劉爚

劉炳

吳必大

王遇

陳孔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有開

潘友端

宋甡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石斗文

石宗昭

陳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淑 李大有

宋濂 別見

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瀚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並呂學續傳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潘畤 別見元城學案並東萊講友

陳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陳亮 別為龍川學案並東萊學侶

劉靖之
劉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邢宗 別爲邢劉諸儒學案
郭良臣 子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並東萊同調 子江
從子溥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修補詳盡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　劉胡再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州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

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皆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

直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閒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諡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攷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　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東萊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

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補

聖作物覩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嘗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

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弒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鬬狠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即順之謂懲忿窒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為有

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爲之皆不出窠臼外雖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于有孚只爲非在道以明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使與諂小人無異九五孚于嘉吉則雖無諂心而慕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

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

天道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復便運行無間而人心多汨沒蓋以私意障蔽然雖有障

藏而秉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閒之理

多識前言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善者蓋有玩物喪志者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于太自任臣之患常在于不自任

君臣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咸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會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

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遜字是入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攻聚斂在諂諛則攻諂諛在開邊則攻開邊則終不勝小人所以為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任之如槁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頃刻停滯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懲穿鑿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

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猶思秣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泳不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

公孫碩膚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孟郊出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樅鏞之類是樂之

有聲者濯濯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已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當叛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禹立于舜之朝不爲不孝知此則知振鷺之詩 以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媺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驕慢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于從容則是有樂而無禮一于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泛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冑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

得之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入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沒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與樂之理見于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僞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摩章句意思迫促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綴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于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 以上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

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子路所以蔑哂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也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人所以陷于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實前言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慤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間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

孔門惟顏子少有憲而不乞之意子貢卽有不言何述之憂

　祖望謹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僅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于前言往行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不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埽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宵雅舊說爲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埽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所謂道聽塗說德之

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

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 以上禮記說

三年無改須知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諫號泣隨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改于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禹尙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

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尙有三代之遺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人必曾從克已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

而改過之爲難所以言欲寡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已亦必會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爲辭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猶賞[illegible]之底蘊亦未易窺既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會去體[illegible]繹其深及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虛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爲可喜湻厚篤實爲遲鈍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爲湻厚者雖常居後輕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爲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湻

原之資或反自恨不如輕捷者而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祇自害耳 以上論語說

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閭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輿臺皂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

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孔門弟子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孟氏弟子只去狹處求所以不得不嚴其教

屈原愛君之心固善然自憤怨激切中來離騷一篇始言神仙中言富貴終言遊觀已是爲此三件動故託辭以自解而反歸于愛君若孟子則始終和緩

祖望謹案屈原宗臣非孟子比東萊之言微有未審但屈原上不及箕子下不逮劉向則有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草芥寇讐之對似覺峻厲無溫厚氣蓋為齊王待臣之薄其言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動鋒芒自然啟發之理此卻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于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揚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譏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于其黨谷永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冀不至于亡瑩中亦嘗因蔡卞所薦入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哉然古[illegible][illegible]之

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

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便悪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説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起孳孳為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

小人中庸不必加反字小人自認無忌憚為中庸

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蓋深明乎疑似之際說以上孟子

人不為技能所使者難矣起以此殺妻

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

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内則理政事在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

漢流品始分劉巴輕張飛矣

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爲轉移之理以上史說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日志日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曾斷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質厚韜晦爲學須質厚

君臣之閒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于士大夫患失

楊炎併租庸調爲二稅此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併不得

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不可併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欲而心不然念慮閒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

人一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

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于六經哉只緣

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閒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

用工夫人纔微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

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

聽人語一不中節者擇其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蕭然不可不放一分　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　補

平時徒特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于要的處或鹵莽領畧于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接國朝典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于今之所謂[illegible]

明道之所謂瑕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恐擇善未精非

特自誤亦復誤人

我方閒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有所止易傳隨字于嘉

義最宜潛玩蓋恐為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耳又賓主資

稟皆明健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從前病痛良以耆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

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習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

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苟養將護而其害反致

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

著書與講說不同止當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引申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若與學者講說詳爲指示可也以上與張荆州

所以嘵嘵煩瀆正欲明辨審問懼有一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較勝負者

大凡人之爲學最當于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禽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

近時論議非頗僻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者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所深憂

供職已月餘風俗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漸不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

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于人

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于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所以為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工夫反少

向見論治道書其間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讙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所計然于本末先後之序為有憾焉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論互

從遊亦有可學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
言語聲欬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媢嫉者往往指摘此輩以譏
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今日此道單微援毀者
衆目皆是恐須謹嚴也
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
可不存
前此雖名爲學問工夫泛漫殊未精切推原病根蓋在徒恃
資質觀書粗得味即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
事接物則頹惰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愚鈍粗少原非主
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
不進也

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于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于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昆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學者正當操存戒懼實從事于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

君子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于自恕而寖與初心不類乎

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畧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

學者所以徇于偏見安于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實若實用功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正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

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緒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不容有一毫回避屈撓至說自己及朋友只當一味斂縮

往者臨安一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于不思或委曲求

過而失于不直大抵識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也位[illegible]錯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

已得地否陰陽家說不足信但得深密處可矣

善類凋萎微元氣消薄稍有萌動正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此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年給札當時本意欲得數月閒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卻多暗昧此正易傳所謂邪心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

實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影響髣髴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非謂但使之力行而以致知為緩但示之者當有序夫子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

保養奸凶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霜雪勝雨露則不可也

氣質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皇要須融化得盡乃可來諭所謂未得力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遊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

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功乃區區所望

論學之難高者其病墮于元虛平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爲惇訓故勤行義尊重不同然要皆是偏 以上與朱侍講

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爭消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 以上與周子充

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

行有不得者當返求諸已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不敢爲時異勢殊之說以自恕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 以上與劉子澄

前日紛紛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愧怍隨時悟養足矣至于明辨曲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而已

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勉之 以上與潘叔玠

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近思爲學必須于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于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正是意篤見明于本分條路畧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私意之根若尙有秒忽未去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張皇不可翦截其害非特一身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喜事則方寸不凝是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以上與陳君舉

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然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

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

辭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濟之使深者則有間矣願更留意于此

登高自下發足正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察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淳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

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更願益加培養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

井渫心惻正指汲汲于濟世者所以未爲井之盛蓋汲汲欲施與知命者殊科孔子請討見卻但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爲不豫哉殆可深玩也

祖望謹案此蓋諷同甫之累上書

春初之舉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觀論語說知及之上更有所謂守所謂涖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此話甚長

比嘗患孑孑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于忠厚者覩世間益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槩以爲近厚語言也然于此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也

天資之高得氣之淸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不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于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

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頤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似有味畎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耳

顏子犯而不校淮陰侯俛出跨下路徑雖不同都欠不得幸深留意諺曰赤梢鯉魚就齏甕裏浸殺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洪令斷送事變豈有定哉

著書大是難事雖高明之資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且

上與陳同甫

賢士大夫甚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蓋以其只爲實地欠工夫 與陳正己

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與葉正則

門内若倘有可媿外雖奮振更勵終于無力

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常以格語法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眞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以上與郭養正

持之以厚守之以默 與鞏仲至

散漫歛滅學者同病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曰念終始典于學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于此也與周允升

日用閒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消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于研索自研索而入于執著或反爲累琦節不宜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服貸求

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

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章不見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芰之類皆以私事親非以天事親

喪禮廢弛已久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同堂共講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

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

喪禮今人所謂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爲害事蓋遇事望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爲矣要當反己盡誠極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安有不動者彼之未動乃我誠未至之明證也

憂樂心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

燒丹事適以問張守乃其內人虛怯附蘭溪醫者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知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見愛之意也

葬地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畧去拘忌乃易就

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始隨之亦必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

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不出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違背

日來主角卑瓦之病雖去而媮惰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

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内不可媮惰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

日用省力

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

當思正道未明工夫到此必有應也 以上與潘叔度

爲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乎帖的確乃爲有得

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咈志而可以

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貴乎用心剛而進學勇

以上答潘叔昌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　以上與喬德瞻

前書所論甚當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汎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誠深思之

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　以上與邢邦用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恥所當恥持身謙遜遇事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　與丙弟符德寛

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未至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
反己二字更無別法以上與戴在伯
欲求豁尤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
微言淵奧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盡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
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
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薰
蒸上騰亦有轉移之理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所性不存此又當深致思也
思索不可至于苦玩養不可至于慢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殊

有味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㖃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愉慮移而無起爭見御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以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即求病源所在而鋤去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與養生家必同一法

居族間事當盡誠委曲既嘗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善變未

去則招嘲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爲當體不可貞之義此必誠意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敬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兩語當深體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于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以上與學者及諸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東萊遺集一百二十八條今移爲附錄三條移入景迂學案二條周許諸儒一條武夷學案一條五峯學案一條玉山學案二條晦翁學案四條南軒學案三條艮齋學案五條止齋學案二條龍川學案一條又二條與復齋學案複出刪之又移入象山學案二條淸江學案一條

附錄

壽皇嘗看莊老蓋德壽之餘風儒臣多以此箴規而東萊言之

尤切以爲當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于異端 補

嘗與汪端明書曰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于遽已今歲悉謝遣歸

祖望謹案此即象山謂伯恭在衰絰中而戶外之屨恆滿者也南軒亦嘗聞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者觀此條則先生因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過者

又與朱侍講書曰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又曰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歎迫而出亦唯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

徐慮進退之宜更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尊兄于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資質固美然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頽墮少精神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于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己意之偏擴而充之則幸甚

又曰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今決須是執得定亦非特此事大抵老兄平日似于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于姑息雖是過于厚傷于慈爲君子之過然

在他人旣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則終是偏處仁義常相須義不足則仁亦失其正矣

又與朱元晦書曰伯恭眞不易得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旣爲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于義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斷有所未足

又曰伯恭近來于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閒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今頗知此爲病痛矣

又曰伯恭愛弊精神于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于治道于後學

又答陸子壽書曰伯恭亦坐枉費心思處多　以上補

朱子曰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說渾天亦好

又曰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入

又曰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遺辭命意亦頗傷巧矣

又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閫範之作旨意極佳

又曰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

又曰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

祖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又曰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

時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較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又曰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

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又哭之曰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

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有黼黻之華而不易

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

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稍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

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

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誨納而

川渟岳澄濤而攬潤引淵濡于先訓紹文獻于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尙左圖而右書閒道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否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粤前日之柢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請簡編之次第卒諄草樹之深幽

謂昔勝踐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悼訃車而偕至若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邪

問東萊之學朱子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細于經卻不甚理會常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卻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為人謀而不盡心為忠傷人害物為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漸開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李微之曰伯恭以進文鑑為陳騤所詆其後侂胄方以道學為禁與臣亦援騤言詆之然伯恭既為辭臣醜詆自當力遜職名今受之非矣直卿亦以予言為然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東萊呂氏及陳亮祭之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糟粕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復見三代之英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嘗夫孔氏亦豈于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極立起居注呂氏亟勉答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嘗笑以爲自知非豪傑被同甫差排做蓋難之也補

陳北溪張呂合五賢祠說曰南軒守嚴東萊爲郡文學是時南軒學已遠造猶專門固滯（謂湖湘性無善惡之說）及晦翁痛與反覆辯論始翻然爲之一變無復異趣東萊少年豪才藐視斯世何暇窺聖賢門戶（謂東萊留心文辭）及聞南軒一語之折愕然屏去故習道崇

陽沿濂洛以達鄒魯雖于南軒所造有不齊要不失爲吾名教中人視世之竊佛學以自高屹立一家門戶且支聖賢之言以蓋之以爲眞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誤學者于詖淫邪遁之域爲吾道之賊者豈不相萬耶 補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賢同德同業未易軒輊張呂早卒未見其止故集大成者歸朱耳而北溪輩必欲謂張由朱而一變呂則更由張以達朱而尙不逮張何尊其師之過耶呂與叔謂橫渠盡棄所學以從程子程子以爲幾于無忌憚矣而楊龜山必欲謂橫渠無一事不求教于程子至田誠伯則又曰橫渠先生其最也正叔其次也弟子各尊其師皆非善尊其師者也詆陸氏亦太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曾有此等語東萊于皐陶朕言惠下說孟子既云三自反乃有禽獸之語孟子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 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收養

又曰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並補

黃東發日鈔曰東萊先生以理學朱張鼎立為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辯詰之不少恕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鵞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

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鵞湖之會集粗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于斯道何如邪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切于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而輒易要當常以孔子爲準的耳孔子教人以孝弟忠信躬行爲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言性已漸發其祕視孔子之說爲已深至濂溪則言太極至橫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祕視子思孟子之說爲益深一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庵先生出始會萃濂洛之說以上遡洙泗之傳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于後學者爲近思錄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本朝之議論爲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爲本明年規約

以明理躬行爲本至其纂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
知所嚮請學具有科級若躐等陵節流于空虛豈所謂近思哉嗚
呼學者可以觀矣孫

東萊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爲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別爲南軒學案

顯謨潘先生畤 別見元城學案

東萊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別爲龍川學案

東萊同調

教授劉孝韙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忠定邱宗卿先生崈 别爲邱劉諸儒學案

將仕郭先生良臣

郭良臣字德鄰東陽人官將仕郎橫浦弟子欽止從兄也創西園書院延師教授一如欽止石洞之規子澄江皆好學參隆慶東陽志

東萊家學 劉胡三傳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成公之弟也受業于成公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成公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遞年先生必欲終喪

裴朝廷徵之辭避年者以一年爲限自先生始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于碧沚沈端憲講于竹洲絜齋則講于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官遊出先生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其于諸講院無日不會也甬上學者遂以先生代文靖亦稱爲四先生而勝德粹爲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illegible]歷大府丞時韓侂冑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忠定罷[illegible]上疏論救貶韶州安置後移筠州卒朱子與書曰熹以官則高于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于子約乃今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先生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甚

有大愚集論忠　修

謝山呂忠公祠堂碑文曰忠公之官吾鄉爲司庾故不得有所設施但傳其屏去倉中淫祠一事深寧志之四明七觀而是時正甬上奎婁光聚正學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閒其功無所見于官守而見之講學忠公之集雖不傳然猶散見于永樂大典中予鈔其與諸先生論學之文而未得顧讀忠公吾鄉之詩皆最近之祠式清敏之里求了翁寓齋之遺想見其一往情深乃自元訖明以至于今竟無有以豫章薦及忠公者是則甬上文獻之衰可爲長太息者宋禮于釋奠之制必求之其鄉之先師不然者則有合也有合者謂其鄉無足以

嘗先師之享則合之他鄉之近而可溯者今甬上之先師
楊袁舒沈其人可謂盛矣而愚謂當以忠公合之以其同
講學于鄞久並列于先師之座無歉也
又奉臨川帖子五曰攷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
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役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
此間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尚有可
攷偶成數語柬季和并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
空小江晚望江之東朅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邅邅
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
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
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遂祿海東距海

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
月端叔因謁子暢自臨安至會于太白鄮山之間刻日康
炳道兄弟會于王季和家李叔潤方居御史丞相之幼子
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于
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
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
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倒屬大愚
將去明之作大愚之起鋒也本傳言平園方爲丞相招之
不往宰輔表平園自酉樞入中書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
朱子答大愚書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
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

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

附錄

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于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朱子答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是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持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卻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監嶽呂先生祖泰

呂祖泰字泰然文靖公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論世事無所忌諱慶元初忠公以言事移置瑞州先生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梓材案厚當作原說見麗澤諸儒學案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忠公殁貶竄嘉泰初周益公降少保致仕先生乃詣登聞鼓院上書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韓侂胄自尊而卑朝廷一至于此願亟誅侂胄以周必大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拘管連州右諫議程松與先生友懼為所連奏請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先生知必死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為好語誘之曰謹敎汝共為章先生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敎于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先生曰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先生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陵令程贐其行侂胄誅朝廷詔雪其冤特授進功郎監南嶽廟[illegible]毋無以

葬至都謀干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〻
臣誅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
卒尹王合齋相爲具斂歸葬焉參史傳

東萊門人

主簿葉先生邽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端獻葛先生洪

文憲喬先生行簡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司直趙先生焯別見玉山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中散朱先生塾別見晦翁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湖先生遇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直閣沈先生有開

潘先生友端

監丞宋西園先生甡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先生用中

侍講倪先生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知軍石先生斗文

侍從石先生宗昭

教授陳先生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少詹丁先生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梓材謹案東萊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麗澤諸儒學案

東萊私淑

常博李先生大有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也大同之兄私淑三先生之學嘗以輪對上疏畧曰國朝自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本于正心修身至于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闡而大之而義理益明自

慶元權臣創道學名以排之而士始有以其說爲不足學者其能者又求之于科舉而幸中于剽竊願召宿儒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而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爲襲者取利祿計聞者是之

雲濠謹案先生慶元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李魏鶴山誌其墓

郭氏家學

主簿郭先生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參軍郭先生江

郭江字伯山東陽人巨臣子葉水心謂其本有倬世材周旋習熟師友大旨甚銳銷盡不復伸吐云後官管押三江綱鹽監穿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軍以卒 參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陳同甫志何夫人墓云女適同邑郭江川

兄弟爲東方學者

郭先生不

郭溥字伯廣直臣猶子亦創南湖書院參隆慶東陽志

大愚家學 劉胡門傳

呂先生喬年

呂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埍也亦賢者能守家學補

梓材謹案先生絜齋稱其克省厥父議論勁正不阿

進士呂先生康年

呂康年庚公猶子諸講學子先惟呂氏表壂先生甲戌廷對眞

文忠公欲置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多觸時政固爭不

從遂自甲之乙文忠太息爲之開雕補

梓材謹案嘉定七年甲戌距成公之卒淳熙八年辛丑已三十四年則先生蓋受學大愚者

寺丞呂先生延年

呂延年字伯愚成公之子縉雲羊哲師之參括蒼彙紀

梓材謹案王氏崇炳撰成公本傳言成公一子曰延年成公之卒也甫三歲官至寺丞先生不及受學于成公蓋亦之大愚也

大愚門人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張先生杰別見慈湖學案

寺丞門人二胡五傳

羊先生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學續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終

艮齋學案表

薛季宣 ── 從子叔似

　　郭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徽言子

袁氏門人

二程武夷再傳

安定濂溪三傳

泰山四傳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徐元德

　　王枏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象先合齋學侶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夙

劉朔 並見艾軒學案

並艮齋講友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並艮齋學侶

張淳

艮齋同調

敖繼公 溫甫續傳

倪淵

楊維楨

鄭眞 別見深寧學案

趙孟頫

雙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黃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艮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之學統遠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艮齋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合下止齋爲永嘉學案之二自艮齋學案謝山始別是卷爲艮齋學案下卷爲止齋學案

袁氏門人 程胡再傳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父徽言（梓材案先生父爲胡文定高弟詳見武夷學案）先生年十七辟爲荊南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道潔溉聞道潔以義理之辨道潔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道潔之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先生得其所傳無不可措之用也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書古文訓詩性情說春秋經解指要大學說論語小學約說伊洛禮書補亡伊洛遺禮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武昌土俗編校讎陰符山海經風后握奇經）

百家謹案汝陰袁道潔溉問學于二程又傳易于薛翁已侍薛于宜興之遂以其學授焉季宣既得道潔之傳加以考訂千載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眞可施之實用

又得陳傅良繼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時燦然學問之區也
然爲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爲功利之學

艮齋浪語集

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宛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卽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于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且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著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甫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得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尚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于事者無非小智譾聞之累未可認以為實第于事物之上留于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曾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得其正實萬病之鍼石獨無意于斯乎答陳同甫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浪語集六條其第一條與朱晦翁書移入安定學案

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于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指為無用滑滑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為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悅誠服得之觀感

而化乃可為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雖言之後世昧于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于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子言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于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子其過與怒皆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皆聖人所以異于二本者空無之學不可謂無所見泛無所用不知所謂不一二者爾未明道探通于法守之務要終為無用灑埽應對進退雖為威儀之一古人以為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間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策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

亦何用有如未辨深心藏密莫若去故去習古人讀書百徧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大小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于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黎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　與沈應先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于易備焉以爲道乎俳易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也以爲定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

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背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為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于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令是則為姑息為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照臨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通變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為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

復張人傑學諭書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易禮詩書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卽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是乎在由易禮詩書以趨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于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　論語直解序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若霄壤之別高孟氏于孔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辯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失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能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眞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于末流眞好學者也

奚啻如此明者必有以辨之直解序附言○補

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于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説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説其殆庶幾乎序反古詩説○補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蓋有敘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爲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唯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之義烏足與校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爲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于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考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啓之後世宗之徵引

釋經如出一口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說行後世暗君庸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匹夫為天下患害者比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肯為此妖偽殘賊哉蓋亦有其說也傳註求其事而弗得于是託汗漫以駕其游誣雖知惑世害人不暇恤也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嘗已于大傳詳之大傳無文其可鑿以胸臆就如其說垂象為象降自天乎走嘗竊痛之為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圖書之說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懸法也畫卦之法原于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始

終之數則九賓尸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山
豈敢數于是乎春秋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
界之分野讖緯之說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信斯言
也則河圖洛書乃山海經之類在夏爲禹貢周爲職方氏所掌
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理志之比也按山海經所
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與仲尼
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
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古今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某官司
某郡國自是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他國之事漢官府上尚書
其傳于人書于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于其
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師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

自爾也然則圖書為川師上何獨至古而惑之哉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曰圖書者詳略之云也河源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源委之趨向也洛源在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所麗名物人得而詳之史闕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于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寶于周室皆務以辨物象而施地政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于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謂發歎鳳圖者非有他也龜龍之說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　河圖洛書辨

宗羲案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朦朧精神自附道

學者于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爲何經也夫豈不自欲而馴致其道以計較億度之私蔽其大中至正之則進利害而退是非與刑名之學殊途而同歸矣此在心術輕重不過一銖茫乎其難辨也

附

張南軒與呂伯恭書曰士龍正欲詳聞其爲人事功固有所當爲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

又答先生書曰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未正今日士子耳剽口誦用資進取轉趨于薄此極害事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

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尚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于爲善于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叩之云初無是言也

又曰士龍坦平堅決所學確實有用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止此

又與陳同甫書曰士龍所學固不止于所著書但終尚有合商量處

艮齋講友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判官鄭歸愚先生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著作劉先生夙

正字劉先生朔 並見艾軒學案

艮齋學侶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 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別爲龍川學案

艮齋同調

監嶽張忠甫先生淳

張淳字忠甫永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爲之朝祿以監嶽先生以爲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閒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

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先生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永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作釋誤一卷）則先生所校定也　補

謝山永嘉張氏古禮序曰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為功臣之首又曰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為忠甫立傳敘其本末闕然獨見于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淳間一大儒也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遊太學解褐國子錄對論稱旨遷太常博士未幾孝宗自除先生左補闕論劾首相王淮去位光宗受禪抗疏金人使名未正不宜遽納其使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運判俄以諫臣論罷主管沖佑觀以除祕書監權戶部侍郎提舉太史局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起知贛州移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國用司參議官奏蠲兩浙身丁錢歷除兵部尚書宣撫使時韓侂胄開邊先生亦以功業自期而委任失當以言者論奪職罷祠侂胄誅再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翼改謚

文節先生雅慕朱子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稾二十卷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薛文節公集蓋本永樂大典

梓材謹案先生爲艮齋兄子浪語集有與象先姪書

附錄

水心祭薛象先曰彼建安之裁量外永嘉而弗同幸于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

艮齋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教授徐先生元德

徐元德字居厚瑞安人也艮齋弟子淳熙進士爲福建軍學教授身先矩矱爲多士倡已而添差通判徽州誠齋楊文節公狀

其治行以薦曰具官東浙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挺特立不回
徽州倅乃員外置凡州郡迎軺之數厨傳之儀皆無故[illegible]
創爲餽贐者如挈攜囊衣則有僦僕之弊如下從宴集則有近
俎之弊率爲緡錢者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率[illegible]
之郡庠以爲養士之費于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徽最多
訟使者皆以委元德審決元德一一紬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
山積迎刃而解于是民皆稱其明斷欲望聖慈特賜陞擢習知
通州先生精于考索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前半乃止齋後半
皆先生之筆也補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徐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

又曰居厚病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然後養生處方少鹵莽不然憂未艾也

祕監王合齋先生柟

王柟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徙永嘉乾道丙戌進士爲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上供有滲漏漕司遂令婺州增解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先生言今苗畝七升羅門十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其命新守周樞以其言之孝宗憮然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能決冤獄知績溪縣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塥六浚舊陂百頃歲無憂旱監進奏院太常寺簿以爲學罷知江陰軍禁逕者江海之交也淤閼先生開渠港五百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

巫故爲陰廡複屋詭其像設先生鞭巫撤祠壞像而民以安已爲大理丞禮部員外郎初周益公在政府招先生旣見淸談之外絕無所言至是蘇師旦欲見之許以遷先生曰吾義不交匪人寧止于此鄧友龍議北伐援以爲助曰前日有發策者驟用矣先生力言無草草國與身且俱不利友龍曰何怯也竟取宣撫去出先生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池州先生言池州城甚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得緡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乃補其穿穴深其濠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侍左郎韓侂冑死緣坐者多先生言無使濫蔓執政善之不能用錢相象祖雅慕先生欲進用之忌者因罷先生以撼錢先生奉祠而錢亦不安其位矣起知贛州諭其耆

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汝曹勉之乃課桑麻淸鹽禁提刑者惡之復毀先生于祠贛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而別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及仕于台寮屬姻九遂初樓攻媿以及彭子復石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不輕徇物九工于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補　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王合齋集十六卷

詩四

卷

梓材謹案劄記又一條云王柟字栝叔永嘉人嘗以經世之學授樓攻媿攻媿跋王季路所藏邵康節觀物篇云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一圖于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于王木叔柟先和叔即木叔也又案謝山補傳謂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學案原表亦列先生于艮齋之門當是也

直閣沈先生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薛王學侶　程胡四傳

正簡郭先生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忠甫續傳

教授敖先生繼公

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于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儀禮也生之傳旣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于世鄭康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猶未

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七卷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雲濠案高彥敬一作高顯卿）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從黃氏補本錄入）

儀禮集說自序

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書也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爲此事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然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

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是言諸侯之禮唯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于天殺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頒之于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于放縱

而憚于檢束于是惡典籍之不便于己而皆去之則其亡之受于王朝者不復藏于有司矣亡之藏于有司者或私傳于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其本但如是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具于大夫則但見祭禮而昏喪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其如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祭禮而今皆無明文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知之也況其間又有不盡

然者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不止于十七亦可見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卽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于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與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卽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去古既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十一可勝歎哉繼公半生遊學晩讀此書沈潛既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而與之揖讓周旋于其際此書舊有鄭康成註然其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今輒刪其不合于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䟽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因名曰儀禮集說其于初學之

士未必無小補云

梓材謹案敖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茲以其爲儀禮之學繫之忠甫續傳以明宋元兩朝禮學之不絕有自云

敖氏門人

主簿倪文靜先生淵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生而卓異精敏絕人旣長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于三禮而尤善易先生從之遊于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古之妙靡不博考洞究用薦署本郡儒學錄調杭州學正敎授湖州敎授累考入流授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放免去先生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先生分畫編次以爲圖籍出其

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歲適大祲民以狀言與傷郡被縣勿受先生爭之不得即解印求去郡遣吏謝且以檢覈之事悉諉之先生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以年垂七十致仕少嘗從星官歷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于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參黃文獻集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別見雙峰學案

倪氏門人 敖氏再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

楊維楨字廉夫諸暨人雲濠案貝清江所作傳云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泰定丁卯進士授天台尹罷去張士誠據浙西屢使求致不能屈明太祖登位

敦迫至京作老客婦謠以見意笑而遣之還淞江卒先生初遊甬東得黃氏日鈔歸學業日進居鐵崖山下自號鐵崖先生好吹鐵笛亦號鐵笛子與人交無疑貳尤喜接引後生識不識稱爲長者惜不得大用然亦以是得肆力于文章崖鐫野刻布列東南宋景濂有言曰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淛河之間曰鐵崖先生聲光殷殷摩戛霄漢撫其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于詩尤號名家震蕩淩厲神出鬼沒其文中之雄乎所著諸集通數百卷參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先生爲倪處士墓志云維楨爲文靖先生門生也又云某父事先生則先生嘗及倪氏之門

楊氏門人 拔氏三傳

教授鄭先生眞別見深寧學案

止齋學案表

陳傅良　從弟說

艮齋鄭氏薛氏門人

袁氏徐氏再傳

二程武夷三傳

安定濂溪四傳

泰山五傳

蔡幼學　子範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元白　別見廣平學案

曹叔遠

呂聲之

呂沖之

章用中

陳端己

林頤叔

林淵叔
沈昌
洪霖
朱毓
胡時
高松
倪千里 虞復
徐雲
黃亶
黃申儒
林子燕

吳漢英

吳琍

沈體仁

胡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希錧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木天駿 別見南軒學案

止齋續傳

陳武

芮氏門人

陳謙

黃度——子章見止齋門

周南別見水心學案

徐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薛叔似別見艮齋學案

鄭鑑

並止齋學侶

唐仲友別爲說齋學案

錢文子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戴溪——胡大時

並止齋同調

周頤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之源別見清江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止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子皆在艮齋師友之閒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艮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梓材案序錄原底有云止齋實從艮齋分派而非弟子是謝山不以標目薛氏門人爲然然考艮齋浪語集末卷所載行狀云乾道九年門人迪功郎新泰忻州教授陳傅良狀則先生故薛氏門人又案蔡行之爲先生行狀云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于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修弟子之禮是先生亦鄭氏門人也

鄭薛門人 袁徐再傳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艮齋過之啓以其端已而東書屛居艮齋又過之問治何業先生陳其所得艮齋曰吾懼子之累于得也于是往依艮齋而卒學焉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于其中蓋從遊者凡七八年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廌山之外紹興以後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艮齋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眞可施之實用先生旣得之而又解剥于周官左史變通當世之治具條畫本末粲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授泰州教授未上召爲太學錄出通判福州罷主

管崇道觀起知桂陽軍歷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事轉運判官兩浙提點刑獄入奏事留爲吏部員外郎擢祕書少監兼嘉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起居郎光宗不過重華挂冠而出寧宗即位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罷而奉祠嘉泰三年授寶謨閣待制卒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學者稱止齋先生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所著有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毛詩解詁二十卷建隆編一卷讀書譜一卷西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

謝山奉臨川帖子曰陳止齋入太學所得于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制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爲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爲議論人自爲一

說家自爲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之橫議者皆多于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爲師則以墨翟爲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口口道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爲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于太陽江漢之于海鳥獸之于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爲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

爲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爲之差而獨隆于父記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爲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妣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疏

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饜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廐而民飢莩在野是爲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于萬世者非儒者能强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

楊墨者自信其私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供養幼者相撫字敵己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欲橫流弱者之肉强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此孟子以衞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辯也懼斯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于□□□□□□□□□□□□□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爲可行而深信之焉耳夫苟有

是說也在于人心則不見之于行事斯已矣苟見之于行事則必害及于其事不施之于有政斯已矣苟施之于有政則必害及于其政孟子逆知二氏之學一日得志于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篤于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教明而禁立雖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苗氏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間爲異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以干大中至正之統者聖王在上故也今夫楊墨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醲賞以誘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

其術于戰國之際也而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于孔子而敢為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

言南艾荆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已任當堯之時洪水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皆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于正者也則以生人爲已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于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

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于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係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係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況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廟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于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于議和孝宗憂勤十閒經營富强將以雪恥而屈于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

日而忘此邪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已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于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

止齋文集

王道至于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于暴秦畧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尙論三代要當折衷于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于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剸刖人君臣相勸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廢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親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則誦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則戰戰焉有懼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

天命焉耳卽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尙多見于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于盛衰二三大指恐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眞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蓋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鎭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于異姓取士及于特奏養兵及于剩員甚者汙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使此而國家世守重于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于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

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孝以進士舉猶列于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　進周禮說序

謂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于世鄭經生志以爲之傳焉耳亏其說不合創出己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輿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抵

暨至本朝熙寧閒荆公王安石之本之爲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爲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竟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廢周禮此與因禮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晝碁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畫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曰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鄙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

設詞之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于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其餘至纖至悉蹤泥丁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夫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謬嘗試者復大謬乃欲一切駁盡為慊豈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于理矣　夏休井田譜序

盧鎬跋止齋集曰余年二十四五時從謝山全太史處借讀止齋集最愛其歌詩醇古經練老蒼諸而已友范了堂嘗亦聞豊之手鈔口誦舉筆輒本為十卷太史歿後其書不得復見倏條二十年方求假書訪既在于陳思時之號邑而書放適于癸巳初冬遭燹因不復可得乃以此齋春秋後傳從孝廉余君丞森易得此冊乙卯十月望前寫存抄

城風雨蕭蕭時一展卷如隔夢寐舊學荒蕪慨然以[illegible]
故人也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止齋門人諸傳皆據止齋本集知其
有關學要者必多不錄近歲甲午陳少宗伯碩士師冀富
海騷中丞垂聚止齋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附錄一卷梓
材及馮君雲濠開預校餘姚月船生盧以跋語知前人
多惓惓于是集有如此

附錄

寧皇以舊學思止齋嘗謂韓侂冑曰陳傅良今何在御筆奴入
對曰臺諫論其心術不正上遂不復召寧宗之立止齋豫有箸
策功
寧宗每見左右有請輒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蓋止齋教也 補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永嘉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議
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illegible]所爭格君舉

來議論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又答潘叔度書曰陳君舉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

易量

陳龍川與先生書曰亮與元晦所論本非爲三

見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皆

謂暗合者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

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

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扯

步不正嗟乎冤哉吾兄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如此亮便應閉口

藏舌不復更下注腳

葉水心題張君所注佛書曰蜀人張東叔在學者每晨必誦楞

嚴陳君舉與鄉省問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五只以爲老卒所課耳予問東叔要義何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睨東方已有晴色此是逼拶到緊切處予聞而太息夫其所知止于此乎

止齋學侶

知州陳先生武

陳武字蕃叟瑞安人止齋先生族弟也于書無所不讀尤長天春秋芮祭酒雅重之成淳熙進士累官至國子正入慶元黨籍學禁解起爲祕書丞累遷國子司業進祕書監乞外制辭有曰爾早以經學藹然時名退之方誨于諸生下惠遽甘于三黜速改絃而更張旋拔茅而彙進方諧士論乃控忱辭其後以右文

殿修撰知泉州先生與止齋同學而名齊之其論文不喜南豐

補

祖望謹案朱子文集語類有講學語

副使陳易癡先生謙

陳謙字益之止齋之從弟也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寶謨閣待制江西湖北副宣撫使著毛詩解詁周禮說補○雲濠案謝山箚記先生著有續周禮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易庵集永寧編雁山詩記

謝山跋宋史陳謙傳曰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言君子雖少挫而又以言恢復事遭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時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爲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肸當爲一出況平原託王

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乎
原既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
以終于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遺老晚以邊才復用再起爭
蹶其料皇甫斌安襄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
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侂胄爲我王以
予者之說部則莆田陳讜之事也讜與謙字相近遂妄加
之曾謂以益之風節而出此乎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子
固登隆興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疏請屯
田復府衞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衞十六篇上之遷監察御史時

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上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先生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寧宗立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竊竊政柄先生具疏論其姦狀侂胄假御筆除先生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先生言諫臣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固辭乃詔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先生爲沖佑觀者六然侂胄素嚴憚先生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召除太常少卿累遷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發送之糧活饑民無算遷寶謨閣直學士先生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旋以煥章閣學士知隆

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諡宣獻先生志在經世而以學為本作詩書周禮說雲濠案葉水心作先生墓誌稱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為編年不用前史法至于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于世壻周南仲為池州教授會先生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先生幷罷之先生與南仲俱入僞學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書說七卷直齋書錄解題謂其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閩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即書壁為友朋道之又案梨洲原表列先生于艮齋之門而備考載籍殊無明文以與止齋一見如故列為止齋學侶可也其諡宣獻見呂氏光洵所作書說序而宋史遺之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別為徐陳諸儒學案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太學鄭先生鑑

鄭鑑字自明長樂人爲太學諸生數與止齋遊試進士不第以釋褐仕于朝以喜事嫉邪取名于世而死止齋哀之曰自明若不愛其死者然其事母孝不敢違晩得師友務爲靖恭閒雅不苟坐立雖一飲食亦必揣度無害乃下口自明可謂重其死矣

參止齋文集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鄭自明直言亦不易朝廷容受固可喜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更須審處也

止齋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 別爲說齋學案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文端戴岷隱先生溪

戴溪字肖望雲濠案沈光作先生春秋講義序稱先生字少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先生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張巖督師京口辟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先生講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語孟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

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謚文端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易經總說二卷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詩說續讀詩記各三卷春秋說三卷通鑑筆議三卷石鼓論語孟子答問各三卷岷隱文集復雠對清源志

止齋家學

陳先生說

陳說字習之永嘉人從學于止齋其兄謙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聞人先生因得從之問學

梓材謹案先生爲易庵弟則亦止齋從弟也

止齋門人 袁徐三傳

文懿蔡先生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未冠從止齋遊朝夕侍側者十年止齋

勉以前輩學業中乾道八年進士第授廣德教授歷敕令所刪定官武學博士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出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奉祠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改兼侍讀出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復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尙書兼太子詹事卒陳同甫亮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杯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客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數辯而行之橫啓縱闔援古證今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嘗續司馬溫公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百餘篇 修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國史編年政要四十卷國朝實錄舉要十二卷宰輔拜罷錄一卷續百官公卿表二十卷質疑十卷青德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年歷大事記文懿公集西垣集春秋解訓宋通志五百卷謝山學案箚記謂屬其子範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閣下于徐忠文公而下搴連書蔡文懿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為陸子之徒竊愚不能無疑焉浙學于南宋為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為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為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為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會見陸子有問答見年譜然行之為鄭監嶽壻少即從監嶽之兄敷文講學而止齋

乃數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肖望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來往于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儻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鐵厲之語遂謂楊袁之徒侶焉則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

文肅曹先生叔遠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于止齋年十九以春秋魁鄉薦登紹熙第久之薦爲國子錄忤韓侂胄罷通判涪州歷四川節麾守遂寧營卒之亂過境不敢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

諡文肅所著有周官講義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又著永嘉年譜地譜名譜人譜二十四卷

推官呂先生聲之

簽判呂先生沖之合傳

呂聲之字大亨新昌人以能詩名師陳止齋而友蔡行之同升太學壁記題名先生在止齋之下行之之上是年止齋行之皆登進士而先生不第或戲之曰所謂厄于陳蔡之閒者也嘉定閒累官昭信節度推官有沃洲雜詠從弟沖之亦師止齋簽判南康軍講道白鹿書院有壁經宗旨修

章先生用中

章用中字端叟平陽人先生從止齋最久又因止齋之金華依呂東萊之婺州依薛艮齋由是顯名

陳先生端己

陳端己字子益平陽人從止齋學

主簿林先生頤叔

林頤叔字正仲瑞安人與弟淵叔俱受業止齋先生寬整有局量登乾道第任羅源簿民俗火葬先生導以冢甓惡俗始革有大辟坐刃殺者辨其屍爲瘡且溺死也釋之遷建康戶部酒庫監丁父憂哀毀成疾臨歿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興起因振手而逝 修

司戶林先生淵叔

林淵叔字懿仲瑞安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終于揚州司戶先生從陳止齋學于城南書社其後止齋所至先生亦傚翁會

不去永嘉崇尚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先生復修故事後一輩遍和之而後知有師弟子之禮

沈先生昌

沈昌字叔阜瑞安人與蔡行之同門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先生早夭

洪先生霖

洪霖天台人事止齋甚謹

隱君朱先生黼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也學于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一百卷統論一卷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莽丕等皆削其紀年水心爲之序且曰此書一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人始知其能傳

陳氏學也躬耕南蕩山以老　修

朱文昭語

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補

教授胡先生時

胡時字伯正樂清人也乾道進士風姿粹美初得第權貴欲妻以女且示以奩具之盛辭曰老姑家貧曾許以女嫁我不可負約時人義之師事止齋官袁州教授　補

教授高先生松

高松字國楹福寧人少遊止齋之門不專事科舉之學黎明而起夜丙而止讀書益多聞見益廣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合于俗同學多先達而先生晚始得成進士又游丁縣益肆力于學尋授台州教授啟迪有方一時州縉紳皆出其門故例撰講章據案抗聲讀名曰讀書笑曰是何所發明邪令更進諸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歎服學校大興而病卒矣葉水心銘其墓　修

雲濠謹案萬季野解儒林宗派朱子門人高松字子台龍溪人是同時有兩高松也故謝山于是傳初註又從朱文公學六字而旋去之

梓材謹案止齋集有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詩云洛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從遊雖已晚趣向竟能同一第收真易遺經語未終歸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據此則謝山初注又從朱文公學是也

侍講倪先生千里

倪千里字起莭東陽人也學于止齋傳其春秋之學淳熙進士戶外之屨恆滿累官監察御史公饋不入門私謁不出閾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論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至侍講卒贈右文殿修撰 補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七歲能默誦九經諸子又稱其受學于呂祖謙則先生亦東萊門人也金華府志載其人上庠月書龜列學者宗之

知州徐先生筠

徐筠字孟堅清江人進士知金州周禮微言十卷記其所聞于止齋者嘗述止齋之言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註誤有三以漢儒之書釋周禮以司馬法之兵制釋田

制以漢官制之襲秦者比周官　補

幹官黃先生章

黃章字觀復新昌人禮部尚書度中子也學于止齋嘗爲幹官修身以正與人以恕講學以達于道德性命應事以通于變故倉猝其卒也師友皆痛惜之水心爲其詩傳序

袁先生申儒

袁申儒者建陽人也學于止齋爲其詩傳序　補

社令林先生子燕

林子燕字中甫樂清人也止齋之壻慶元進士官太社令有學行　補

兵部吳先生漢英

吳漢英字長卿江陰人也乾道進士累仕至湖南運幕陳文節公止齋將漕時率諸生與寮屬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叩先生所學以毋自欺對止齋歎曰吾得友矣而先生亦自是從止齋日親光宗即位有旨減湖南月樁之太重者止齋盡以委先生斟酌行之喜曰君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遂薦于 朝謂舊自儒科類爲有用之學見于吏事本之不欺之心知繁昌縣通判滁州皆有聲詔與六院並遣安豐奏淮北流民四十萬目叩道政府以問先生疑其爲妄已而果然除監都進奏院給事中鄧友龍以邊議爲南淮宣諭使問曰何以助我先生不答退而以書止之友龍不悅竟潰而歸除大理丞韓侂胄之死也堂吏三人下獄先是朝臣多結此三人者獄起洶洶先生懼爲

薦紳禍得其所與往來書盡焚但寘籍三人而已嘉定元年除大宗正丞條上三事曰順祖宗之法曰清中書之務曰滅四川之賦除太常丞中貴人營園亭于郊邸前先生欲劾之中貴人遽撤去之遷權兵部郎面陳三事一論沿邊形勢二論銅鏹濫泄三論宗室有罪久閑非宜上皆嘉納施行丞相錢象祖方倚先生為助史彌遠忌之因其乞外罷官予祠先生平居無媟語無慢容纖素之衣十年不易皆其毋自欺之學所得也而于國朝典故考訂尤詳是則止齋之瓣香歟所著有歸休集十九卷

補

節度吳雲壑先生琚

吳琚字居父一字雲壑憲聖太后猶子也止齋在太學號弟子

禮倩名甚義不以戚畹自驕范石湖陸放翁輩引為師友可平甫輩則其客也尢工翰墨孝宗萬幾之餘即命中使召之論詩作字呼之為哥光宗呼之為舅滿朝之爭過宮也先生密奏孝宗謀所以安光宗者因擬進諭旨曰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比以過宮稍希臣寮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為盡禮今天氣尚若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予當自招皇帝矣會孝宗崩不果趙忠定公之定策也先謀于先生先生密奏憲聖曰某官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于是大計遂定忠定欲先生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先生欲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否則提舉

中祕書忠定難之乃以韓侂胄任之侂胄佯為曲謹雖一秩必以請忠定豎其計遂為所陷垂殁謂其從子崇龢曰悔不用居父以至今日先生與侂胄為婚姻黨事既起先生畏遠權勢委曲遜之然猶為諸君子地言于寧聖以不宜進究往事外人多不知也侂胄忌之謂其弟曰二哥祗喜引許多秀才上門何也然以寧聖故不敢有加于先生一日招同賞花並轡閒問先生曰肯為成都之行否先生對曰更萬里亦不辭侂胄笑曰恐太母不肯放兄遠去耳然終不欲其在朝歷帥荊襄鄂三路終于開府儀同三司鎮安軍節度使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曦之役帥蜀推先生言其必反後果驗太常議謚謂其功有人所不盡知者朝廷後䘏忠定先生子綱亦以密奏

進其始末史無備遠以吳韓本密姻疑之二不錄時人以爲屈補

沈先生體仁

沈體仁字仲一瑞安人石經先生彬老之後也雲濠案慈湖集深明閣記以彬老爲先生族曾王父彬老自汴都搨石經春秋以歸戒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學官廢春秋輟其業先生築深明閣以奉之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師事止齋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其取友適館授粲施而不責歲或饑即發廩或有所建置及荒賑而不以爲德役成而不以爲功或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詰首議者雖愛永心之文手鈔自甲至癸將卒戒其子曰必得其文以銘吾墓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

直閣沈先生有開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少保趙先生希錧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黃氏家學

幹官黃先生章 見上止齋門人

黃氏門人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別見水心學案

蔡氏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周敏齋先生奭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郡守宋先生之源 別見清江學案

蔡氏家學 亥徐四傳

侍郎蔡先生範

蔡範字遵甫文懿第四子編宋通志五百卷守衢化行山峒參

吏部侍郎參溫州舊志

蔡氏門人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倪氏門人

知州虞遯齋先生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也學于倪起莭以進士爲楊村酒官上四十八規理宗大喜累官大宗正丞知信州史嵩之聞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先生以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忤旨除都官郎御史金淵曰承望劾之奉祠已而知興化軍不赴鄭清之再

相亦惡之退居東巖十有五年董文清公槐相力薦于朝改尚書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帝止造露臺以爲戒士嘉納之知瑞州以疾辭著有成已集告蒙集告忠集遠齋集共八十卷補

止齋續傳

宗正木先生天駿別見南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三終

水心學案表

- 葉適 鄭氏門人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
  - 陳耆卿
    - 吳子良
      - 舒嶽祥
        - 戴表元 別見深寧學案
        - 林處恭
      - 劉莊孫
    - 車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 王象祖
  - 王汶
  - 丁希亮
  - 方來
  - 周南

從孫嶸叟

孫之宏

林居安

趙汝鐸

王植

滕宬

孟猷

孟道

邵持正

陳昇

祖堯英

趙汝譜

夏庭簡

王大受

鄧傳之

附師敏中

宋駒

王度

厲仲方

戴栩

孔元忠

父道

袁聘儒

趙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紹翁

毛當時

張堎

周端朝別見岳麓諸儒學案

陳埴別爲木鍾學案

陳韡

戴許

蔡仍

吳子良見下篔牕門人

陳亮別爲龍川學案

劉景——余櫟

項安世

陳景思 並見晦翁學案

王緯——尤焴

並水心學侶

薛蒙

戴許 見上水心門人

蔡仍 見上水心門人

王汶 見上水心門人

宋元學案卷五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水心學案上

祖望謹案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閒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述水心學案

梓材案是卷原本併入永嘉學案自謝山別爲水心學案

鄭氏門人 李節再傳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爲太學正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趙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爲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郎丁憂服除權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諡忠定梓材案以上係梨洲原本以下則謝山所補也今合爲一傳

開禧用兵之說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嘗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爲言至是謂韓侂冑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瀕淮沿漢數

十州郡竿作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數年閒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壍以待當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況藉因力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侂胄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宜和之際以關陝驍悍之卒殆若可以分女眞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皐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

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眞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爲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爲問罪驕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怙輕勇試進之計用嚴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絕異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彊誠無難者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臣伏覩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敵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則收兵撤戍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

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拖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萬一搖動將何頼焉故臣欲經營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衆而至阻于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捍堂奥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此所謂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頼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楹無獨全者其閒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陳進戰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有餘此實政之二

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責也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縱天下亦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千里果能固守四處大軍果能精練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腐而為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實政之三也至于號令賞罰黜虛崇實條目具煩然總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敵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間俑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開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寧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識切曾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郡本自此撥發于是蔡京變

茶鹽法括商賈所得千百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東南之賦遂至八千萬緡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財之多少爲拘近者詔書期于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兩浙鹽丁既盡免矣而國用置司偶當警蹕飭武備之際外人疑將復取臣以爲必不至是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樁青苗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用一半以上輸納貪吏展轉

科折民窮極矣以此自保尚無善後之計况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横費裁節宜先減所入定所出和氣融浹小民自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强孰大于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于開邊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爲迂緩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詔先生力辭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開俱大敗或不戰潰先生歎曰所謂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桑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爲盜賊者不論其弃進來活者尚三十萬家皇皇無所歸宿撫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守

設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且盡喪其生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壁壘百里之國皆有邊面南北六朝人在戰地者各有塢堡得自爲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區無有捍蔽者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莫能自保生聚蕩然故某昨于營度規恢之初謂未須便動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踰越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此謀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敵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

田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葺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樁曰開掘溝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搖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一日有兩騎僞效金裝躍馬江岸皆相傳曰敵至矣渡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爭濟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先生歎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徑渡眞非難事而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乃用門下士縢宬計捐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營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間凡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

兵終苦無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采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歴陽東連儀眞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敵若窺江則堡塢足制其後舟師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風而走雖登岸擊逐亦有接應若攻堡塢則舟師之在江中者以彊弩前救之若舍堡塢而攻和滁等城則堡塢分出其前後以襲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層耳由此而北豪傑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有七此時官司之力無緣周遍事稍有緒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敗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祈營劫寨之策官司初不敢行先生爲備陳南人唯長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證之彊而後可官司猶深憂以爲生事先生笑曰敵實不能戰也所以勝我由于此

聞之自爲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時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爲不必但請力修堡塢以自固乃徐爲進取之漸而韓侂胄死朝事又一變許及之雷孝友本韓黨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會侂胄起兵端并以此追削辛棄疾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廟堂竟莫能明其本末蓋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門家居絕不自辯也嘗歎息曰女眞蹶起曩彊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復爲天所厭極將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蓋其先見如此修○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稾六卷荀楊問答

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爲然者自方回始據之以詆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

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予續修學案始別爲立傳而特詳其事跡以明之

總述講學大旨 因范育序正蒙遂述此篇

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稽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九詳堯敬天至矣歷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又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璣衡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鯀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本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為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說怪誕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皐陶謨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

自臯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爲憂臯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臯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謹案學統似不應遺傳說

亦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爲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鳥至于高魚趨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卽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讓以至于善協一皆盡已而無所察于

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慈于性命之理蓋自是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違越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爲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如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有

不獲聞者故以爲罕耶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爲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于大道多遺畧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爲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旣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

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已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已過孔子亦與梁邱據語孟子不與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迹則以道爲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爲書爲筮占而文王自言

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爲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爲之著彖象葢惜其爲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爲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爲皆孔子作故彖象捽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爲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爲禪喜其說者以爲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號爲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絪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

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倘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校是非角勝負哉而徒以新說奇論闢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爲藥而與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

矣

案淨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淨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淨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為道大妄矣若淨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為世外瓌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絪縕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譽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末矣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于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為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為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

曾子又自轉爲忠恕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爲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于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于退言之學但夸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子之所不能測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爲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爲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爲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

同以爲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旣唯之而自以爲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爲是以人爲非而克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傳也存之于書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爲己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于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爲難知六藝之統紀爲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爲能傳而予以爲不能予安與曾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自爲窺測者學者之患也

案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爲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于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爲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

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非有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爲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爲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爲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王義王路以我爲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蓋待于民者已狹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則夏商之

季俗壞民薄而堯舜禹湯之道已不可復反乎皐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與蓋亦有不得已者與然則成康之後遂爲雜霸不復古人之舊一者其兆見矣九疇于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者幾近之

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敎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于十一固非爲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敎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爲中正哉況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衆則即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爲斷邪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爲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覩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須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爲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子以爲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

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爲固而薄者以捷出爲僞矣

案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于國家天下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爲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間極有當論者堯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爲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爲大學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于外好惡無節于內物至而人化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予固以爲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爲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絕之耶以爲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耶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爲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也

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案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耳未至于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咸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爲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爲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躐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眞學者躐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繼者今欲以大學之語繼之當由致知爲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

無物物爲是物爲非格爲絕格爲通也若是則所知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于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實穿通徹比于諸書之言先後斷絕彼此不相顧者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絕或通自知不審意迷心誤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窒滯而不關方爲學者之患非予所敢從也　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則大學頭腦原始致知格物即知止之義知止即求至善之地故至能慮而後能得也

乾以自彊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家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宴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衆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避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

揚善誅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宴息蠱以振民育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賁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大畜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慎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虛受人恆以立不易方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壯以非禮勿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涖衆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睽以同而異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夬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歷明時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懼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永終知敝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

行事究以朋友講習節以制度數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愼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孔子與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于易乃著明之又當于其間擇其尤簡直切近者

祖望謹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條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

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當用而端無事于他求也求諸此足矣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顏曾而下訖于思孟所名義理千端萬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于論語無所見然彖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其爲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複重淺深失中與彖象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

大傳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雖不爲疏以致敗亦無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論雜霸戰國之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祖望謹案此論最是

易以彖繫卦皆卽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予嘗患浮屠氏之學至中國而中國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學能與中

圖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今傳之言易如此何以責夫異端

天一地二一節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爲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傳之所無而學者以異說佐之

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爲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始妄爲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爲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爲主至權與道德並稱詩書何嘗有此義從之則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比曰先王以

建萬國親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漢矣

祖望謹案東玉峰謂水心此言太過予謂水心以富貴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義

既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于中古當殷之末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時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淺鄙

書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非孔氏加損其閒書序舊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敘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

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權彊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桀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嘗用也秦漢乃卒用之皇極雖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黨偏已扇虛僞已張廉恥已喪欲救于末流甚難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時帝王之道非降爲刑名法術不止悲夫

武王既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過于湯矣武庚弗從而滅周公無所寄之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爲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爲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謀與禹益同意不隨世變而遷惟聖

賢能之

君豈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即阼古人之達禮也成王當彌留之際被冕憑几以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羣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為重而為是褎末之舉與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管蔡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頮自力大延羣臣還以周召訓己者而訓之是可為難矣是故召畢變禮傳命于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為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世變日下皆依勢倚法之類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爲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

詩三百皆史官先所采定也不因孔子而後刪

詩不當以正變分要以歸于正

七月之詩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纖悉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爲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體也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也後世棄而不講其講之者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力爲君道以刑政末作爲治體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無幾而不

懼哉

祖望謹案末句似已甚然要畢乎同甫矣

厲王後天下不復有號令宣王詠歌皆封建征伐苑狩宮室之事其一時作起觀聽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澤厚本根有託敬保元子綢繆室居則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傳而壞讀詩者徒樂其辭而不察其事則治道失之遠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遷而後世相傳轉爲自安之術死于誣德矣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揜前聞一歸孔氏後世

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為得
也當孔子時魯衛舊家往往變壞孔子于時力足以正之使復
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而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是正之力得以
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藝之故曰詩書不因
孔氏而後刪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
得民至德以為道本最為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為道者雖書
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
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耶老聃本
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
無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

亦多言道皆定爲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
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爲證庶學者無所
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祖望謹案此永嘉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
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
樂防之是則民僞者天之屬也民情者地之屬也僞者動作文
爲辭讓度數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
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易傳又謂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爲陽體魄爲陰然以宗
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體魄固陽德也僞不可見而

能匡情故為陰情可見而能滅偽故為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偽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刪望謹案此節說得有病

檀弓膚率于義禮而讋縮于文辭

孔子時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統故所述皆四代之舊至孟子時所欲行于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于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于也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籩豆數也數所以

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道旅茇舍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將兼之矣貫而爲一孔子之所守也孰精畧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懼也

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于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詳因亦并廢管仲

諸侯之國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齊晉魯衛陳蔡宋鄭皆自五百里以下謂必百里者妄說也

祖望謹案水心欲主張周禮以非孟子

觀經傳所言當時讀書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難以責後人也然

自周召既亡大道釐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盡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學緣此隨處不少

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

書稱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于天地之間同謂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若與物同受命則物

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書又稱若有恆性卽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恆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人而有恆則可以爲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則道離于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卽修道之謂教也然可以言綏而不可以言修蓋民若其恆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修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眞則教者彊民以從已矣

祖望謹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極稱之而不滿于此三句

愼獨爲入德之方

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于未發之際能

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致之哉今將號于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行與明必處知愚賢不肖之閑邪任道者賢知之責也安其質而流于偏故道廢盡其性而歸于中故道興愚不肖何爲哉

祖望謹案此說是

飲食知味自爲一章猶足以敎人若繫之此下是以賢知愚不
肖同爲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本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
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
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盡其義也
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謹案此說亦未盡蓋開截分段固非而此說則太直
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於小學處可以修身出可以治
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
終不明學者又章分句斷名爲習大學而實未離于小學可惜
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爲百世可以復讎妄也就如其言哀公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弃讎周也春秋又從而賢之乎

管仲佼信兼禮然以成其利心于左諸生又別爲陰謀之書申商韓非之術並與

琴張宗魯事知孔子所爲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二冉爲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盡其義子路之流不論也

　祖望謹案未必盡然琴張事正從性分來

齊桓管仲但爲情欲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晉悼用師無不殄厥愠不隕厥問之德楚子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遂成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宜孔子以爲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汙[illegible]
居大位而不能去蓋傳習之誤
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
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可
出也民之窮于戰鬭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蓋自是以後世
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喜怒以類者鮮庶幾哉不遷怒　學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爲美然以僞　德世道愈失

赤舄几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　賢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　其義狹不足以當乾孔子推
明其義乃乾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傳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戰國所爲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扶槃若不受德與郤克分一意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先君後民自民言之則當先公後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祿不在不朽之數然古亦未有無功德而世其祿者學者要當德義爲標榜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歸不從崔慶猷從容去就之際然要爲有走作處而亦不足以阻折亂臣賊子之姦心

蘧伯玉不聞君出敢聞其入二語古人于事變之際少干涉不恡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後世則不然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子民亦非善相大要國體不立基既壞

之室扶東補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舊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張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難故有思始成終如農有畔之論

鄭作邱賦當由入多于地若無故重斂亦子產所不爲也然君子以變古爲難須更有商量子產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鄭鑄刑書子產于扶補傾壞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變古處先王之政遂不可復治道固不能不與時遷移然亦有淸靜寧民可以坐消四國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爲是紛紛此老畊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幷廢其初也

以晏子答齊侯問疾及梁邱據和同二義考之古之聽言者要是自己切近處易有所覺故進言者苟有動悟則于政事反之

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過則不復敢觸迴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陳猶是援證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淡無執捉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據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間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其身之喜怒哀樂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少反被迂拙之誚會不如就事開說者猶能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若此欲盡爲臣之義豈易言哉

成轉說文王詩與馬鄭何遠所謂經生陋儒非獨秦火後有之也

吳始用子胥之謀孟子謂服上刑者此之類也

夫差虛內事外輕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滅越以求霸使越可滅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畝而料民戰鬪之風氣已開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誦得非新進驟起以旦夕成功舊人前輩所不與耶故太子晉以與幽厲同稱學者所當知

齊語載管仲相齊細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晉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

然則晉乘楚檮杌當時戰國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諫者不加怒也

祖望謹案瀆治則以此死亦未必盡然水心特以之勉後之君耳

左史倚相舉衞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爲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壯不自定老而自遯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下也必榮是不可枯也是以利誘人使爲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謹案孟子特以誘人爲仁然水心論卻極正

國語非左氏所爲

志學至從心所爲限節者非所以爲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

由後世言之祗習訓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窮究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見其過而內自訟足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耳

不遷怒不貳過[illegible]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慍頻復之流與是孔子亦不[illegible]焉無人也蓋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illegible]其之人常區區乎求免于喜怒是非

之內而不獲如搰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不能述而無所爲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道終以不明

徙義猶遷怒也義則必徙以就之怒則不遷以就之其機一也

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學則以其學爲道之病

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知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呂不能易不然則以獨勇爲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雲富貴之說詩書所未有蓋是時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謹案此書則無之詩則已有之矣

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衆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識之又著于大畜之象

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士固已揖讓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入內不失已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欲其復行也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于禮則病盡而材全

克復爲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淵曷爲能受之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爲心悟神領不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顯明因曾子而大遂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于齊問答十數章大抵逆來順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于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遠遂復得聯澳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當是時去孔子雖止百餘年然齊韓趙魏皆已改物魯衛舊俗淪壞不反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發豈遂破長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艱伊

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復難興可爲孔歎

堯舜君道也孔子雖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之明非不可爲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帥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猶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爲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尚不爲惡性者而孟子幷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或以爲有善有不善或以爲無善無

不善或直以爲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于搏噬紾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絶復續不以毫釐秒忽之未備爲限斷也予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僅善字所能宏通後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大則無作聖之功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許行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間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嬰拂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生老死而相往來之語又當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奚可以與我友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皆執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餓死于首陽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
可與鄉人處則無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
無亂亡之擇則曷爲不度其君案書伊尹去亳適夏武王觀政
之比而傳者以爲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
之邦而孟子遂以爲與鄉人處不忍去則誣辱已甚夫孟子之
稱伊尹不幾于所謂狂伯夷不幾于所謂狷而柳下惠疑若鄉
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記孔子從老聃事禮家傳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
聃歎其猶龍關尹彊之著書與莊子合是爲黃老者借孔子以

重其師之詞也使聃果爲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已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晰于其間而故爲嚴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設而合之耳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五典今不傳大抵多言變化憫然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以至周孔損削弗稱雲濠案習學記言此下有管子何椲謂了非了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數語應補入老子之學圖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經之談而精于事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書固莫能及蓋老子雖爲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其徒列禦寇莊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

物之化其言下與夷貊如太始太素靑寧程馮于其指歸終不能識上則瀆天下則欺人

凡人心實而腹虛骨弱而志强其有欲于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無欲于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爲抑遏泯絶之使不至于亂

予固謂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驗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則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詳于易即其運行交接之著明者自畫而推道順取之其察至于能見天地之心而其麤亦能道吉凶之變後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爲窺測而其說輒累變不同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陰陽陰陽成四時殺此生彼豈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

之門是爲天地根則是不以乾統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夫飄風驟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發達起于二氣之爭至于過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爲振民育德赦過宥罪而區區血氣之鬬何敢擬于其間蓋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倫如此夫有天地與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淸不稽于古聖賢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則又忘之曰天道其猶張弓則是天常以機示物而未嘗法道之虛一無爲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勞謙君子有終而萬民服矣以功與人而已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爲而已

蓋老子之微言纔千數言其有見于道者以盈爲沖以有爲無以柔爲剛以弱爲强而已然謂堯舜三代之聖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爲藏史之老聃則執異學以亂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聃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柰何俛首以聽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

子華子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異哉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所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舉轉三三

六六誰究誰使之語明其爲當所傳習也案浮屠書說或而風水諸輪相與執持上至有頂其說尤怪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一爲五行卽是書所謂上炎下注者然易言離坎未嘗如是書所謂獨幹中氣生生萬物新新不窮者經緯錯貫無所統一轉相譏惑而不能正後世學者幸六經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純備道之會宗可以日用而無疑矣奈何反爲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淸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皆由于大傳文言序雜說之亂易是以學者紛紛至此

祖望謹案陳振孫深以水心之篤信子華子爲譏水心亦自嘗云子華子書甚古而文與今人近則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條少言其略而終不以爲僞何也

家語載季氏用田賦詳于左氏因歎唐人自天寶一時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國策忠臣令誹在下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惡之勢至是始成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貶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

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

范臺舉觴魯君擇言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如此而不能興其國豈流傳之誤邪抑偪側于晏彊之閒而不足自立邪

唐雎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當然進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論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至于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造勢爲傾縣乖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機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于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然其質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執行則撓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爲奇書者

羲黃爲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禹皐其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顓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豈夸禰而忘祖哉以爲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皐陶而羲黃后牧之倫不與焉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

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既數千年所言不可信者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爲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爲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官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漢高帝始行

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尙有義若奪之以自利何名爲抑

周人崇尙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也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消歇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傅合于易又傳俗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馬遷言六律爲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爲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律權衡之文義和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論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

參合爲一書紀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曆法蓋不起于律易亦不兼曆數以今逆古皆無周之虛詞人主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騶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

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曆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經星之傳遠自堯舜其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左氏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

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古聖賢所不道

劉向為五行傳歸于剴切當世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

箕子陳洪範曰天所以錫禹今詩典謨不載被錫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為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禹以六府三事為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即五行三事則庶政羣事也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九功九疇名異而實同　愚禹言略箕子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勸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為祕傳迷妄臆測相與串習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為之應

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而引已事往證分別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爲災異陰陽之書可爲痛哭

漢武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務以勉彊聞之所禁者爲難信無用之迂說所聞者爲可喜旋至之立效則堯舜禹湯之所爲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虞夏商周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參而深之豈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爲先鐘鼓管絃之存何救于德之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爲先躬行之實廢矣又終于祥瑞乃躬行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誘導其外未能成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爲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較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旣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爲經也務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爲文也若夫窮慮彌詞以無爲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遠于經而謬

于交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爲吏趙廣漢尤爲民所稱彊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敎康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顚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爲

王嘉有云愼己之所獨向察衆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折衷衆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

人神之心恰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尙然及蘇張貧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漫不酧如幻人之奏伎無用矣

樂恢詣杜安干人主以竊踰孟子所謂龍斷穿窬者也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西漢末節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

體出

崔寔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爲後世顏子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爲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肯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矣唐虞三代之爲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共治後世不然如賈董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爲重然偏察無寬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川之諸生而已此但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況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開好處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干涉師門徒者隨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爲之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羣聚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庸騃視爲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故予以爲羣萃州處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爲學徒設學以教之欲

厭不同忿心歘起小則爲然明之毀大則爲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璽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嘗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爽矣愼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孽不逞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

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享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

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自末世揣時變者負儁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者有亮在然猶未免于縱横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要當吉蠲以薦明德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采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行蠶筐之閒

乃有王霸之略不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爲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當是時天下之亂固大然左傳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尚有聞也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爲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爲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爲必以歸于君此古今通義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于縱逸如然皋陶以爲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爲也靖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

既而厭之請郭君由是得專齊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偕九牧相猶無所司而况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已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始皇程書决事蓋不足論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鼂錯猶循古義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外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與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爲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爲矣其後尚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魏初别置秘書仍典尚書所奏尋改中書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爲禁密則尚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後又有內尚書由外達尚轉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

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云冢宰卽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長職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謐能道自分界中言語非耀文華者所能至

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亢其弛備然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銷兵節次也則銷兵未必非覘其君恩治進德何如耳不然後世忘戰者豈少邪

李翺言經實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語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攟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

晉有正始徽言勝會韻士至于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

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

伊尹謂肇修人紀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蓋其爲國尙皆有本末更僕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猶存不止富貴自身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西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有所憑藉故享國麤久此後無有知者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恐未必能及其餘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約敘齡除事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爲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爲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柱
懷藝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
西南夷訶羅陁阿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
佛書之行于中國者不異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
中國人不曉相崇尚以爲經耳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
無關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淺
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爲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爲凡流則
是猶能以人守學後世以性命之學爲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
學百餘年間視玄愈下矣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言誠

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爲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若隨世見聞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衰戰諸子出儒家道家釋氏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知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謂人曰師正在于此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衆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爲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爲陷穽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甚畏冥禍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爲存敗可爲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閒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蓋人力之所能爲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騁于末流無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由晉以後南北割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爲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之歎不付餘人矣六條不實無華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雖大要不過彊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故遜輩能言之

候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氣即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夫氣之

必應亥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貴乎和陰陽合天地也斯交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即之愈忽其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月果無光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為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有氣而

無德將爲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寳誌陶宏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皆驗乎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象數之末竟除術士之口若聖人御世彼惡得而讖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齊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寛其君之薄德者無不苛則叔向所云不爲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樣子不敢回轉如子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讖而妄

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爲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爲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公乃道以後世文字爲言而以立言爲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爲言也

祖望謹案此說與温公語異而同

爲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日致亡滅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英華即枝葉也使其是則滿枝葉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爲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亡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

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可乎范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撥亂必不志于利今朝爲匹夫暮爲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范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羣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煬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既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猶以不免用兵有慚德

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漢高祖唐太宗與羣盜爭攘競殺勝者得之皆爲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猶可以爲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與爲百姓之主刑賞足矣若便說向湯武大義一差無所準程萬世之大患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轉導無法方武氏從感業寺再入不能引禮廷諍以絕其萌至于奪嫡然後言其託體先帝將何及也

李德裕論韋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從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又卻不以爲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議然須制置得是

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議豈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
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
下若恣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許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發昏者一日而有餘世之賢者不自量而
欲以歲月售功其君與一時之人亦皆以歲月責之所以有謗
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知此惟不求用爲庶幾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門族相高案孟子稱故國世臣人材之用
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亡所從出故叔向以欒郤
降在皁隸憂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
飾進取爲門戶計如漢韋平之流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
也俛而就下遂爲李德裕祇校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

孔子繫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數五行之物徧滿天下觸之卽應求之卽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歷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傳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也大傳本以易象歷而一行反以爲歷本于易夫論易及數非孔氏本旨而謂歷由易起揠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最當先論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爲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爲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梁武不曉用之當身而失唐憲懿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訶陵國治太子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爲民除患致利遷

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之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桎梏至秦既已大敗而後世更為霸王雜用之說哀哉

議論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術始

孔子講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荀子言學數有終義則須臾不可離全是于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為人道之害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校淺深耳古人固無以教人為下者雄習見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教人以為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又偏墮大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為一念之功聖賢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

自名也

荀卿所言諸子若操無類之說其是非不足討乃列攻羣辯至于子思孟軻幷遭詆斥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與仲尼並稱安有與仲尼齊聖獨爲荀卿所私而他書無見者非妄則姑假立名字以自況耳

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閻萊穆王命太僕左右侍御僕從無以便嬖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彊本而節用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天不能禍夫古人備是三者矣其不貧不病不禍則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聖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滅天也

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古聖人曰則天曰順帝之則未嘗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荀卿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與秦皇自稱曰朕意同

禮者養也芻豢五味以養口等語則禮者欲而已矣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蓋辯士索隱之流多論心而孟荀爲甚

孔子夫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爲仁外之所明則爲學學即六經也至于內外不得異稱者于道其庶幾矣子思之流始以

辭明道辭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尊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辭而辯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辯士之鋒怒目裂眥噬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完或者反謂其才高力強易于有行學者苟知辭辯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賢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不然斷港絕潢爭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動之意求順從之名雖至百萬無不用募凡井田邱乘所以人人為兵者天子不過千里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為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為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于百萬獨任其責而不能供則庸人知其不

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給田力耕是說一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御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是說一邊關捍禦盡須耕作人自爲戰另說一二說參用由募還農大費既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徒空談而忘實用矣

竭天下以養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横斂有加不已

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爲利高者爲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以近代取依釋老有異皇王之術習俗因循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衰不爲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爲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蕩盡奈何猶用授田時法稅之後世詔楊炎兩稅變古今不究始末

桑宏羊與劉晏無異所可恕者晏以用兵故興利不得已耳史家無識妄立論

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以恕揚雄則非矣

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于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死生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欲以避就趨舍者揚雄爲孔氏之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書司馬遷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

漢人皆由賦入揚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則

賈誼升堂司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回轉關捩處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謹案董仲舒劉向亦不由賦入

雄所謂退言爲太玄發也以言爲學孔子沒後事

君子避礙則通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礙而我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之當是春秋末年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而後世信之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

秦漢時孔孟之論未行學士以管子之書爲發觀六經無有通

賈誼短世鼂錯殺死正是書不極其用

亟令罷死之論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倚爲口實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開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諄悉終于無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設所以爲民非爲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殺之者乎數術家闖于先王之大義私其國以自與以爲命令特爲我發而操制之術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無所不用孔子贊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誥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令爲令而孔子以不令爲

令也數術家以言而不違爲興國而孔子以言而不違爲亡國也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爲主而申商之禍無時可息也

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睢之藥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讎法者毋赦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陶朱公子之類或者君臣之閒售私以長惡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魯肆大眚無貶詞此有國舊典也處士發語偏陂之與帝王之道離絕劉備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言治道未嘗及赦漢以後爲此等見識不爲無助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昭明大德盪滌疑阻周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

去此患猶如數術家精慮積心忽恔形色左右前受無非蔽欺
鉤鉅設而告密用尋情惴惴所以求讒賊而長作僞
所以爲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複敘事頗與左氏不異而
國語又削除其雜複以就簡知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成在
此書後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
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
失其事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
子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
之言心也其爲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
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于事

物變化之用蝸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惝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邢事管子之語不如左氏所言予嘗謂左氏中管仲語已降古人數十等蓋不復見葛伯仇餉朕哉自亳有罪無罪惟我在之風矣然侯伯救災討罪所引文王之詩正合禮體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今辯士之詞又降左氏數十等使人君任法為道要始于管子其說以為佚樂馳騁宮中之歡無所禁圉利身便形口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堯及黃帝皆然淺鄙無稽遂成戰國亡秦之禍

為管氏書者變詐百出不窮其盛在于鹽鐵其用著于寶龜蓄泄廢居豪奪商賈至于決瓊洛之水沫路旁之樹傾曾梁之綈

捜抑楚之鹿戲詞誤論今不舉者衆矣獨鹽鐵為後人所詆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案其書計食鹽之人月爲錢三十中歲之穀糶不十錢而月食穀四石是糶穀市鹽其費略不甚遠雖今之貴鹽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是時衰微苛斂始有禁権晏子憂之而齊卒以此亡然則豈管仲所行而齊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者無甚于輕重諸篇

左氏無孫武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

穰苴孫武皆辯士妄相標指無事實穰苴斬寵臣孫武戮愛姬所謂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陳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陳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爲國者顧聽命焉豈小故耶

兵詭道也案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今詭道二字于兵外立義遂爲千古不刊之說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禹湯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所知者詭而已

孫子盡用兵之害而干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未之詳

祖棨謹案此可以見水心非泥用兵者也

揚雄不苦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馬也

吳起較孫子徇近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謂吳不如孫

司馬法多不成語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尤不成語

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即此法邪抑別有指也穰苴書專子固言其非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遷之所云閎廓深遠纔如此悲夫

六韜陰譎狹陋

龍韜以後四十三篇似爲孫子義疏其書言避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其勵軍所言又本于吳起然莊周亦稱九徵則眞以爲太公所言豈足據哉

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國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貴乎禮者謂能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同之略所云將禮不可謂不得古人之意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不知當時所言禮指何事後世不言禮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以爲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弔死哀喪同士卒甘苦則又以爲恩而不復言禮矣夫禮者將之本威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

祖望謹案以恩爲威之餘尚未圓然大意甚佳

尉繚子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而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

李靖謂陳法必黃帝所制太公繕之管仲復修之諸葛亮八陳

即握奇法此皆山林隱約夸望相承周官司馬蒐苗獮狩其陳即戰陳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廣晉之戎車雖臨時或亂常制終不能變大法乃後世以爲奇術握奇遂爲秘文前人未嘗學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學者已學周官乃相與別畫陳法無休時可歎矣

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諸葛亮非驅市人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夫教者豈八陳六花之謂特其色別耳撫循安集上下相應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孫子之術李靖與太宗所講正亮所棄也莊列諸書向前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齏甕裏淹殺可憐可憐

文中子說經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雖不背馳而模揭形似無卓特見識此爲大病至于房魏禮樂或信或疑要是淺者未足論也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後世存其體可也雜然便謂古人未嘗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以下有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百源學案三條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禮害之也

梓材謹案以下有五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華陽學案一條移入呂

元諸儒一條

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賤富貴無大踰越而爲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貧賤富貴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爲病于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蠹鬬鬩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爲其宗爵不必親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賙惠族人依倚特爲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于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梓材謹案以下一條移入蜀學略

使知義理者常爲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累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

王曾中第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歐陽修執政以爲惟不求而得與旣得而不患失然予病其侵尋于官職矣而東萊呂氏嫌予此論太高自天下治體大變雖君子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弊遺後人則雖不患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同歸于溫飽者無異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論果大高然有益于學者

梓材謹案以下七條移入廬陵學案四條移入百源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

宗羲案黃溍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爲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爲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于浮論矣

百家謹案習學記言存于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共十四

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二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是書前有山陰孫之㟭序葉氏門人梓材案此條錄自朱氏經義考蓋係學案原本而竹垞錄之者竹垞嘗寓吾郡二老閣與鄭南溪稱後二老故得見學案原稿又案是書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集四卷合為五十卷名習學記言序目非別有它書也

雲濠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謂習學記言五十卷大抵務為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然如黎洲及謝山所錄又何嘗不純明正大耶

宋元學案卷五十四終

宋元學案卷五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水心學案下

水心文集補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然而無形無色人必穎然獨悟眇然獨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有出于見聞之外者不如是不足以得之養是覺也何道將一趨于問學而不變貴難于師友而不息先義而後利篤于自爲而不苟于爲人于是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

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咸取極焉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糅其思慮紛汨其聰明喜相玩怒相寇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闓闢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至是獨悟特見之士覺于道而達于世皆然爲天下大逆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方交鬬猶未已而異端之說至于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違乎世俗遂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倒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頹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眞以麤合妙而卒歸之于無有是大異矣然其覺是也亦必穎然獨悟眇然特見聰明思慮有出于見聞而後可士徒厭夫雜糅紛汨之爲累遂舍而求之者十九嗚呼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

以世俗之覺微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闕而常存者隱矣 范東叔覺齋記

祖望謹案東叔學佛者也

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敎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于佛者知不足以兩明而又失之略也 李之翰中洲記

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予謂學必始于復禮禮復而後能敬敬亭後記

祖望謹案此是水心宗旨然非敬何以復禮敬乃所以復禮也水心言之倒矣宜乎東發非之

箋傳裒歛而士之聰明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

深守正說而獨受交背于一室之內以是心爲殘賊夷佛疾痰也科舉痒疴也　朱先生祠堂記

世之論嘗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有甚于人者燭物之知淺察已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于民殺活成敗不可豫測若但豎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學之道所由明也　瑞安縣學記

俗沂風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懸料浮相其樂鮮矣風雩

堂記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妄想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為馳騖者纖鄙而不近求之蓋于聖人未有不滯于所先得而偏受者孔子進參與賜皆示之一貫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為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媿終以性道為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　温州學記

周衰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

也　信州學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有一條引水心葉氏云開衰不復取士孔孟至道在焉故也與此複出刪之

三代遠矣今有政而不知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　長溪學記

翹材穎質將進于道必約以性道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案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其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輕而根本重　宜興縣學記

學之高深無窮子貢爲衛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賜爲知人矣爲言庾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殊渺然則人也士一不賢行古人積習彌長而今近以足已難哉　劉東錄集序

梓材謹案下有鮑揚補義序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終爲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于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使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于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然則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送鮑計叅仂王汶序

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不以身治人送林子枘序

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

後俗益下用益淺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穠損華往往在義理之外力且盡而言不立　周南仲集序

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傅于文字愈多予所不解　法明寺教藏序

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即已爲佛而已嗚呼佛之果非已已之果爲佛予不得而知也予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爲過于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于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于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夷術狄技絕之易耳不幸吾中國之人以中國文字爲其學爲其書草野倨侮廣博

茫昧蕩逸縱恣終于不返　宗紀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不陵學案

亡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遽獲者此莊佛氏之妄也觀翁之獨守其悟白塑之戶庭虛矣　陳叔向志

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浮屠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　魚請不夫人志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一移入兼山學案一入象山學案

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默視危坐不能有論語猥曰道已存矣　宋之父志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聞足下欲行天下求世外之道舊讀柳子厚文愛其送婁圖南序使世之君子睹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使不勞而成固與黿蚍木石無異願足下深惟之 與戴少望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附丁少詹傳後

垂論道學名實貫僞之說古人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 與周明帥

老子之徒稱大者老氏可耳將以示爲士者可乎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御而齊也人之爲大地天埍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也 老子說

四十二竟不之淺俗是時天竺未通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

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析解剝別其眞妄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左右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于道鮮矣 題張君所注佛書

梓材謹案此條鮮矣下有蜀人范東叔至其所知止于此平八十九字移人止齋學案

六經語孟與世共習其魁偉俊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之說怪神虛寂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老子步離說序

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狹而不充爲德之病 題周子實所錄

讀書不知按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于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而不存于憂世雖仁無益也　贈薛子良

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　題西溪集

水心外集

今天下之士惟嗜材築行者乃或叩閽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　治勢篇

慈溪黃氏曰此陰不滿于同甫諸人

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其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其子之財而不天下之有餘不足柰何君子不理而讓之小人　財計

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養其
其心 士學

用兵必用詐自孫武始武入楚暴師不返既越伐吳敗于檇李無救于國今其氣燄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學生誦其書是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淮以北皆吾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尚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士好奇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人邦本不搖無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 兵權

王政之壞始于管仲而成于商鞅李斯若桑宏羊又管商所不屑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宏羊所不屑為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非一人之功聖人不于歲而一起不繼世而皆

過故與陋俗言王政終不合　管子

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于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最切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敘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　莊子

唐虞三代上之治爲皇極下之教爲大學行之天下爲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于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今之爲道者務出內以治外故常不合　皇極大學中庸三論總述

王安石理財法桑宏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所不道及經總制錢等法蔡京亦羞爲之　經總制錢論

慈溪黃氏曰水心論恢復在先寬民力寬民力在省養兵之費其言哀痛激切然後總一篇卒歸宿于買官田則恐非必效之方也世降俗漓法密交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豈獨官民爲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人佃之所經由不過一二顏情稔熟之奴隸而已不勝其田主之奇取奴隸之姦欺矣至于富貴之家以其田使人佃其苛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捐命以相讎者矣顧欲官買田而民佃之邪水心先以溫州爲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牛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監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保甲催之者七十八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坌箕苕帚之

費無不會計曲盡謂可永免擾民然必監官鄉官吏卒甲頭人人水心世世水心其人則量租可無斛面納租可無費錢催租可無攤剝不然則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將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之半納官租之費一石不下數貫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納之吏卒催租雞犬爲盡徒虧官額以飽私囊倍納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而足立法之細亦多難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果足以贍其養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果足以償其勞乎腳子三十名無給則家食而官作乎大抵人情之于剝民如蚊虻血有隙胥會監官一員必增監門必增斗面必置機察江湖乞丐之靡遂于勢要挾書求爲司門爲斛口爲催租官況于吏卒何可豫防

官租之贏既倍吏卒之擾又煩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鄰地荒民散能保四境之不蕭然乎

水心語

三江謂吳淞江青龍江揚子江吳人習于水事者云 禕

附錄

先生嘗言于孝宗曰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于戰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于上者非可用以當敵也直媒以自進也以臣計之和親之決不可爲審也而戰亦未易言然雖絕使罷賂而猶未至于遽戰者蓋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所當施行者有次第焉 禕

陳同甫與吳益恭書曰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正則俊明穎悟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不及耳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于伯恭如何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腳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補

水心學侶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靖君劉先生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太學釋褐第一教授江陵府外還安鄉令乞致仕先生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講說

能自淺入深剖人聞者欣朗開達年八十三卒觀文殿學士何公李嘗同合故學徒共諡曰靖君參水心文集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與葉水心項平甫講論不倦以隱居學道爲樂云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並見晦翁學案

徵君王誠叟先生綽

王綽字誠叟永嘉人也有氣節于書無所不讀其年輩與水心相等折節從之而水心以爲畏友趙汝談嘗薦之不就其門人有戴許蔡仍王汝孫皆嘗學于水心而端明尤精祕書薛裳尤著所著有春秋傳記及王徵君集雲濠案謝山劄記作王誠叟集先生卒于水心之後永嘉諸老至是盡矣補

梓材謹案先生折節從水心而水心以爲畏友是未以及門畜之也故列敬君于葉氏門人之前

水心門人　季節三傳

司業陳篔聰先生耆卿

陳耆卿字壽老號篔聰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間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楊而文張晁也水心既歿先生之文遂巋然爲世所宗著有論孟紀蒙篔聰集又修赤城志雲濠案讀書附志載篔聰初集三十卷續集二十八卷亦無傳本今所存者十之一二四庫釐爲十卷與赤城志收入集部今祀鄉賢祠

王大出先生象祖

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于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illegible]也

其文𠊧古老健雖陳篔窻亦畏之非有所見不下筆吳荆溪

下蔑如也和厚嚴重學邃行高守令欲見不可得眞文忠公德

秀極重之有故人作相先生已寢疾猶稾數千言規正之其惓

時憂世之心如此時論比之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云先生頗

不喜同時論學者嘗有詩云皐夔周召佐中古蕭曹房杜興漢

唐因事因時修治效不談道學又何妨是則頗近同甫一派議

論不盡本于水心也 修

王東谷先生汶

王汶字希道黃巖人警敏刻勵常師事水心又師王誠叟取周

易蒙卦之義以名其齋因購古今載籍枕藉讀之已而豁然有

悟援筆爲文日數千百言伯仲陳耆卿吳子良之間所著有東

谷集

丁少詹先生希亮

丁希亮字少詹黄巖人也負奇氣捐躬誓志自以爲不至于所至不止三十一歲從葉水心學于樂清同門之士以其議論夸大相與背笑之而水心亦以其讀書有數年已長微砭厲之然先生雖俯視一切而頗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于永康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諤諤非受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又未幾從東萊于明招則一時碩師良友名言奧義貫穿殆盡嘗服補褐而食蔬藉手鈔成屋于是縱筆所就詞雖磊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水心亦歎曰不圖少詹

學俟博文俟工淹識練習麤細並入非人力所及也卒以其日
二三晤治其家餘輒屬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
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不幸四十七歲遽卒有丁少
詹集參

附錄

水心與書曰少詹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未嘗不太息也世間秖常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愛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卓然興起者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强而自盡耳至于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

羅忠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材也讀書之博秖以長傲見理之明秖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補

侍郎方先生來

方來字齊英永嘉人從水心學登開禧第歷授安豐軍時黃榦爲通守又師事焉知吳江縣以薦除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面對乞早建儲及他事皆剴切除起居郎擢權兵部侍郎知漳州朱晦庵昔守是郡北溪陳淳從之學前守建龍江書院乃于側建道源堂祀晦庵以淳配奉祠歸里景定中推恩特除寶章閣待制

梓材謹案先生本永嘉吳子量高弟詳見原許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周南字南仲吳縣人十五六時覘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輒棄去凡五易師而後登水心之門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常以世道興廢爲已重憂時傷國老校小吏引坐深語其治身端行拱立尺寸程準廉節整飭水心于吳下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成紹熙元年進士對策白宮掖以至廛肆無不及也而最切于時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不知學學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以道學爲名之至美者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于是反而攻之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學負才之士棄矣小夫譖人猶

不已又取其不應祁少焉識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矣黙
焉是與道學為黨耳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
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于道學則困于朋黨唯其不能可否
而自為智無所執守而自為賢然後竊箕子平康正直之說為
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大箕子所謂有為有猷有守
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于
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
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柰何棄之而取其庸人外
若無過中實奸回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闗冗
適尊巽凡賤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于道學而終于皇極矣老
官擬第一不用釋褐池州教授時天下益攻道學新昌黄文叔

者其魁也而先生其至從教授爲常州推官已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北伐以先生掌樞密院機速房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得免因求補外水心指之薦以館職時王師已敗先生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當順勢以申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倘有餘而惜和之早無徒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天下榮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晉莫使與盧見干政援護縈酒讙內濁亂其家根本大壞矣附怒儕召之然尚除正字將遂之會以憂去服除還朝御史誣其盡以田賂蘇師旦罷嘉定中識起之寸辭不赴尋卒所著有山房集水心嘗以文字之任當寄之先生其辛也哭之慟予從永樂大典中見先生集果絕工云 修

祖望謹案南仲少任俠既從水心始折節讀書時吳中道人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光宗賜以宸翰先生非之廷對有云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夫已擬第一光宗見而不懌時鄭文肅公湜言事未報先生策中又微及之光宗乃曰鄭湜纔入六月何以知之湜固無愛君倒稾之心南亦顯非帖括之士遂被降又嘗爭過宮事

謝山跋南仲開禧敕後曰右周正字山房稾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謚敕也案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謚奉常定曰繆很議上侂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家

侂胄死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謚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敕中序鄂王寃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勒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進士孫先生之宏

林先生居安合傳

趙先生汝鐸合傳

孫之宏字偉夫餘姚人也水心習學記言之作傳之者三人其一曰林居安瑞安人也其一曰趙汝鐸樂清人也而先生序其指曰學失其統久矣本朝關洛驟興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

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孟子能嗣孔子然全孔宗孟則本統離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以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于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腧中肓之速于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才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稽合于孔子之本統者也先生之論如此其于記言大旨蓋發明殆盡又稱水心以舊敵垂亡遏方數警別有後總秘而未傳則先生乃葉氏晚年入室弟子也鶴山先生嘗銘其母墓居安字德叟汝鐸字振文先生成進士不詳其官禮部侍

郎諡忠敏嵘叟其從孫也。修

王先生植

王植字立之，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從子也。慶元中學禁正嚴，先生以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輜重，從水心于窮絕處水村夜寂，屏舍一漁火，隱約先生執書循屋，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月朔設集，先生獨後至。中表戲曰：「上學來耶？」自是每歲必一至水心講席，叩以所得，蓋力學之士也。修

廉靖滕先生宬

滕宬（雲濠案：一作歲通。）字季度，吳縣人，知樞密院康之孫。學于水心，水心異其沈毅無不洞達，舉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已而召試，考官謂其輕己，罷之。其後累薦，韓侂冑又忌之。先生知其

意曰吾焉用溟涬風波間哉遂不出水心奏賜康靖處士之號
晚居吳之齊門窮僻處官于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
不及私 修

侍郎孟先生猷

孟猷字夏甫隆祐太后曾姪孫而信安郡王孫也居吳水心入
吳先生兄弟最先至恭謹退遜不異寒士其學以觀省密察爲
主外所涉歷皆切于心身所覺知皆反于性凡情僞錯陳橫逆
忽來幾若無所嬰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于順正其
專悟獨了動用不窮有非簡策所載者其立朝無黨鄉中立不
倚士大夫敬愛之累官至籍田令時學禁正興建安長沙金華
永嘉象山諸弟子多入錮籍且盡獨先生超然不豫然亦以是淹不

欲嘗中朝請外補累遷至知信州及學禁漸弛諸君子稍賜環先生亦入爲都官郎累遷至尚右郎兵議起孔嘉弟子與之者多先生亦被使出淮東及事罷貶斥者多獨先生無及之者蓋其平心無競不立岸限故能立于禍患之表其後入爲軍器監累遷至刑部侍郎然亦終不爲當國者所容出知婺州已而以直龍圖閣將漕江東尋奉祠卒先生喜爲詩有孟侍郎集尤愛汲引後進戶外之屨恆滿水心于先生之學惜其尚未能盡究古今之變博達倫類然以先生所得觀之蓋有用功于內者雖源流出于水心而其實自得爲多水心之言不足爲先生惜也

參

知軍孟先生導

孟導字達甫侍郎貞甫之弟也水心嘗曰予講學葑門紅藥[illegible]野如葉俊流數十詩難捷至貞甫最雋時然後言而達甫於講或終席不一語眾莫測其所至閒與言時事無一不精切累官大理正知嚴州先生所至皆有聲性介甚一絲之餽一縷之謁無迨門者而敏甚弊山訟海皆得其情以聚財為諱以姦宄為急出之以和平中正故自淳熙以後議擇理繁劇之臣先生未嘗不在選中然執政者曰此大儒先生所為才非吾所為才也卒不果用再知臨江軍復為忌者所論罷而先生亦無意于當世矣閒居靜坐隱几噓嗒驗學講德誡其子曰先后遭家多難再興家室倘佃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毋鬻與戚晚齒仕必由平進學必依癯儒而觴適口則膏粱疏[illegible][illegible]附

身則綺羅贅矣時以爲名言（修）

監當邵先生持正

邵持正字子文平陽人以父致仕恩爲監當水心初講學先生即在學舍中其後所至皆從之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工于歌詩駢體沈淪下吏不永其年水心深痛惜之（修）

陳先生昂（補堯英）

陳昂平陽人其大父堯英嘗三上書闕下論恢復事斥和議高宗令宰相召問長揖直指宰相奏罷之又三上書政府詆其誤國者也先生從水心三十年（修）

知州趙嬾菴先生汝譡

趙汝譡（雲濠案譡一作讜）字蹈中大梁人爲水心文集序少倜儻有智

略水心嘗過其家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先生自是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以恩補承務郎歷監行右藏西庫疏訟趙忠定冤侂胄使胡紘攻之坐廢十年登嘉定進士後知溫州居官有政績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云 修

監倉夏先生庭簡

夏庭簡字迪卿黄巖人也以進士授長溪簿少喜讀書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遂受業水心之門語不妄發問難鋒辯在官有能聲調監臨安監倉卒 補

鹽官王拙齋先生大受

王大受字宗可一字拙齋饒州人也居吳水心弟子工詩水心

稱之爲人豪邁頗以經濟自負吳開府琚客之以異姓恩澤奏
爲紹興鹽官初過宮之諫浮言盈市先生因開府密奏孝宗陛
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忿國人騰口取名于家計大不便且羣
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曰皇帝體不安朕
所深知也卿且弗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
其策即令琚擬進手詔會宴駕不果黨錮之禍作胡紘等欲一
網盡之先生令開府密言于憲聖調劑其中事祕無人知者徐
忠文公徙南安蔡璉言其謀爲不軌先生力調護之一日侂胄
女歸寧忽致忠文書侂胄發函黯然即移袁州尋歸故郡皆先
生所爲也開禧議和侂胄欲用先生先生謂金以首謀爲言通
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姑以陳自强主之金問則答以今已避

位侂胄疑其建明漸廣不從史彌遠之誅韓也水心門下士豫之者三人其二爲趙蹈中兄弟其一卽先生也于是吳鋼白上其父開府調劑二宮之功且言先生實與密謀先生故負氣嘗得罪于樓宣獻公之兄又詬宣獻之文宣獻頗短之于彌遠而嗣秀王師揆言于朝曰王大受一布衣凡屬之大謀皆欲討分彌遠亦畏先生之才氣命去袍笏編置邵武吳鋼不敢復言先生遂放浪于詩以終其身水心爲之序　補

祖望謹案水心之門有爲性命之學者有爲經制之學者有爲文字之學者先生欲以事功見其門庭蓋又别爲一家惜乎未竟其用也又案先生亦預誅韓之謀

鄧求齋先生傳之　附師曾

鄧傳之字師孟永豐人也年十三能作賦十七從前輩[illegible]度遊所稱擠齋先生者也以族父約禮官永嘉因登水心之門歸作求齋記欲自求于內收放心于外又曰博約即顏子之所樂也二十一歲而卒周益公痛惜之所著有求齋稾易繫辭說一卷 補

縣令宋先生駒

宋駒字庇父宣獻公之後也南渡後居紹興乾淳之間諸儒有以觀心空寂之學起獸禍危拱無所論詰忽見道體者先生未信學于水心乃從事于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用功甚銳家居或踰月不出野宿或兼旬不返以讀書爲樂由進士知壽春縣卒 補

學博王先生度

王度字君玉，會稽人也。學于水心，以太學上舍入對，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則皆搖首曰：「草茅諸生，何預時事乎？」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且更待何日？」于是暢所欲言，而竟以此失上第。教授舒州，戶外之屨恒滿。仕從薦之，用爲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將召對，益欲發舒，以疾卒。補

領衛厲先生仲方

厲仲方字約甫，原名仲詳，東陽人也。從水心學，不遠千里，同行獨閑一室，未嘗窺戶。以武學諸生舉第一，任領衛官，召試閤門舍人，而先生非所好也。尋出知安豐軍。時韓侂胄謀開邊，諜安言金衰亂，而先生適奏淮北飢民多叩關求接應者，然非知諜

者之導以用兵也侂胄遂從夜半下其議據以起事于是論者以咎先生召還閤門出知和州權知廬州時方北伐先生以能被遷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金人內犯朝議憂在江北以先生防守建康先生有將才其在安豐種桑數十萬株懇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卒用其所造九牛弩射殺金驍將于城下又用其所製戰車敗之淸水水心帥建康訪士于先生曰田琳可乃以之戍合肥而金不敢犯然先生未嘗識琳也金人屯定山十餘萬先生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金人留六合水心令先生往解圍則曰鹵且退矣不數日而果然已而復還領衞臺臣劾其附會開邊罷官奉祠尋徙邵州先生慷慨自喜少爲陳同甫壻又從水心素留意于事功之學故所至有稱自侂

胥死凡豫于開邊之役者不原其人之本末皆擊去之雖水心有所不免而先生竟以此死于邵州君子惜之修

常博戴先生栩

戴栩字文子永嘉人岷隱先生族子也學于水心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高于文嘗云詩壞于衛宏之序春秋誤于公羊之傳易淆于三聖繫爻彖象之互入書失于孔壁序傳偽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戴博士集成嘉定進士累官祕書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太常博士補

知州孔靜樂先生元忠 父道

孔元忠字復君商河人也父道遷居長洲靖康末以知兵于何

灌不見用南渡復從張俊有功煬王南下能以孤軍守鹽城嘗歎士大夫鮮盡忠者故名子皆以忠先生少讀論語謂其父曰率而行之可不媿教忠之訓矣水心先生官吳門見先生所著論語說而奇之遂從受業其見賞亞于周南仲以世勛入仕累調含山尉水心將漕欲挽以自助先生謂巡尉法不出差監司宜守法不宜任意水心是之不強也巳而鎖廳登進士第先生初不欲以右班官自見將應詞科至是乃止知金壇縣有善政不久爲忌者所中罷改授淮西總領所藥局通判常州已而通判臨安府皆有聲遷太常寺主簿大饗閱樂疏言本寺鐘磬于十二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四淸聲而他律無之淸聲者子聲也商角之不可勝宮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黃鍾之林

鍾八律爲宮之時宮律俱長商角促短于理爲順惟夷則南呂爲宮則黃鍾大呂爲角角長于宮而民勝君無射應鍾爲宮則黃鍾大呂爲商太蔟夾鍾爲角商角並長于宮而臣民俱勝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爲宮則殺其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四正聲而用其四子聲仁宗皇帝嘗行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并所以尊君乞行整正從之除太府寺丞歷知徽州處州皆以寬厚勤恤得民以疾奉祠先生和平無所矯亢而臨事以果嘗曰欲速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遠道爲利則忘義既致其事題其燕居之室曰靜樂其所著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鈔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攷七十三卷書纂一卷攷古類編四卷緯書類聚一卷補

進士袁先生聘儒

袁聘儒建安人紹熙進士水心之徒嘗述水心易說補

梓材謹案先生字席之紹熙癸丑進士陳直齋書錄解題述釋葉氏易說一卷謂正則爲習學記言易乃席之述釋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靖逸先生紹翁

葉紹翁號靖逸龍泉人 雲濠案厲鶚宋詩紀事稱先生字嗣宗建安人攷甲錄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頴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其祖籍既嗣于葉始居龍泉 其學出于水心而西山眞氏與之最厚嘗著四朝聞見錄補

縣令毛先生當時

毛當時知同安縣祠朱子嘗學于水心補

張先生塽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也師事水心所以資給之者甚至水心師建康辟爲司屬先是大憝得罪先生棄官追至信安爲之謀其行李同甫之被逮罪且不測先生奔走經營卒脫之補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 別爲木鍾學案

忠肅陳先生韡

陳韡字子華侯官人朱呂門人孔碩之子也嘗從水心學登開禧進士賈涉開淮閫辟爲司幹官淮西告捷先生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論曰金將盧鼓槌新勝于濠闕乘鋭氣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之必可勝又淮時言更全儌益

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先生再如盱眙見劉琸調諸軍擣虛應援皆行先生之策遂有宣門之捷差知眞州提點淮東刑獄遷至倉部郎中入對言歷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于此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其提舉四隅保甲先生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朝謂非先生莫可平起知南劒提舉汀州邵武兵甲公事詔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兵由泉漳閩道入汀擊賊于順昌勝之兵大合先生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分兵進攻五賊營砦平之破潭瓦磜賊起之地夷其巢穴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二砦汀境

皆平兼知建寧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先生命
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
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知隆興贛寇
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廣所至殘破詔節制江西廣東福
建三路捕寇軍馬先生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
提淮西兵及親兵搗賊巢穴兼知贛州斬將士之張皇賊勢及
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斷賊糧
道遂破松梓山三槍遁至興寧就禽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
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獎以忠勤體國計慮精審進權工部侍
郎仍知隆興未幾改知建康遷權工部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
使知潭州召為兵部禮部尚書兼侍讀累拜參知政事知樞密

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召赴闕落致仕充體泉觀使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沖佑觀力請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謚忠肅參史傳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合傳

戴許蔡仍與王汶皆水心之徒也水心嘗送之序云戴許蔡仍王汶來自黃巖從王誠叟學參水心文集

少卿吳荊溪先生子良見下篔窗門人

劉氏門人

學士余先生嶸

余嶸字景瞻龍游人左相忠肅公端禮之幼子也幼學于劉靖

若淳熙十四年擢第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忠肅在慶元保全定策國老平停偽學禁錮號南渡名宰先生接緒言而傳心印克爲名卿眞西山陳復齋尤敬重焉參劉後村集

附錄

漫堂通侍郎書曰與人之論在閩惟希元在浙惟侍郎然謂某[illegible]人太寬而汰擇或有未精侍郎持己太嚴而聽受或有[illegible]施行或誤未廣則聽受或偏某莫知其言之中否[illegible]而後言則已晚矣故姑言之惟姑聽而姑容之

[illegible]

[illegible]堂集此條作通徐侍郎嶸以時地考[illegible]爲徐也

王氏門人

尙書尤木石先生焴

尤焴字伯晦無錫人文簡公袤之孫也先生端平初徵爲將作監主簿後爲淮西帥以儒者守邊威惠兼濟累進工部尙書入爲翰林學士卒年八十三自號木石參姓譜

祕書薛先生嵎

薛嵎官祕書與尤焴並王誠叟門人誠叟春秋傳紀二子守建與括皆爲刊于學參温州府志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

王東谷先生汶並見水心學案

篔牕門人 李節四傳

少卿吳荊溪先生子良

吳子良字明輔號荊溪臨海人寶慶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作史嵩之劾從篔牕學亦曾登水心之門篔牕之統傳于先生所著有荊溪集其作隆興府學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為異孰為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于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于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于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即皐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倘何彼此戶庭之別哉 修

謝山跋木筆雜鈔後曰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于永嘉諸公行事為詳而所嚴事者則陳貧甈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為譏切之文貧甈䄂以示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㕦之時未有㕦之筆也㕦似王逢原惜其好罵亦如之愚攷之水心集中有答㕦明輔書乃貧甈表弟當即斯人也棃明輔名子良後村集中有其挽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于藍自一家尚意祥麟來泰時安知怪鵩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為將軍手汗韡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辭華其為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聘君董玉峯先生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孫氏家學

忠敏孫先生嵘叟

孫嵘叟字仁則餘姚人第進士復中博學宏辭科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諡忠敏著有讀易管見 參紹興府志

吳氏門人 季節五傳

承直舒閬風先生嶽祥

舒嶽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也寶祐進士仕終承直郎受文法于吳荊溪荊溪序其集以爲袁蒙齋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戴表元相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紀補史家錄蒸野稾避地稾篆畦稾蝶軒稾梧竹里稾三史鈔言談叢又有續叢

殘叢隸雲濠案叢隸當是叢肆之誤指遊錄深衣圖說共二百二十卷迺曰閬風集雲濠案永樂大典本閬風集十二卷收入四庫今多不傳然自水心傳于篔窻以至荊溪文勝于學閬風則但以文著矣修

祖望謹案荊溪序閬風集以所傳屬之築閬風臺讀書其上人稱閬風先生亦有宋之遺民也

隱君劉樗園先生莊孫

劉莊孫字正仲寧海人也其文學與舒閬風齊名亦荊溪弟子所著有劉黃陂集雲濠案清容居士稱先生有易志十卷詩傳音旨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一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復著論語章指老子發微楚辭補注音釋深衣考所爲詩文曰芳潤稾凡五十卷又和陶詩一卷與閬風同避地于奉化今但存姓氏于剡源集而已補

梓材謹案戴剡源集清容齋記云清容從遊之賢者天台劉君正仲父以爽惠清和之說爲齋銘又有和劉正仲詩

目註云劉號樗園則先生又與戴戶部相友善者也又案謝山修補學案以先生爲名樸字正仲敎任松鄉集謹齋記云上虞劉樸貧明故侍御史忠公之猶子也蓋名樸者別一人今據清容等集以正之

舒氏門人　季簡六傳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別見深寧學案

林先生處恭

林處恭臨海人也性行醇篤受業于舒閬風所著有四書指掌圖弟子極盛水心之學至閬風師弟後無復存矣　補

宋元學案卷五十五終

錢廓

鄖景明
父鵬飛

方坦

陳搶

陳延

金滯

凌堅

何大猷

劉範

徐順

孫賢
章湜
章壽
章渭
章海
樓應元 父民範
胡括
章椿
章與
章允

龍川學案表

陳亮 — 喻民獻

鄭氏芮氏門人 — 喻偘

徐氏再傳 — 喻南強

安定四傳 — 吳深 — 子遂 — 孫思齊 — 黃景昌
附從父天澤

方鳳 — 子樗
黃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吳萊
宋濂

胡翰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柳貫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趙景昌 見上

金華門人

謝翺 父鑰 並金華講友

吳貴

黃景昌 見上

金華門人

林造

陳願

周攄
呂約
盧任
周作
何凝
厲仲方別見水心學案
丁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陳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呂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薛季宣別爲艮齋學案
葉適別爲水心學案

並龍川講友

倪樸

龍川學侶

王自中

龍川同調

彭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龍川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　梓材案是卷本稱永康學案謝山定序録攺稱龍川又案龍川在太學嘗與陳止齋等爲芮祭酒門人又先生祭鄭景望龍圖文稱之曰吾鄭先生則先生亦在鄭氏之門矣

鄭芮門人　季節再傳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爲龍川先生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先生以爲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先生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畧云請爲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待命十日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

時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即繳狀事下大理笞掠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之陰遣左右廉知其事遂得免居無何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先生父其家疑之聞于官復下大理時辛幼安棄疾羅春伯點素高先生才援之尤力復得免又與鄉人宴會同坐者暴死復下大理又得出先生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文公熹論皇帝王霸之學文公

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先生感孝宗之卹復上疏時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上不朝重華宮羣臣進諫皆不聽讀先生策謂善處父子之閒擢第一既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吏部侍郎葉水心請于朝官其一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修

百家謹案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

崛興于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爲學俱以讀書經濟爲事嗤
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爲灰埃亦遂爲世所忌以
爲此近于功利俱目之爲浙學

陳同甫集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
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
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
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閒有與天理
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閒天地亦是架
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
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

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卽如大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非三綱五常之

正是務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于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遂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于儒者之口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止于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 即如以下全氏補

張采謹案龍川于王霸二字未究端委故于諸儒之論不肯降服且如三代而下漢文宋仁最近仁義然謂其能治

人欲否龍川必欲以曹操一輩爲人欲則其說人欲淺矣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于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啟始以天下爲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于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于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古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煩

師[illegible]簡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主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常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

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無異于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于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為能盡倫自餘于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為倫也惟王為能盡制自餘于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惡于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于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而

射者之不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為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于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于以位為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于仁政哉以天下為己任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于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為家

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借是事變萬狀而眞心易以汩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眞有之矣此論正在于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鬭飣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辯比見祕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

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于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于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汝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于儒家亦一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循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

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總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已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究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盡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于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

某大槩以爲三代做之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

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因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霸孟子歷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决不如說者所云

效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于來諭所謂嘗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謂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于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稱曾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

以爲不足學也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爲無所不能麾其後生惟已之向欲盡天下之說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吾深懼夫治世之妄有此事而懼其流之未易禁也送王仲德序○以下全氏補

梓材謹案謝山又補錄同甫文集十二條今移入晦翁學案三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

爲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于其間以端愨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于聖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

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出反之慘乃至此而予于其中受無鬚之禍尤慘送吳允成序亮以狂豪馳騁諸公間諸公既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與韓无咎

世之學者玩心于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得之深者亦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于天下後世也夫天下何物非道千途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于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

之開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卽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于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

其光明以附于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洗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閎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晝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于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于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妝景足矣若知開眼只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祕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纔有人心便有許多

不潔淨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于前後嗣承庇于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潔淨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澆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白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 以上復朱元晦書

宗羲案止齋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

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于僕區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齋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正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龍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兵刑之氣必不能免卽免兵刑而禮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三代之事功也漢唐而有此乎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統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以是而論則言漢祖唐宗不遠于僕區亦未始不可

三十年之閒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

乎至于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旣高于駁雜中有以得其眞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于其中而能察其眞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于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眞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于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閒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名言也而謂指其

須臾之閒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于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法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不知千五百年之閒以何爲眞心乎

亮大意以爲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于釋氏然亦異于這些子之論矣天地

已非設辭也

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而溺于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耳此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已且罵而且飲之也夫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墮弄于李希烈也 以上與應仲實

陳平王陵之事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若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稍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此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心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以爲後日計卽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半私半公則進退皆非耳夫子

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 復呂子陽

附錄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擢爲褎然之選繼而補大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敵仇未雪爲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于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云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其啟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材不逮于中人學未臻于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

上聖之能荷詩書之兼容仮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
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言之多知自吹嘘之力

王淮曰朱爲程學陳爲蘇學補

朱晦翁曰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
和也

又曰同甫在利欲膠漆盆中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
之非有意爲學其心甚虛補

危驪塘曰陳同甫上書氣振對策氣索蓋要做狀元也補

謝山陳同甫論曰自陳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雜用之論
世之爲建安之徒者無不大聲排之吾以爲是尙未足以

貶同甫蓋如同甫所云是其學有未醇而尚不失爲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學墮于刑名家要之固漢時一人豪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爲大言以動衆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嗒焉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夫同甫當上書時儼然一官且有踰垣以拒曾覿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何其謬也蓋當其累困之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得之吾友長興王敬所嘗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以一大魁爲儌幸至于對弟感泣相約以命服共見先人于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之證豈有淺衰如此而尚能成事者乎應之曰同甫之將死自其對

第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卽令同甫不死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掄其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爲倘是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蓋倘有所未滿同甫之失正坐亟于求舂而不需穀亟于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固不得幷其船而失之亦心于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爲其自處者有憾而又謂使其終不一遇不免有狷疾之歎可謂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于唐漢之間大畧與同甫等然止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渺渺不可及矣卽以爭過宮言之同甫不能無愧心可謂一龍而一蛇者矣吾故曰論學之疏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

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回之口況摭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內之哉

龍川講友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別爲艮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龍川學侶

倪石陵先生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也學者稱爲石陵先生其學大畧近陳同甫談兵說劍恥爲無用之學紹興末金人有南牧之信憙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草書萬言欲以征討自效謂

金可以必滅者有五不可以不滅者亦有五而滅之之策有三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所謂三策者謂兵法先發制人今金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屯戍未備宜令諸將出其不意水陸並進襲其屯戍奪其要害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然後車駕進駐江表以壯聲援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若大軍已舉警備已嚴當分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盱眙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荊襄一軍出陳蔡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以據陝關洛震動賊勢分而我專何有不濟若其鋒未可當宜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西淮之地以待之金所恃者騎耳舟楫非其所長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據江不與之戰曠日持久糧

運不繼則士心危不自亂且自潰不戰而屈人之策也鄭先生伯熊見之歎曰男子男子當是時道德性命之學盛行先生獨與同甫講明其學凡所著述但以示同甫其知先生者亦惟同甫然皆不能諧于鄉同甫既累陷罪戾先生亦廢徙筠陽久乃得赦歸同甫晚得一第終不得有發舒而先生亦以寠窶老死其所著有輿地會元四十卷備列天下山川險夷戶口虛實以證其兵戰之所出又繪之爲圖張之屋壁時時豫籌其策手指而心計冀萬一得當以用之晚雖坐廢猶著鑒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備用策之失聞者悲之先生卒後其所著輿地會元不傳謝皐羽嘗論定其文之可存者而吳淵穎及見其圖以爲先生足跡所未至蓋亦未免有參差矛盾未爲盡善者但其博而

有明以視黃茅白葦之徒直如曹蜍輩矣向使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所就且將不止于此然要非今之學者所可及固未易以王霸並行而遠少之也可謂平允之論然予又嘗考東萊之卒先生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其後而同甫咈然不說是則同甫之護前莫能洗其膏肓之痼而先生晚年所見乎實有不謬于伊洛者矣是不可不表而出之也夫以同甫附會光宗之不孝以取一第書襃其生平而先生固窮不失其所守即此一書可以見之水心爲同甫道甫作合誌以爲道甫之才等于同甫而身後之名有殊故欲同甫以身後之力引而齊之先生直過于同甫而未有文如水心者淵穎又言之而不詳是以六百年來幾泯泯焉予爲摭拾于聲塵消歇之餘登之學錄

先生或可以少紓其沈屈也夫補

雲濠謹案王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以用兵制勝必須先審知地勢乃遍考羣書以當時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離合廢置變名易實不可按辨者皆會而歸之于一凡古今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守會盟之地故基遺迹搜括無遺其有乖參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名曰輿地會元志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敵寨之遠近繪爲一圖縱横各丈餘張之屋壁于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常思一效其能而時無知者獨陳同甫心敬之又云謝皐羽嘗取其所著書選爲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蓋服其學博而有用也

龍川同調

知州王厚軒先生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也學者稱厚軒先生其所學大畧類陳同甫傲岸自喜目無世人嘗赴逆相坐有饒鹿至請賦之分韻

得方字先生播脫頭言曰世間此物多爲馬寶匣還宜出上方丞相慍座客多恐先生飲啖自若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先生伏闕三上書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恣今之所遣是絕中原之望也時相以內空語怒因奏請康士子伏闕幾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陛下即欲恕自中宜當遠竄上曰不可曰亦須編管曰不可曰送之遠郡聽讀上曰送近處乃斥之徽州上殊念先生忠諭臨安尹遣曉事人護之行是冬時相去位先生以書自通于尚書周操操奇之白其事以郊恩得自便成淳熙五年進士孝宗猶記其姓名累官分水令十年以中書舍人王藺薦召赴都堂未至上數以問近臣及見上曰望卿甚久對曰昨宰執已傳聖旨草茅微賤何自得此

因反覆陳數百言徐出二疏其一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畜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爲寒心今去古既遠井田之賦不可得而論矣所可論者惟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事故自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之閒戰勝攻取伸縮如意自其法之廢天下大亂太祖皇帝有意于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遠謀故爲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爲民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荷多朝廷務寬邊民終不敢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屯田曰官莊曰荒田曰逃絶戸田此邊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佃田曰自陳贖佃田此邊田之在民者也曰

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邊軍之在民者也州廂禁軍縣曰弓手鎮砦曰上軍其連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有城池若可以為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不如入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逆旅人之多寡不與城稱號為義勇者又為生生之具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守且不能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邊州縣鎮砦分緩急為三等以精卒配之多者至三五千人少者不下數百人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為卒得免其田稅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其強力武藝之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客為卒卒五人以其主戶為伍長而免田稅三百畝十人則為什長

田愈多者軍愈衆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官吏量給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募民而爲卒矣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三十里內皆使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縣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即田爲廬田事畢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以爲營而爲坊爲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爲卒者皆分爲三番每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年之間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鎮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鎮砦則聚而居之爲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保障戰守之具依險負阻相度經

營務合事宜名其軍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三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井全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死敵其與旅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萬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強官軍缺者勿補費益省恢復之後即推其法于西北而屯衛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選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為之守令將帥授以方畧責以事功賢焉則久其任且使其子孫之賢者得世其爵盡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鼓鑄以給其費置平糴以收其利遷移招集適于便宜者輒行于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衛之軍以為順動之備又練

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需令天下可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翹楚之才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化卒爲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疏足以相維四頭八尾觸處俱應敵若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敵攻一處必虞諸處之師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擊之欲全師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可則止于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上氣勢旣合斟酌號令明信賞罰務盡衆善無一毫舛差則北方豪傑舍二百年父母之國將安之乎孝宗領之其一則言守令也次日除籍田令上語大臣曰朕急欲用自中可與超遷又謂大臣曰自中必有所知可令薦舉于是監察御史適闕上欲即用

先生而宰相甚不喜右正言蔣繼周誣劾先生罷之然孝宗念之不衰知鄧州蔡必勝陛辭上以其爲先生鄉人也謂曰人才難得王自中本無事等閒去之明年通判郢州道改知光化軍上所親擢也任滿入見光宗謂曰壽皇言卿可用以屬朕可留爲郎先生對曰朝列多不喜臣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上終欲留之辭以母老乃知信州復召以御史王恬疏罷知郢州以中書謝原明之言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封駮罷而先生亦遂病矣尋卒所著有王政紀原三卷列代年紀十二卷孫子新略注二卷厚軒集五卷雲濠案謝山劄記作厚軒文集孫子新略前後序歷代紀年水心葉忠定公與同甫合志之鶴山魏文靖公又別志之止齋之言曰道甫晚年抑才爲學去智爲悟假之以年何造不深則又非同

甫所可並語矣補

龍川門人李節三傳

太學喻先生民獻

喻民獻原名汝方義烏人與從子偘入太學為諸生同甫為其母夫人王氏志云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為學又謂汝方能以學問自見于鄉里云參龍川文集

簽判喻蘆隱先生偘

喻偘字伯經原名宏義烏人其從父民獻首從同甫韋從數十人偕焉登慶元己未進士第累遷隆興觀察推官簽書鎮南節度判官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蘆隱著有蘆隱類藁五十卷隨見類錄一百卷嘗論乾道淳熙間朱張呂陸四君子皆談性

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為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于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畧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先生獨出為諸生倡布傑綱紀發為詞章振拂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門惡聲不入于耳皆其功也同甫再下詔獄先生與同志極力營解卒得出之 修

縣丞喻梅隱先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偘之從弟也其父直方以先生與陳同甫類傳

從之遊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先生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秘日精銳鋒起同甫曰伯強凜然可畏也慶元中入太學爲富陽尉轉縉雲丞卒年七十一同甫之得罪也先生義形于色爲其同門言先生無辜受禍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耶走東甌見葉水心訴冤水心曰子眞義士也即秉筆爲作書數通先生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同甫之冤其爲文善馳騁下筆數千言不煩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僅存梅隱筆談十四卷　修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陳氏學派有喻偘喻南強今據學案原表偘與南強之外又有喻宏喻寬案偘傳原名宏是一人也中庸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則寬即南強無疑同甫誌喻夏卿墓云孫男九人有偘有寬而無南強可證也

吳先生深

吳深全歸子思齊祖其先居處之麗水先生有奇才同甫以子妻之遂家永康

林先生慥

林慥永康人 補

陳先生頤

陳頤永康人嘗從同甫遊

錢先生廓

錢廓字叔因浦江人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諸口同甫甚嘉之初先生之兄抑任家事督先生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或言汝兄私自爲計則怒曰汝離閒我友昆邪兄愛我者也其于貨幣

不以嬰心科舉之事亦不甚習也獨求有得于學其卒也葉本心甚惜之修

郎先生景明 父鵬舉

郎景明永康人其父鵬舉與鄭文肅公善修

梓材謹案先生之父名鵬舉其字也遣先生從同甫游卒年四十七同甫爲志其墓

方先生坦

方坦浦江人同甫嘗云坦從予遊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予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于教子如此修

陳先生檜

陳先生猛 合傳

陳檜縉雲人章侍郎服之甥與其弟猛同學于龍川者也修

金先生濂

金濂字伯清金華人從同甫遊

淩先生堅

淩堅浦江人孤童力學其母何氏督之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于地下也先生感奮卒能以學行自見同甫患難先生每關切相奔走云修

何先生大猷

何大猷字少嘉義烏人同甫之婦弟也同甫在獄嘗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返兩涉之幾至覆溺嘗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同甫又稱其事母孝事兄敬而行甚醇謹云修

太學劉先生範

劉範金華人太學諸生原名淵雲濠案龍川誌先生父和卿墓云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有聲三舍間同甫稱其頃刻不輟于學修

徐先生碩

徐碩永康人務學不輟其文日進修

孫先生貫

孫貫字沖季永康人從事于王霸之學甚銳年二十三而卒同甫率門人盧佺徐碩周擴呂約問作喻宏喻寬何疑胡括錢廓方楨臨其葬而銘之修

章先生湜

章先生湍合傳

章先生渭 合傳

章先生湜 合傳

章湜永康人侍郎服之子也與其兄濤渭海俱從學于龍川初同甫微時聲名未立侍郎首識之即令諸子從學而先生爲叔父後 補

樓先生應元 父民範

樓應元東陽人也父民範工詩文與同甫善先生亦工詩文 補

胡先生括

胡括永康人同甫謂其可與共學 修

章先生椿

章先生與 合傳

章先生允 合傳

章椿永康人龍川誌其母田氏墓云始余于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問託于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 參龍川文集

周先生擴

周擴永康人龍川嘗銘其母黃氏墓 同上

呂先生約

呂約永康人龍川誌其母夫人夏氏墓云又贊呂君教其前妣之子約必使自見于士林 同上

盧先生任

周先生作 合傳

何先生疑合傳

梓材謹案三先生並龍川門人見上孫先生貫傳

領衛𠫊先生仲方

丁少詹先生希亮並見水心學案

教授陳先生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提舉彭先生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一

吳氏家學李節四傳

知軍吳松淵先生遂

吳遂字康人全歸子恩齊父累官知廣德軍學者稱爲松淵先生

松淵家學 季節五傳

縣丞吳全歸先生思齊 附從父天澤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松淵先生子先生少穎悟倣父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後調爲嘉興丞數以書與用事者言賈似道毋專不宜用鹵簿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隱浦陽家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下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所善惟方鳳謝翺相與放遊山水間登嚴陵山慟哭西臺自號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録纂成賦

詩別諸友遂卒

全歸講友

文學方存雅先生鳳 附子樗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陽人生有異材常出遊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先生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遊一日復遊杭大登爲暹國臣奉使上國相持泣下先生欲與俱行人勸止之先生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詠歌音調淒涼深于古今之感臨沒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

俱盡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爲人摭奕後闢異敎者數十事題之曰正人心書尙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稾黃晉卿吳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樗宇壽父亦精于詩參浦陽人物記

參軍謝晞髮先生翱父鑰附門人吳貴

謝翱字皋羽長溪人父鑰通春秋先生世其學試進士不中倜儻有大節會文丞相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丞相被執以死先生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嚴有子陵釣臺先生設丞相主再拜伏酹號慟者三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俱碎性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即著遊錄遊倦輒憩浦

陽江源及睦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韶父鳳吳子善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嫠睦人士翕然從其學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主明年肺疾作瀕死屬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父吳子善最親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已而韶父等至瘞之于陵臺南以文藁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先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氏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記九卷參宋文憲集

全歸門人 李節六傳

黃田居先生景昌

黃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翺遊通五經自號田居子從黃氏補本錄入

方氏門人

文獻黃文貞先生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貞文吳淵穎先生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四歲母盛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公往私抉一編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幼敏知而視之乃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曰汝能記是當不汝責先生琅琅誦之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盡然因悉出藏書使讀之

方韶父見而歎曰明敏如此子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所學授焉自是益博極羣書至于制度沿革陰陽律厤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合退居深裊山中益窮諸經之說所造愈精著述甚多雲濠案元史本傳先生著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皆未脫藁宋景濂胡仲子皆尊師之至元六年卒年四十四門人私謚曰淵穎先生再謚貞文百家記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金歸門人

謝氏門人

黃田居先生景昌　見上全歸門人

吳氏門人　存雅再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終

梭山復齋學案表

陸九韶 道鄉子 庸齋弟

陸九齡 庸齋弟 卜陸門人

嚴松

徐仲誠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沈煥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為絜齋學案

曾潙 子極

李纓 鄒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曹建

萬人傑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修己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饒延年

劉堯夫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淵　爲象山學案

梭山復齋學侶

宋元學案卷五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梭山復齋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一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攷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　梓材案黃氏本以梭山爲金溪學案之一復齋爲金溪學案之二謝山則并稱之曰梭山復齋學案

道鄉家學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陸九韶，字子美，撫州金溪人，復齋、象山之兄也。雲濠案：象山年譜，兄弟六人，長九思，次九敘，次九皋，號庸齋，次即先生，再次復齋，象山又次之。宋史以先生為復齋弟，誤。學問淵粹，隱居不仕，與學者講學梭山，因號梭山居士。嘗謂晦翁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二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晦翁不以為然。先生以其求勝不

求益不復致辭語畢遺言詔司以先生應不赴臨終自撰喪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梓材謹案梭山之學以切于日用者為要象山年譜述梭山日記云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可以得其要矣

梭山日記 補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秀異者入學學而為士教之德行凡小學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皆置之方

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難于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為孝弟之人此有何難況既通經

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于義理

爲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蓋一家之事貴于安寧和睦悠久其道在于孝悌謙遜若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寢食之所思者名利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言及于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于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于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人者不百一若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

而乃徼幸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殆甚矣哉就使遂心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戸之光耶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已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

況富貴貧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

又非小補矣以上居家正本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

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

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于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于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逋借以招恥辱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如笑罵戲謔之類一本作呼如呼盧喧嚷之類）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

間大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巳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為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

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

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于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歛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資産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以上居家制用

附錄

先生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内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朱子與梭山書曰伏承示諭太極之失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卽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

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亙古亙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立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閒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顧諟謹案先生嘗有書與紫陽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振終爲病根意謂不當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紫陽答是書而先生之原書不可得見故載紫陽書入附錄中

朱子又與梭山書曰前書示諭太極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于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于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

無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之愚陋竊願尊兄少賜反復寛心游意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在迫急卽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于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欵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

顧諟謹案此紫陽答先生之第二書也知先生又有書答

紫陽前書今亦不可得見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又有朱子與象山往復五書今以其說較詳移入下卷象山學案

黃東發曰梭山堅善立學言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測暨忍飢而毋變吝宗族鄉黨有吉凶事寄財不足以賙之惟助以力如先眾人而往後眾人而歸有勞為之服之毋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并子美又號三陸補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學者稱為復齋先生梭山象山其兄弟也十歲喪毋哀毀若成人秦氏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

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時先生年尚未冠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折輩行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轍皆亹亹言之已而許公起守邵陽招先生往所以屬先生者甚厚旣歸益肆力于學廣覽博洽深覿默養兄弟自爲師友和而不同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廬陵有寇犯旁郡皆入保請先生主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卽五兩之卒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令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一欲專之集必假手主者彼乘是取必于里閈亦何所不至凡先生之

所以講明屯禦者皆可爲後法而里中盜賊羣相戒曰是家射命中無取死初先生之父宋溜公冠昏喪祭儀行之家先生又繹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衽觴豆饋饗閨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友弟之風被于鄉社而聞于天下東書入太學太學知名之士聞聲爭願交辟所挾北面稱弟子者甚衆司業汪文定公處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釋褐桂陽軍學教授以母老改調興國軍教授地瀕大江民寒陋罕志學先生不以職閑自逸端榘矱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興于學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攷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士得其養甫九月以繼母服去服除調金州教授未上疾卒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于飭直不徇人而

與居久益有味有請益者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閒有扞格不入者則引而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屬纊之日晨興坐牀上與兄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少焉正襟端臥而逝東萊志其墓謂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先生之高弟曰沈煥

復齋文集 補

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不若是而從事于箋注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與 與張欽夫

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說又惑于釋氏一超直入之談往往

奉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道適見聖謨與舍弟書又有卽身是道不假揆度之說此又將墮乎無底之壑矣 答傅子淵

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欣然自以爲有得而卒歸于無所用此惑于異端者也 與沈叔晦

古之君子往往多出于羈艱困厄愁憂之中而其學日進某獨日以汨沒俯事接物習尙客氣時起于其間 與李德遠

梓材謹案此下有與趙景明一條及謝山案語移入晦翁學案

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 答王漢臣

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乎治氣氣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懥之害爲尤大

釋氏之門亦有教律禪之異禪門亦有五家宗派何況儒釋二教安得強而同之

釋氏大抵以理爲障與吾儒之學天地懸絶 以上與王順伯

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赤入廁天下之樂于是乎在而不知其死于糞穢也 與王申伯

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掃平生紕繆意見 與陳德甫

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幼無不安者吾心微有不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損益但自失其本心耳 與柴必勝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到臨利害得失無憂懼心平時胸次泰然然無計較心則眞知命矣 與劉滔叟

租賦利害如買絹一項吏廉則民之輸帛易而帛亦不至甚惡

吏貪而受常例則雖甚疏惡者亦不得不受于是有浮巧之民能爲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攬子厚取其直于民而潰其價責之以輸于公攬子不敢言受領官不敢退若必使民自輸而書曰入戶與攬子之名于帛端而毋得使攬子者輸焉則公私兩利而其弊革矣 與汪漕

團結御寇須數何人可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如何置備糧食聽誰統率如何防堵把截若泛濮前往界前爲害未易悉數 與金溪宰

射所以觀德也然后羿善射爲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基善射而奪國李廣善射而數奇崔浩不能彎弓杜預射不穿札而皆有成功何邪

銅壺爲漏浮箭爲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納之而壺之制盡矣匏以載之漣以出之華表以正之而箭之體定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十四維間焉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日景以磁鍼辨方位而二十四位于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一箭于是乎立矣宜無疵之殊也而嶽臺以南凡三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嶽臺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六何也子維之間于辰或以屬爲前或以屬爲後或分之而兩屬焉磁鍼之辨方位或以爲指午或以爲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爲丙午之間

立政致意于常伯常任準人求于周官漫不知何職瑣瑣如擕僕綴衣牧尹亦缺焉 以上策問

道者古今之正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論

祖望謹案復齋先生之集明萬歷中文淵閣尚有之今則亡矣慈溪黃氏日鈔摘其語之精足警後學者及其近乎象山而可議者凡若干條予從而錄之此其語之精者也其可議者亦列于左

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于不傳之旨天下所未嘗講者與汪德占

荀卿揚雄韓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則戾近世巨儒性理之論猶或有安排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于釋老反覆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亘萬世無易乎

此推於世無是學難以論人

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言動而言仁非知性者 以上與章彥節

竊不自揆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苟不用于今

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 與王順伯

鵝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

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

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象山和韻詩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

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

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紫陽和韻詩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百家謹案鵝湖之會此三詩乃三先生所論學旨者其不合與論無極同蓋二陸詩有支離之詞疑紫陽為訓詁紫陽詩有無言之說譏二陸為空門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作言語以相訾毀然紫陽晚年乃有見于學者支離之弊屢見于所與朋友之書札考全集內不啻七八九通而陸子亦有追維曩昔一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與東萊之文以是知盈科而後進其始之流不嫌殊途其究朝宗于海同歸一致矣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

象山有克己人不之任知紫陽有服善之誠篤志于爲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顧諟謹案淳熙二年呂東萊約先生及象山紫陽會于廣信之鵞湖寺先生謂象山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象山議論致辯又令象山自說至晚罷先生曰子靜之說是次早象山請先生說先生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云云象山曰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生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象山曰不妨一同起行及至鵞湖會東萊首問先生別後新功先生舉詩纔四句紫陽顧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

了也與詩罷遂致辯于先生象山曰某塗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云云紫陽雖和韻大不懌朱書云鵞湖講道誠當今盛事然紫陽之門人謂以支離見斥恚不能平詬詈蠭起此朱陸之異于此益甚矣

附錄

象山語錄曰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眞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朱子答張南軒曰子一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在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于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旨

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得取人之長將流于異學而不自知耳

百家謹案從一履操持立腳恐不得指爲大病但盡廢講學自信太過正是踐履操持一累耳若一純事講學而于踐履操持不甚得力同一偏勝較之其病孰大孰小乎

顧諟謹案朱子此書非指踐履操持之卽將流于異學也特嫌陸氏之信心太過耳若論朱子平日嘗謂司馬溫公之學只恁將去無致知一段似于溫公亦有不足矣然考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里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循宣聖紫陽豈專重致知而不重力行者但先生兄弟之尊

德性亦非不致知之人

楊開沅謹案鵞湖之會論及教人朱子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兩不相合之由也然亦不過各欲明其道曰考朱子集中有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非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而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鵞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于胸次卒紛繳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

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别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遂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潸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烱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觀此可知朱陸晚年合一即是

文不足爲定據乎

東萊東晦庵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鵞湖前見爲非（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頗見爲非）其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祖望謹案東萊與同甫書亦云子壽極務實有工夫

晦庵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固思鵞湖講論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歿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于此于後學極有所係也

劉靜春曰陸子壽兄弟之學頗宗無垢（脩

黃東發曰復齋之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以自已之精神爲主宰復齋就天賦之形色爲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爲己任皆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覺和平耳復齋之文猶多精語足警後學而自罄其所得則在性學至謂窮天地亙萬古無以易而世無其學雖以語人視孔子之言性澹然一語而止者幾張皇矣夫既不語世莫得聞他日又謂外形色言天性外視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儻在于是乎然形色固天性也而睟面盎背亦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之以禮固所以爲仁也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亦必有主宰乎其中者矣復齋之言視孔孟似頗直截也東萊誌其墓謂勇于求道有不由階序者殆確論

云復齋分教興國纔九月弟子員纔十五人才志不獲少見于世寶慶二年賜謚文達遂與象山號二陸補

祖望謹案東萊謂復齋家庭講學和而不同則固有不盡諧于象山者象山縱極口稱復齋然語錄中謂董元息被教授教解論語又壞了則固有不盡諧于復齋者而大畧以不傳之學為己任以舍我其誰自居則相同若東發謂形色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必有其主宰于中者則復齋亦原未嘗抹殺此一層未可以詆之也特其詞氣有未圓者要之陸氏兄弟賢知之過辭氣多有過高遂成語病而其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氣其功亦不可沒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別為象山學案

山門人　道湖再傳

邵先生松

邵松字松年臨川人初師梭山先生其後遂爲存齋弟子先生所錄陸子論學語其載鵝湖之會甚詳嘗對陸子始終智聖優劣之說以爲但有先後無有優劣孟子所以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乃是行文如此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然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陸子然其言先生于陸子門下視傅夢泉輩聲譽稍次然其造詣較平正云

附錄

松年嘗問梭山孟子說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曰得天位松年曰豈教之簒奪乎梭山曰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年曰伯夷不見此理武周見得此理一日象山歌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又歌柏舟松年爲弟四詁襟少閒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松年悲泣不堪而罷

徐先生仲誠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復齋門人　襄陵再傳

端獻沈定川先生煥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曾先生滂　附子極

李先生纓　合傳

曾滂字孟博臨川人也爲人質直剛烈長于象山五六歲而與

文達年相若是時陸子兄弟初談性命之學四方人士宗之者尙少先生首師文達與李纓德章爲弟子冠象山甚愛重之子極字景建紹其家學其後以詩案謫道州語在宋史羅必元傳卒于謫所李微之爲上言得歸葬所著有金陵百詠春陵小雅修

曹无妄先生建

蔔先生人傑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修己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通判劉滄叟堯夫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 襄陵三傳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七終

象山學案表

陸九淵　庸齋梭山復齋弟　艾軒講友　上蔡震澤橫浦林竹軒續傳

子持之

葉元老　別見鶴山學案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琥

舒琪　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傅子雲

鄧約禮

黃叔豐　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松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

胡大時

蔣元夫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耆壽

曹建

萬人傑

劉孟容

劉定夫

曾祖道

符敘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以上六十一人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私淑趙彥肅

喻仲可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姚宏中

湯巾 別為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可象

程紹開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胡長孺 別見木鍾學案

汪深

吳澄 別為草廬學案

陳苑 別為靜明寶峯學案

並陸學續傳

劉清之別爲清江學案

李浩——子蕭

鄧約禮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厚之

楊庭顯——子簡別爲慈湖學案

舒璘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誼——子有俊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羅點

黃文晟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劉恭別見廬陵學案

並象山學侶

徐誼
陳葵　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並象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五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象山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固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也象山

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是卷爲金谿學案之三謝山則稱爲象山學案

艾軒講友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金谿人梭山復齋之弟也三四歲時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父奇之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爲呂東萊所識始至行都從遊者甚衆先生能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爲人語學者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窟宅矣一生飯次交足飯既先生謂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曰已省其規矩之嚴又如此淳熙元年授靖安主簿丁憂服闋調崇安九年以侍從薦除國子正遷敕命所刪定官輪對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主管台州崇

道觀既歸學者愈盛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復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踰數千人紹熙二年除知荊門軍故事太守下車必先謁約束延賓受牒皆有日期吏以白先生曰安用是賓至即見持牒即入無早暮于是下情盡達兩造有不持狀對辯求決者郡已大治荊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四戰之地遂議築之二旬而畢郡于上元設醮爲民祈福先生乃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莫不曉然至有泣下者三年卒官年五十四嘉定十年賜謚文安雲濠案先生著有象山集三十二卷附語錄四卷

宗羲案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爲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爲小者所奪夫苟本體不明而徒致功于外

索是無源之水也同時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爲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從事于覃思是師心之用也兩家之意見既不同逮後論太極圖說先生之兄梭山謂不當加無極二字于太極之前此明背孔子且并非周子之言紫陽謂孔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蓋實有見太極之眞體不言者不爲少言之者不爲多先生爲梭山反復致辯而朱陸之異遂顯繼先生與兄復齋會紫陽于鵞湖復齋倡詩有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之句先生和詩亦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紫陽以爲譏已不懌而朱陸之異益甚梓材案鵞湖之會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講在八年已在其後太極之辯在十五年又在其後黎洲說未免倒置于是宗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以

宋爲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氷炭矣嗟乎聖道之難明濂洛之後正賴兩先生繼起共扶持其廢墜胡乃自相齟齬以致蔓延今日猶然借此辨同辨異以爲口實寧非吾道之不幸哉雖然二先生之不苟同正將以求夫至當之歸以明其道于天下後世非有嫌隙于其閒也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輕易唯諾以隨人此尹氏所謂有疑于心辨之弗明弗措豈若後世口耳之學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泛然以應人者乎况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嘗不加功于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學者之入門各有先後曰此其所以異耳然至晚年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重稽先生之祭東萊文有曰此

年以來觀省加細迺維曩昔麤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蓋自述其過于鵞湖之會也與諸弟子書嘗云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而紫陽之覯與先生書則自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別與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我事邪與何叔京書云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此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見于良心發見處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與吳

伯豐書自謂欠卻涵養本原工夫與周叔謹書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此心爲要又答呂子約云覺得此心存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若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豈可一向汩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又書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身做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爲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觀此可見二先生之虛懷從善始雖有意見之參差終歸于一致而無間異何煩有餘論之紛紛乎且夫講

學者所以明道也道在撙節退讓大公無我用不得好勇鬭很于其閒以先自居于悖戾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敎同宗孔孟卽使意見終于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于聖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柰何獨不略二先生之全書從未究二先生之本末糠粃瞇目強附高門淺不自量妄相詆毀彼則曰我以助陸子也此則曰我以助朱子也在二先生豈屑有此等庸妄無謂之助已乎昔先子嘗與一友人書子自負能助朱子排陸子與亦曾知朱子之學何如陸子之學何如也假令當日鵝湖之會朱陸辯難之時忽有蒼頭僕子歷階升堂捽陸子而毆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將謂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

必且捷而逐之矣子之助朱子也得無類是

百家謹案子輿氏後千有餘載纘斯道之墜緒者忽破暗而有周程周程之後曾未幾旋有朱陸誠異數也然而陸主乎尊德性謂先立乎其大則反身自得百川會歸矣朱主乎道問學謂物理既窮則吾知自致滃霧消融矣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者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何兩家弟子不深體究出奴入主論辯紛紛而至今借媒此徑者動以朱陸之辨同辨異高自位置爲岑樓之寸木觀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于吾之所急又復包顯道書南渡以來八

字着腳理會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世儒之紛紛競辯朱陸者曷勿門觀朱子之言

謝山鄞縣四先生祠堂碑文曰子嘗觀朱子之學出于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于上蔡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是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于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

愚則詆窮理為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為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為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為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于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放者也

語錄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于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

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學者大約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者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今人略有些氣𦦙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志于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剗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人生天地閒如何植立

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閒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庶幾于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耳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閒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閒何嘗有所凝是你自沈埋自蒙蔽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羅網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汙澤

彘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麼

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大世界不享卻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卻要爲小兒態可惜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其一二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過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顧諟謹案爲學之要首在立志志不立是猶欲築室無其基也縱與之言學無處可說所謂朽木糞土不可雕朽第懼人患此病證故須先激發其志氣使之知自奮厲而後

有門路進步可入故類集先生警動開導人語載之于首

蓋令人知憤而後可啟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

道徧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妝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相隔了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閒無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舍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只是邪說見只是邪見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理誠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如此敬忌箇甚麽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皋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繩檢于其外

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僞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大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猢猻失了樹便無住處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著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illegible]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

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耳不然所

謂格物末而已矣

顧諟謹案世間非無有志爲學之士顧往往有拘牽于文

義依倣格式自謂能謹守操持無背正道而于自心自性

昧𨚫靈根此如水浸石子終身無長進之日者人爲學究

致無成者大率患此故次之以指點人語使人求其本心

反躬自悟不向沿門乞火此志學已後之進境也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人之精爽負于血氣其發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

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于真實又如何能得自省自覺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甚惡之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會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卻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偽恰似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

錢做雙容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卻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為物役矣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擾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為之意

有志于道者當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是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豈有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為

與不爲之間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

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志固爲氣之帥然至于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功也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徹骨

徹體見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優裕寬平卽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卽所存少思慮亦不正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處家遇事須著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要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爲私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琴所以養我之德性藝即是道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若是聖人亦是一些子精彩不得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游于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顧諟謹案世間學人非無見頭明亮得窺悟本體者然無仁守之功徒憑藉虛見侈然自足將所謂知及之者雖得亦失矣此種之患更易染人苟不知洗滌灑刷其始也望空捉影畫餅不可以充飢其究也鹵莽猖狂認野葛爲滋味流毒可勝道哉故終摘類鍛人語俾人知即知即行而後其知不爲虛見也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象山語錄九十五條今移爲附錄者十四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二條移入槐堂諸儒十一條又案象山與當時諸子論學書具載集中謝山必多采錄特其稿未全

白鹿洞講義補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于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于利所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

以此相尙使汨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著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喩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于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

曰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辯太極圖說書

象山與朱子曰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于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于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

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
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字動靜
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
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
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
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大學曰
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
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
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
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
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

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物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

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
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于太極
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
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于形氣
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
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
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
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
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
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
兄于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

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于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于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于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

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之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于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于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二乙辯方各是其說甲

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禀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使疑似固貴于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于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于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媿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

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

憚下教正遠惟爲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顧諟謹案梭山與紫陽論太極往還各兩書之後梭山以

爲求勝不求益遂不復致辯而象山則以爲道一而已不

可不明于天下後世故代爲梭山辯之

朱子答曰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

視言當于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

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愚竊謂言不難擇

而理未易明若于理實有所見則于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

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

理者或但出于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群言

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于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于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于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內

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

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

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上者之下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

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
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
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
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
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眞無耳自
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
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
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
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
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
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

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于今

人不可得罪于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何如

象山答朱子曰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𠕅瀆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

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攷古學問思辯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于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曏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日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

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别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纖繞氣象褊迫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譏陳同甫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便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于意見典訓蕪于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于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

極之眞體某竊謂會見 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就令如此又何必更于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 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雖其所蔽在此 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

而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若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矣楊朱未遠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遠無父而孟
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
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
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
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
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
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
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長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

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盡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尚惑于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

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
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
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說卦曰觀
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
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
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辯于道器之分哉辯難
有要領言辭有旨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旨歸皆不明也

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于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是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是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

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以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加所謂太

極眞體不傳之祕無物之說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正遠惟爲國自愛

朱子答曰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

自擇卻哉言乎此豈凡陋沉溺俗学悖戾如此亦可憐也蓋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辯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于忽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又曰來書云人能宏道至敢悉布之衷案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于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于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又曰來書云古人質實至請卒條之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為少言之不為多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于此創為浮辯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為湮蕪亦已甚矣而細攷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又曰來書云尊兄未曾至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眞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又曰來書云老氏以無至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

為一同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又曰來書云此理乃至子矣熹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又曰來書云極亦此至極哉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曰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亦非指所受

之中此義尤切自似是急于求勝更不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又曰來書云以極為中王理乎者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又曰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

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又曰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乎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暑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又曰來書云通書曰至一類此夫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

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正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

又曰來書云大傳至孰古夫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閒蓋亦不能無謬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閒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又曰來書云又謂周子[至]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至之上止夫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于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爲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又曰來書云夫乾[至]自反也夫太極固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

之理亙古亙今顛撲不破者也過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
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
其所見所說卽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
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
曰寄此以神其姦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
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又曰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聖言也敢不
承教但以來書求之于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意差舛氣象
麤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
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
而前書見論曰甲與乙辯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

也乙亦曰顯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意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麤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于誤況其差有在于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又曰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且
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
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
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同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
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
故于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
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況其言之麤率又不能無病
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
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
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
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節節皆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

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利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于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顔曾自處而輕之也顔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于必同也言及于此悚息之深千萬幸

察

又曰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象山又答朱子曰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歎新天子卽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愜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攄忠悃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

蒙會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尊兄今必渙然于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顧諟謹案以上共七書梓材案七書幷朱子所答梭山一書而言見梭山卷所以辯無極者可謂纖悉詳盡矣然究其大旨象山第一書云周子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紫陽答象山第一書云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于此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二

先生之反復辨析不已者不出此兩端然此皆二先生五十歲之事梓材案太極之辯在淳熙十五年時朱年五十九陸年五十不可云六十歲之事考紫陽譜日註太極圖說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曰無極而太極實即象山之語意其書現在可考也可見二先生雖有異而晚則何嘗不相合與

顧諟又案朱陸辯太極之說百家已采其畧入濂溪學案中然思朱陸之異同爲吾儒從來之大案不可不備詳其本末蓋又特載其全文其所以入于梭山之附錄者以無極辯端之開實肇自梭山故類聚之便後學之觀覽且以照朱陸相異之始也梓材案姚江原本以朱子象山之書並附梭山故云爾其實朱子與象山辯者多于梭山當入象山學案

楊簡沉謹齋象山與陶贊仲書云梭山兄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已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其書上云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于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

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此知二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梓材案原本此下複以晦翁之高明已廿四字刪之此舜山所以反復不已也

附錄

徐子宜與先生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曰雖欲自異于天地不可也此乃某平日得力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

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子南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

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從前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卻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

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卻只是簡簡易字道了徧月學者曰又卻不只是道難知也及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道甚規矩

語仲顯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亹亹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其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于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于內

不識則精神渾流散于外惟能辯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

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閒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卻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以上語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 補

又曰陸子靜留得幾日鵞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豈可見人工夫未到并其理而疑之 補

葉水心志胡崇禮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士陸子靜晚出號稱徑要簡捷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爲其學者澄坐內觀補

又與林元秀書曰向亦嘗說及子靜專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類墮于聲利而已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墮其所論章陷于寡淺缺廢之地自古所患與無志者同爲流俗補

陳北溪曰象山教人終日靜坐以存本心無用許多辯說勞攘此說近本又簡易直捷後進易爲竦動若果是能存本心亦未爲失但其所以爲本心者只是認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此一物甚光輝燦爛爲天理之妙不知形氣之虛靈知覺凡有血氣之屬皆能趨利避害不足爲貴此乃舜之所爲人心者而非道

心之謂也今指人心爲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之說故慈湖專認心之精神爲性指氣爲理以陰陽爲形而上之道論天論易論道論德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誠敬論忠信萬善只是此一箇渾淪底物只此號不同耳夫諸等名義各有所主混作一物含糊鶻突豈得不錯遂埽去格物一段工夫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默坐存想稍得髣髴便云悟道將聖賢言語來手頭作弄其實于聖賢言語不甚通解輔漢卿所錄譬如販私鹽人擔頭將鯗魚面發得情狀甚端的也以晦翁手段與象山說不下況今日其如此等人何補

詹流塘曰陸子是天資極高底人朱子祇是曾子補

車玉峯腳氣集曰象山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用力而語仲弓似不甚費力不知顏子有力得用他人無顏子之力且當旋做去工夫補

黃東發日鈔曰象山之學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為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講授未嘗不援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于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援經析理則指為戕賊為陷溺為繆妄為欺誑為異端邪說甚至襲取閭閻賤婦人穢罵語斥之為蛆蟲得非恃才之高信己之篤疾人之已甚必欲以明道自任為然邪吾夫子生于春秋大亂之世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循然善誘人未嘗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期月之喪不過曰女安則為之闕黨童子將命

亦必明言其與先生並行與先生並坐爲欲速成未聞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斥之也孟子生于戰國斯道之不明尤甚孟子之與楊墨辯與告子許行墨者夷之辯皆一一引之而盡其情然後徐而折其非至今去之千載之下人人昭然如見此斯道之所以復明亦未嘗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爲是爲非也我朝聖世也亦異于春秋戰國之世矣諸儒之所講者理學也亦異于春秋戰國處士橫議之紛紛矣所讀皆孔子之書所講皆孔孟之學前後諸儒彬彬輩出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至其趣向雖正而講明有差則宜明言其所差者果何說講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明指其所背者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明道者矣今俱置不一言其故而概以讀書講學者

自孟子既沒千五百年間凡名世之士皆爲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則後學其將安考此象山之言雖甚憤激令未百年其說已泯然無聞而諸儒之說家藏而人誦者皆自若終無以易之也此亦無以議爲矣獨惜其身自講學而乃以當世之凡講學者爲僞習未幾韓侂胄何澹諸人竟就爲僞學之目以禍諸儒一時之善類幾殲焉嗚呼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悲夫補

吳草廬曰陸子有得于道壁立萬仞

趙寶峯示子弟曰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補

象山學侶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別爲淸江學案

侍郎李橘園先生浩

李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建昌人早有文稱紹興中進士調曹州司戶累官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先生質直渾厚立朝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人不敢干以私後徙居臨川子孫皆從學于象山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橘園官至侍郎其事互見于槐堂諸儒學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

王厚之字順伯其先本臨川人魏公安禮之後也梓材案象川先生爲復齋行狀云娶王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瑊之長女先生蓋通州子行爲魏公元孫兩浙名賢錄云諸暨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至江東提刑直寶文閣所著有金石錄三十卷考異四卷考古印章四卷補

謝山答臨川雜問問臨川王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閒有盛名于乾淳閒未知是荆公之裔否曰順伯乃魏公和甫之裔見陳直齋書錄尤長碑碣之學今傳于世者有復齋碑目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歷官侍從出爲監司以剛正稱于時

通奉老楊先生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慈溪人慈湖先生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獨無過于是省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如蝟之集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程督之嚴及于夢寐嘗曰如有樵童牧子有以誨我亦當敬聽之久之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其有過一

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辨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即其所得可知象山志其墓稱四明士族躬行有聞者先生為首舒廣平亦嘗云吾學南軒發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者以別慈湖也參象山集

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曰慈湖之父通奉公以處士為後進師廣平嘗自叙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即通奉也廣平嘗切磋于晦翁講貫文獻于東萊而自叙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

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于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慈湖先訓

吾家子弟當于朋友之間常詢自己過失此說可爲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已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邪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旣而又內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心吉則百事皆吉

人處不善之久則安于不善而不以爲異

人戒節要先于味蓋味乃朝晩之事漸漬奪人之甚于此淡薄則餘過亦輕

損人卽自損也愛人卽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已已凶矣

不善之心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過與人皆有未足爲患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志士之過布露不隱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耳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知今日無事卽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人爲名字等物遮了眼朝朝區區而不自知

近來學者多僞至于臨死亦安排

爲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學者有志氣無問拙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

近世學道者衆然胸中嘗帶一世間行所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于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一墮入欲念處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正欲說教住即住得正欲怒教住即住得如此即善

君子恭敬之心在內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者此者人以為常君子于此戰
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待秋涼
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為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
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
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靜止整潔盡得理則無所施
而不利復何憂哉

為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
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仁矣

人之趨向爲熟所尊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是以自
已于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道雖夫子不易吾
言

此身乃天地閒一物不必兜攬爲已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則不爽
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人有過倘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霖雨
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爲之一新亦若此或者不達適作則
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于中此過必爲害已
益甚過既不去使已終身爲小人學者試思卽以此斷其是非
去留庶使改過之心有勇既改之則便可無愧

人生一世只忙追一場便休

祖望謹案此語近禪

不能舍已從人則知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中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于面目塵埃亦去矣

胸中無貪欲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于器用亦然無求新棄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係老景不爲人所厭

即事即學也即此下筆處即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處人自已何不識更同何處施

爲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于動靜語默不必他求

人以目逐物爲見以耳逐物爲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不分明

學者以所得塡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紛貪求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襟常無事常悅樂

事卽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要享福無已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食不語爲學到日自然如此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華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凝滯

大舜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即大舜之心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鏨復一鏨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戒人必不服

儻有志于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梓材謹案慈湖先訓本在慈湖學案特老楊先生爲象山老友自宜立傳故以是訓列于傳後

附錄

慈湖曰先公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抒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欣然顧簡曰余郎吾師也吾意釋然

吏部豐宜之先生誼

豐誼字叔賈一字宜之鄞縣人清敏公稷之曾孫也以父死難梓材案先生父名治揚州監倉殉建炎之難補任知建康軍歷知常台饒蘄澧州皆

有焉毅隆興元年遷戶部郎外除湖南運判臺臣議引年之格先生首請歸孝宗召爲吏部郎未赴而卒子有俊從象山遊補

文恭羅此齋先生點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登淳熙三年進士第累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光宗不過重華宮先生同宰執引上裾而哭與同列奏諫之章凡三十五又自諫者十六疏寧宗嗣位而卒贈太保謚文恭嘗從學于象山相聚甚久晦翁與林黃中張以筆西銘易象不相得黃中劾晦翁偃蹇不就職朝議不直黃中子是兩罷先生致書象山謂朱林皆自家屋裏人不宜自相矛盾象山答之曰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之云不亦陋乎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只治

其家人耳妄分儔黨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也

梓材謹案此傳係黎洲原文攷袁絜齋爲陸氏大弟子其作先生行狀云擺脫凡陋刻意講學每以追蹤前修自厲又云平居講貫博取諸人至于進退出處之大義則心自決之不言爲象山門人傳當云嘗從講學于象山故謝山奉臨川帖子請以集中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錄并列其子爲再傳之徒者爲未然也

附錄

羅此庵自西府歸有里人叩之曰吾有蓄疑而不敢白于公者有年今容白之可乎公曰言之何傷曰公生平未嘗妄行一步公爲推官時大雪吾醉歸見公以杖撥雪戴溫公帽著屐後有蒼奴負篋公之奴也吾以醉不敢前與公揖然心疑之以爲公暮夜且安往公笑曰子之所見詳審如此是未嘗醉也陳同甫獄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爲援之吏篋內皆白金也同甫至死

未嘗知之今因子問而及補

黄壺隱先生晟 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縣令劉先生恭 別見廬陵學案

象山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 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象山家學

通直陸先生持之

陸持之字伯微文安公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文安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先生爲敷繹之文安知荆門郡治火先生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韓侂胄將用兵先生爲時不

懌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子宜于九江時議防江先生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為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為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今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維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為之難也子宜憮然又之鄂謁薛象先項平甫之荆謁吳畏齋爭欲留之辭皆謝歸著書十篇名藝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正獻應薦于朝謂先生議論不為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延師以書幣彊起先生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先生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

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參史傳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鄉貢舒先生琥

舒先生琪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會潭先生夢泉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黄先生叔豐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先生校　別見槎山復齋學案

胡先生大時

蔣先生元夫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耆壽

曹無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

劉先生孟容

劉先生定夫

曾先生祖道

符先生敘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徵君沈先生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梓材謹案象山弟子亦莘繇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槐堂諸儒學案

象山私淑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

趙彥肅字子欽嚴之建德人也少志聖賢之學窮理盡性深造自得弗措也乾道進士以光堯喪三年弗仕同舍公力薦之先生益引嫌僅官寧海軍節推而止所著書有易說廣學雜辯士冠士昏饋食圖行于世朱子嘗稱之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學者稱為復齋先生宗師象山嚴陵之為陸學者自先生始嘉定中太守鄭之悌建堂祠之補

附錄

楊慈湖狀行實曰先生書無不習習無不究自始仕習明經科

業成去習宏博科業成又去習先儒諸書自謂無不解者遂從晦巖沈先生遊因論太極不契憤悶忘寢食遂焚平昔所業數篋動靜體察工夫無食息間一日舟行松江聞晨雞鳴已而犬吠通身汗浹前日胸中窒礙一時豁去其後以語學者且曰不知此一身汗自何而至省覺之初有詩曰循緣多熟境溺法無要津虛心屏百慮猶是隔幾塵雲邊察飛翼水底觀躍鱗悶殺甕中界笶倒緣上人閒居善誘學隨即輒鳴自卦畫象數儀象律曆封建方田儀禮司馬法及釋書道藏下至醫卜道引之類各因所質而誨之學者欣躍自喜則又曰此如坐賈居肆聊備雜蓄以應人需爾非吾本務也姑遲十年吾將收羅撿索以俟能者

敎授姚先生宏中

姚宏中字安道海陽人登嘉定進士調靖江敎授自師友講學外絶無他交歸端居一室惟日溫舊學性狷介不苟隨從鄉前輩遊得濂洛諸大儒書讀之曰道在是矣玩索精微意度超然若不屑十世者參姓譜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姚省元過溫陵得款曲講論有疑干格物工夫之爲外而且煩又有眷于陸氏學問之爲得而非偏雖云篤志恐散漫而無倫

又曰姚省元寄一書看來乃江西流派確然欲自植立一門戶無可挽回者輕剗儒宗妄自尊大亦緣未曾深用工夫得滋味

又答郭子從書曰仙鄉姚安道亦象山之學此後生妙齡美質頗到挺自立但不知從何傳授得此一門宗旨

又曰姚安道美質不遂誠爲可惜其人已往無足論大抵自專自是而不虛心乃世儒通患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又有與姚安道書節錄于北溪學案

李氏家學

教授李先生肅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氏家學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楊氏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氏家學

軍帥豐先生有俊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伯徵門人 象山再傳

葉先生元老 別見鶴山學案

趙氏門人

喻先生仲可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金溪續傳

侍郎湯晦靜先生巾 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先生可象

周可象

梓材謹案靜明學案靜明不傳稱其書並求象山之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次先生于袁錢陳之後蓋亦爲象山之學者也

程月巖先生紹開　別見存齋晦靜息見學案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　別見木鐘學案

教諭汪主靜先生深

汪深字萬頃休寧人也學者稱爲主靜先生大有志于聖學其時新安儒宿率皆讀朱子之書先生年未二十遊真揚二州間與諸有志之士講學平山堂上謂今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融釋處不過知所自守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于是盡棄平日所學更鞭飭于不及處覺然有自得氣象累試禮部不第以景定

清江學案表

劉靖之

劉淸之　族子孟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南軒東萊同調

趙蕃　子遂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鄭夢協

　施霆亭

韓冠卿　子燮

　從子境

韓宜卿　子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度

從孫忻

從曾孫叅之

從元孫謂

從孫性 別見晉庵學案

韓淲

宋之源

李直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黃榦 別爲勉齋學案

曾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爚

許子春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彭龜年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向浯　別見五峯學案

並靜春學侶

宋元學案卷五十九　　慈谿馮雲濠

鄞縣全祖望補本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清江學案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淸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淸江學案梓材案淸江學案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靜春學案後定刊本易之

朱張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父溉

劉靖之字子和廬陵人學者稱爲孝敬先生先生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卽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盡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淸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先生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于已舉或祠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先生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諸生固已風動于是先生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諄諄辯告如教子弟晨入寓直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

修身爲主至于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于是而出焉于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恥徇時俗者皆棄不錄于是學者又知所懲其于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鬭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于進退取舍之閒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先生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辭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叫呼陵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顒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郡自李先之爲教官迨

令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為記其說于聽事之壁先生既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先生平日閉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時之縉紳多樂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于朝宋室鉅人門戶一再世淍落者不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名式者為刑部郎胡安定所為記墨莊者至先生父滁亦好學修飭及乎先生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穆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敬夫栻為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為之傳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先生也參朱子文集

孝敬家學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劉淸之字子澄子和之弟也學者稱靜春先生初受業于子和登紹興進士因往見朱文公慨然有志于義理之學以力行切已者省察性情爲務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于容貌辭氣顏子用力于視聽言動方爲善學父憂服除調建德縣簿萬安縣丞檄視旱災徒步阡陌規畫防閑民甚有賴龔侍郎茂良爲帥具實跡聞于朝命都堂審察不赴時競羨餘發運使史正志俾拘集州縣畸零之賦將以薦之先生貽以書曰此皆州縣侵刻于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竟詣吏部銓除知宜黃縣龔侍郎又與周益公必大交薦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

大臣退托小臣若婾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簿服除通判鄂州知衡州初至兵無見糧官無實俸上供送使無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諭民書一編并理之訟日爲衰止又以士風未振增築臨蒸精舍如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可舉而指之爲闢武場作朱陵道院祀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于左死節晉太守劉翼宋內史王應之于右以不能媚部使者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朝臣鄭僑羅點皆力薦之光宗起知袁州疾作猶不廢講論病革取高氏送終禮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曾子內外雜著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盟莊總錄等書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蒙謹案靜春本臨江人原父貢父之宗也後徙吉之廬陵四五歲讀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諷誦久之其父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之要務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先生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于兄孝敬先生早夜力學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燕居端坐終日翼翼尤愛惜士類有一善則亟稱樂爲成就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已汪文定公應辰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李文節公壽皆重之其同輩所最相得者彭止堂向伯源

靜春先生語

有志于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善士大夫是舉是慕與

向來眩于文章溺于訓詁流于異敎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于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于常情爲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于容貌顏色辭氣用力如曾子于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王承告其子毗曰閒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

世道之衰屈身于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眞儒考德問業則曰是好名者經師易遇人師難遭

獨立無朋雖夙夜兢兢學不加進

學者多陰看見成道理

異端僭畔莫可憂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故不必言此學二字

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日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便民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夫爲政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于義理竟難其人不亦誣乎但當精擇百官求其明于理義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變上下一心吾君吾相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于他而舉出于理義將以紹復大業無難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靜春先生語十一條今移入盧陵學案一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荊公新學畧一條

附錄

先生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强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已欲應博學宏辭科及見朱晦翁即盡取所習辭業焚之慨然志于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先生已深知先生爲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先生天資既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與嚴李公皆敬慕之

書贊朱晦翁曰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云云二三君子不幸

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疑願見諸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諭之

又曰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嬾拙于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其末之學耳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途既有聞于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于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

又曰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于講學體驗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

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 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呂東萊與書曰子參頗處閒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姍雖意在諷切然便無誠篤氣象未必能動人也

祖望謹案參預謂平園東萊與平園札則曰子澄嘲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判向先生浯別見五峯學案

靜春家學孝敬再傳

劉先生孟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靜春門人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附子遂

趙蕃字昌父本鄭州人也南渡後居玉山學者稱爲章泉先生以大父龍圖致仕恩入仕嘗再得官皆未赴已而主太和簿先生雅有山林之思居官淸苦題其齋曰思隱楊公誠齋贈之詩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又酷愛其詩以爲淮秋

菊磵春氷也及爲辰州司理參軍辨寃獄不爲二千石屈以是罷然卒見直于當路先生少從靜春先生劉氏學至靜春守衡欲從之卒業乃求爲衡之安仁酒庫監甫至靜春以非罪去官先生即丐祠從之歸論者嘆曰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先生性寛平與人樂易而大節所在莫能奪也周公平園少與先生厚平園仕漸通顯先生寄之詩曰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及平園入相果薦竟不起論者以爲不負其言喜作詩書疏往復多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甚經意而閒遠自得讀者以爲有陶靖節之風中興而後學道諸公多率于詩呂居仁曾吉甫劉彥沖其卓然者乾淳閒薛季宣陳君舉尤工至四靈雖嘗遊水心之門而無得于其學故是時學道而工詩者惟先生大江以南推

泉其一謂韓氏澗泉也每當得意浩歌長吟有風浴詠歸之風然先生時以學道未成爲懼年且五十更從朱子請益及其老也猶以求路自警題所居曰難齋先生最謙退不敢以師道自居晚而諸儒彫謝惟先生歸然無恙門人負笈從之者益多則勉以師友之源流理宗即位于時先生書祠官之考三十有一朝臣爭薦以太社令召三辭不拜以直祕閣召三辭不拜詔予祠先生連章請致仕不許自是累年請益力乃詔以原官老踰月而卒得年八十有七其長子遂亦七十矣所著有昌泉集

雲濠案先生所著有乾道稿二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劉漫塘表其墓信州守吳旂請錄其後

詔以遂補上州文學亦固辭詔以承務郎致仕仍推恩于其子嘉定三年門人祕閣修撰鄭夢協爲請謚乃謚文節遂字景初

有家學

雲濠謹案學案底本先生別傳有曰趙昌父本管城人南渡與周益公同里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調六十餘朝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云云可與是傳參攷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 附子燮從子境

韓先生宜卿 合傳

韓冠卿字貫道忠獻公之後也知饒州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爲兩浙提刑膚胄次直祕閣膺胄始居越先生爲提刑之孫受業淸江劉子澄之門淸江之學于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教先生也以一實字蓋則司馬溫公教元城以誠字之說子曰燮字仲和知滁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壄卿其子曰境字仲容史

館祕閣亦能傳清江之學與滁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宜卿有子曰度

梓材謹案謝山于莊節傳云戢山父孚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知饒州之弟亦靜春弟子

隱君韓戢山先生度

韓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參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戢山先生稱之

庶官韓㵎泉先生淲

韓淲字仲止上饒人南㵎先生元吉之子有高節從仕不久即歸信上嘉定中卒有㵎泉集

郡守宋先生之源

宋之源字積之朱子更曰深之雙流人也祕書丞若水子兄弟

皆師朱子祕書使湖南先生從行朱子謂曰衡湘胡氏父子兄弟及南軒講學地也今其流風遺韻多在者吾友劉子澄方爲守可就訪之先生奉教既至遂學于劉氏會永嘉戴少望亦在焉先生又師之其不名一師好學如此官龍游令逆曦之變解印去賊平當路者以聞詔進秩知什邡縣累官知雅州夷人盜邊撫而又至先生曰不大治不創乃絕其餉道示必盡之夷誓死無犯璽書褒嘉進知嘉定府卒

文肅李悅齋先生直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文肅黄勉齋先生榦　別爲勉齋學案

曾先生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特奏劉先生黼

劉黼字季章與景陽許子春皆廬陵醇儒從朱文公學後爲詩奏第一人。參鶴林玉露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季章書二十三在劉公度許景陽之間其書有云劉袁州不講遂止于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歎服袁州謂靜春則先生固從學靜春者蓋即劉微字季文之昆季也又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景陽季章四字即先生與許先生子春爾

許先生子春

許子春字景陽同安人黃勉齋答余膽之書云廬陵書信遷去良久旦夕雖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參勉齋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稾底列先生于靜春門人而未詳事實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有許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名字互易今從勉齋集改正先生殆以靜春弟子而受學朱門者

章泉門人 考亭三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修撰鄭先生夢協

鄭夢協字新恩玉山人也章泉先生高弟梓材案章泉行狀先生所作與趙鶴山眞西山厚講道最篤而漫塘最稱其文嘗官祕閣修撰

施尊道先生蓬亭

施蓬亭字榮南邵武人也趙章泉弟子以學授徒鄉人稱爲尊道先生

韓氏家學

隱君韓藏山先生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義行先生杭 附子耘之孫謂

韓忼字義行梓材案謝山原底作義行先生韓亢又云學者私謚爲義行先生今檢史刻鮚埼亭集載山用韓舊塾記云莊節與其兄忼字義行並有名莊節名牲其兄必名忼不名亢義行其字也並非私謚故節而易之又案是傳先生從弟莊節而舊塾記云莊節兄忼亦與會稽人也忠獻之後左司員外郎膺胄之元孫宋宰相家之講學者范文正公後相繼三世六人呂正獻公後相繼七世十有八人張魏公後相繼三世五人趙忠定公後相繼四世六人稱最盛執政家則范蜀公後相繼六世八人而忠獻公之裔五世後自貫道先生始學于清江劉子澄萌于若孫繼之亦五世先生其孫行也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貫道之得于劉氏者以實字爲宗蓋亦涑水不妄語之緒先生克昌其學宋亡韓氏失祿仕先生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五百年來文獻失落貫道先生志銘出于慈湖

今亦不存其僅得見于世者莊節一人而已予故畧存其學統以附之范呂之次先生子耘之孫謂亦皆以學行稱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潛庵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九終

宋元學案卷六十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鄞縣全祖望補本

說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梓材案說齋學案謝山所特立）

永嘉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父堯封）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

彝先生兄弟皆自敎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晦翁爲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劾之愈力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旣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于心稽之于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

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中其意陳直卿曰說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爲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爲信立索印摭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說齋姻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閑氣耳于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此并詆魯公并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諂之東萊東萊轉告晦翁箋東萊最和平無忮忌且是時卒已一年同

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似未盡以晦翁所行爲至當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譖眞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怨急峻厲如極惡大憝而反覆于官妓嚴蘂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于誣抑且傷口口口且蘂自台移獄于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爲妄言以污君子有死不能也于是岳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以在官嘗刊荀揚諸子爲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于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

也至是或以滿忝之故稍費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嫉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爲逆迎晉公豈聽之夷考其生平足以目其不然也蓋先生爲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閒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爲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同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先生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淳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尙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

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于道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

祖望謹案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考當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于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幷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艮齋止齋水心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于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于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耶梨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齊斟酌其說似未然也

愚書

制命在君然不可居物之先代終在臣然不可享功之成故用九以无首為吉六三以含章為正詩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善以報其上

命討天也行之君也威福辟也佐之相也惡者必懲則奸民無盜跖之富善者必申則賢士無原憲之貧故君相不可以言命

人君有三畏畏大命畏民心畏輔相之臣

大臣正君其次謀國其下謹身

正君之難在制其欲不塞其源如決流何不剪其根如滋蔓何

防微消萌力少而功多

位尊難安德盛難全

勝人人必恥下人人必喜恥生競喜生敬 以上君臣

避世非君子之心

中狹常易盈內荏常易屈

君子之進退風俗之樞機也必退絕物其俗激必進失己其俗競不激不競以去天下之俗

莫神于天以民從違莫尊于君以民安危天且靈之孰能違之君且高之孰能下之

道有興廢民無損滴堯舜至仁不能絕天下之欲幽厲極暴不能滅天下之性以民為非古是謂誣民以道為不可行是為賊道

遷都以復先業何畏而猶有詰東征以卒圖事何恤而猶有詰未恤而强之從必有違命而陷于罪者聖人蓋不忍焉耳 以上

士民

為治者不可變常道言治者不可厭常談

勤固勝怠勤而非禮則勞儉固勝奢儉而非禮則偪存小節而喪大體君子不取也

善為教者反諸身 以上治教

怯不勝勇勇不勝敬

古之為兵者教之以孝弟忠信惟恐其不君子也後之為兵者教之以權謀變詐惟恐其不小人也

取民之財以養兵不如使民自養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衛民不若使兵自衛之甘心也 以上兵財

順命如順親保性如保子養心若養苗馭氣如馭馬防欲如防

川待物加待寇一言蔽之曰誠

鏡固瑩塵則昧之水固清風則濁之塵去鏡明風息水止外物不干天性乃見

親疏固有情遠近固有勢貴賤固有分因其情順其勢明其分微而草木各得其所是吾道之所以爲異也咈其情逆其勢忘其分閨門之內有所不行是墨氏之所以爲同也吾道之異適以爲同墨氏之同秖以爲異

德莫先于孝孝莫難于保親之所與庶人有身推之天子有天下有而保之孝莫大焉

陰陽之說勝則禮經廢形相之說勝則心術喪祿命之說勝則人事忘失之巳求之天君子不由也

由惡近善蓬生于麻由善近惡絲涅于墨
謂道爲難若塗若川謂道爲易若天若淵謂之易輕而失謂之
難畏而止勿畏勿輕學而已矣
文以明道或以蔽道傳以通經或以亂經學以知性或以汨性
説日益新理日益昧
兼愛似仁爲我似義清靜寂滅似無思無爲
莫易欺于形莫難欺于神形視吾外神視吾內　以上道學
未有欲有既有欲其若無未實欲實既實欲其若虛
君子不絕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
衆人徇利以犯難賢者潔身以避害載道以濟世而不罹其患
者惟聖人乎　以上聖賢

說齋文集

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誠意之間顯于舉賢放佞之際故伯益告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惟陛下防私如禦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于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或出于左右之譽而咈天下之公議儻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擴而守之　館職備對劄子

荀卿有性惡之說揚雄有善惡混之說韓愈有上中下之說性惡之說爲害尤大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鬱陶之思以偽

爲也忸怩之顔以誠發也欺形于言愧形于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之情則于咸言天地之道則于恆至言天地之心則必于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于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于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人之誘于物也陰之剝也俄然而復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于復觀之

性論

孟子書七篇荀卿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専以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二書蓋相表裏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爲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語也

王霸之異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義霸者亦有仁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于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于詐故假仁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使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桓文由此分也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乃言性則曰本惡其善者僞也夫善可僞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也四者既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爲霸者之佐也李斯之學實出于卿蓋卿有以啓之或曰卿之言曰君子養心莫善于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于誠哉曰予以爲誠者自外至邪將在內邪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非二物也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惡覩所謂誠

乎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辯幾與孟子埒至于以義為外以性為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荀卿化性起偽之說告子之儔也荀卿論

卿謂聖人惡亂故制禮然則禮強人者也惡亂故制樂然則正聲乃矯揉而淫聲乃順其情者也見禮樂之末而未揣其本即性惡之說吾故謂告子之流讀荀子禮樂二論

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釋老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釁戾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為而不從釋老也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

涸濁世處俗塵孰若自在而遊樂國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君子則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死生性命之際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儒書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釋老之害牢不可破嗚呼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于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乃惑于疑似之際蕩然莫返吁可悲矣生死鬼神之理惟聖人知之道家欲不死佛家欲無生皆未之知也聖人明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然不諄諄以告人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故子路問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常行而他求也學者不求之易論語之間而輕受愚夫之誣乎時高談則曰吾學有所悟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髮異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爲其似是而非今釋老者爲己則一毛不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 釋老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其端則始于至誠力學後世求其說而不得流入釋老以爲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于聖人之域相與用心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于盡廢捕風捉影卒無外毫之得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人 顏曾論

謝山唐說齋文鈔序曰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于乾淳閒自爲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訾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詆朱子幷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後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考台州之案其爲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于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收守刻荀楊王韓四書未爲傷廉其中或尙有可原者况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

貴者不可以一偏遂廢之是吾長于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于經世之學深寧私淑于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于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謂說齋自矜其博嘗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構之于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說齋學侶

教授唐先生仲溫

主簿唐先生仲義合傳

唐仲溫仲義金華人皆說齋之兄也自其父侍御堯封以及說齋皆以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授仲溫饒州教授仲義樂平主簿參蘇平仲誌

說齋門人

傅杏溪先生寅附子大東大原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也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骨清聳于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說齋唐先生講學于東陽吳葵之家先生之中表也因從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

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陑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
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于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
廟律歷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觝其譌謬
資取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考大愚呂先
生見其禹貢圖曰是書可爲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書
院中列坐諸生揭其圖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敎人所不能
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之見恥受敎也先生亦
樂爲之盡時人服大愚之謙下而益嘆先生之學之邃也嘗舉
文中子之說八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反覆太息謂周禮
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原
非常用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

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
爲是方者固名醫也熙寧諸賢但知力攻青苗而未知以此折
之是以不足以詘其說故先生之書于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
賦之說尤詳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
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歷歷如指諸掌然自經制事功之學起
說者病其疏于踐履而先生之敎人則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
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蹴語者故其敎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
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閒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
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先生精于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敎人讀兵
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遽閱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
主害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所以敎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

官府長吏之賢者或造而問政則盡言無隱人有隱被其賜者而未嘗淺也所與交遊其官至執政或臺諫則不復與之通問州里有事以身任之而不辭里中與馬師文孫居敬最相契元嘉戴少望聞其名執贄願交大愚之登朝也累以先生之學行爲言黃文叔與彭止堂輩爭欲薦之或言先生必不可屈乃止其後館于黃商伯之家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之語先生既不仕無祿又不屑治生產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于宗族鄰里無所留歲益貧太守孟猷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饑餓于我土地乃捐俸以倡諸好義者爲買田築室于東陽之泉村黨禍既作先生杜門不出其詩閒遠古淡有淵明康節風初說齋以其學孤行于東萊亦絕不

通問葉秀發朱質雖以呂氏弟子來學于唐而其統未合朱子則互相糾奏至先生始和齊斟酌無復乖剌先生諸子大東承其家學敦愨有父風而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學于朱門一家之中旁搜博採不名一師

主簿吳先生葵

吳葵字景陽其家以貲雄于東陽與郭氏埒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洞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而吳氏亦有安田書院初則徐天民主之已而唐說齋主之皆攜弟子百餘人以至遠近驚愕先生既從名師儒經彙史尢好遊短棹獨往一覽數州葉水心仕江淮聞先生遊輒過之水心爲之飯問其所爲笑而不答杏溪先生傳貫著說齋上座弟子而先生老外

弟也忘年事之如師沓溪家貧先生爲之紀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匝其居數十里皆其所養生而送死也累官通山縣簿有聲民皆化之攝大冶縣以德導民大冶監利濟局嘆曰吾本無仕進意今老矣遂奉祠卒水心爲志其墓

知軍葉先生秀發

侍郎朱先生質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正言金先生式

金式字元度金華人從說齋遊淳熙十一年進士以右正言終在官三十年清貧如一日鞏豐狀其行謂金華之人傑 參嘉靖金華志

杏溪家學 說齋再傳

傅先生定

傅定字敬子杏溪先生兄子杏溪自程其子姪于學嚴而有節晚乃遣先生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文公集中有與傅敬子書卽其人也參柳待制集

杏溪門人

雲濠謹案黃晉卿記杏溪祠堂言先生受業朱門得其微言奥旨歸與諸弟共講云

進士傅先生芷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也淳熙五年進士精于經史之學爲杏溪上弟子從遊之士極盛未仕而卒所著有南園詩文集二十卷南園講錄

宋元學案卷六十終

陳諸儒學案表

趙希錧

丁𪍑二

父泰亨

徐調

永嘉金淡同調

黃中

彭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喬行簡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錢文子

永嘉同調

丁𪍑見上宏父門人

曹豳

湯程

陳葵

陳師錫益之
金溪同調

宋元學案卷六十一

鄞縣全祖望補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徐陳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爲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徐陳二先生一案定刊本則稱徐陳諸儒蓋忠文後益以錢白石故易其稱又案一本作平陽學案

陳陸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由池州教授歷清要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諡忠文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婺州流離十年而後得釋葉水心誌其墓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于語言播流于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于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矣封信安郡公趙希錧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原本列金溪學案其傳云先生稟學象山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象山擬其文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先生謂象山曰與晦翁月餘說話都不討落著

與先生說話一句卽討落著是說猶沿象山年譜故以先生爲陸氏門人而謝山不以爲然

附錄

舒廣平答先生書曰吾人平生所志期不負所學中都吳味頗薰炙人造道如子宜知不可汩要須惟日孳孳傲易明白以遜盡利祿境庶此志獲申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陸子之教大行于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祭徐忠文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忠文之力水心作忠文墓志言公以悟爲宗云云此忠文有合于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畧而不書得閣下表而出之善已然忠文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傳未有明文黃氏日鈔謂忠文見陸子天地之

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忠文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忠文侍學之語恐未可據

元嘉同調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也乾淳之際元嘉諸儒林立先生徧從之遊而于徐忠文公宏父尤契入太學有盛名嘉定後諸儒無一存者先生巋然爲正學宗師以太學兩優釋褐仕至宗正少卿學者稱爲白石先生所著有白石詩傳雲濠案謝山劄記白石詩傳二十卷其門人曰喬行簡丁㶊曹豳湯程

金溪同調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附師魏公益之

陳葵字叔向處州靑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舉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師事魏益之水心志其墓曰君旣與魏益之遊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敎以盡棄所懷獨立于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影髴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辭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往往近于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掊包蒙之鑰遊于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

蓋不以悟自足也然則先生之學亦或有異乎其師者與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此傳黃氏補本亦附金溪卷末以謝山稾底佚此據以補之

宏父門人

少保趙時隱先生希錧

趙希錧字君錫太祖九世孫也南渡後居常山少從父官衡陽嘗有聞于陳文節公止齋而卒受業于徐忠文公宏父雖以寒素自居力貧苦學借書鈔誦咸慶元二年進士釋褐汀州司戶時峒寇李元礪出沒汀贛閩軍且至寮佐集議守城先生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日不言得無有見乎先生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曰卽以付君時

先生以宗子初入官皆爲危之至關審形勢明斥堠賊遣諜至先生得諜縱其舉火相示而贏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至先生嚴兵以待賊至矢石雨下無一免者餘黨聞風而遁軍還老幼羅拜相屬先生由他道避之論功即拜本州推官調夔州運司屬官掌大寧鹽井事淸積負卻羨餘知玉山縣召對首言民力困于貪吏軍力困于饋餉國家之力則外困于歸附之卒內困于浮沈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儆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除大理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先生白其長推行之已而以宗室換班授吉州刺史提舉宮觀輪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淸選也以繊默爲鄭重以

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得體闊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待指授于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所憂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升一請一免而不得援另免例已陞內舍曾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累遷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在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理宗動容曰卿所陳于初政所繫尤切次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晉節度使封信安郡公以足疾卧家累歲而卒贈少保信安郡王先生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其仕夔也安沂公丙一見異之解佩玉以贈且欲舉之

先生辭以及格沂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盍與諸所親曰有母嫠可然不敢專沂公曰君謂之可則可矣竟舉而贈之時人兩賢之既換班自號時隱居士祁寒盛暑未嘗謁告或以爲太自苦曰吾乃𡛷報稱之難也如幷廢之若此心何衣食僅足不置妾侍故訓詞有云爵祿褒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實錄也從蔣氏所藏稾底錄入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父泰亨

丁黼字文伯故徐州人也漢說易大師將軍寬之後世居沛碭閒南渡後徐爲戰地先生曾大父執中卜居靑陽尋遷石埭家世忠孝雖南遷三世時望歸故土不治產業其大父嘗夢神告之曰若死葬于延溪寺右三紀之後必昌又三十年而生先生

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父泰亨宿儒也自教之已而平陽徐忠文公誼教授池州父挈先生往從焉忠文以老友待之置與共訓後進而授先生以語孟學庸大旨聖賢修己治人之學永嘉錢宗正文子亦碩儒先生由忠文以見之得其經學先生氣竦神悟誦言觀行遂爲忠文門下第一成湻熙進士枋臣當國賢士多沈下僚時天下所稱爲正學直道者鶴山平齋西山皆重先生而鶴山尤契嘗曰忠肝義膽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也曰吾交文伯二十年眞端人也嘗聞張行父之賢亟求見之叩以南軒之學以爭濟邸事忤宰相怒被逐宰相死召還累官軍器監數上封事言大臣不法事累進累蹶以直祕閣知信州吉州皆有聲西山爲江西安撫薦之詔遷提刑尋充四川夔州

路安撫使兼知夔州時崔菊坡方帥四川聞先生至喜賦詩所云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者也先生泣夔疏上十事夔大治乃以右文殿修撰充廣西副制置使守靜江尋以四川副制置使守成都自嘉定端平以來諸碩儒講學者亦間或得大用于朝然率不久輒去至是零落殆盡而先生獨存又棄之嚴疆以陷之死時蜀事已極壞先生延李微之于幕力行寬大之政蜀人戴之如父母而知事之必不可爲也乃遣其家屬南歸曰無以老子爲念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大入先生乃守大小城飛山移屯盡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北兵詐用宋將旗幟城中以爲潰兵也以禍招之已而知其非或勸先生以自全計先生笑不答曰吾爲副元帥死其分也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

館甥以收吾骨整兵夜出城南遂戰于石筍街衆散且盡先生入城率其親信侍從數十人巷戰竟屬惟參議官楊大異一人力竭皆死之大異復蘇得免事聞賜祠贈恤如制謚恭愍所著有延溪集六經辯正疑問諸史考

祖望謹案先生以平陽高弟徧候諸儒伯仲眞魏之間晚年理血沙場大節凜然而宋史附之忠義傳末不詳其籍里下志其生平讀者茫然荒畧未有如此之甚者予少有志于改正宋史曾從永樂大典鈔得先生別傳一篇十年以來忽忽失去昏志不能追憶僅約畧其大概列之學案而其言行之詳不復能舉矣又嘗見先生作范文正公祠記其中謂池州實有長山文正之母晚適朱氏實爲池人

未可竟指爲淄州之長山其文亦朗朗有法

附録

吳鶴林曰恭愍生平忠雅端靖持論侃然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有一毫詐欺之事寧嬰黃閣之怒而未嘗少息其呵護善類之心于義利界限辨之尤明死國未幾制府參謀口翊雍容就義文南守相口銳口汝薌慘忼血戰而死皆其英風義魄所風厲也

修撰黃先生中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也成紹熙進士爲館職肆力于學時徐忠文公方起平陽于永嘉諸儒中又別爲一家先生從之遊嘗與朱子往復論學欲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學禁方嚴先

生校藝漕闈發策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回既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叙實之濱亦足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朱子見之嘆曰近年此等議論令人歎服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敷陳剴切寧宗曰朕正倚毗卿前後三十條疏棠路不喜出知袁州徙泉州進右文殿修撰卒平陽弟子以先生爲第一

提舉彭先生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白石門人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見士宏父門人

文恭曹東畝先生豳

曹豳字西士瑞安人文肅公叔遠族子也少從錢白石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敎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尙書李公擇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弊建虎邱書院以祀尹和靖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淸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朋復之過迕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文恭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東畝見程撫州士龍所作劉寶山先生行狀

縣尹湯先生程

湯程與喬行簡同門爲縣尹嘗爲喬述白石病革時言曰吾子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云參喬孔山文集

梓材謹案喬文惠序白石詩傳前云同門湯尹程後云訪求于湯尹之姪時大倂借詁釋刻諸郡齋謂之湯尹故知其爲縣尹也

宋元學案卷六十二終

西山蔡氏學案表

蔡元定

父發　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子淵

子沆

孫格

陳光祖　子沂　別見北溪學案

翁泳

熊剛大

葉采　別見木鍾

熊慶胄

徐幾　並見西山眞氏學案

熊酉

何雲源　別見九峯學案

子沈別爲九峯學案

朱塾

朱埜並見勉齋學案

楊驤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鑰別見鄮劉諸儒學案

劉爚

劉炳

劉砥

劉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西山學侶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西山蔡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蔡文節公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梓材案文節傳原附晦翁學案謝山始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晦翁門人　劉李再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父發）

蔡元定字季通建之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

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先生曰此孔孟正脈也先生深涵其義既長辨晰益精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先生質正焉從臣尤公袤楊公萬里薦堅以疾辭慶元初年韓侂胄禁僞學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諠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潛形匿跡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先生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郡縣捕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文公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文公視先生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屨同

其子沈行三千里胸爲流血至舂陵遠近從者日衆或謂宜謝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于貶所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先生從文公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歴數兵陳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先生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

嵇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陳圖說子淵沆沈並躬耕不仕

西山律呂新書

律呂本原

黃鍾第一以漢志解綰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衡權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

黃鍾之實第二 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鍾分定

子一 黃鍾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鍾之實

案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

黃鍾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

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釐　一爲

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十七

爲一釐　三爲一毫　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八十一

爲一釐　九爲一毫　一爲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毫　三爲一絲　一

爲三忽

案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

者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算餘二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案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蔟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

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黃鍾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鍾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小分四百二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

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三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

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

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鍾九萬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算餘　半二寸三分

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強不用

案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太蔟南呂

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稍高于正律也然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旣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損益再生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筭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

爲宮也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案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生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當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案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閒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閒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爲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之所以止于二也變宮變徵

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半聲朱書　變律朱書　半聲墨書

十一月黃鍾宮

六月林鍾宮黃鍾徵

正月太蔟宮林鍾徵黃鍾商

八月南呂宮太蔟徵林鍾商黃鍾羽

三月姑洗宮南呂徵太蔟商林鍾羽黃鍾角

十月應鍾宮姑洗徵南呂商太蔟羽林鍾角黃鍾變宮

五月蕤賓宮應鍾徵姑洗商南呂羽太蔟角林鍾變宮黃鍾變徵

十二月大呂宮蕤賓徵應鍾商姑洗羽南呂角太蔟變宮林鍾變徵

七月夷則宮大呂徵蕤賓商應鍾羽姑洗角南呂變宮太蔟變徵

二月夾鍾宮夷則徵大呂商蕤賓羽應鍾角姑洗變宮南呂變徵

九月無射宮夾鍾徵夷則商大呂羽蕤賓角應鍾變宮姑洗變徵

四月仲呂宮無射徵夾鍾商夷則羽大呂角蕤賓變宮應鍾變徵

黃鍾變仲呂徵無射商夾鍾羽夷則角變大呂宮變蕤賓徵

林鍾變仲呂商無射羽夾鍾角變夷則宮變大呂徵

太蔟變仲呂羽無射角變夾鍾宮變夷則徵

南呂變仲呂角變無射宮變夾鍾徵

姑洗變變仲呂宮變無射徵

應鍾變變仲呂徵

案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

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蔟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宮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六十調圖第 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鍾宮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商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illegible]	[illegible]變半	[illegible]變半

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夷則角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仲呂徵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鍾羽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商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角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蕤賓徵	蕤正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羽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蔟宮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商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角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調							
林鍾徵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羽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鍾宮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商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角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夷則徵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羽	蕤正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宮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商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角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南呂徵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林鍾羽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宮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夾鍾商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大呂角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無射羽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羽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宮	蕤正	夷半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商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蔟角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應鍾徵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羽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宮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商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夾鍾角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黃鍾徵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羽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商	蕤正	夷半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大呂徵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應鍾羽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宮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林鍾商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太 半	姑 半	蕤 半
仲呂角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太蔟徵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黃鍾羽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無射宮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姑 變半	仲 半	林 變半	南 變半
夷則商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夾 半	仲 半	林 變半
蕤賓角	蕤 正	夷 半	無 正	黃 變半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夾鍾徵	夾 正	仲 正	林	南 變	無 正	黃 變半	太 變半
大呂羽	大 正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夷 正	無 正	黃 變半
應鍾宮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蕤 半	夷 半	無 半
南呂商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姑 半	蕤 半	夷 半

林鍾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蔟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案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蔟宮至仲呂羽並用太蔟起調太蔟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

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應鍾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黃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蔟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

以緹素被應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為君嚴猛之應

案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上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為九強在呂為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九弱在呂為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illegible]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二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嘉量第十二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于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

一兩兩龠也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著書兩卷凡若干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于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于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附錄

西山師事晦翁而晦翁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

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書奧傳微辭奧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所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瀏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別錄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于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徧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又曰季通一生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討耳

戊午歲西山先生卒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于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斯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邪

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下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于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眞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黃勉齋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藴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于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唐口口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

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梓材謹案蔡氏九儒書載鶴林王露與此條同第伊川下有横渠東萊下有象山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下有云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未又云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人無傳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補

西山學侶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

劉先生砥

劉先生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　劉李三傳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西山先生之長子也先生于易一書沈潛反復積之有年精神之極神明通之著爲訓解意言辭象分爲四卷董氏眞卿曰其書經二篇以孔子大象置逐卦辭之下彖傳又置大象之後小象置各爻辭之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辭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亦低一字書又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雲濠案經義考引董說易大義下又有古易叶韻）開禧乙丑自序云

梓材謹案節齋兄弟皆朱子門人而實本于家學故以家學標之

易象意言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者耦也陰之數也伏羲氏畫一以象陽畫--以象陰見陰陽之中各復生陰陽故再倍而三爲卦者八所謂小成者是也因而重之故三倍而六爲卦者六十有四下三畫爲貞而上三畫爲悔也

爻有四象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也少陽之數七少陰之數八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變而少不變聖人取變者爲用故陽爻曰九陰爻曰六

六七八九者陰陽之用數也陽以進爲用故少于七而老于生陰以退爲用故少于八而老于六

凡爻位俱陽與爻位俱陰爲當位或陽爻位陰或陰爻位陽爲不當位

六位之卦初與四爲應位二與五爲應位三與上爲應位陽爻遇陰爻陰爻遇陽爻則爲有應若陽爻遇陽爻陰爻遇陰爻則爲无應

六位之卦三與五爲陽二與四爲陰陽以升爲用故進成乎五陰以降爲用故退成乎二五者陽成而得中也二者陰成而得中也故皆吉三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危四陰柔未成而不中故

用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以陰承陽以陽乘陰爲順以陽承陰以陰乘陽爲逆

中則不失乎善偏則流爲惡八卦相錯惟二五得中
後世互體之說不可謂全無義理彖傳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八
卦隨蠱賁咸恆損益渙也止言剛來者訟无妄二卦在八卦者
或以故王剛下或曰剛上柔下或止曰上下然其爲卦皆三陰
三陽本是乾坤之體而上下交往來也乾剛交坤而成震坎艮
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故言剛來剛下者明乾剛在上而下交
坤言柔來柔下者明坤柔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上
則又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上交乾者也是皆本諸
乾坤之交而互取之耳至于訟與无妄則止言剛來剛自外來
蓋其爲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故乾體居上不動
而所以爲坎爲震之剛者皆自外來也夫子言卦變之義于此

可見其兩端焉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易之道生道也震艮陽卦震取初艮取上者理當然也巽兌陰卦與震艮爲對者乙乃不取初上之陰而取二五之陽也至于復姤夬剝之類莫不取陽爲用焉是知陽能生陰不能生易之本也非聖人特賤乎陰而不取也

乾坤體純坎離體交而其用皆在中故乾坤坎離之用皆在二五也至于乾坤相錯則爲泰否坎離相錯則爲旣濟未濟亦皆主二五爲用也

乾坤屯蒙卦之名也健順動說卦之性也天地風雷卦之象也陰陽剛柔卦之才也中正危體卦之位也應否遠近卦之情也

上下乘承卦之體也元亨利貞卦之辭也剛柔往來卦之變也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彖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柔言否泰受不交氣也又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類于坤故又以剛柔言餘卦不滯乎事則滯乎物故皆以剛柔言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易與變本一事也未入用則謂之易已入用則謂之變蓋易無體而變有體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陰陽剛柔皆畫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蓋陰陽氣而剛柔質也故夫子釋乾坤闔闢曰變而不曰易釋卦爻之用曰剛柔而不曰陰陽

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陰无首而從陽者也先陽而動則迷

從陽之後則得故曰先迷後得主利

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陽无終代其終者地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伏羲八卦之序以二氣消長成文王八卦之序以萬物盛衰成

伏羲八卦是造化生物之理文王八卦是造化運行之理

天地者其體也四時者其用也日月所以爲四時至德所以生天地

易之道有己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己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以爲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以得譽命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知者乾道作者坤道夫子于乾則曰知

至至之知終終之乾能兼坤故知與行無不盡也至于坤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坤承乾而行者故特言行之而已程子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學者之事蓋乾能盡知與行而坤則但能行之而已此所以爲有閒

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體靜而生則吉凶悔吝由乎我故曰先天文王八卦流行者也體動而成則吉凶悔吝奉乎天故曰後天

易中之言仁或爲陰或爲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陽也蓋自智仁而言則智先而仁後智動而仁靜自仁義而言則仁先而義後仁行而義止此陰陽之所以異也

易有太極之易未生兩儀之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生

兩儀後之易也故易在兩儀之先其易无體在兩儀之後其易
有體
藏諸用有兩義在顯仁之前則所以顯仁者爲用以其不可見
故爲藏諸用在顯仁之後則既顯而爲物矣一物又各具生生
之用故亦爲藏諸用
寒暑也晝夜也生物之陰陽也氣形也魂魄也物生之陰陽也
生物之陰陽則屈伸相推無不變也物生之陰陽則陽能變而
陰不能變故易大傳曰游魂爲變而不及魄者物生之陰陽也
易中言變化者剛柔之窮皆變變則化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
之成變在化之先故爲陽化在變之後故爲陰蓋以先後爲陰
陽非謂陽動爲變陰動爲化也

大傳言易有三易有太極易无體易无思无爲言易之本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言易之用也易與天地準易有聖人之道四之類言易之書也

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智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

坎之陰爲陽所得則升而爲雲陽淺則爲霧坎之陽爲陰所累則降而爲雨陰淺則爲露

陰在外陽不得出則爲雷陰固則爲地動震陰在內陽不得入則爲風陰固則爲大風巽陽包陰則爲霰離陽和陰則爲雪離交坎陰包陽則爲雹坎陰入陽則爲霜坎交離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爲日爲月離陰陽相戛則爲雷陰陽失位則爲霓凡卦柔近

剛則柔爲得剛剛近柔應柔則剛爲柔累
吉凶悔吝具四象之義悔者吉之未成也吝者凶之未成也猶
少陰少陽未成乎陰陽也
貞吉貞凶貞厲貞吝其所繫雖若不同然皆一理也其得本卦
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吉其失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凶其失
之淺者則曰貞厲曰貞吝
无咎有五義師之彖吉而无咎者也節之三過由己作而无所
歸咎者也大過之上凶而不可咎者也晉之初苟補過而无咎
者也萃之四獲吉乃能无咎者也
无悔有四義咸之五妄于无事而无悔者也復之五自修而免
悔者也大壯之五理之必至而无所可悔者也渙之三急于成

功不以悔爲悔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也此章之神指發而妙萬物者爲言也易指欲發者爲言也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此章之易指未發者爲言也神指初發者爲言也蓋易者神之本神者易之用以寂感言之明矣然寂之中又有感而感之中又有寂故夫子之言不一而足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一章言聖人盡神而本于易也易无思也一章言君子學易而至于神也

感而動者發于中而無次序坎離是也動而運行者始于下而有次序震巽艮兌是也

夫子以仁義禮智爲元亨利貞然仁義禮智之在人心其發于情也不以序而見（與坎離同義）元亨利貞在天時則運于氣也必以序而行（與震巽艮兌同義）不以序者感而初發也必以序者發而後運也理雖同而時有先後此又不可不察也

氣化者有生之始而初生也故上經始乾坤形化者運行之終而復生也故下經始咸恒（震巽艮兌而運行者也）然皆終于坎離者運行當止于對待乃能復生也既濟未濟雖非坎離坎離之交也

程子易序易（變之）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既曰從道則所謂易者非易之理乃指易書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子豈欺我哉世儒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作易之意乎聖人之意正在

言象之閒也惟繇爻而通之則象可以盡其利鼓之舞之則辭以盡其神本末一貫皆實事也欲忘末而求本是乃老聃之

聖人作易之意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觀夫子立此數知所以生者不皆在未生兩儀之太極故先師謂一每生有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則太極便在兩儀中故曰兩儀生以生四象則太極便在四象中故曰四象生八卦及生八極便在八卦中以是推之則太極隨生而立若無與乎學之太極也但人之爲學苟惟守夫物中之太極則或不得其正必須識得未生兩儀太極之本則雖在兩八卦以至在人心皆不失其本然之妙矣此夫子

明卦象之所由所以必原易有太極之本而子思之所謂大本者亦正在乎此學者不可不識也

漸進也坤上爻進居乾下位故曰漸歸妹退也坤下爻退居乾上位故曰歸妹皆主柔爻進退為義也

咸以神交恒以神運一滯乎形則咸恒之道不全矣

謙陽止乎內豫陽動乎外然皆以順為用也

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皆所以號令也巽為號令蠱之巽初卦也為號令之始甲始也蠱又為事故繫之于蠱彖焉巽之巽重巽也申號令也庚更也故繫之于上巽焉命令者君之所出故又以五言之

乾漸以一物之次序明爻象咸艮以一身之次序明爻象井革以一卦之次序明爻象

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

凡陽包陰則是陰麗乎陽事之常也震下艮上爲頤頤養正也言陰求養乎陽正也故曰養正兌下巽上爲中孚中孚信也言陰必麗乎陽故曰信與離同義凡陰包陽則爲陽陷于陰過常之非也大者爲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謂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侍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與坎同義臨與震同觀與艮同大壯與兌同遯與巽同

天數一一中有三以象言之則圓者徑一圍三地數二二中有

兩以象言之則方者徑一而圍四此天地之所以分也縱而數之一中有三橫而數之一中有四三之中各有四四之中各有三此天地之數所以同十二也故四十八蓍以十二約之爲四存一以爲體分三以爲用故天數體一而用三存二以爲體分二以爲用故地數體二而用兩也

天道之常先陽而後有陰先始而後有終先生而後有死今易所言而曰陰陽曰終始曰死生者皆降一等而取其變也蓋自其常者而言之但見其先後兩事而窮焉自其變者而言之則窮而復通未嘗已也生生之道萬古不息者實于兩言之間盡之矣豈特如世之所謂文從字順而已

或問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而先後不同何也曰仁者生物而

未見貞者幹事而天形故夫子先言德因物之文而禮可見因物之分而義可明故夫子先言物

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已易體天地之撰者也故伏羲八卦圓圖（天地定位至水火不相射）以對待而作也文王八卦圓圖（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以流行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橫圖（始乾夬大有終觀比剝坤）以流行而作也文王六十四卦橫圖（始乾坤屯蒙終既濟未濟）以對待而作也是知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為用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為用學者不可不察也

或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與變數象之所繫先後義未明何也曰夫子之言曲而無不中今且舉其一二例以明之如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所謂參以變也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所謂伍以變也如揲蓍之法分二之後置右揲左

後置左揲右左右者所謂錯其數也置揲而復置揲者所謂綜其數也故通其上下往來之變則于賁遂成天之文于渙遂成水之文極其歸奇之數則得十二者遂定老陽之象得二十四者遂定老陰之象得二十者遂定少陽之象得十六者遂定少陰之象也

貞固也以貞固足以幹事取之也貞正也以君子正也取之也謂貞者隨在各有也立乎事物之中各得其正之謂貞固在剛則曰大貞在柔則曰小貞在君子則曰君子貞在女子則曰女子貞以至在武人在童僕在牝馬莫不皆曰貞焉又以其永久者言之則曰永貞以其不息者言之則曰不息之貞又自夫用貞者言之當安則曰安貞當居則曰居貞當其可則曰可貞當

其不可則曰不可貞當艱則曰艱貞其利則曰利貞其不利則曰不利貞不可疾也則曰不可疾貞又至于貞之爲用則有吉焉有厲焉有吝焉有凶焉有疾焉有亨焉有勝焉有觀焉有明焉其端不可得而窮也惟善易者隨在玩之則其義莫不皆得其當學者不可以正固兩義而拘之也

易者神之本也神者易之用也貞者易之位也

易者以變易无體而言也神者以妙萬物者而言也貞者以萬物各正性命者而言也易則神神則貞乾之彖曰元亨利貞貞則當復爲元矣貞元之閒其易之復乎故大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兼貞之理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兼元之理也易神貞同一理而殊乎時學易者當識之

或問仁柔義剛柔爲陰剛爲陽以此而觀則仁當屬陰義當屬陽矣曰仁主生發生發者陽之所爲也義主收斂收斂者陰之所爲也凡物有性有質故以性而言則仁陽而義陰以質而言則仁柔而義剛所以然者陽動生柔陰靜生剛也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先後之序不可易也而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乃坤先乎乾靜先乎動何也曰此章之義主變通而言也靜而復動之時變通之義始著

或問朱子罕言所以生陰陽之太極至于陰陽中之太極則屢言之何也曰自太極而陰陽自陰陽而萬物皆是一貫但時有不同則理氣有異耳未生陰陽之時所謂太極者無聲臭儀象之可求專以此時爲言則淪于虛無無所底止及其生陰陽之

後始有儀象之可觀則其本然之妙動靜之機生生之道眞實无妄有可得而言者以此爲言則學者有定見而免淪于虛無之失矣故孟子言性亦只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求之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而朱子嘗謂舍愛不可以言仁者皆此義也蓋仁之理不可見苟不自其發動處求之則仁之情狀豈可得而言耶須于此等處熟思當得朱子之意然而善學者又當以此通神明之德也

豫遯姤旅言時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

坎睽蹇言時用者言當其時而妙其用也

頤大過解革言時者言當謹其時也

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爲義也

理卽氣之微氣卽理之著性卽情之微情卽性之著皆一貫也
但其時有不同故因其發用而

或問乾之文言可與存義與坤之文言義以方外兩義字有別
否曰義只是一義但存義之義是乾之聖人已發在事物之上
存之可爲法于世者方外之義乃是坤之君子從心發出以裁
制于外者細而察之亦不能無始終次第之異耳以學者言之
須是先集聖人所存之義積之于中所積旣多自然生得心中
所發之義以方于外也以此而分則集聖人所存之義屬乎知
而從中所發之義以方外者屬乎行其義之爲義雖不可爲二
恐必須如此次第分看然後可識用力之地也

或問敬以之內義以方外其說如何曰天命之性正性也心具

正性心之正也謂之敬者戒慎恐懼以保其正也謂之直者言心發于內亭亭當當無一毫私曲于其間也如此則靜時固正動時亦正也是敬以直內之說也謂之義者裁制于中事物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也謂之方者止之于外左右前後各有定則亦不失其正也如此則中之制者固正外之止者亦正也是義以方外之說也

附錄

王厚齋曰伯靜解離九三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盛而衰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因此說長于古注補

一峰幹蔡復齋先生沆

蔡沆字復之號復齋居士西山先生之次子也西山嫌外表兄虞英無子與之爲嗣更名知方從母命歸宗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文公學承父春秋之屬先生爰著春秋五論春秋大義春秋辨義等書蘇天爵稱其有功于春秋有補于後學者也又作敬義大旨復卦大要二篇以敬爲入德之門戶義爲一身之主宰發明敬義以示人以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與人講明復卦嘗言人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而厲爲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梓材謹案徐夢發志先生墓未言其爲嗣旁族惟節齋撰母江氏墓志云復之領鄉薦復歸其宗崇安縣志且言其官至文林郞兩浙運幹云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別爲九峯學案

西山門人

中散朱先生塾

朝奉朱先生埜　並見晦翁學案

楊先生至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節齋家學　劉李四傳

蔡素軒先生格

蔡格字伯至節齋先生長子西山先生長孫也號素軒學者稱曰素軒先生行高而德厚學足而業隆性質沖澹持身謹恪教諸子姪必遵先世禮義之訓與從弟覺軒久軒靜軒等自相師友出始至終未嘗少懈時有以黃老之教惑亂衆聽者先生與學者講明孟子盡心章以力詆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顯仁說

以自勵其衛道何其嚴哉參蔡氏九儒書

節齋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

陳光祖字世德仙遊人受學二蔡始以父歿王事補官好儒重禮德行政事皆不凡歷除廣東提刑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濂溪祠以崇教道積官朝奉郎參姓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父古老通春秋三傳學以言先生嘗師事陳北溪又受易書于蔡淵蔡沈喪一遵文公家禮攷北溪文集韶州學師道堂記稱先生爲陳侯蕊作于提刑廣東時其與先生文亦止云有同寓之契未見其爲師徒唯其子沂爲北溪高弟耳

翁思齋先生泳

翁泳字永叔一字思齋建陽人節齋蔡氏弟子也有注經河洛

講義補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熊剛大建陽人爲建安教授勉齋節齋弟子也學者稱古溪先生有詩注解補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別見木鐘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並見西山眞氏學案

熊先生西

熊西蔡節齋弟子也嘗爲節齋太極圖解序曰道學之失傳也久矣人心之昏晦也甚矣如太極圖之說世之疑者何其多乎或以繼善成性不當分陰陽或以太極陰陽不當分道器或以

仁義中正不當分體用有謂一物不可言各具一太極者有謂體用一原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有謂仁爲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諸說紛紛不一殊不知皆取于易之大意而學者不深考也至文公朱先生屢爲之辯明尚見劾于林栗之章而陳賈僞學禁之請亦由是而階也則夫道之不明不行也姦邪之說阻之也然是理微妙而難明入心昏迷而罔覺先師節齋先生乃能深究精妙著書兩卷西因侍立得而讀之見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意淡而味遠且比次整齊條理詳密眞有得于聖賢之心者孔子謂易有太極于變易之中而有不易之妙周子云無極而太極于體用之閒而有至中之理太極之精本無極也無極之眞即太極

也世之言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固非所以謂其本而謂太極之上別為無極者是有二本也學者不觀太極無以知氣之所由始不觀無極無以知理之所由充非先生窮深探微得其旨趣之大則周朱之言何由取信于人哉況時之人察理未精講論未明徒務新奇溺于名數而不思無極者乃至極之所得名不知太極者即不可加之至理老師宿儒紛紛附和以誤天下後世者多矣未見若先生此書之明且盡者也然則聖賢之心法得周朱而傳授周朱之太極得先生而益顯其光紹前緒揭示後學也厥功蓋不細矣西不敏不足以表衆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學者有日就月將之功是亦不失作書之本意也補

何雲源先生口別見九峯學案

陳氏家學劉李五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二終

勉齋學案表

黃榦　父瑀　晦翁淸江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子輅
子輔

何基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何南坡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萬鎮　別見雙峯學案
方暹
張元簡
趙師恕
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蔡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子玠

吳沆　別見鶴山學案

吳昌裔

黃師雍

黃振龍

陳如晦

梁祖康

曾成叔

陳象祖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鄭鼎新

李鑑

薛師

葉士龍

陳倫

熊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家摘

李武伯

李晦

方丕夫

袁俊朗

葉眞

趙必愿 別見玉山學案

宋斌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燔

張洽

劉剛中

李方子

楊楫

楊仕訓

王遇

劉砥

劉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道傳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伯履

詹初

余元一

汪勉齋講友

余崇龜

景思學侶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勉齋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多從黃氏補本或是棃洲原本謝山特補勉齋講友諸人

朱劉門人李胡再傳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父瑀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辟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即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

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盡多為毀抹疏[illegible]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閒闔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明貽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僉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黃彼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者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

黃幹相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迹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特受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梓材謹案先生祭劉靜春文曰幹也顓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摳衣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修以詔後覺據此知先生少及靜春之門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于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之出于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于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統于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

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于堯禹之得統于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于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于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于文王者也至于夫子則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

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于周公者也顏子得于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于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于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

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于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隱也雖其詳畧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

復合為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示人切以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為體而道為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為體而和為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為體費為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為言然首章

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于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于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辭章非道也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

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

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即氣氣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曰道之見于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

中庸總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皆言道之體用則既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

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畧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淩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藴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既明且盡矣至于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也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

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為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于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末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即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

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于不睹不聞之際謹獨于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于擇善固執之始而成于無聲無臭之極蓋至于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于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于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勉齋文集

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于外者昭著而不可揜也今之解注乃存于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

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于中者而言昭著指發于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殄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于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

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榦老矣未能忘祿弃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于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爲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是漸鬪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 以上與胡伯量

承誨以朋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榦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

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吾人首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晳者眞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逼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于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徹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惺惺法已是將持敬入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

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一问所疑邪

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卯策論之則卯策中縫之左即乾卦右即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恆巽之位即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如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邪 以上復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

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子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

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于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于有則之上加一故字于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餘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閒只是一箇道理也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當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 以上復葉味道

承教謂喜怒哀樂屬于人心爲未嘗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出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于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

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于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非由仁義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于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于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于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旣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閒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復李公晦

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畧耳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主宰者以其虛靈知

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觀之自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鄙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

濤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只得如此觀若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耳屬腎腎卽水水卽太陰目屬肝肝卽木木卽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于夏秋之間卽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卽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卽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極不可名

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illegible]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于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之二名有終始則二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

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藏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眞見其如此亦眞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眞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閑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于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

果何如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 復楊志仁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眞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于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于支離外馳也 答陳泰之

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此蓋疑于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已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已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

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諄言之何邪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于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于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于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于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

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邪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邪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眞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于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巳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于指也可乎 復李貫之兵部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見于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于本文會晳意旨恐不相似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正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于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與吳伯豐

程仕曰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卻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註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與諫之交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覆

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于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于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于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隱于後先生敢陳于當世而學者反欲諱于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

奏疏之文紀迹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迹先生進不得用于世其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閒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邪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于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邪其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于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說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孟諸賢至謂孔子賢于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

而不容于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書朱子行狀後

附錄

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朱文公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乞文公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所望于賢者不輕

通判安豐軍時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一夜夢井中有人果于廢井得尸

尋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創築安慶郡城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

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辭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一合尙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異眼者撼廢學者所當戒也補

黃東發日鈔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眞公刊近思錄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辯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于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慍惟成

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慍非不慍然後爲君子晦翁解敏于事而慎于言以慎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于晦翁沒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晦庵于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于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 補

百家謹案勉齋言自先師夢奠以來向日從遊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二

子靜沒而大義已乖矣由是弘齋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
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蓋勉齋之求後
學其眞切如此所以卒得其人而傳之于後也
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清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
間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既沒
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清容生
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幷可以
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
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
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眞有得于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
門人亦然

勉齋講友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運使楊悅堂先生楫

料院楊先生仕訓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西園先生伯履

胡伯履號西園崇安人勉齋嘗與之書曰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畏恨朝夕不得承誨云參勉齋文集

梓材謹案首六字謝山劄記所有

學録詹流塘先生初

詹初字以元休寧人也以薦爲太學録上疏請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罷歸遂入廬山不仕嘗與黃勉齋講學性介甚吳益公有盛名以其與韓平原往來遂不與通私淑朱子其所著有流塘集二十一卷今所存祗三卷此其家傳所云也予考之勉齋集中未嘗及先生同時講學諸公之書亦無及者而是書行朔

嘉靖以前未出王龍溪始從其家得之表章以行世集尾有詹體仁章從軒饒雙峯諸公文字程篁墩為文獻志猶未見也其中議論固有可采但亦似有出于後人之增益者今節錄之補

祖望謹案詹體仁是朱學章是陸學先生蓋往來其閒

流塘集補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

至大者天至廣者地至貴者人盡人之道則可以與天地並違人之道與禽獸並

升降時也予則以為非時也人也三皇生則皇五帝生則帝三

王生則王五霸生則霸豈三代以前常升以後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

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故其道大其任重

靜安而後能慮似與釋氏靜而生慧相近然吾儒前有知止工夫佛氏止是死守著一淨

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陸之分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

聖人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為仁若必死以求名雖勝于必生以苟祿者然必

之一字便是私意未免死之或過然此自仁人言之若後世雖死傷于勇也還是一好人

心無出入心之神有出入故操之

卜式初以阿意得官後乃直諫君子譏其自知無益于時乃以此塞責以君子之道論之固是賣直然還是他廉恥之心未盡泯處

常遇事輒自期于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不好須反之于內自有無私底本體不期于無私而自無私矣

常早夜不寐思此乃心不定之過因立心要靜不知立心去靜便是動周子曰無欲故靜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此下有論朱陸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祖望謹案以上皆其粹言也若其論朱子申申夭夭章註有圈內圈外之說此乃明人講章家所言陋甚必非宋儒所言也

州判余先生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仙遊人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科娶黃勉齋女弟而勉齋則朱子壻因得親炙始見之日以仁義禮知信分作五論及自著文集爲贄朱子敬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集中知同安縣號稱清嚴終池州通判參仙遊縣志

景思學侶

侍郎余先生崇龜

余崇龜字景望仙遊人也兄元一從朱子遊先生以進士入官不附韓侂胄出知江州嘉定更化宰相言自權臣專政朝士獨余某中立不倚除御史終于兵部侍郎補

勉齋家學 李胡三傳

黃先生輅

黃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爲朱文公外孫文公嘗以醫採微所畫師子像遺之眞西山跋畫師帖曰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志氣日强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又因以勉之參眞西山集

黃先生輔

冀輔字□□勉齋次子也勉齋與胡伯量書曰輔年二十三幸其靜重遠之趣愛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云 參勉齋文集

勉齋門人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何南坡先生□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處士方速雲先生暹

方暹字明甫平江人也師事李宏齋以宏齋之命學于勉齋時以饒伯輿張元簡趙師恕與先生稱四子勉齋貽宏齋書曰明甫遠來志氣甚篤殊可愛敬知其源流有自也老來只覺存養

玩索不可偏廢學者往往墮于一偏是以無得荷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幾矣又與甘吉甫書曰明甫于道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于義利取舍之辨向來朋友未易出其右也先生極推伯輿以爲己所不及而元簡之言曰伯輿明理而遠于事明甫見事而中于理則先生在伯輿之上矣淳祐中湖南師董槐荆南帥孟珙並薦之槐稱其冰淸玉潔妙性命道德之原珙稱其脫去塵滓游心高明之域詔免文解一次先生辭不受命珙請如尹和靖例加以處士之名未報而先生已卒學者稱爲連雲先生先生言論宗旨不傳要當爲勉齋門下第一 修

寶章張先生元簡、

張元簡字敬父淸江人也勉齋黃氏高弟勉齋嘗貽之書曰蘇歸鄉兩年有餘徧閱友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言者李隨父陳儀父耳然李陳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于鄉里尋一如張敬父者則久而無對非爲諂也實無第二人得人之難如此先生初官縣尉秩其見于鶴山集中稱其知荊門軍嘗誅陳馬奴漫塘又嘗薦之李制使堇謂其足任監司之選其後果官直寶章閣權發遣鄂州沿江副制置使 修

漕師趙先生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口口人爲餘姚令行鄉飲酒禮勉齋稱其官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于古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季仁其後貴下朝攷鶴山師友雅言有嘗答夔漕趙師恕之說則先生固不止餘姚令也儒

林宗淵兩列先生于朱子勉齋之門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隱君蔡先生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先生子玠

劉子玠字君錫長樂人朱子門人砥之子幼孤育于外家長從勉齋學非賢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戒其子弟曰行好事做好人是矣倖求名利非吾志也遂田數百畝與從子以承母志年四十八卒

尚書吳鶴林先生泳 別見鶴山學案

忠肅吳先生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與兄泳師事黃勉齋得程張朱子

書研繹不倦登嘉定進士調閬縣尉又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學先生取諸經爲之講說揭白鹿洞規放潭州釋奠儀祀周程五賢士習丕變薦知華陽改眉州通判著苦言十篇以慮蜀後患尋權漢州力辯興元帥趙彥吶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之議未幾武仙果敗二州民叛端平元年召入歷軍器將作二簿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陳六事言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拜監察御史與徐清叟杜範並命三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爲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疏凡撓政之害言皆激切改大理少卿人咸惜之既而權工部侍郎參贊四川宣撫軍事得疾除祕閣修撰知嘉興辭改贛州尋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尋遷浙東提刑復知婺州加集英殿

修撰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先生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兼習典章嘗輯至和至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萃周漢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文集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行于世修

侍郎黃先生師雍

黃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勉齋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調婺州教授學正一以呂東萊爲法縣徐僑欲見之會其有召命先生曰今不可往也徐聞而敬之至闕以其學行聞于政府僑行簡許以館除公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遂出之外縣累官禮部侍郎先生簡淡自守言若不出口而于邪正之辨甚明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鄉貢黃先生振龍

黃振龍字仲玉閩縣人得朱子端莊存養之說默契于心書之座隅已從勉齋遊請所未悟勉齋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以鄉貢卒

教授陳先生如晦

陳如晦字日昭長樂人從勉齋遊嘗讀西山眞氏夜氣箴曰須見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嚮晦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處于此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兩得之矣遂約其韻爲生意箴西山見而歎賞焉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卒所著有論語問答及講義文集

梁先生祖康

曾先生咸叔 合傳

梁祖康字寧翁不知何所人也嘗以小不謹致書勉齋自引咎答曰華峯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咸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共學想不無相忌者便使年少陷于子弟之過翻然改悔何所不可而異彼紛紛之口邪則先生亦勉齋所稱許弟子也 修

陳先生象祖

陳象祖 梓材案張直閣傳陳儀父當是先生之字 候官人朱子弟子孔碩之族也不避勢苦刻意講習勉齋以為儒得如象祖者十數人講之精行之果如干將莫邪則先師之道猶未至于淨雲點翳也

侍郎方先生來 別見水心學案

通判鄭先生鼎新

鄭鼎新字中實梓材案一作仲賓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先生少受業勉齋而與楊信齋遊故深于禮樂所著有禮學舉要及禮學從宜集補

提舉李先生鑑

李鑑字汝明不知何所人也與其同志數十人爲經會問學于勉齋答曰足下年少才俊于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有老儒一生辛苦所不及者然博文在乎約禮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自見蓋亦篤學之士也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爲寧德人嘉定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楊信齋遊得聞微義之旨歸創六經講社推明師說誘掖後進故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信齋之門又案道南源委于長溪黃幹言先生與饒雙峯師之是又不獨爲信齋勉齋門人也

薛先生師邵

薛師邵字希賢撫州人也勉齋官臨川從之遊謂其超然獨得皆自胸中流出無蹈襲語補

堂長葉淡軒先生士龍

葉士龍字雲叟括蒼人也後遷居長樂之唐石從學勉齋嘗以妙年力學勉其向道補

雲濠謹案先生號淡軒嘗爲考亭書院堂長編朱子語錄十八卷

陳先生倫

陳倫字泰之長溪人也學于勉齋補

梓材謹案勉齋有答陳先生書見上勉齋文集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太學家先生擴

家擴字本仲蜀人也受業勉齋之門其時李果州道傳初亡勉齋歎曰先生沒後得擔負者祇一李貫之可望乃止于此本仲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于貫之足伯仲又趙季仁謂本仲異日不在貫之下亦各有所長然員不凡也又言其與諸生伏闕上書試中優等而其詳不可考矣補

附錄

眞西山請絕金幣喬行簡爲淮西漕獨曰強韃必亡金昔者金爲吾之仇今爲吾之蔽古人脣亡齒寒之轍可鑒宜姑與之使得拒韃史彌遠主其說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擴徐士龍等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李先生武伯

李武伯臨川人勉齋徒補

李先生晦

李晦字隨甫長樂人也勉齋嘗貽之書曰一去鄉者十五年金老歸來每與素居之歎承示論語疑義用心甚苦所謂空谷足音也其後先生遂學于勉齋補

方先生丕父

方丕父補

梓材謹案先生莆田人爲紫微門人豐之之孫晦翁門人士繇之子從學于勉齋

袁先生俊明

袁俊明字傑學勉齋黃氏弟子也勉齋講錄二十餘卷舊本散

逸先生重夏輯而行之補

葉先生眞

葉眞建安人勉齋弟子補

直閣趙先生必愿别見玉山學案

布衣宋先生諴别見滄洲諸儒學案

遠雲門人李胡四傳

參軍萬先生鎮别見雙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終

潛庵學案表

輔廣　晦翁東萊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玉山三山劉氏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紫微豫章横浦三傳　涑水二程滎陽了翁馬氏和靖四傳

董槐　父沅　附師葉師雍

朱鵬飛

余端臣

王文貫　子

汪元春

汪元春　見下王氏門人

黃震　別爲東發學案

韓翼甫

子姪

徐天錫

徐天彝

黃奇孫

李齊

王晃

夏泰亨

從子沆 別見清江學案

陳普——韓信同

王禧翁

黃會

張以寧

林文珙

鄭轙

楊境

黃裳

任士林

黃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並莊節學侶

劉敬堂——熊禾——董真卿 別見介軒學案

安實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並輔氏所傳

輔廣
晦翁門人

張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潛庵學案

祖望謹案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葺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修補尚詳盡第輔氏之門冇前後時不相值者特爲校正

朱呂門人李汪再傳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逵字彥達南渡隸

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泰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爲崇德人泰州四子先生其仲也先生生于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問學于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爲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腳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孺奉使未成欲遣先生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相自代與魏文靖公善每相過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雒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生平所得于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即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于是非

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衛清叔在樞密雅重先生政府益忌之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爲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宗羲案乙巳歲余拜輔漢卿先生之墓于崇德退而攷于邑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輔錄皆不能詳且多錯誤故以其閒出他書者爲輔潛庵傳

宗羲又案舊志言魏文靖公出先生門案文靖跋文公與先生帖云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可此可以證其非弟子矣其爲此言者文靖由先生而得文公之書宋史文靖列傳影響其詞謂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

嶓者閤門授徒蓋本文靖語類序而分疏不詳志則本宋史而展轉失實文靖于先生與敬子皆友而非師也宗輔錄言蔡元定貶死先生入京以身試禍賈偉節西行解禍君子尚不以爲然寧有試禍之理案文公與先生書云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但得安坐已是幸事豈其別有冀望邪然則先生入京是其應舉時耳

詩童子問

梓材謹案詩童子問謝山原底標其目尚未錄其說宜求其書以補之

宗輔錄補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子夏篤實欠于曾子而有小德出入之

論所以不及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見得聖賢言近指遠意思飽飫饜足若只作言語解著則意便死于言下局促蹇淺

善惡之心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于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于禽獸讀之使人凜然

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故須力充之

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利而不顧義則害于人

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折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

多幸故人須從這裏過

武公三以温柔爲言蓋人纔温柔則便是消磨那客氣其德方可進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故惟温柔可以集德

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

狂者于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于行上所得分數多

後世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是謂無本

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時記之後世之人負大罪惡于身不知媿恥一有小善沾沾自喜可哀也已

楊氏資質偏于剛毅墨氏資質偏于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

流于一偏

祖望謹案朱門弟子潛庵其眉目也然其遺書今惟詩童子問尙傳而餘皆未見語溪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之語皆浮淺無甚精意蓋出于庸人之手也惜哉今採其精者僅一十二條而已

輔漢卿說

易須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是象勿用是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未識先生之意　鶴山雅言

附錄

陳本堂敏求齋記曰潛庵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

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但恐求非所求差毫釐繆千里其機甚危故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求放心始補

胡一中序詩童子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于小序傳會于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灸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于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于前復備論詩序辯說于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于彝倫也哉

宗羲案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陳石堂其尤也入東浙者韓莊節黃東發其尤也遠至明初而韓古遺及吾族祖黃楠

東尙接其傳於乎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百家謹案輔潛庵一儒生耳漕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閩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其衰颯一至此也而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石堂普吾東浙自韓恂齋翼甫傳于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遠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此先遺獻云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潛庵學侶

輔先生萬

輔萬潛庵先生從弟亦事朱子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潛庵門人 李汪三傳

文清董渠堂先生槐 父永附師葉師雍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孔明周公瑾父永怒而譆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先生心愧乃盡自摧折學于永嘉葉氏師雍聞潛庵輔先生爲朱子之門人往從之登嘉定進士歷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先生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唯恐不盡弛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士策

又與交趾約五事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上疏請視師四川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又上疏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嚮用先生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後因劾丁大全哀侫不可近遂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劾先生書未下卽發省兵迫遣之于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進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先生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參史傳

附錄

方文正孝孺曰董文淸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大學致知格物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淸臣嘗爲書以辯其說之可信

教授朱先生鵬飛

朱鵬飛者崇德人也從輔潛庵學以進士教授高郵

太學余訥庵先生端臣

余端臣字正君鄞縣人太學生以經學教授閭里從之者數百人其源出于輔潛庵學者稱爲訥庵先生

余氏門人　李汪四傳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文貫字貫道鄞縣人早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臣遊登進士第教授貞州除宗學諭從遊嘗數百人黃文潔公震其弟子也

知事汪先生元春 見下王氏門人

輔氏所傳

寺簿韓悔齋先生翼甫

韓翼甫號悔齋會稽人也官朝奉郎大理寺主簿有元取宋士人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赦入換新命先生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其學出于輔氏 梓材案先生學出于輔氏言爲輔氏之學耳非必親受業于潛庵 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眞知力踐求無媿古之聖賢秦漢而下漠如也門人陳普

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梓材案黃氏補本此下續云子恍性

劉敬堂先生曰

劉□號敬堂□□人熊勿軒遊浙中嘗因受業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黃勉齋陳澹室論學之要旨然後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參熊勿軒集

梓材謹案敬堂先生蓋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勿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

吏部安先生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王氏門人 李汪五傳

知軍汪先生元春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受詩學于王文貫嘉熙四年鄉薦第一

明年登進士第累官宗學博士出知興化軍而卒嘗謂黃東發曰爲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爲奇爲變亦惟行其所自然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别爲東發學案

恂齋家學

莊節韓先生性

韓性字明善恂齋之子弱冠博綜羣書而于先儒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延祐初復舉科目學者負笈而來以文法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藴矣顧力行何如耳施之場屋直其餘事先生之

爲文一主于理凡經其口授指畫自合繩尺當時薦爲慈湖書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此外非所願也竟不起蓋先生少傳其父之遺志其所往來王尙書深寧王將作英孫王理得唐玉潛之徒皆逸民故終身不欲仕元私謚莊節先生雲濠案黃氏補本載元史儒林傳云以門人李齊請于朝謚莊節然攷之元史爲先生請謚者月魯不花也則黃氏誤元史文矣此傳作私謚亦誤先生高祖膺冑始居越蕺山先生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至先生始傳輔氏之學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善必爲延譽及辨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門徒步而行者讓道至隸卒廝役皆稱爲韓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辨疑各一卷莊節先生集十二卷雲濠案一本作五雲漫稿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予嘗于永樂大典中見其集修

韓義行先生伉　別見倚松學案

惕齋門人

徵君陳石堂先生普

陳普字尚德福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稍長聞惕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遊入元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朝廷三辟爲本省教授不起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西講鰲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尋講饒廣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事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學何事延祐乙卯卒年七十二

承下問仰見用功之勤于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淺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于此亦嘗致思恍惚之中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畧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過道理之總名爾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間耿耿人心目中所以學人提出濂洛畫出其所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為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之而得然則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覩故謂之無極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于氣而則與性即太極之答

具于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别提出狀之于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理之本體無時而不在也故須别作一處蓋欲使之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蓋形氣與理爲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爲者道理是所以爲者便自分大卜尊卑一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理本是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目見爾往年嘗以管見爲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爲則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沈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當時爲此亦不曾念到濂溪圖及孫伯御先生以爲物與理不相

離豈可言浮沈始省得來指與人看一箇空圈在上一箇空圈在下如何不是浮沈因此反得自慰恨未及與孫言也承下問勸渠卻更須詳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極不可以耳目聞見故曰無極而太極意謂太極不可以形氣言也蓋雖無而實有也緣後之儒者將太極作一塊混沌之氣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知其爲理而非氣其辭則張南軒所謂莫之爲而爲者最說得好文理當然不可增減下問所謂太極本無極似太極之上無所謂無極蓋上一圈卽太極太極卽是無極別作一體不得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陰陽二氣不可以太極言但其圈之大之圓與上圈同則又見其不相離之妙中一小圈謂太極卽在陰陽中常生常死常有常無謂自中央一箇分開作兩箇只是

頭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爲主非又別有一箇小底故文公云中○者其本體也本體卽上文本體小大不同本非有異亦猶五行下一箇小圈見二五之合爲一者又是大彌六合小不滿一掬之義畫出成此一箇亦是妙處非有意爲之也圖下二圈只是一體一太極男女圈義深最當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謂天地之生氣化之初合下只有兩端一陰一陽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獸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橫渠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亦此意也二體旣成則形感之生散爲萬殊猶一男一女分爲子孫支庶百代不知其極又含一意謂生物或有窮時而乾道坤道之生常不息只要天在地在則人物皆無憂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言語詳也文公本體二字最好謂物與

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體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尊見之疑只將無極太極合爲一加詳周子本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彷彿而已必有滲綻更望垂教　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昔讀書不多于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裏姑據來示一二則其于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辰之擬謂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于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耶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鄙薄何註似之抑謂陸亦元氣之會能有龍德正中氣象耶明道不壽不及有書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爲虛作而大小[illegible]異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微周程朱學者至于今猶夜行耳

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爲可矣由今觀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邪非邪可有邪不可有邪漢儒性命之學微正坐不識性命耳不以傳註熾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劍哉六經註我莊生之流傲忽之辭六經註我而我于六經之義仍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于易而遽目易爲註我此所爲傲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略其小而迷于下學上達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礪大節至其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清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概陸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語註中所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又曰子夏之言

其意善矣然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又曰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騖于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大學或問中所謂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語言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爲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凡此無非程子之言者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不一不容皆誤不知何所病而疑之豈其習于持敬之約而厭觀理之煩耶孟子註中

所謂告子之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耳凡此皆陸學氣象多相似答上饒游翁山書

莊節學侶

山長任松鄉先生士林

任士林字叔實其先緜竹人徙居奉化（梓材案趙松雪誌先生墓云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奉化又再世而居琦山琦山屬鄞故謝山云鄞人）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著有中易松鄉集（參寧波府志）

中易自序

大哉乾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人作易之旨也易乎易乎彰往而察來鉤深而致遠原始而反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此之謂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沒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隱矣予生千載之後獨抱全經潛心研思亦既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人事之始終作爲中易分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頤大小過之妙既未濟隨蠱之幾井噬嗑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聖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夫子之所以爲聖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萬九沙問松鄉集書云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皐羽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碩著遶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據此則先生之梗槪可知又案先生講道會稽嘗是韓莊節輩學侶也

教諭黃戇庵先生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劉氏門人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熊禾字去非一字退齋建陽人志濂洛之學乃訪考亭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梓材案董丞相槐爲嘉定六年進士次年甲戌下至咸淳十年復在甲戌如先生與丞相同學于潛庵不當年歲懸絕如是所謂考亭之門人輔氏亦謂輔氏之門耳非親受業于潛庵可知又案王宗學文貫爲寶慶三年丙戌進士前于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爲潛庵再傳弟子益知先生之非親受業也咸淳十年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而訪之相與講論而

別東書入武夷築洪源書堂講學凡一星終乃歸故山築鰲峯書堂及門者甚衆嘗與胡一桂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平生精力在四書詩易至于書則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尚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究無能續之者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于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矣先生于六經祇儀禮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裒衆說以證明之已而春秋通解厄于火今所傳者易義大

學講義而已皇慶元年卒年六十學者稱爲勿軒先生

勿軒文集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奬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于是年盛力强欲藉以奮身者胥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汫居閩上遊往年拔其尤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舊遊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頤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偷薄綱常埽蕩前修

文獻欲盡吾闕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譙昔爲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嘗有事之者云耳請告予以譙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講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朱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者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于譙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逑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及其後出

也遺言緒論必尙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造于學常若武夷相與遊衍時修途萬里發軔正不俟忙巨木于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 送詹君履學正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考亭書院記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僕于雲谷之陽鰲峯之下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于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于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

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蘄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為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師傳之意蓋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為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徵諗予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于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

郡志西山真氏帥三山時嘗創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于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予其有以敎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于文公者乃修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復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于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卲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祠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創鄰郡各有尊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于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于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日

饒之后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為允于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議且屬為記適莆陽史侯有刊修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孔嘉宋蜀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為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為疑者蓋橫渠于二程為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于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于二程臯比之撤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攷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為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于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記于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于五賢不及

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宏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蕝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以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戈莫不倒指于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愼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于此自可忘辯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 學者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為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為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于道則不足以為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為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于世教亦可以為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

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閒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閒一卓偉之見覿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于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卻致知一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掩者又不待辯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

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專享得不傷于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揆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于一祀典亦當定于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于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

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耳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為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眞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眛眛年代闊遠尋常方冊之間耳目尚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肸蠁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于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為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子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于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為十哲果何義邪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皙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于傳記所載亦可數矣

此其當已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于春秋王弼尙老莊之學自背于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而楊雄美新投閣不能捨綱目莽大夫之書荀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

不失與正道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與而荀楊輩偃然得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典泝其淵源豈無倘有發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傳為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為文公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問學踐行一出于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為大三山郡泮亦為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賢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為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一從毀撤于人情豈

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運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嘗記荊公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楊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爲安而以毀撤爲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爲清議不容嘗會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楊中至今人猶誦之以爲譏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談後

又貿緣一謚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謾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爲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謚又以此崗學校祀典豈[illegible]不爲郡泮羞豈可不爲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之[illegible]以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爲然也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私爲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雖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晳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爲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莫大于明人倫人倫莫先于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于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或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于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

介于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攷正今宜改爲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兗國公顏氏西一郕國公曾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太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袞冕執鎭圭遷爲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爲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于禮亦有稽

乎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嘗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歉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放泝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皆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慊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爲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

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攷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何有當攷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于漢儒專門之傅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爲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爲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實先于天子之太

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萬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先義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凡在皆可以享于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蒞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教化本原一正于

上四方其有不風動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于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于郡邑鄉校其爲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德行于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丕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以上祀典議

梓材謹案勿軒祀典議本九條今以其第二第九兩條移入百源學案

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曆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于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于天者始則而象之

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
虛又爲置閏以應周天之度于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疑爲地
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四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
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
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
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
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illegible]其次第則先青兗徐
揚之下流而荊豫梁雍以此底績弼成五服自侯甸至綏而封
建之制以立成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于是地
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
駸開創制之法繼其時也五典惇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

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亙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
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帝堯萬世之功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
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之終篇紂之亡三仁寧
死寧遯寧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
叩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
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爲臣
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
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
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
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

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覩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嘗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逋播遺黎眞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闕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尩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匕强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商有三仁兩義上論

汪氏門人 李汪六傳

鄉舉徐梅江先生天錫

教諭徐先生天錄合傳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家于鄞先生與弟天錄皆

刻志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讀受業汪元春之門兄弟自相切劘先生丙申浙江鄉試卒以母老不仕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疇嘗舉爲慈溪學教諭不赴爲人沈靜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參寧波府志

莊節門人㣲齋再傳

隱君黃先生奇孫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尚書度曾孫也師事俞浙石余亭及安陽韓性入元不仕所著有蚓鳴集南明志又輯其祖三朝言行錄補

郡守李先生齊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初進士第一知高郵府有政聲張士

誠據泰州淮南行省遣先生往招降被拘久之縱歸已陷高郵爲其所害先生嘗學于韓莊節性及爲御史以性行義上聞于
朝會性卒而止　修

參軍王先生冕

王冕字元章諸曁人也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先生如事性北遊燕都泰不華薦以館職先生卽日南轅隱九里山下樹梅花千本嘗倣周禮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更深挑燈朗誦歎曰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有明攻越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死　修

編修夏先生泰亨

夏泰亨者會稽人也安陽高弟　百家纂

梓材謹案紹興府志載先生字叔通領鄉薦官翰林院編
修著有詩經音考

陳氏門人

山長韓中村先生信同 附門人王禧翁

楊先生琬合傳

黃先生裳合傳

韓信同字伯循福寧人陳石堂普以道學倡士未有信之者獨先生與其友楊琬白圭黃裳彥山執弟子禮刊落舊聞貫穿周程張朱之說毫分縷析建安聘主雲莊書院以四書六經爲課試屬科目未與學者方務詞賦爲之譁然先生謂之曰文公四書天心所在也科舉極弊于宋廢必復復則文公私議必行延祐甲寅科舉法行衆始翕然以服弟子日益進至順壬申卒

八十一嘗曰讀大學傳不知淺深始終讀中庸不知支節脈絡詳略巨細與凡諸說同異得失讀論孟不知以門弟子所問爲己問孔孟所答爲己聞非善爲四書者也吾嘗聞陳先生讀四書法各章五十徧三年七八反大字小字如流水又必字求其義句逆其情涵泳從容無少間斷則庶乎有以得之又曰文公精力盡于此書集註章句或問學者專用力庶不爲他說所亂近世饒氏謂新民不可使止至善但可使之樂樂利利則明德殆別有一至善耶又謂性道教不當兼以物言者彼于性善之與萬物一原之然蓋甚昧也學者稱爲古遺先生又號中村所著有四書標註四卷易詩三禮旁註書集解書講義諸史類纂若干卷詩文集十餘卷其門人曰王蘊翁字馬山其婿也曰黃

洵饒氏明人纂大全多采黃氏之說

中村遺書

不知孝弟爲仁之本便是兼愛不知仁爲孝弟之本便不識性

三省曾子入道處一貫曾子悟道處

性與天道只在詩書執禮中

四海之內皆兄弟輔氏謂或啓人輕視天倫之心最是集註所以謂其意圓語

邦無道富貴之可恥甚于邦有道貧賤之可恥

熊氏門人 敬堂再傳

董先生真卿 別見介軒學案

鄉貢安先生實

安寘字子仁本姓袁長吉曾孫易今姓勿軒熊氏弟子也刻苦務學志剛理邃嘗預計偕凡三勸駕竟齟齬以卒 補

古遺門人 恂齋三傳

孝子黃洵饒先生寬 [illegible]

黃寬字洵饒福鼎人事親孝 學工文世變避兵以憂感卒無後貢師泰爲誌銘著有圖書附纂詩事直紀 參福寧府志

知誥張先生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年十五往寧德受業于韓古遺歷五年而後歸學業大進登泰定丁卯進士第累官翰林院入明官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出使安南歸而卒 補

鄉舉林先生文珙

林文琪字仲恭三山人天歷己巳鄉舉韓古遺門人也

鄭先生檥

鄭檥字子乘霞浦人少受業于韓古遺古遺嘗曰君可續吾閩五賢理學古遺卒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鄭檥不知何所人亦見棃洲序曰梓材案謝山未查福建通志故云不知何所人

宋元學案卷六十四終

木鐘學案表

陳埴 父煜 晦翁水心門人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鄭氏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徐氏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翁敏之　　胡一桂

翁巖壽　　從子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車安行　　從子若綰—子璐

　　　　　從孫惟賢

董楷

徐霆

趙復齋　　貫漢英　　嚴侶

子采

繆主一

葉味道 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豫
氏武夷豫章
三傳
濂水二程四
傳

王夢松

余學古

胡長孺

祖巖起
父居仁

陳剛

章瑢

洪濤

林溫

陳善

李時可

王清

謝暉

吳雄

李康

附

別文誠

趙景緯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柏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章仕堯

彭庭堅

趙次誠

蔣允汶

史伯璿

並朱學之餘

徐宗寶

黃淮

徐興祖

謝夢生

僭室西山諸友

宋元學案卷六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木鐘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攷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漸祧艮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潛室學案謝山始易其稱曰木鐘葉文修亦朱門高弟之在永嘉者其派亦併入此卷）

朱葉門人　李鄉再傳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父堤）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舉進士少師水心後從文公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辭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忿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卽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先生爲幹官兼山長從遊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學者稱爲潛室先生先生之

父煜字民表隱君子也嘗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應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諸子守其教必待鄉貢不上太學修

四端說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

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蹴爾呼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如姸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

萌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

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

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梓材謹案此說原在木鐘集中本朱子之說先生轉以答其弟子今移列木鐘集之前猶晦翁學案中和說觀心說之先于語要也

木鐘集

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固天理恁底然二子只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若律以天下之大義叔齊辭伯夷又辭更無仲子誰擔當得這國事去彼仲子既于天倫父命兩不相干受之毋乃非邪

既是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更復何求所謂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殺身成仁只要賠一箇是耳若更反顧身後去自[illegible]較之私矣二子既逃國歸仲子天理人倫已安若仲子更執責[illegible]之義夷齊亦管不得他彼視國直做屣耳[illegible]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有殺身以成仁者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博而能篤切而又近如此學問盡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

在其中蓋心存而仁便存心既在則仁亦在是矣指存心便喚作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克已復禮為仁如何

仁者心之全德惻隱之心是仁之正頭面緣私欲障礙填滿胸次則所謂惻隱者如頑蘚風痺不復流行發見必須先去已私復還天理則本來面目方始流行發見克已工夫非有他即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謂既知此為非禮則視聽言動便當一一復還于禮除四勿之外別無克已工夫工夫既到則私欲淨盡中無障蔽滿腔子渾是惻隱之心而日用之間無非真心之流行發見若不于禮上用功必流于釋氏絕滅之學蓋徒知克去已私而不復于禮謂之空寂則可若求其惻隱之心則如

死灰槁木矣故聖人以此告之蓋克此即復彼矣先儒以克己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此顏子之仁滌去泥沙旋引淸泉非顏子之克己復禮也

孔子答仲弓問仁一章程先生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謹獨固是做持敬行恕工夫然必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地位仲弓學力當得來

大賓在庭大祭在堂是時境界如何想得好一片空闊世界只緣未下持敬謹獨工夫欲見此境界不能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程子以爲徹上徹下語如何

徹上徹下謂聖凡皆是此理聖人一語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

舜不過程子所謂語有淺近而包含不盡是也未純熟時但曰下學已純熟後即是上達無兩箇塗轍

顏子當博文約禮之時既竭吾才直是大段著力及夫所立卓爾之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至此又無所用其力不知合如何下工夫

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渣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亦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未須問他此處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備見高堅前後境界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時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

一貫忠恕雖有大小之不同大要都是心上做出聖人之心渣

淬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是那一箇心應將去全不費力如繩索之貫錢然易所謂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彼學者之心被私欲障蔽未便得他玲瓏須是逐一蕩滌以類而推方能自我及物如子貢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卻是忠恕正頭面使學者工夫純熟則一旦霧除雲散自是一貫境界是知一貫乃聖人事也忠恕特學者事但聖人見快學者見遲一貫是熟底忠恕忠恕是生底一貫本非有二道也曾子恐門人曉一貫未達故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了若程子於穆不已各正性命之言則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擡不起來說了彼此互相發明在人領會之耳

論語一貫與中庸合內外之道程門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之說同否

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有就吾心性上說者有就事物上說者自是兩樣頭而今人都作一般看了如何謂之識道理夫論語之一貫即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者也聖人所以能推一心以貫萬事者正緣他胸中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此一心應將去全不費力滿腔子都是道理更無界限無界限更不分內外分中邊才分內外便是有界限了才有界限則便不能以一心而貫萬事如何謂之合內外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一貫之說也至于程子之說又就物理上論即論語所謂下學上達

形色天性灑埽應對精義入神之謂也及其歸則一而已

何謂下學上達

下學上達如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理會得底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上說卻無非言性與天道處理會不得底雖皓首窮經鑽破故紙仍舊不聞此處只關係自家心裏在與不在耳心存則見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若不存是謂習矣而不察今人只說事理一貫然亦須分別次序始得如程子言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始得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

分道理從此惺惺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
便是上達境界
大德不踰閑一章集註云不能無弊如何
弊在出入可也聖賢心豁着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夏功
疏只照管得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開一線縫不
是盛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
子在川上一章孔子只是說天地間道理流行無有窮盡如
水之更往迭來晝夜常恁地初無一朝停息即此是道體大
意亦可見集註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如何
白漢以來號爲儒者只說文以載道只將詩書子史喚作道其
弊正是鑽破故紙原不會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得者幾

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見天理流行也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一章斯字之義如何

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此理更不待漸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即便遠暴慢一正顏色即便近信一出辭氣即便遠鄙悖蓋持敬效驗如此若待言動之後漸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學者持敬工夫當其未成熟時須著呼喚方來及工夫熟後須見此等境界然後謂之成熟蓋斯之爲言猶綏斯來動斯和應驗疾速之謂也

程子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故君子只在慎獨

灑掃應對雖是至粗淺事但心存則事不苟此便是上達天理處謹獨是存主此心存此心便是存天理

飯疏飲水之樂簞瓢陋巷之樂所樂者何事此濂溪點化二程子訣二程從此悟道終不以此語學者晦翁事事剖露說向後學獨此不敢著語

凡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故濂溪必欲學者尋孔顏所樂何事豈以其樂不可名使學者耽空嗜寂而後爲樂邪濂溪以此點化二程二程因此省悟後卻一向不肯說破與學者至

今晦翁亦不敢說破豈祕其事謂不可言傳邪蓋學者才說此事動口便要說道謂道不是固不可但才說所樂在道以道為樂則又非孔顏氣象惟知孔顏樂處便是道則德盛仁熟之事也要知顏子之與諸子但有生熟之分耳工夫生則樂與道為二不妨以此而樂彼及工夫純熟之後則樂與道為一自不可分彼此矣前賢不肯說破此事正要看人語下氣味生熟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論南豐有知之之明云云條今移入廬陵學案

志道據德依仁不知志據依如何用工夫道德仁又如何不同

志于道是一心向聖路上行欲學做聖人事據德即志道工夫既成凡向之所志者今則實得于己如有物可執據然依于仁

則據德工夫既熟天理與心爲一不可頃離于片時如衣之在人身一不可脫舍也只是一箇做聖人之心但初來生而後轉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成一物耳

晦翁謂幽明始終無二理程子謂晝夜死生之道意者此理非有二塗所謂一而二以幽明始終言之二而一蓋死復生生復死人復爲鬼鬼復爲人如晝夜之循環

氣聚則始而生氣散則終而死聚而生者爲人散而死者爲鬼有聚則必有散聚散本一理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所謂一而二者聚散本一氣分而爲聚散耳所謂二而一者雖分而爲聚散其實一氣耳惟其一而二故有生必有死惟其二而一故知生則知死

鬼神之事以爲無耶則四時之祭祀皆可無也以爲有耶則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溫凊甘旨之奉不可一日無也
此淺學汎問鬼神乃二氣之屈伸二氣有無時否鬼者陰之靈
神者陽之靈在人之身卽爲魂魄人死則魂升魄散雖散于無
有然生氣之分于子孫者卽其氣猶在也故其子孫賢者之死
而致生之則其鬼神不賢者之死而致死之則其鬼不神

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夫殺身之事誠難矣未曾實有所得實
有所見誰忍捐生就死

有志之士所存主處不汚下故決不肯苟賤以偷生程子曰古
人殺身成仁亦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旣謂之成仁則必如是
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憾處當此境界但見

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耶

夫子賢于堯舜遠矣何以見之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其生之性同乎否乎

心生物也而所以能生者以有仁也故心如穀種雖具此生理然有形百穀只一粒物耳不能以自生所以能生者性實爲之仁之于心亦然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耳然便指心爲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爲仁亦不可但穀種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蘗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徹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

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梏于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卽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爲仁故卽穀種而言以是知仁不止于二者則凡有生之性皆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如是卽不須千頭萬緒理會學問便一向求放心如何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將過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裏從此尋向上去卽下學上達工夫也如詩三百篇頭緒甚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詩之人每一章一篇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爲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

則學問非詞章記問之比矣如云學問只是求放心即不須千條萬緒此卻是禪家寂滅之說非孟子意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有何分別

心體昭融其大無外包具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卽理也理有未窮則心爲有外故盡心必本于窮理蓋謂窮究許多衆理則能極心體之昭融而無不盡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旣知得性便知得性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位已是造得此理了然聖賢學問徹不道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一齊了卻又須知行交持始得故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此愈密愈嚴所謂敬以直內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直是常在天

理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缺一且如自家欲事天向使未知天爲何物不知事箇甚麼到得知天卻不下存養工夫則亦非實有諸已

程先生謂孟子說性善只說繼之者善昨聞先生云水無有不下處卻是太極據此說則孟子似指流而至于海終無所污者爲太極邪

孟子說時本是直提一陰一陽之謂道來說但善者惡之對有善便有惡故程子以爲不說得源流正派說得繼之者善蓋善猶水之清惡猶水之濁既以清爲水之性則濁非水之性乎要卻清濁可以爲水之流不可爲水之性繼之者善亦猶是也蓋繼之者是說太極流行之第一節則可謂是太極則不可

程子以才爲氣質之性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是人善惡又當以氣質論

爲孟子把諸路一齊截斷了故諸子不服須是尋他不善路頭從何處來

公都子問性三節孔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說相似否除第一問性無善無不善外第二問卽性近習遠意第三問卽上智下愚意

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卽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孟子只爲他認生處爲性更不分別人物是將血氣知覺爲性凡物有血氣知覺者皆與人性一樣見血氣而不見道理此則不可也

君子不謂性命

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于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于常人說性處卻以命言則人之于嗜慾雖所同有卻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于常人說命處卻以性言則人之于義理其氣稟雖有淸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大要上是人心人皆知循其在人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知委其在天而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言知命盡性之學所以異乎常人之道也歟

梓材謹案此下有四端說別列木鐘集之前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願詳其旨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淸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說爲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卻就氣質之性上論淸濁至說上知下愚乃論得氣淸之十分厚者爲上知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淸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

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

凡物之生死有理而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氣質之性）道卽太極也太極纔動首先撤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隨太極之後漸

次成就者即謂性成則有形質矣孟子說性善是第一義從他繼之者諸子說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之者

知至而后意誠程子又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須用敬亦是先侵了正心誠意地位不是于格物致知之先更有一級工夫在上只是欲立箇主人翁耳但當得此心有在物可從此格知可從此致此程子所以言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不睹不聞乃此心不動之境既是不動卻又下戒謹恐懼工夫莫是太著力否太著力則恐反動其心何以謂之未發之中

此處猛著力不得纔著力便是動了雖不著力然必有事焉方

可前章言敬貫動靜正謂此也戒謹恐懼卻是常惺惺法不爾便白地倒了否則空空死灰矣此處如道家爐火養丹法火冷則灰死火炎則藥死

不睹不聞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著落

此間最精前輩于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著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說戒謹恐懼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卻不露痕跡

鳶飛戾天一章程子謂此一段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是如何大要不要人去昏默冥窈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

明快活

近思錄載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既以動爲陽之始復又指安靜云何邪

一陽復于地下卽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俟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别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

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于枯槁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理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于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于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道于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為人為己如何

爲己是眞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纔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于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自然語順如何

出辭氣出字著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著工夫者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盡之敬便是中否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著甚工夫才著得力便是發了所以先賢說一段工夫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敬以直內

即戒謹恐懼意敬不與做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即不偏倚之謂

明道云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何謂標準

標準猶言限格學問旣路頭正了只劄定脚跟滔滔做去不可預立限格云我只欲如此便休今世學者先立箇做時文取利第標準橫在胸臆殺害事

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旣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漑滋養之不爾便枯燥入空門去

晦翁謂凡物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恐是如

程子所言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于末者人欲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放此推之

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率性之謂道

率性不要作工夫看物性自然各有所由行之路如牛是牛之性馬是馬之性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換便是率處若牛作馬馬作牛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卽是逆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意實則心實矣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

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夫心意未嘗相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以章句之旨觀之毋乃心自心意自意也密察此心不知又將一箇心密察耶

本是長匹無縫底物事聖人欲人警悟處翦下逐段向人看理會得時仍是長匹無縫不曾翦斷密察之間有味即密察處便是心更復何處外討一箇來前輩有以心使心語此喫緊示人處要人領會

潛室語 黃氏補

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

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若未發之中卻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

上蔡專以覺言仁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恐反已

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下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窒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門人　劉李再傳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 雲濠案一作龍泉人 師事文公試禮部第一時制策禁偽學先生所對率本程學不為頗避

知皐胡紘斥之學禁開登嘉定進士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氏學徒及所著書部使以先生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入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時因皇子竑事帝惑于鬼神之理疑伯有爲厲涉于誕妄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氣散者其常也若不得其死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近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伯有之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當時爲立良止以奉其後庶乎鬼有所知而神始安寧矣又言三京用師廷臣交進機會之說搖本根以事枝葉無益于國既而洛師累敗入賑其先見尋終著作佐郎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四書說禮解大學講義經

筵講義輯次朱子語錄祭法宗廟郊祉外傳謚文修

陳葉講友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

謝夢生字性之一字夢頤永嘉人少從葉賀孫陳器之以私淑朱子登嘉定癸未進士累官祕書丞知汀州

潛室門人 李鄭三傳

祇候翁先生敏之

翁敏之字功甫樂清人也少受知于葉水心後師潛室咸淳祐進士官至閤門祇候

知軍翁庶善先生巖壽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夔永嘉人師事潛室最久盡得其奥從遊

日衆嘗令人讀近思錄曰此讀書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爲人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在語言文字之末登淳祐第爲永州教授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學者稱爲彜齋先生祠像于家學

車韶溪先生安行

車安行字正路號韶溪黃巖人景山弟遊陳潛室之門得武夷宗旨嘗曰聖賢窮達自關世道于人何與過京師見吳丞相潛憐其不遇問曰欲往揚州乎曰不能欲史館乎曰不能退而告人曰天不與我丞相安能與我尤工于詩所著有鏤冰集

吏部董克齋先生楷

董楷字正翁臨海人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作字正叔一字克齋臨安人御史亨復之子

戶部侍郎樸之弟也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爲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先生從潛室陳器之得朱子再傳之學所著有克齋集程朱易行于世雲濠案學案底本云所著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始合程朱兩家次第而一之論者以爲非

車守徐先生霆

徐霆字長孺永嘉人也潛室先生之甥得其舅之傳嘗在趙善湘幕中豫平李全之亂官至守漢陽軍

趙復齋先生口

趙口號復齋桐廬嚴高節侶從學于賈漢英漢英得于先生先生得于潛室潛室親授于晦庵其淵源如此參東維子文集

梓材謹案趙復齋有二其一名彥肅與朱陸同時而私淑于象山若先生爲朱子再傳弟子當別爲一人

西山家學　劉李三傳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

葉采字仲圭雲濠案謝山學案原底云一字平巖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學已而往見陳北溪北溪以其好獵高妙而少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貶之先生自是屏斂鋒鋩俛意信向駸趨著實北溪深喜之雲濠案學案原底有云初事節齋後事李方子寶慶初爲祕書監嘗論郡守貪刻之害上嘉納之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儒林宗派皆以先生爲文修子蓋自文修從朱子于武夷遂居建寧及先生登淳祐進士爲邵武尉故誤而爲邵武人歟

平巖語

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

探其蹤跡知其北往燕薊之幽燕梵者不予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家嬉遊而已一日晃者得其父以歸梵者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倘曾求父也晃坐于家不曾求父梵之不善于求父今之人未嘗求道而空空以議人何以異梵氏行路差倘曾求道也

梓材謹案此條自黎洲所輯車氏脚氣集移入

附錄

陳北溪荅卓廷瑞曰葉仲圭資質甚穎敏可與適道而貪多欲速馳騖飛揚誠如長者之喻由其所師者節齋之學又別自立一家不純用文公節度如易解雖訓詁詳于本義而理義要歸未能脫王韓老莊之見則其爲教也好蹤高妙而鮮循序就實

工夫

車玉峯脚氣集曰平翁送乃子清父生日以香一片銘其上曰始于克己終于舍己聖學終始有立卓爾子拔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顏子克己處也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顏子舍己處也二已不同私者旣盡八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補）

雲濠謹案平巖之稱平翁猶了齋之稱了翁晦庵之稱晦翁也

西山門人

隱君繆天隱先生主一

繆主一字天隱永嘉人也從西山先生葉味道學博聞強記人太學賈似道蕪湖之敗先生與同舍諸生伏闕上書攻之宋亡

隱居教授雙目晚瞽當事與致之為學舍經師大德間初製大成樂器皆以詢之所著有論學規範尚書說禮記通考天隱集補

隱君王慎齋先生夢松

王夢松字曼卿青田人篤志好學著禮記解學者稱為慎齋先生參括蒼彙記

辛材謹案朱文憲作胡汲仲傳贊稱先生為順齋處士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為北山四先生學案

庶善門人李鄭四傳

鄉貢胡入齋先生之楨

胡一桂字德夫元嘉人也從庶善翁氏遊德祐乙亥上政府書幾萬言時莫能用研究周官經國制度參互考訂至忘寢食故六官錯簡咸貫通補正有古周禮一百卷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古周禮補正一百卷四書提綱孝經傳贊子義口義講義人齋存槀學者稱為人齋先生以其學配鄭伯謙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云咸淳庚午領鄉薦教授于鄉又言董左丞倬薦攝郡學

車氏家學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進功車雙峯先生若綰

車若綰字經臣後改名垓號雙峯韶溪之從子也先生與從兄若水並傳其學咸淳中以特科授迪功郎浦城尉不赴遂于經

學而禮經較詳所著內外服制通釋九卷多備朱子之不備補

車大雅先生璐

車先生惟賢合傳

車璐雙峯子車惟賢韶溪之從孫也皆能世傳其學補

梓材謹案車先生璐字大雅牟楷序雙峯內外服制通釋云余聞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蓋大雅謀梓是書而又爲之跋云

復齋門人

賈先生漢英

賈漢英南康人嚴侶從學于先生先生之學實源于朱子參桐廬縣志

愼齋門人劉李四傳

學正余先生學古

余學古青田人胡汲仲初師先生先生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文公弟子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大學辨問嘗爲國子正

賈氏門人 李鄭五傳

高節嚴先生侶

嚴侶字君友桐廬人也漢高士光之後嘗從賈漢英遊賈則朱子之傳也宋亡不仕與謝皐羽方韶父吳子善輩哭文山于西臺皐羽所謂甲乙丙者也居親喪一用朱子禮楊維楨志其墓門人私謚曰高節先生補

余氏門人 劉李五傳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祖巖起父居仁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閩縣事父居仁淳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先生而其學益振先生性聰敏九經子史無不貫通外舅徐道隆爲四川宣撫參議官先生從之入蜀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咸淳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歷倅福寧州而宋亡退棲永康山至正中薦授揚州教授建昌檄攝錄事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以病辭隱杭之虎林山先生淵源既正行遊四方旁求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爲最切每曰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病喘一旦具酒食

召比鄰云將返故鄉門人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建昌集亭海漫鈔顏樂齋槀門人謚曰純節先生其高弟曰陳剛謝晤從黃氏補本錄人

雲濠謹案主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學有淵源文章有精魄與金仁山並以學術爲郡人倡海內重晞其文有石塘文集若干卷宋景濂曰其從兄之綱之純並有文名人稱爲三胡

附錄

吳淵穎曰說者稱濂溪之所授受實本于壽涯佛者之徒孔康先生胡公至爲論辯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之所深感者也朱子以東都文獻之餘集濂洛諸儒之大成而陸氏欲踵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爲梯階特以一超頓悟爲究竟今則至

謂朱爲支離陸爲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爲學自謂爲陸實即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之道而悉謂之禪耶道術所在苟或不契于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嘵嘵譊咋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爲已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予自燕還與金溪傳斯正再見先生傳之曾祖父本陸學亦喜談陸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益見其爲學之弊意其幸發金溪之故積而少濯其心邪 補

石塘門人 劉李六傳

陳潛齋先生剛

陳剛字公潛平陽人也受業胡石塘之門石塘爲西湖書院山長見其勤晝夜研索不倦留之于家與同寢食遂盡得其學稱高弟博通天人之奧所著有五經問難四書通辯通歷代正閏圖說渾天儀說歷代官制說禹貢洪範手鈔其文宗西京詩亦不屑六朝以不累試不售後朁猶能作文口授學者稱爲潛齋先生其弟子著者曰章瑶洪鑄梓材案洪鑄當是洪濤傳寫之誤、林淵陳善李詩可王淸修

謝先生暉

謝暉字彥實貧陽人自其曾祖爲沿海參議官始家于鄞先生識見通敏聞永康胡汲仲以道學淑後進往受業焉六門或勸習

舉子業答曰學以博通古今資文行耳仕奚所益哉趙文敏孟頫授以書法爲詩文簡淡雋永人以得其片楮爲榮先生亦不自祕惜求輒應之有所不可雖貴勢不能動也參成化四明志

學正吳碧崖先生雄

吳雄字一飛諸暨人也學者稱爲碧崖先生后塘胡氏弟子辟爲本州學正不就所著有也里書小箋考

徵君李先生康

李康字寧之桐廬人元康胡汲仲之徒也元時累徵不起所著有桐川詩派等書補

別附

學晉文誠

浮屠文誠字道元不知何所人也少從胡石塘遊著性學指要十卷其中多排朱子之說蓋石塘晚年緒論也至正中禾入雕其書淮張建國鄭明德陳敬初言而毀之予謂文誠欲宗陸以抑朱而身爲釋氏其說何以取信于人徒使論者斥槐堂之學爲禪耳然士誠之草竊亦豈足以正學統皆可嗤也補

朱學之餘

鄉貢章清所先生仕堯

章仕堯字時雍一字清所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嘗曰時之治亂由于人心之邪正心之邪正由于學術之醇疵其門人曰彭庭堅趙文誠蔣允汶補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稱先生通經史深究四書閫奧又言其累舉延祐丁巳庚申鄉貢

史先生伯璿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時諸儒雖宗朱子，然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亦多互異，乃著四書管窺以辨明之。又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考證爲外編。或勸之仕，則曰：讀書本以善身，爲仕而學，非吾志也。卒不出。補

潛齋門人 劉李七傳

章先生瑢

章瑢

教授洪先生濤

洪濤字元質，永嘉人。至正間，浙省右丞季朵兒只奉旨命儒士

陶凱韓大理羅宗奎與先生等同校勘一統志一千三百卷並奏授教授參溫州舊志

府佐林先生溫

林溫字伯恭永嘉人博極羣經而尤長于春秋擢至正甲午進士歷佐省憲二府宋潛溪稱其正色直言百王畏懾云參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言明太祖命儒臣孔克表劉基林溫等以恒言釋羣經使人易通曉親解論語二章以爲之式克表等承釋五經四書以上賜名羣經類要蓋先生以元進士仕明

陳先生善

陳善

李先生時可

李時可

王先生淸

王淸

章氏門人

忠愍彭先生庭堅

彭庭堅瑞安人舉進士爲崇安縣尹民服其威信後陞福建都帥遇害賜諡忠愍參姓譜

隱君趙雪溪先生次誠

趙次誠字學之樂淸人也章淸所弟子所著有四書考義雪溪集補

雲濠謹案先生隱居不仕以雪溪自號

訓導蔣先生允汶

蔣允汶字彬夫永嘉人元末避地閩中就試中流寓榜第一洪武初歸里官府學教授著有四書纂類中庸詳說參溫州舊志

雲豪謹案經義考引黃虞稷云洪武初官本府訓導蓋先生本延爲府學五經師訓導其實授也

史氏門人

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徐宗實號靜齋雲豪案先生名垕宗實其字也以字行黃巖人也永嘉史伯璿弟子洪武中官至兵部侍郎所著有靜齋集其門人曰黃淮補

訓導徐橫陽先生興祖

徐興祖字宗起平陽人也史伯璿高弟洪武中官訓導補

雲豪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明易詩書三經洪武壬子舉授溫州府學教授以性理之學教導諸生咸尊之曰橫可

先生

靜齋門人史氏再傳

文簡黃介菴先生淮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舉洪武丁丑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司制進少保兼戶部尚書以疾乞休卒謚文簡其性明果達于
事參史傳

寔濠謹案萬歷温州志稱先生優游林下十餘年壽八十
三所著有介庵集歸田稿介庵其自號也

積陽門人

吉士張先生文選

張文選字士銓永嘉人也徐興祖高弟嘗曰讀書在躬行不一
耳食官翰林庶吉士修實錄卒補

南湖學案表

杜煜 晦翁石克齋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道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從孫範

程若水

盛象翁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潘希宗

金叔明

附董華翁

胡常

王貴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沈可亭 並玉峯講友

葉希點

潘希宗 見上玉峯門人

戴良齊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邱漸　戴亭　並玉峯同調

方儀

從孫範　見上南湖家學

杜知仁　南湖弟　晦翁石克齋門人

車瑾　南湖同調

子似慶　孫倬　曾孫若水　見上清獻門人

子似度　孫泉山　曾孫若綰　別見木鍾學案

孫安行　別見木鍾學案

葉夢說　黃超然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高栟

宋元學案卷六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南湖學案

祖望謹案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滄洲亦其巨也再傳而有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伴于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龔負膽荆溪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梓材案是卷爲謝山所分立底稾未全移入車玉峯膷氣集尙有梨洲原本

朱石門人　劉李再傳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煜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知仁學于克齋石先生熬克齋致先生于紫陽于是師事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爲得之學者稱南湖先生從孫則卿裒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 參台學源流

杜方山先生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號方山南湖先生之弟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即驚人刻意于詩不奇不已曰是不足以爲學于是即六經語孟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紫陽之書則揖而曰道在是矣窮理求仁吾知所止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裒次而卒 同上

南湖同調

隱君車敬齋先生瑾

車瑾字元瑜號敬齋黃巖人究心理學隱居馬家山參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車瑾字敬齋蔡夢說之師也誤以其號爲字劄記又云車敬齋未識即安行否又云車敬齋當是魯齋弟子攷浙江通志引黃巖遺逸傳亦云車敬齋名瑾字元瑜景山其孫也觀先生弟子之門人有在魯齋之門者玉峯爲先生曾孫亦嘗學于魯齋則先生之不得爲魯齋弟子明矣

南湖家學劉李三傳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

杜範字成之雲濠案一作成己黃巖人少從其從祖臣仲仁仲遊從祖受學文公至先生益著由進士轉軍器監丞入對言君相之私未去更新之效未睹又言近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顧以

其講明見之施行及爲御史以言忤時相鄭清之先生自劾言宰相與臺諫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害公并論斥侍從近臣監司郡守之失職者時相愈忌之先生自入臺屢丐祠至改常少復五上歸田之請不允還祕書監拜殿中侍御史先生奏臣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今又使居言職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復言時相横啓邊釁並發其私疏入不報而有左史之命卽渡江歸嘉熙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累遷至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擢同簽書樞密院事先生自還朝後抗言無隱情既入都堂丞相史嵩之忌之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先生嘗劾鳴復不屑與其政去之會嵩之遭喪拜先生右丞相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

先生上五事並條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爲十二事一以去私爲主雖秉鈞未久不能大有所匡正而其忠君愛國之忱悱惻纏到于宋之末葉求之蓋亦難其選矣卒贈少傅謚清獻所著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稾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參史傳○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清獻集二十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

清獻文集補

老氏宗虛無尙柔謙傷周衰文敝欲返之樸古者蓋其著書本意若圖籙之傳符咒之術乃本之張道陵而寇謙之借李君以文其欺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清獻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車監軒傳後

南湖門人

布衣邛木居先生漸

邛漸字子木黃巖人也受業南湖杜氏之門故與清獻爲莫逆交講明道學以淑後進清獻枋國先生多所贊畫然欲援之仕則不可卒以布衣終門人甚盛四書衍義其所著也門人之最著者曰戴亨補

雲濠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

方山家學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見上南湖家學

敬齋家學

隱君車隘軒先生似慶

車似慶字石卿號隘軒潛心理學隱居樂道年已及耄觀書猶

至夜分釋經評史榷古商今不襲儕輩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言所著有五經論閒居錄臨軒文集杜清獻公陳貧寠爲之序嘗與王侍郎方巖友善及方巖擢高第登顯仕强而附者鱗鱗然先生至絕迹其門郡守屢挽之不能致 參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台州志誤作車卿字似慶今據謝山節錄杜清獻文原注云臨軒名似慶字石卿改正

附錄

杜清獻曰車臨軒閒居錄于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上諂下凌弱畏勢等語皆不具[illegible]至謂以僻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守係律之[illegible]

車先生似度

車似度隱君瑾之子與其子景山皆老于儒 參柳待制集

車先生偉

車偉字竟甫隘軒子能世其家以身為鄉社倚重者四十年參台州府志

車密林先生景山

車景山號密林敬齋孫博學能文舉鄉科上春官不第遂老于家同上

車韶溪先生安行別見木鐘學案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見下立齋門人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綰別見木鐘學案

敬齋門人

蔡起巖先生夢說

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嘗從車敬齋遊究心濂洛之傳開門授徒黃超然高志伊方儀皆其高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于家 補

立齋門人 劉李四傳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

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賈似道再聘入史館不赴先生嘗登貿聰陳耆卿之門貿聰學古文于水心葉氏適而得其傳者也是時吳子良先從貿聰已登科聲譽甚震先生以晚進一日貿聰于人前揚之過當同門皆不平久之乃服已而事杜清獻公範力自以爲求道之晚嘗著道統錄自周子至勉齋講明性理自號玉峯山民有宇宙略記世運錄道統錄玉峯冗稿 修

梓材謹案玉峯傳及腳氣集黃氏原底在金華學案今據序錄入是卷

玉峯腳氣集

養氣要緊在有事與勿忘[illegible]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也著力則氣衰[illegible]動不係矣勿正是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心[illegible]是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草長而苗且不存又何苗之揠乎告子不肯做有事與勿忘工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illegible]于心勿求于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

祖望謹案所謂揠苗非指告子

濂溪不言知格經說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以上皆知格也厥彰厥微弗靈匪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著實主靜

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禮運首章載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大道既隱始以禮義爲紀離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 補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宏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門禁森嚴全隔絕矣于是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 補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凝守一向更不思別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意吾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臼誠是不落窠臼然亦有可摶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此語最好是吾儒一箇仁字也如何是佛曰乾屎橛

謂前人往矣我自當作工夫說前人甚麼此句與吾儒別有問請師安心曰將心來與汝安百丈謂溈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溈山撥云無火百丈起深撥得火云此不是火吾儒亦如此教人但令聽之者不把作事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然既曰悟道必當首先悟吾父母何如三綱五常身體髮膚七顛八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與四海五湖無所係著之人挽合交道而自謂高于一世而人亦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見成飯與喫見成法與持亦定坐禪不成也

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于教人仁實是難訓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癢之語亦切蓋出于程子痿痹不仁之語意愚嘗講程子觀雞雛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

謂有功于諸儒

明道先生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謂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禮者非體之禮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禮者非體之是一句禮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吾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纔說體之則便非自然便身與禮為二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為至則有可籌繹者格于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為是此為非此為正此為邪此為輕此為重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稱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玉篇云格至

也量也度也廣顙亦然被之字義多出于古時經註格至也是堯典註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今文合向會以告星渚星渚以面看屋久之無說

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而冠喪葬祭皆被他將蠻夷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其丁寧告戒甚嚴古時亦有幾箇好僧今時受戒出壇便破喪禮則有七次之說謂人死後每逢七日其魂必經陰司受許多苦凡七次愚夫惑其說請僧追薦然今讀書人既闢佛老不用其說而于吾禮自不曾盡朝夕無奠朔望無奠飲酒食肉若罔聞知則又夷狄之不若也火化是大逆又被他說火化上天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因請客共享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

然然後世小人但知自已飢餓何曾思親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則施斛畢竟是一祭祀以僧代巫或亦致死致生之道呂居中云鄭憶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但要擇僧補矣補

魏文侯白請于周爲諸侯又爲田和請吾爲卜子夏段干木恥頳考叔取蝥弧以登純孝者如此乎補

古者人鬼不相襲而相得也後世人來鬼鬼來人鬼亦非其鬼矣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能存其無用之心養其無實之性卻不盡心知性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于正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析作四字說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卻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自乾元發出豁達呈露生意徧滿無不亨通所謂始而亨也然皆可見者氣也須有理主于其中何嘗有不好底生意蓋純粹至善是乾德之本然乾之性情只是利于正也乾之性情如此則凡資始于乾者皆如此是故人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蓋其本來情性只是利于正也

梓材謹案玉峯腳氣集梨洲所錄者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沈可亭立傳于後又一條移入本鐘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謝山所錄十條今以其一條爲金叔明立傳于後又移入象山學案一條本鐘學案一條蜀學略一條

附錄

王魯齋曰近得車玉峯書謂大學格致傳未嘗亡也欲以知止而后有定一段合聽訟共爲一章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昔日嚴陵吳守槃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曰且去涵養

宗羲案魯齋以知止爲格致之傳發自玉峯凡玉峯之所論著皆魯齋未嘗不歎服其學力也玉峯于魯齋在師友之間魯齋之門如吉甫玉峯皆所謂知過于師方堪傳授耳

玉峯講友

胡思齋先生常

胡常字立方號思齋黃巖人好修不慕榮利親掃戶庭一唾不委于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

端坐未嘗行動挾攜雖在市塵跬步不出戶外彙編朱子語錄十卷又著夏釜吟三卷與車玉峯友善玉峯以兄事之王令華甫親訪其廬洪令檍趙守景緯皆加敬禮時就問政陰及物者甚衆天子錫恩台上使盡赴春官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挽之其相重如此一日疾革神色如常時猶舊語及大學疑義以書抵玉峯已而屬纊玉峯志其墓 參台州府志

堂長王石潭先生貢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沈先生可亭

沈可亭玉峯友人也玉峯腳氣集云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箇善字偏旁一絲寫箇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嫡可亭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

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于發時却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卻不是這中先生箇中節旋生箇不中節如水之淸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學亦從他身上出豈不枉屈

梓材謹案趙幾道說朱子文集屬之幾道從弟致道

玉峯同調

隱君蔡春山先生希點

蔡希點字子與號春山太平人博學善詩隱居授教從遊者以百數多擢高第臍膴仕先生安貧樂道以終其身所著有春山雜稿參台州府志

祕監戴泉溪先生良齊

戴良齊字彥肅黃巖人嘉熙進士累官祕書少監以古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答徐始豐書有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爲殘缺加以漢儒之記有不純者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爲之辯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于今未大行也觀此其學之源委可見參赤城新志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有戴良齊泉溪集六字泉溪蓋先生之號

木居門人

戴蠢翁先生亨

戴亨字子元臨海人師事耶木居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

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其教人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嘗銘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爲參浙江通志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蠢翁黄巖戴祕書良齊之從子也

方懋翁先生儀

方儀字儀父黄巖人少從耶木居學復參問于徐徑畈劉後村林竹溪諸公俱愛敬之性沖淡温厚待人以誠沈邃于易至老無倦所著有懋翁玩易十卷及感遇歌候樵存稿參台州府志

超巖門人 敬齋再傳

康敏黄雲先生超然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高天逸先生耕

高耕字志伊其先觀察使棟從高宗南渡居臨海先生詩文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已也晚歲益奇自號天逸所著有口金集 參台州府志

方懋翁先生儀 見上木居門人

玉峯門人 劉李五傳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潘柏峯先生斋宗

潘斋宗字景昭一名燧黃巖人從蔡春山東玉峯遊宋景定二年領漕薦交丞相器重之有往來書札宋亡隱居不仕號柏峯居士有文集 補

金先生叔明 附董華翁

金叔明玉峯之徒也玉峯脚氣集曰周禮冬官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編帙散亂俗儒補緝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則馮相保章之類皆可附天官邪叔明作周禮十[illegible]卷子遂授以俞氏復古編葦華翁辯俞氏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人之意叔明云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但冬官之不亡只可使人自曉自推俞氏方斷定撥置爲累多矣補

梓材謹案葦華翁當是陳潛室弟子董正翁楷之兄侍郎槱正翁見木鐘學案

春山門人

隱君潘柏峯先生希宗見上玉峯門人

泉溪門人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六終

九峰學案表

蔡沈 西山季子　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子模

子杭

子權

陳光祖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劉欽

子涇

何雲源

劉漢傳

劉實翁

子震

王克耘

黃鎮成

陳師凱

黃千能
九峯同調

宋元學案卷六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九峯學案

　祖望謹案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
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梓材案蔡氏自西山先生
學案者八人九峯二兄並見西山蔡氏學案謝山以九峯皇極自爲一家故別爲九峯學案晦翁稱爲老友子若孫入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季子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

色求訪不就學者稱爲九峯先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師事文公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環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宋志所著錄者稱有六卷）慶元初僞學之論興西山遠謫舂陵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道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悽愴居者率不能堪先生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悅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西山不幸殁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

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先人也先生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其文長于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明正統初追謚文正

書經集傳序

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

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洪範皇極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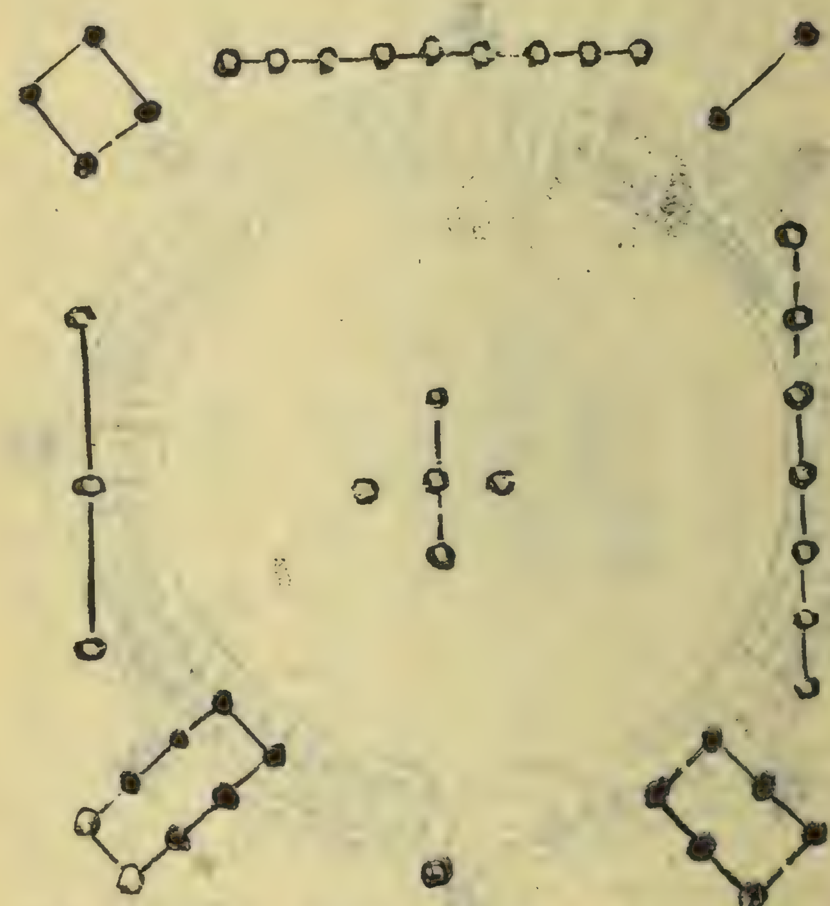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于一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耦也奇者數之所以行耦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

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大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人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敘秩眞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適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于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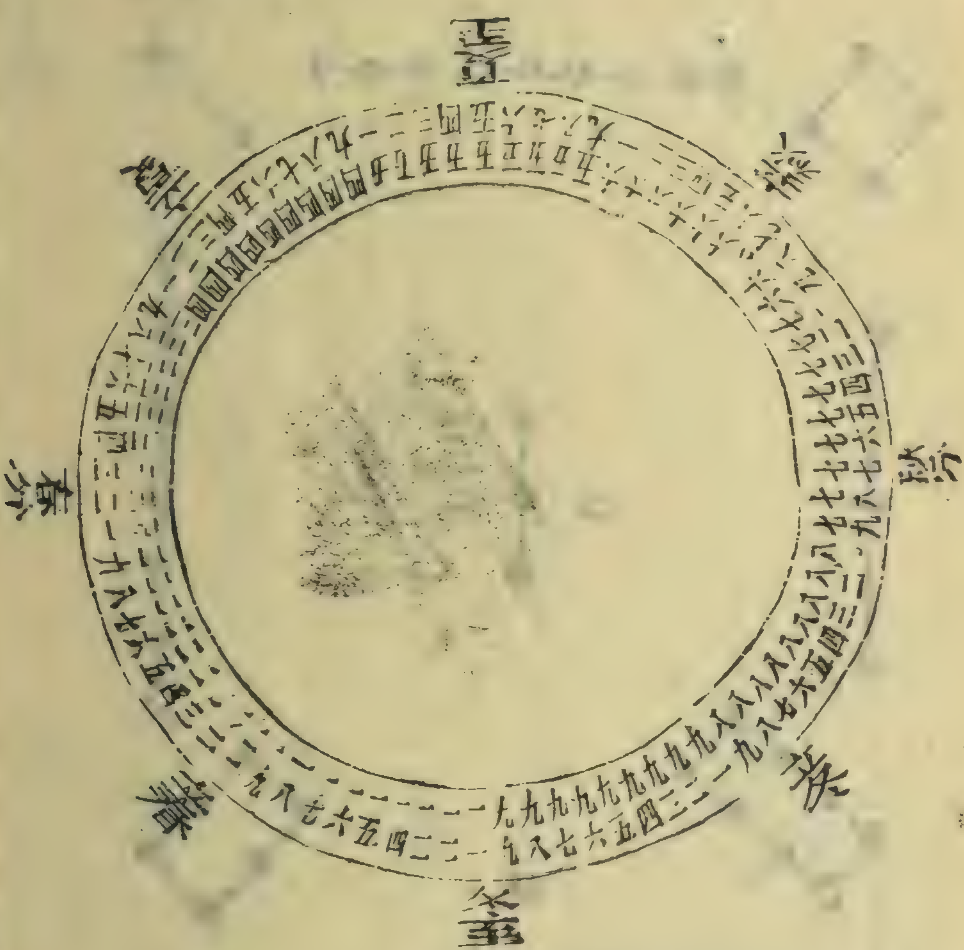
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洪範皇極圖

洛書



九九圓數圖



九九方數圖

九一八一七一六一五一四一三一二一一一

九二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二三二二二一二

九三八三七三六三五三四三三三二三一三

九四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四

九五八五七五六五五五四五三五二五一五

九六八六七六六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六一六

九七八七七七六七五七四七三七二七一十

九八八八七八六八五八四八三八二八一八

九九八九七九六九五九四九三九二九一九

九九衍數圖

一一 冬至	四一 穀雨	七一 處暑
一二	四二	七二
一三	四三	七三
一四 小寒	四四 立夏	七四 白露
一五	四五	七五
一六	四六	七六
一七 大寒	四七 小滿	七七 秋分
一八	四八	七八
一九	四九	七九
二一	五一	八一

二二立春	五二芒種	八二寒露
二三	五三	八三
二四	五四	八四
二五雨水	五五夏至	八五霜降
二六	五六	八六
二七	五七	八七
二八驚蟄	五八小暑	八八立冬
二九	五九	八九
三一	六一	九一
三二	六二	九二
三三春分	六三大暑	九三小雪

三四	六四	九四
三五	六五	九五
三六清明	六六立秋	九六大雪
三七	六七	九七
三八	六八	九八
三九	六九	九九冬至

九九積數圖

一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二	十八	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三	二十七	二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七
四	三十六	三百二十四	二千九百一十六
五	四十五	四百有五	三千六百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百八十六	四千三百七十四
七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千一百有三
八	七十二	六百四十八	五千八百三十二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六千五百六十一

洪範皇極內篇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伸而已天者明而伸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伸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伸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伸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固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沖漠無眹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

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蕃化醇者賾覆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提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形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

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于至微等于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眞知見之非眞見爾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室而明虛萬物生于虛明而死于暗室也萬事善于虛明而惡于暗室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室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爲首尾者邪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邪長者盛而消者衰邪進者利而退者鈍邪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得失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言則奇陽而耦陰

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龐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沿乩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

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行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强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沖漠無眹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雖然推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已者焉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動思者形器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

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冥冥妙于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機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彚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且神是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器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耦行者奇而止者耦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數者彝倫之敘也無敘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

人心動靜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中莫善于敬進學莫善于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歟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歟思之思之或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于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邪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

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莊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至妙萬化之宗動靜之微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乎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于無五運迭至理藏于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

莫爲之後復往之閒大本太始復往而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其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闔爲翕何千萬年無終極焉

上卷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于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

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象以耦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因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

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爲體體復爲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化生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數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

非智與仁曷克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土而脾其德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三者陽之長

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于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耦者也變之耦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耦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卽知物也知始卽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于一參于三究于九成于八十一備于六千五百六十一

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今之因革莫不于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二九十八八十八而百六十二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四百有五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四七九六十三六十三而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七而五千一百有三八九七十二七十二而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

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始百而九自九而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互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為宮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酬酢無常與時偕逝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敘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于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為經

緯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雨以潤之暘以燥之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故能爲耦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

朱子曰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而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干十二爲支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干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

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紊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閒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于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于數者也中人以下囿于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

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先生聞

鄭聞字行之補

雲濠謹案北溪文集數與鄭行之書先生名聞字行之蓋取聞斯行之之義謝山學案劄記有鄭行字聞之名字倒置特爲正之

附錄

北溪與嚴守鄭寺丞書曰象山一種學問不止是竊禪家乃全用禪家意旨但以孔孟歷代宗崇已極不可貶剝遂託其言以文蓋其學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內省處相近而亦大段疏闊簡率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輩氣象所謂聖門切己存養省察精微嚴密之旨彼烏足以知之而況含糊不明理之蔽必至于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知幸獲憑藉德音爲之剖晰于此

閒得四人若張應霆朱右李彝鄭聞者篤志爲道義之歸鄭張已識路脈不差有可成之望因以種聖學于一方非細事也補

梓材謹案北溪是書上文云經過嚴陵頭鄭生聞者已伺候于道左叩其所學來歷平日惟在婺呂氏家塾從王深源爲學卻好觀周程朱呂之書又云及得其書大有警省年方二十六趣向甚正云云又北溪與先生書云書詞主象山其根原差錯矣子平日在呂氏家塾相講磨東萊蓋友朱張師周程而宗孔孟者也其子弟決不背其先學爲異端之趣不知子何從而得之是先生學出東萊而又爲象山之學者也

貫齋講友

縣令謝恕齋先生升賢

謝升賢字景芳號恕齋仙遊人與陳沂爲友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漕使方大琮提刑楊大異皆薦先生宜充師儒之選有太極圖西銘中庸大學解刻于濂泉書院

陽爲質地交于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絪縕雜糅開闔動盪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

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曰伐焉土著其中因時致王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于氣氣梏于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

者禽獸而已矣

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于此何有于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沖者形之始也中者治之極也用者物之室也終者事之畢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閑也我者智之刓也中者信之完也

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數曰原誠之源也幾繼而善也君子見幾有終慶也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數曰潛藏也勿用有攸往陽

微也正靜吉正而靜所以吉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

原之一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降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

地之始乎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粲然于天地之間矣　中卷

溟漠之開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繫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陳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歷九筮稽疑九

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
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灋平邦國九伐正邦國
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
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
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
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審其容以千二百黍實之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其重百黍爲一銖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書曰同律度量衡傳曰黃鍾爲萬事根本也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泄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 是故天數五地數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五為五行六為六氣陽性陰質五行之性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

木之質也曰楊柳曰梅李曰松柏曰竹葦曰禾麥曰草火之質也曰木火曰石火曰雷火曰水火曰蟲火曰燐土之質也曰砂曰石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也曰汞曰銀曰金曰銅曰鐵曰鉛水之質也曰澗水曰井水曰雨水曰溝渠曰陂澤曰湖海木之物也曰鯪鯉曰蛇曰龍曰鯉魴曰小魚曰鰍火之物也曰雞曰雉曰鳳曰鷹隼曰燕雀曰蠛蠓土之物也曰蟾蜍曰蠶曰人曰蜘蛛曰蚓曰鰻金之物也曰鹿曰馬曰麟曰虎曰獺曰毛

蟲水之物也曰蟹曰鼈曰龜曰鰕曰蚌曰蝸

木之器也曰疏器門窗曰琴瑟曰規曰算節曰耒耜曰網罟火之器也曰凳器梯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臺卓曰履舄土之器也曰腹器筐筥曰圭璧曰壘曰舟車曰盤盂曰棺槨金之器也曰方器斧鉞曰印節曰矩曰弓矢曰簡冊曰械梭水之器也曰平器權衡曰輪磨曰準曰鏡匳曰研椎曰廁圂

逆順者事之幾也吉凶者事之著也順而吉者木爲徵召爲科名爲赦恩爲婚姻爲產孕爲財帛火爲燕集爲朝覲爲文書爲言語爲歌舞爲燈燭土爲工役爲尋常爲盟約爲田宅爲福壽爲墳墓金爲予賜爲按察爲更革爲軍旅爲錢貨爲刑法水爲交易爲遷移爲征行爲酒食爲田獵爲祭祀逆而凶者木爲杌

相爲驚憂爲醜惡爲墜墜爲夭折爲産死火爲公訟爲顛狂爲口舌[illegible][illegible]炎爲災焚爲震驚土爲反覆爲欺詐爲離散爲貧窮爲疾病[illegible]爲死亡金爲征役爲罷免爲責降爲爭鬭爲損傷爲殺戮水爲盜賊爲囚獄爲徙流爲淫亂爲咒咀爲浸溺下卷

筮法

筮者神之所爲乎其蓍五十虛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視左右手歸餘于扐兩奇爲一兩耦爲二奇耦爲三初揲綱也再揲目也綱一函三以虛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綱兩揲而九數具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人事由是校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神之所爲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

日其次用時

十二木棋經九分厚一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縱二横四縱者九也横者一十百千也餘四不用者不足之用也前後相乘而數備矣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于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害不侵厥或是攖雜而不純承平之世視主慶置凶咎災吝有命不摯

一吉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故凡一皆吉與九凶對　元吉　吉又逢吉故曰元吉

二咎　咎過也凡二皆咎與八休對

三祥　祥福也凡三皆祥與七災對

四吝　吝心有羞惡也凡四皆吝與六悔對

五平　皇極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凡五皆平

六悔　悔心悟其失也凡六皆悔與四吝對

七災　災禍也凡七皆災與三祥對

八休　休美也凡八皆休與二咎對

九凶　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　故凡九皆凶與一吉對　大凶　凶又逢凶故曰大凶

皇極內篇數總名

丨丨原左一右一曰原始也與終相對

丨‖潛左一右二曰潛藏也與隤相對

丨川守左一右三曰守定也與移相對

丨𝍣信左一右四曰信實也與罔相對

丨𝍤直左一右五曰直正也與壬相對

丨丅蒙左一右六曰蒙昧也與因相對

丨丌閑左一右七曰閑暇也與勝相對

丨𝍧須左一右八曰須待也與過相對

丨𝍨厲左一右九曰厲危也與養相對

‖丨成左二右一曰成就也與結相對

〢〢 沖左二右二曰沖和也與戎相對

〢〣 振左二右三曰振動也與正相對

〢〤 祈左二右四曰祈禱也與報相對

〢〥 常左二右五曰常久也與革相對

〢〦 柔左二右六曰柔弱也與堅相對

〢〧 易左二右七曰易平也與危相對

〢〨 親左二右八曰親主也與賓相對

〢〩 華左二右九曰華花也與實相對

〣〡 見左三右一曰見現也與收相對

〣〢 獲左三右二曰獲得也與訟相對

〣〣 從左三右三曰從隨也與分相對

二九

交左三右四曰交合也與競相對

育左三右五曰育養也與疾相對

壯左三右六曰壯强也與弱相對

興左三右七曰興起也與除相對

欣左三右八曰欣喜也與懼相對

舒左三右九曰舒緩也與迅相對

比左四右一曰比近也與遠相對

開左四右二曰開闢也與翕相對

晉左四右三曰晉進也與郤相對

公左四右四曰公正也與用相對

益左四右五曰益增也與損相對

章左四右六曰章明也與[illegible]相對

盈左四右七曰盈滿也與虛相對

錫左四右八曰錫賚也與戾相對

靡左四右九曰靡多也與飾相對

庶左五右一曰庶似也與寡相對

決左五右二曰決斷也與疑相對

豫左五右三曰豫樂也與過相對

升左五右四曰升上也與伏相對

中左五右五曰中皇極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

伏左五右六曰伏還也與升相對

過左五右七曰過咎也與豫相對

疑左五右八曰疑惑也與決相對

寡左五右九曰寡少也與庶相對

五九

飾左六右一曰飾賁也與靡相對

戾左六右二曰戾違也與錫相對

虛左六右三曰虛空也與盈相對

昧左六右四曰昧昏也與章相對

損左六右五曰損減也與益相對

用左六右六曰用口也與公相對

卻左六右七曰卻退也與晉相對

翕左六右八曰翕合也與闢相對

遠左六右九曰遠疏也與比相對

六九

〧〡迅左七右一曰迅速也與舒相對

〧〢懼左七右二曰懼憂也與欣相對

〧〣除左七右三曰除去也與興相對

〧〤弱左七右四曰弱柔也與壯相對

〧〥疾左七右五曰疾病也與育相對

〧〦競左七右六曰競爭也與交相對

〧〧分左七右七曰分判也與從相對

〧〨訟左七右八曰訟爭也與獲相對

〧〩收左七右九曰收斂也與見相對

〨〡實左八右一曰實果也與華相對

〨〢賓左八右二曰賓客也與親相對

七九

𝍧𝍢危左八右三曰危險也與易相對

𝍧𝍣堅左八右四曰堅剛也與柔相對

𝍧𝍤革左八右五曰革變也與常相對

𝍧𝍥報左八右六曰報答也與祈相對

𝍧𝍦止左八右七曰止靜也與振相對

𝍧𝍧戎左八右八曰戎兵也與冲相對

𝍧𝍨結左八右九曰結束也與成相對

𝍨𝍠養左九右一曰養安也與厲相對

𝍨𝍡遇左九右二曰遇會也與須相對

𝍨𝍢勝左九右三曰勝克也與開相對

𝍨𝍣囚左九右四曰四囚也與蒙相對

壬左九右五曰壬佞也與直相對

固左九右六曰固執也與信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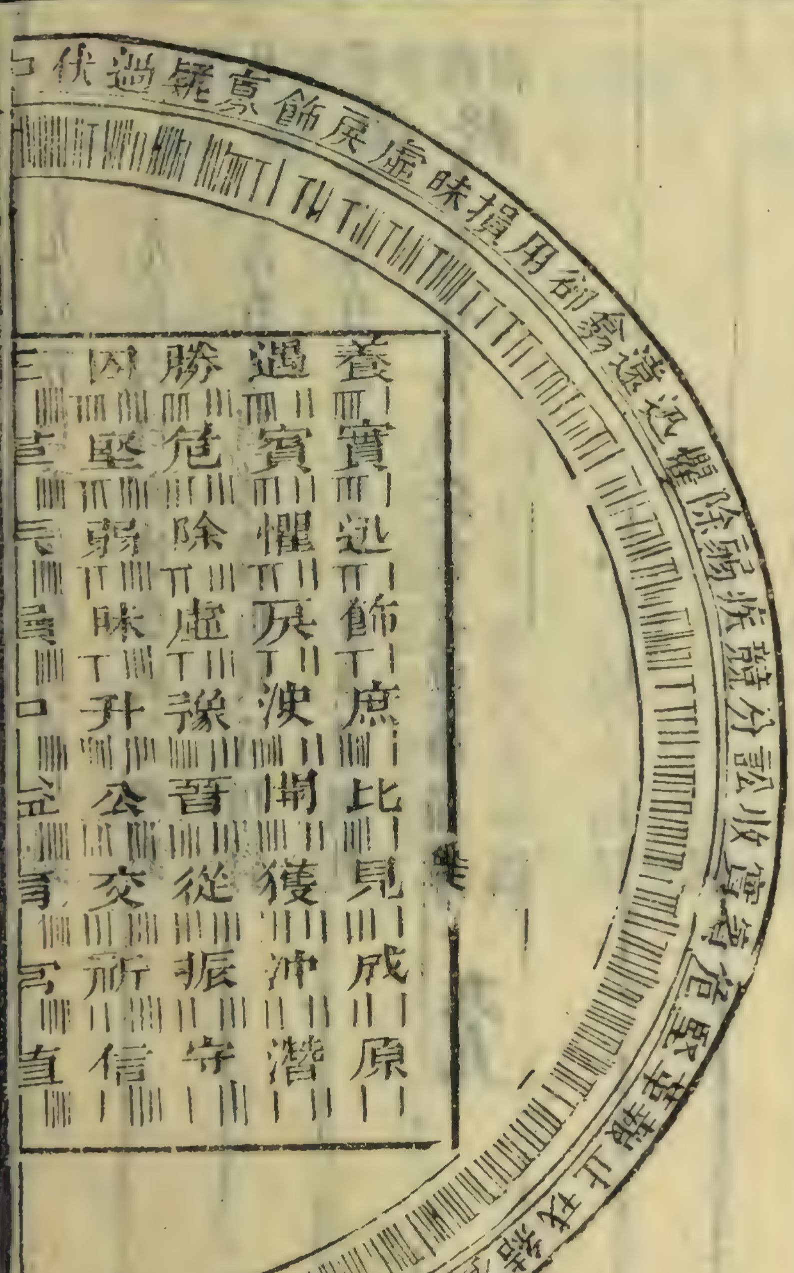
移左九右七曰移遷也與守相對

墮左九右八曰墮墜也與晉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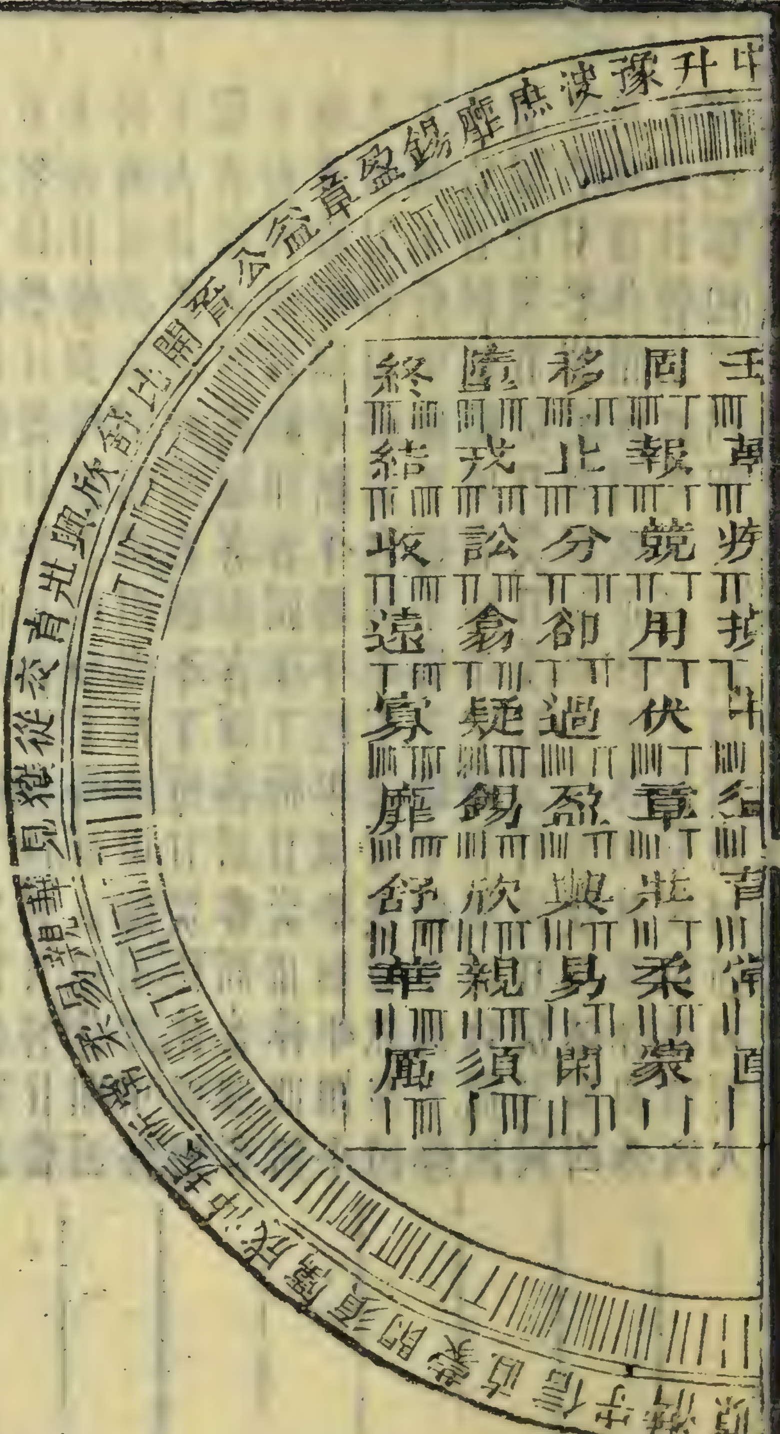
終左九右九曰終盡也與原相對

九九

範數之圖



範數八十一章



𝍠𝍠 原 一之一

冬至蚯蚓結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𝍠元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大

〢〡潛一之二 槩角解

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〡吉〡元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吉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大〩凶

〣丨守　一之三　水泉動

守居正吉不利有攸往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〡吉〡吉〡元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吉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名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大〩凶〩凶

准

信 孔公四 卜巽 鴈北鄉

信小實有孚利祭祀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元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大𝍨凶𝍨凶𝍨凶

直 一之五

鵲始巢

直有事勿事敬之吉貞凶利見大人

不平平不吉平平平平

吉吉吉吉元吉吉吉吉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平不平平吉不平平平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下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不平不平吉平平平平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平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平不平平吉平平平平

凶凶凶凶大凶凶凶凶

𝍥蒙一之六

𝍠蒙緒始鳴

蒙小事吉內明外蒙迫則凶利敎學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元𝍠吉𝍠吉𝍠吉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大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

〧〡閑　一之七

人寒雞始乳

閑厲利禦寇勿越勿逐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元〡吉〡吉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〡悔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〩凶〩凶〩大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凶

〩〡須一之八

征鳥厲疾

須有孚未明不利攸行中正有慶

〡悔〢凶〣休〤祥〥平〦災〧咎〨吉〩吝

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吉〡元〡吉

〡悔〢凶〣休〤祥〥平〦災〧咎〨吉〩吝

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〢咎

〡悔〢凶〣休〤祥〥平〦災〧咎〨吉〩吝

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〣祥

〡悔〢凶〣休〤祥〥平〦災〧咎〨吉〩吝

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〤吝

〡悔〢凶〣休〤祥〥平〦災〧咎〨吉〩吝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悔〢凶〣休〤祥〥平〦災〧咎〨吉〩吝

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

〡悔〢凶〣休〤祥〥平〦災〧咎〨吉〩吝

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〧災

〡悔〢凶〣休〤祥〥平〦災〧咎〨吉〩吝

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〨休

〡悔〢凶〣休〤祥〥平〦災〧咎〨吉〩吝

〩凶〩大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凶〩凶

𝍣
𝍠厲 一之九

厲征鳥厲疾無初有終吉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吉𝍠元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𝍡咎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𝍢祥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𝍣吝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𝍥悔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𝍦災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𝍧休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𝍨大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𝍨凶

〡成二之一

〢水澤腹堅

成正惠有終吉不利有攸往勿首事毀成凶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〡吝〡吝〡吝〡吝〡吝〡吝〡吝〡吝〡吝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〢元〢吉〢吉〢吉〢吉〢吉〢吉〢吉〢吉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〣咎〣咎〣咎〣咎〣咎〣咎〣咎〣咎〣咎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〤災〤災〤災〤災〤災〤災〤災〤災〤災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〦祥〦祥〦祥〦祥〦祥〦祥〦祥〦祥〦祥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〧休〧休〧休〧休〧休〧休〧休〧休〧休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〨凶〨凶〨凶〨凶〨凶〨凶〨凶〨凶〨大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〩悔〩悔〩悔〩悔〩悔〩悔〩悔〩悔〩悔

𝍡𝍡 冲 二之二

立春東風解凍

冲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萬國以寧無不利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𝍡吉𝍡元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大𝍧凶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海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𝍡蟄蟲始振

振宜布文德率作怠慢不恭凶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𝍡吉𝍡吉𝍡元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大𝍧凶𝍧凶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𝍢祈二之四

𝍡祈魚上承

祈求而往無不利祭祀吉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元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大𝍧凶𝍧凶𝍧凶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𝍣𝍡 常 二之五

雨水獺祭魚

常元亨利不息之貞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元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大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〦〢柔　二之六
候鴈北

柔惠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〡吝〡吝〡吝〡吝〡吝〡吝〡吝〡吝〡吝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〢吉〢吉〢吉〢吉〢吉〢元〢吉〢吉〢吉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〣咎〣咎〣咎〣咎〣咎〣咎〣咎〣咎〣咎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〤災〤災〤災〤災〤災〤災〤災〤災〤災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〦祥〦祥〦祥〦祥〦祥〦祥〦祥〦祥〦祥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〧休〧休〧休〧休〧休〧休〧休〧休〧休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〨凶〨凶〨凶〨大〨凶〨凶〨凶〨凶〨凶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〩悔〩悔〩悔〩悔〩悔〩悔〩悔〩悔〩悔

𝍡易二之七
草木萌動

易百物順生庶事順成平易近民難險凶不利涉大川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元𝍡吉𝍡吉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𝍧凶𝍧凶𝍧大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𝍧𝍡親二之八　驚蟄桃始華

親內和順而外文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睦而家道寧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元𝍡吉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華 二之九

華文明以正利有攸往不利折獄木道乃行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元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大凶凶凶凶凶凶凶凶

凶休災悔平吝祥咎吉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三之一

見 倉庚鳴

見一氣既信百有著形晬面盎背德潤厥身隱匿凶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元吉吉吉吉吉吉吉吉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大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𝍡𝍢獲三之二

鷹化為鳩

獲氣質形色白天有得君子遷善小人革面縱逸凶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𝍢吉𝍢元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大𝍦凶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

〣〣從三之三

從春分元鳥至

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利有攸行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〧凶〧凶〧凶〧凶〧凶〧凶〧大〧凶〧凶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

𝍢𝍢交三之四

𝍢辭乃發聲

交倡而和感而應渙汗大號東南得朋征伐小利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元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大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

育　三之五
姤　電

育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產吉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
吉吉吉吉元吉吉吉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
凶凶凶凶大凶凶凶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平平平平吉平平平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丅〢壯二之六　清明桐始華

壯于正有攸往無不利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元〣吉〣吉〣吉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〧凶〧凶〧凶〧大〧凶〧凶〧凶〧凶〧凶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

〢〣興　三之七　田鼠化爲鴽

興吉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萬邦黎獻方來不寧土役無度凶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〡災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〢吝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〣吉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〤休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〦咎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〧凶〧凶〧凶〧凶〧凶〧凶〧凶〧凶〧凶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〨悔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〩祥

𝍧欣三之八

𝍢虹始見

欣氣和時平萬物向榮君子樂道小人樂生淫于酒喪其朋凶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元𝍢吉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𝍦凶𝍦大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

𝍨𝍢舒三之九

舒雨露濡濡草木榮敷百體以舒惟仁之願無不利迫近凶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𝍠災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𝍡吝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吉𝍢元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𝍣休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𝍥咎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𝍦大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𝍦凶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𝍧悔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𝍨祥

𝍡𝍢 比 四之一 穀雨萍始生

比上下相親左右承鄰龍見雲升君子以衆小人勿用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𝍣元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大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

𝍡開四之二
𝍣鳴鳩拂其羽

開析民墾田關塞通障利有攸往閉蘿藏葬凶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𝍣吉𝍣元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大𝍥凶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

𝍢𝍢晉 四之三 藏勝降于桑

晉進賢去鄒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悖于時凶蠶桑吉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𝍣吉𝍣吉𝍣元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大𝍥凶𝍥凶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

〣 四之四

〤 公 立夏螻蟈鳴

公亨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克己禮復其初利折獄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〡咎〡咎〡咎〡咎〡咎〡咎〡咎〡咎〡咎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〢祥〢祥〢祥〢祥〢祥〢祥〢祥〢祥〢祥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〣悔〣悔〣悔〣悔〣悔〣悔〣悔〣悔〣悔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〤吉〤吉〤吉〤元〤吉〤吉〤吉〤吉〤吉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〦凶〦凶〦凶〦凶〦凶〦大〦凶〦凶〦凶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〧吝〧吝〧吝〧吝〧吝〧吝〧吝〧吝〧吝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〨災〨災〨災〨災〨災〨災〨災〨災〨災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〩休〩休〩休〩休〩休〩休〩休〩休〩休

𝍢益四之五

𝍣晰弱出

益朋友方來敬之終吉繼長增高與時偕極廢惰凶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元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大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

𝍢丁章四之六壬成生

章天下交明赫赫彬彬大震厥聲匪正有悔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大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

𝍥 四之七
𝍢 盈 小滿 苦菜秀

盈生氣流形品物咸亨雷雨滿盈不疑其行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名𝍨災
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𝍠咎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𝍡祥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𝍢悔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吉𝍣元𝍣吉𝍣吉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𝍥凶𝍥凶𝍥大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𝍥凶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𝍦吝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𝍧災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𝍨休

錫四之八

錫　靡草死

錫亨厲發爵賜服慶賞以行小人勿承以殃厥身

悔凶休祥平災吝吉吝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悔凶休祥平災吝吉吝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悔凶休祥平災吝吉吝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悔凶休祥平災吝吉吝
吉吉吉吉吉吉吉元吉
悔凶休祥平災吝吉吝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悔凶休祥平災吝吉吝
凶太凶凶凶凶凶凶凶
悔凶休祥平災吝吉吝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悔凶休祥平災吝吉吝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悔凶休祥平災吝吉吝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庸 四之九

庸亭上下論亭來庭來賓勿徇其名大人吉小人吝疾病凶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咎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祥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悔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元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大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吝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災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〣〡 庶 五之一 爻 秋至

庶天開地闢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衆不利寡利公不利私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〡悔〡災〨休〩凶

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〣災〨休〩凶

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平

〥吉〥吉〥吉〥吉〥吉〥吉〥吉〥吉〥吉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〡悔〧災〨休〩凶

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〢災〨休〩凶

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〧悔〢災〨休〩凶

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

〡吉〢咎〣祥〤吝〥平〦悔〧災〨休〩凶

〩平〩平〩平〩平〩平〩平〩平〩平〩平

𝍡決五之二

𝍢芒種蟈蝘生

使八元舉用四凶竄殛羣兇盡釋無枉不直利艱貞

𝍡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𝍣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𝍧悔
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
𝍡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𝍣平𝍥祥𝍦休𝍦凶𝍧悔
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𝍣平𝍥祥𝍦休𝍢凶𝍢悔
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𝍣平𝍥祥𝍦休𝍦凶𝍧悔
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
𝍠吝𝍡吉𝍡咎𝍣災𝍣平𝍠祥𝍥休𝍢凶𝍧悔
𝍤吉𝍤元𝍤吉𝍤吉𝍤吉𝍤吉𝍤吉𝍤吉𝍤吉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𝍣平𝍠祥𝍥休𝍧凶𝍨悔
𝍠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𝍣平𝍠祥𝍦休𝍦凶𝍧悔
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
𝍠吝𝍡吉𝍡咎𝍢災𝍣平𝍠祥𝍦休𝍧凶𝍧悔
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
𝍠吝𝍡吉𝍡咎𝍢災𝍣平𝍠祥𝍧休𝍦凶𝍨悔
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

豫五之二

鳴始鳴

豫飲食和樂君子豫吉小人豫凶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吉吉元吉吉吉吉吉吉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災吝吉休平咎凶悔祥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升五之四

升反舌無聲

升禮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吉吉吉元吉吉吉吉吉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咎祥悔吉平凶吝災休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中五之五

中夏至鹿角解

中赫赫大明耀彼四鄰君子待盈小人毀成

𝍠吉𝍡平𝍢祥𝍣平𝍤吉𝍥悔𝍦平𝍧休𝍨平

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

𝍠平𝍡吉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祥𝍦休𝍧平𝍨悔

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

𝍠平𝍡平𝍢吉𝍣休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悔𝍨祥

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

𝍠平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休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小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𝍤吉𝍤吉𝍤吉𝍤吉𝍤元𝍤吉𝍤吉𝍤吉𝍤吉

𝍠休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平

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

𝍠祥𝍡悔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休𝍦吉𝍧平𝍨平

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

𝍠悔𝍡平𝍢休𝍣祥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吉𝍨平

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

𝍠平𝍡休𝍢平𝍣悔𝍤吉𝍥平𝍦祥𝍧平𝍨吉

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

𝍤𝍥 伏 蟬始鳴 五之六

伏不聞不睹君子戒懼勿用娶女利潸師不利有攸往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𝍠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𝍡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𝍢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𝍣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𝍤吉𝍤吉𝍤吉𝍤吉𝍤吉𝍤元𝍤吉𝍤吉𝍤吉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𝍥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𝍦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𝍧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𝍨平

〦〣過　五之七　半夏生

過閏淫于樂君子戒懼君子過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平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〥吉〥吉〥吉〥吉〥吉〥吉〥元〥吉〥吉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

〡祥〢悔〣凶〤咎〥平〦休〧吉〨吝〩災

〩平〩平〩平〩平〩平〩平〩平〩平〩平

〣〤疑五之八

〣〣小暑溫風至

疑有閒有貳君子用明小人用罔勿用決獄凶

〡悔〢凶〣休〣祥〣平〡災〦咎〣吉〣吝

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〡平

〡悔〢凶〣休〣祥〢不〡災〧咎〢吉〦吝

〡平〢平〣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〢平

〡悔〢凶〣休〣祥〤不〡災〦咎〣吉〣吝

〡平〢平〣平〣平〣平〢平〢平〣平〢平

〡悔〢凶〣休〣祥〤平〡災〦咎〣吉〣吝

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〣平

〡悔〢凶〣休〣祥〣平〡災〦咎〣吉〣吝

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咎〦元〦吉

〡悔〢凶〣休〣祥〣平〡災〦咎〣吉〣吝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悔〢凶〣休〣祥〣平〡災〦咎〣吉〣吝

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〦平

〡悔〢凶〣休〣祥〣平〡災〢咎〣吉〣吝

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〧平

〡悔〢凶〣休〣祥〣不〡災〢咎〣吉〣吝

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〨平

寡　五之九

寡宜上不宜下宜少不宜衆君子寡過不利婚媾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吉　元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凶　休　災　悔　平　吝　祥　咎　吉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丨丨飾六之一

飾墬辭居壁

飾華文郁郁貌然作福君子謹獨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大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元吉吉吉吉吉吉吉吉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〢〦戾 六之二
鷹乃學習

戾厲吉由能有誠君子克明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〤凶〤凶〤凶〤凶〤凶〤凶〤凶〤人〤凶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〦吉〦元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吉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〧悔〧悔〧悔〧悔〧悔〧悔〧悔〧悔〧悔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〨祥〨祥〨祥〨祥〨祥〨祥〨祥〨祥〨祥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〩咎〩咎〩咎〩咎〩咎〩咎〩咎〩咎〩咎

𝍢虛六之二
𝍥虛大暑腐草爲螢

虛理明而通應物不窮徇欲惟凶不利爭訟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不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𝍠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不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不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大𝍣凶𝍣凶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𝍤不𝍤不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不𝍤平𝍤平𝍤不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𝍥吉𝍥吉𝍥元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不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

川 昧六之四

丨 昧 上澗濤暑

昧幽人貞吉闇而章晦而明不利折獄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大𝍣凶𝍣凶𝍣凶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元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

〣損六之五

丁損大雨時行

損君子之過口以削小人之性日以斷遇雨吉藥餌有喜

〡平〢不〣平〣平〤吉丅平丌平〣平〣平

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

〡平〢平〣不〣平〤吉丅平丌平丌平丌平

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

〡平〢平〣平〣平〤吉丅平丌平丌平丌平

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

〡平〢平〣平〣平〤吉丅平丌平丌平丌平

〤凶〤凶〤凶〤凶〤大〤凶〤凶〤凶〤凶

〡平〢平〣平〣平〤吉丅平〢平〢平〤平

〤平〤平〤平〤平〤不〤平〤平〤平〤平

〡平〢平〣平〣平〤吉〡平〢平〢平〣平

丅吉丅吉丅吉丅吉丅元丅吉丅吉丅吉丅吉

〡平〢平〣平〣平〤吉丅平丌平丌平丌平

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〦悔

〡平〢平〣平〣平〤吉丅平丌平丌平丌平

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

〡平〢平〣平〣平〤吉丅平〢平〢平〨平

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

丁六之六

丁用 立秋涼風至

用利貞有攸往吉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決獄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大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元𝍥吉𝍥吉𝍥吉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

𝍡𝍥 卻 六之七 白露降

卻利行遯反身以誠不利有攸往降責多恤

𝍠祥 𝍡悔 𝍢凶 𝍣咎 𝍤平 𝍥休 𝍦吉 𝍧吝 𝍨災

𝍠休 𝍠休 𝍠休 𝍠休 𝍠休 𝍠休 𝍠休 𝍠休 𝍠休

𝍠祥 𝍡悔 𝍢凶 𝍣咎 𝍤平 𝍥休 𝍦吉 𝍧吝 𝍨災

𝍡災 𝍡災 𝍡災 𝍡災 𝍡災 𝍡災 𝍡災 𝍡災 𝍡災

𝍠祥 𝍡悔 𝍢凶 𝍣咎 𝍤平 𝍥休 𝍦吉 𝍧吝 𝍨災

𝍢吝 𝍢吝 𝍢吝 𝍢吝 𝍢吝 𝍢吝 𝍢吝 𝍢吝 𝍢吝

𝍠祥 𝍡悔 𝍢凶 𝍣咎 𝍤平 𝍥休 𝍦吉 𝍧吝 𝍨災

𝍣凶 𝍣凶 𝍣大 𝍣凶 𝍣凶 𝍣凶 𝍣凶 𝍣凶 𝍣凶

𝍠祥 𝍡悔 𝍢凶 𝍣咎 𝍤平 𝍥休 𝍦吉 𝍧吝 𝍨災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𝍠祥 𝍡悔 𝍢凶 𝍣咎 𝍤平 𝍥休 𝍦吉 𝍧吝 𝍨災

𝍥吉 𝍥吉 𝍥吉 𝍥吉 𝍥吉 𝍥吉 𝍥元 𝍥吉 𝍥吉

𝍠祥 𝍡悔 𝍢凶 𝍣咎 𝍤平 𝍥休 𝍦吉 𝍧吝 𝍨災

𝍦悔 𝍦悔 𝍦悔 𝍦悔 𝍦悔 𝍦悔 𝍦悔 𝍦悔 𝍦悔

𝍠祥 𝍡悔 𝍢凶 𝍣咎 𝍤平 𝍥休 𝍦吉 𝍧吝 𝍨災

𝍧祥 𝍧祥 𝍧祥 𝍧祥 𝍧祥 𝍧祥 𝍧祥 𝍧祥 𝍧祥

𝍠祥 𝍡悔 𝍢凶 𝍣咎 𝍤平 𝍥休 𝍦吉 𝍧吝 𝍨災

𝍨咎 𝍨咎 𝍨咎 𝍨咎 𝍨咎 𝍨咎 𝍨咎 𝍨咎 𝍨咎

𝍧𝍥翕　六之入　寒蟬鳴

翕利徵師會同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𝍠休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𝍡災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𝍢吝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𝍣凶𝍣大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𝍣凶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吉𝍥元𝍥吉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𝍦悔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𝍧祥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𝍨咎

〦〩遠　六之九

遠利有攸往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不于其家于其國八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〡休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〢災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各〧祥〨咎〩吉

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〣吝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〤大〤凶〤凶〤凶〤凶〤凶〤凶〤凶〤凶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吉〦元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〧悔〧悔〧悔〧悔〧悔〧悔〧悔〧悔〧悔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〨祥〨祥〨祥〨祥〨祥〨祥〨祥〨祥〨祥

〡凶〢休〣災〤悔〥平〦吝〧祥〨咎〩吉

〩咎〩咎〩咎〩咎〩咎〩咎〩咎〩咎〩咎

丨七之一

丌迅處暑鷹乃祭鳥

迅吉雷風之烋震撓萬物君子威德神化不測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大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𝍡災𝍦休𝍧凶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𝍦元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𝍡災𝍧休𝍨凶

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

〢懼　七之二　天地始肅

懼有孚惕厲終吉君子畏命小人畏令酒食讌樂凶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〣凶〣凶〣凶〣凶〣凶〣凶〣凶〣大〣凶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〧吉〧元〧吉〧吉〧吉〧吉〧吉〧吉〧吉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

〡吝〢吉〣咎〤災〥平〦祥〧休〨凶〩悔

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

𝍡𝍢除七之三

除禾乃登

除穢稗既去嘉穀斯登不利作興君子攸行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大𝍢凶𝍢凶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𝍦吉𝍦吉𝍦元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

〤弱七之四

〧弱　白露鴻鴈來

弱丈人厲小子吉不附不植附則附失類貞無咎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〣凶〣凶〣凶〣凶〣凶〣大〣凶〣凶〣凶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〧吉〧吉〧吉〧元〧吉〧吉〧吉〧吉〧吉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

𝍣𝍦 疾七之五 元鳥歸

疾飭飲食謹起居無攸害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大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元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

〦〧競七之六

羣鳥養羞

競鳥走兔從麥生茸茸老夫丰容爭訟逆凶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〡祥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〢悔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〣凶〣凶〣凶〣大〣凶〣凶〣凶〣凶〣凶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〤咎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〦休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〧吉〧吉〧吉〧吉〧吉〧元〧吉〧吉〧吉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〨吝

〡休〢災〣吝〤凶〥平〦吉〧悔〨祥〩咎

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〩災

𝍦𝍦 分 七之七

秋分雷乃收聲

分長短均平潮馳月盈君子利貞小人勿乘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𝍢凶𝍢凶𝍢大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元𝍦吉𝍦吉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

𝍨訟七之八

𝍦訟　蟄蟲坏戶

訟內訟吉勿有言不利有攸往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𝍢凶𝍢大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元𝍦吉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

𝍦𝍨 收 七之九

收一氣會掔百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斂藏吉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𝍠祥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𝍡悔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𝍢凶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𝍣咎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𝍥休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吉𝍦元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𝍧吝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𝍨災

𝍠 賓 八之一

𝍦 水始涸

賓顧眾于叢仁復于宮應感不窮亨貞吉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大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𝍧元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

𝍡賓八之二

𝍢寒露鴻鴈來賓

賓俊民用章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大有吉慶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大𝍡凶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𝍧吉𝍧元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

𝍢𝍧危　入之三　罰入大水爲蛤

危厲無咎知險而懼懼不失正自天有命不利涉大川

𝍠災𝍡客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
𝍠災𝍡客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大𝍡凶𝍡凶
𝍠災𝍡客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
𝍠災𝍡客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
𝍠災𝍡客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災𝍡客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
𝍠災𝍡客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
𝍠災𝍡客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𝍧吉𝍧吉𝍧元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
𝍠災𝍡客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

〣八之四

〣堅鞹有黃華

堅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陳凶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〡悔〡悔〡悔〡悔〡悔〡悔〡悔〡悔〡悔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失
〢凶〢凶〢凶〢凶〢凶〢大〢凶〢凶〢凶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〣休〣休〣休〣休〣休〣休〣休〣休〣休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〤祥〤祥〤祥〤祥〤祥〤祥〤祥〤祥〤祥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各〨災〩休
〦災〦災〦災〦災〦災〦災〦災〦災〦災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〧咎〧咎〧咎〧咎〧咎〧咎〧咎〧咎〧咎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〨吉〨吉〨吉〨元〨吉〨吉〨吉〨吉〨吉
〡咎〢祥〣悔〤吉〥平〦凶〧吝〨災〩休
〩吝〩吝〩吝〩吝〩吝〩吝〩吝〩吝〩吝

𝍨 八之九

𝍧 革　霜降豺祭獸

革利貞從而革道不變應時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大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元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

丁報八之六

卅報 草木黄落

報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凶凶凶大凶凶凶凶凶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吉吉吉吉吉元吉吉吉

休災吝凶平吉悔祥咎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𝍧𝍦比 八之七 蟄蟲咸俯

比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思出位越常凶征吝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𝍡凶𝍡凶𝍡大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元𝍧吉𝍧吉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

𝍧𝍧 戊 八之八 立冬水始涸

戊貞吉戰血元黃陽亢有傷君子克藏惟智之藏利征伐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𝍡凶𝍡大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元𝍧吉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

𝍧𝍧結　八十

結百穀其成庶績其凝履霜堅冰婚媾吉爭訟凶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悔𝍠海𝍠悔𝍠悔𝍠悔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𝍡大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𝍡凶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𝍢休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𝍣祥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𝍥災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𝍦咎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吉𝍧元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𝍨吝

養 九之一
地始凍

養惟心亨求口實大人大體小人小體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凶凶凶凶凶凶凶凶大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悔悔悔悔悔悔悔悔悔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吝吝吝吝吝吝吝吝吝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祥祥祥祥祥祥祥祥祥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
元吉吉吉吉吉吉吉吉

𝍡
𝍨遇 九之二 雉入大水爲蜃

遇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爲周之師自天祐之勿娶女凶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大𝍠凶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𝍨吉𝍨元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

〣勝九之三

〤勝小雪虹藏不見

勝厲貞吉利涉大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〡凶〡凶〡凶〡凶〡凶〡凶〡大〡凶〡凶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〢休〢休〢休〢休〢休〢休〢休〢休〢休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〣災〣災〣災〣災〣災〣災〣災〣災〣災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〤悔〤悔〤悔〤悔〤悔〤悔〤悔〤悔〤悔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〥平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〦吝〦吝〦吝〦吝〦吝〦吝〦吝〦吝〦吝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〧祥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〨咎

〡災〢吝〣吉〤休〥平〦咎〧凶〨悔〩祥

〩吉〩吉〩元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吉〩吉

𝍣九之四

𝍨囚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囚厲利用獄不利有攸往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大𝍠凶𝍠凶𝍠凶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各𝍧災𝍨休

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元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

𝍣𝍨 王 九之五 閉塞而成冬

王惟水之神外暗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妊娠吉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大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𝍠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元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

𝍥𝍨 固 九之六
大雪鶡旦不鳴

固正靜而一爲物之極龍蛇之蟄不知不識吉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大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悔𝍨咎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悔𝍨咎
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悔𝍨咎
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悔𝍨咎
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
𝍠休𝍡災𝍢吝𝍣凶𝍤平𝍥吉𝍦悔𝍧祥𝍨咎
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元𝍨吉𝍨吉𝍨吉

𝍦𝍢 移 九之七 虎始交

移功成而退居亢則悔利有攸往守常凶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𝍠凶𝍠凶𝍠大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
𝍠祥𝍡悔𝍢凶𝍣咎𝍤平𝍥休𝍦吉𝍧吝𝍨災
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元𝍨吉𝍨吉

𝍢𝍠隤九之八
𝍣𝍠隤蕩涯出

隤物極于上必復于下君子下下吉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𝍠凶𝍠大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
𝍠悔𝍡凶𝍢休𝍣祥𝍤平𝍥災𝍦咎𝍧吉𝍨吝
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元𝍨吉

𝍨𝍨終　九之九

終吉茲固之窮斯闢之通君子令終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𝍠大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𝍠凶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𝍡休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𝍢災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𝍣悔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𝍥吝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𝍦祥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𝍧咎

𝍠凶𝍡休𝍢災𝍣悔𝍤平𝍥吝𝍦祥𝍧咎𝍨吉

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吉𝍨元

附錄

黃東發日鈔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嘗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爲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

黃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于是有範數圖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眞氏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九峯同調

黃先生千能

黃千能字必强豐城人刻意讀書謂皇極九疇之統漢儒舉以參五事配六極則失之妄作皇極要論又謂古今地理無一定

之形神禹疏河之故道蕪沒而難考作禹貢圖說參江西通志

九峯家學劉李三傳

敎授蔡覺軒先生模

蔡模字仲覺九峯先生冢子也淳祐四年以丞相范鍾薦謝方叔亦乞表異之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嘗輯文公所著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河洛探賾等書行世學者稱爲覺軒先生

文肅蔡久軒先生杭

蔡杭字仲節覺軒之弟也紹定進士主管 刑工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亟宜早定帝善其言累官至端明殿

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卽乞骸不伺報輒行落職予祠卒諡文節以犯祖諱更諡文肅

雲濠謹案萬歷金華志云仲節元定之孫博通經史邃于理學淳祐十一年知金華郡亟踵北山魯齋二先生之門請爲 王教麗澤會齋一出而婺之禮俗興

山長蔡靜軒先生權

蔡權字仲平九峯先生第三子也聰明英毅肄業于家庭兄弟聯席自相師友覺軒爲續近思錄易傳集解大學衍說河洛探賾論孟集疏等書皆與先生參考以至成編以兄恩補承務郎教授鄉閭講明義理獨處靜室幽軒終日怡怡學者稱之曰靜軒先生參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眞西山爲九峯墓表稱季子亦嗜學授廬峯書院山長訓誨人才云

九峯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

劉欽字子時建安人九峯蔡氏弟子也以蔭累官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自號冰壺散人謚忠簡著尚書衍義 補

何雲源先生曰

何曰號雲源先生劉習甫見先生得建安二蔡易洪範之學先生大器之特授以微言妙旨 參上虞縣志

梓材謹案雲源何氏學案劉習甫傳或傳寫作靈源黃晉卿北山紀遊八首其一為靈源靈源何氏豈即北山何氏耶姑識以俟考

劉氏家學 劉李四傳

劉先生涇

劉涇忠簡子雲莊之後也其跋胡氏易學啟蒙通釋曰嘗記兒時經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先生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蔡先生父子從遊最久講四書之餘必及于易舊藏雲莊所鈔諸經師說數鉅帙兵燼之餘其存者蓋千百之什一耳一日約旡咎詹君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適值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一編見示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亟閱諦玩見其論象說理允爲明備而其所援引則雲谷當日及門之士遺言討論多在焉參經義考

梓材謹案潛庵學案陳后堂傳云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純父蓋卽先生之字

何氏門人

司農劉先生漢傳

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戸部侍郎漢弼之弟也時有雲源何氏者得建安二蔡易範之學先生往從之求其奧旨初先生以祿不逮親絶意仕進雲源勉之仕年四十六始舉進士累官至監都進奏院陛對陳四事曰崇聖學闢異端伸直氣恤民隱遷司農丞守南康軍改吉州俱有聲晉江西提舉時長江失險人心摇蕩元兵日逼先生捍禦要害民恃以無恐制書奬之除直寶謨閣尋知處州遷兩浙運使吏部郎力辭不受已而晉司農卿奉祠閒居十一年知宋將亡臨終索筆書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所著有洪範奥旨通鑑會評止善集補

九峯續傳

鄉貢劉竹坪先生實翁附子震

劉實翁吉水人元貢進士號竹坪先生子震字庚振元進士朝列大夫知趙州世稱蒼筤先生竹坪蒼筤治尚書有名王充耘等皆出其門元末丁亂蒼筤舉宗奮義日夜戰其鄉闔門多戰死云參解春雨集

貞文黃存齋先生鎭成

黃鎭成字元鎭邵武人年弱冠即厭棄榮利延祐初再試有司不合築室城南顏曰南田耕舍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學者稱爲存齋先生著尚書通考十卷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文宗天歷三年執政者薦爲江西路儒學提舉祿不及而卒年七十有五集賢議謚曰貞文處士從黃氏補本錄入

隱君陳先生師凱

陳師凱字道勇南康人隱居廬山名其地曰東滙澤撰尚書蔡傳旁通六卷 同上

劉氏門人

同知王先生充耘

王充耘字耕野江西人元統初以書經成進士授同知永新州事尋棄官養母晚益潛心尚書考訂蔡傳名曰讀書管見凡二卷外有書義主意書義矜式各六卷 同上

宋元學案六十七卷終

北溪學案表

陳淳

李氏壻

晦翁休氏門

人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講

氏武夷豫章

三傳

涑水二程四

傳

子案

陳沂

陽昭復　呂大圭　[illegible]　呂椿 介甫 平人

王昭　呂大圭見上楊氏

蘇思恭

祖尊己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梁集

王雋

鄭思忱 見于白石門人

鄭思永

王次傳

江與權 並見白石門人

葉采 別見木鐘學案

邵甲

王震 並見慈湖學案

張應霆

李彝

王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仕訓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溪講友

蔡和
復之學侶

朱右
鄭聞
謝升賢
貫齋講友

蘇思恭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王偒 並見北溪門人

鄭思忱

鄭思永

王次傳

江與權

宋元學案卷六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北溪學案

祖望謹案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修補甚詳其槀具存

朱林門人　劉李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　附子榘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

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及文公守漳請教文公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文公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問無原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

溥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陳沂等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子榘又編次其文爲五十卷 修

北溪語錄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眹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旣由是出又復沖漠無眹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妙用今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于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稍窒礙然後實體得

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又云陳幾叟月落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道流行天地之閒無所不在無物不有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者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眞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其

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能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于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閒唯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閒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

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以恩愛說仁韓子因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門人又一向離愛言仁而求之高遠不知愛雖不可以名仁而仁亦不能離乎愛也上蔡遂

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而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知覺處純是天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夫仁者固與萬物爲一然謂與萬物爲物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于與萬物爲一之前純是天理流行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萬物爲一體方爲仁其視仁皆若曠蕩在外都無統攝其實如何得與萬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殊失孔門向來傳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說始親切矣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最親切

恭是敬之見于外者敬是恭之存于中者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別列示學者文

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是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唯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于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

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强弱之證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鎁干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物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王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命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然理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地不離乎氣而爲言耳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言也蓋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 以上梨洲原本

示學者文

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陵蔑經典以爲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蕩學者于空無之境立論過卑者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爲經世濟物不必修德而陷學者于功利之域 師友淵源○補

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于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于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用功節目

仁者固能好人能惡人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寘好人之意常過厚惡人之意終較緩好人之意終較速

　祖望謹案此乃長者之言然君子之惡惡本以自警則有如仇如探湯者北溪但就待人一邊言之耳

忠恕難截然分成兩段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聖人安得有憤只是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眞能憤然後眞得樂

神發于陽魄根于陰心也者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于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

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而此心之于寤也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而此心之于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是亦未嘗無主已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思有善與惡者又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

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靜之陽明陰濁也聖人與衆人動靜則同而所以為陽明陰濁則異人之學力可以驗矣

聖人知匡人之逆不能害已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而又必有戒畏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

逝者如斯楊氏有不逝之說亦猶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周公請命成王出郊耿恭拜井庾黔婁祈北辰與王祥姜詩等事只為天地間同此一理同此一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心又為之主隨其所屬小大但精誠所注理强而氣充自然有相感通有若血脉之相關者然人或有不能必其然者蓋無不應者

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非其常也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爲而不可覬其所難必

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進于天理蓋其質美而未學所云者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不復天理處便是人欲之根尚在潛伏爲病未能去之淨盡而猶有陰拒天理于冥冥之間正如瘧疾寒熱既退而精神不爽病猶在隱而未全退蓋形氣尚爲主天理尚爲客也

一日克己復禮當是時顏子分上克己業過大半所以夫子有一日之說未爲徑快疏畧而在顏子則見手段一日亦眞足承當若在學者工夫未曾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說安能頓然徹底淨盡

曾點只是窺見聖人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顏子縝密之功故不免乎狂士蓋有上達之資而無下學之功若以漆雕開比之則開之意正欲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者在學者于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于中然所以致其力者不可躐高以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體囘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囘之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

子路行處篤于點平時胸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灑然底意如與狐貉立與朋友共無憾其地位高矣但其見處不及點由此理而不知

暴來者待之以遜毀來者待之以靖詐來者待之以誠慢來者

待之以恭　以上問目

魂者陽之靈氣之發也其分主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魄者陰之精體之凝也其分主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參覈互考魂中有魄魄中有魂無所不存凡日用之所奮厲震作通暢和樂施爲經畫思慮明覺者魂之屬也整齊嚴肅安恬退止持循執守決斷記志者魄之屬也魂充魄聚則心力强心之神明精爽則魂魄有統人生始于氣感則得魂爲先既而體凝焉則魄次之又既生而神發焉則魂主之發而純一湛靜則魄主之男則魂統魄女則魄統魂稟重厚者魄勝魂賦輕清者魂勝魄　魂魄說

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無

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此所以生之始也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眞之理而其存也順則其死也安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于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廻生生于千萬億刼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于原既屈者可復申與造化消息闔闢之理殊不相合且天堂地獄明證昭昭是天地間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福可以禱而得

罪可以賂而免所以主宰乎幽陰者猶爲私意之甚觀此雖愚者可以不惑矣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此皆人心也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義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于方寸之間而不相亂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有別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之類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見此爲見性悟此爲悟道其甘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見于心如秋月碧酒之潔者遂以爲造到而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歆慕

舍己學以從之不知聖門自有克己爲仁瑩淨之境所爲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光風霽月者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彼之所謂月潭清潔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耳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所具者惟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此是第一節差錯處至于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粗迹悖謬極顯處心本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必欲絕之死而後可程子以爲佛家有一箇覺之理自謂敬以直內而無義以方外則直內者亦非正謂此也以上似道之辨

八條目中格物之義最博而誠意所關繫爲最要 雜著

流俗舉子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八德之門然後徐

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西銘等文字非可驟與之語而強聒之也答李公晦

學者先須堅立此志嘗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爲憂而自淬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循用功以副之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然後行只是一套底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者不眞須見善眞如好好色見惡眞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力即便在其中矣

知行不是兩截事譬如行路目視足履豈能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寸步決不能行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亦決無可至之處

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只畧見大意是是非非須如好色惡

確然不可移易方透得大學誠意關方到得孟子居安地位

有牢固得力處方可保成箇人免禽獸之歸若只依希半開半

界茫然不定平居未接物時猶未見做病忽臨大利害境界有

大可羨可嗜可駭可懾便不覺為之潰亂變動忽墮于非人類

之域而不自知豈不可畏

吾子所學只欲博物洽聞不欲為志道據德工夫殊不入顏曾

路來古人謂切問而近思又曰審問之謹思之今吾子不切不

審而雜乎其問不近不謹而泛乎其思長編大帙都一滚來是

乃博問而遠思殊非朴實頭地

讀聖賢書不必過用心求玄求妙于杳冥昏默之表特于人事

日用間以其言一一切身體之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爲吾身中事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灑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

太極卷子各隨段訂正但此等未到處不必苦苦勞心過求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一動一靜蓋莫非太極流行之實非下學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終非實見亦安得存養而實有之特恐復墮于莊列之途而不自知

制度名數無非理義所寓輕重疏密之間可見古人纖悉處厭而遺之不幾墮釋老玄無之病乎

所謂別尋一箇光明不昧物爲收藏之說此正文公摘出異端心

腹隱疾以警學者世儒多不免此凡其窮高極遠求玄語妙者皆坐此病吾儒所謂高遠實不外于人事卑近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所謂玄妙實不離乎日用常行非求諸空無不可涯涘之中故精義妙道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盛德至善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來六經語孟何嘗有一懸虛之說以上答陳伯澡

近思錄第一卷皆陰陽性命之藴最爲難看未可入頭便硬穿鑿去且放緩亦無妨第二卷至第五皆切身用功處最宜熟究第十三卷辨異端之說十四明聖傳之統參攷詳玩俟有得焉然後可以次第繹矣通書簡奧未可驟讀史學亦且放緩俟胸中權衡一定方可及之乃能眞有以斷千古是非之情而資異時盛大之用答林司戶

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為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逕于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為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為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呂蕪德甫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得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捄其流弊

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說欺愚惑衆

須從下學方可上達格物致知然後動容周旋無阻隙學厭繁就簡忽下趨高陰竊釋氏之旨陽託聖人之傳最是大病與尙安道

承喩及臨利害得喪輒覺氣懾心動爲身大患自非切已用功何以及此然去病當從根則無遺種大凡臨利害得喪見其理不破則于中不能無所疑所養之氣餒而不充則于中不能無所懼疑與懼交戰心烏乎而不動欲見事理之破者在乎致知格物之功欲養氣之充者在乎集義之功雖臨大變當大任應之無不從容矣與鄭行之

此一種門戸全用禪家宗旨祖述那作用是性一說將孟子所闘告子生之謂性底意重與起來指氣爲理指人心爲道心謂

此物光輝燦爛至靈至聖天生完具瀰滿世界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都是此一物而異名凡平時所以拳拳向內矜持者不把作日用人事所當然只是要保護那光輝燦爛不死不滅底物事是乃私意利心之尤其狀甚有似乎存養而實非聖門爲己之學也所主在此故將下學工夫盡掃合下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立接引後進亦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行

其徒一二老輩閒有踐履好處者此非由學力師訓之故乃出于生質之篤厚而然亦只是與道暗合案之實不相符 以上答鄭節夫

祖望謹案此數語太過

靜坐之說異端與吾儒極相似而絕不同道佛二家亦小不同道家以人之睡臥則精神莽董行動則勞形搖精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遊心于沖漠以通仙靈爲長生計佛家以睡臥則心靈顛倒行動則心靈走失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空百念絕萬想以常存其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底心靈知識使不至于迷錯箇輪回超生之路此其所主皆欲利之私且違陰陽之經咈人理之常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若聖賢之所謂靜坐者蓋持敬之道所以斂容體息思慮收放心涵養本原而爲酬酢之地不欲終日役役與事物相追逐前輩所以喜人靜坐爲善學然亦未嘗終日偏靠于此無事則靜坐有事則應接故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若

江西之學不讀書不窮理只終日默坐澄心正用佛家之說在初學者理未明識未精終日兀坐是乃槁木死灰其將何用心不能無思所思出于正乃天理之形思其所不當思則爲坐馳今欲終日默坐無所思便自忽然有覺悟寧有是理 以上答西蜀史杜諸友

所喻病痛有喜善嫉惡之心太勝而包荒之量未洪勇往直前之力有餘而詳緩之意不足卻是氣稟之偏惟至于理義窮格昭明氣質磨礱純粹自無不各中其節矣如一以包荒爲量而其理不明則混而無別有妨乎智一以詳緩爲意而其理不明則懦而無主有害乎義又不可以一定拘也 答陳遂父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北溪文集六十條今別列示學者文一條又一條爲張應霆李犇立傳于後一條附錄鄭聞傳

後又移入晦翁學案五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象山學案五條移入木鍾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二條移入嶽麓諸儒二條移入慈湖學案四條移入槐堂諸儒三條又一條分爲兪可中顧平甫立傳又案謝山序錄言先生衞師門甚力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自可合諸條而互見之也

北溪講友

陳復之先生易

陳易字復之永春人從朱文公學文公嘗稱先生及北溪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同郡蔡白石累貽書請質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料院楊先生仕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復之學侶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

蔡和字廷傑晉江人心慕朱文公以親老不能勉陳易往受業而以書請質之居白石村裴祭酌古今禮鄉閭化之眞德秀守郡李方子爲僚議創書院于東湖延先生爲堂長會易鎮不果號蔡白石

北溪門人　劉李三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陳沂字伯澡一字貫齋仙遊人光祖之子北溪陳氏弟子也北溪稱其天姿粹清用功懇切蓋高弟云　雲濠案北溪集與先生書三卷答問二十篇官至新州推官所著有讀易記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底稾別爲先生一傳云篤志紫陽之學以父命從北溪遊而又徧參當世名儒顧士嘗名其書室曰貫齋北溪爲之記又云著大學論語說讀易記等書仙遊縣志言先生徧參劉爚廖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

之門而北溪其所終身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抵爲嫡嗣云

楊先生昭復

楊昭復雲濠案先生姓一作王一作黃疑莫能定閩人師北溪得朱子之傳其門人曰呂大圭補

王潛軒先生昭

王昭號潛軒北溪弟子爲鄉先生呂圭叔少嗜學師事焉參通志堂經解序

梓材謹案先生與楊先生昭復並師北溪其以楊昭復爲王昭復蓋因同名昭且同爲呂氏師而誤爲一人也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祖尊已

蘇思恭字欽甫雲濠案謝山劄記云字德甫晉江人祖尊已以學行著先生嘉定中登第從陳北溪蔡白石遊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時

然後言除興化軍教授以理義之實革詞藻之華士風翕然爲變陳宓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稾曲江志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必昌字景文（雲濠案景文一作京父）晉江人從北溪學又切磋于陳宓潘柄二賢有大學中庸講稾嘉定中登第判循州（補）

黃先生以翼

黃以翼字宗台泉州人北溪陳氏弟子也兼師蔡白石析理精詣暮年學益博所著有易說禮說（補）

卓先生琮

卓琮字廷瑞永春人嗜學堅苦能暢北溪所授之旨

絜先生集

梁集字伯翔

梓材謹案陳復齋志北溪墓云北溪卒四年其門人蘇思

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謁志是先生爲北溪門人之證

又案北溪集有答梁伯翔三書

王先生雋

王雋北溪學生北溪卒爲文奠之參北溪文集附錄

鼓院鄭方生思忱

鄭先生思永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並見白石門人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別見木鐘學案

鄱顧齋先生甲

王先生震 並見慈湖學案

張先生應霆

李先生弇

張應霆李弇嚴州人並學于北溪北溪與鄭行之書云此間學者皆江西之流惟得張應霆一人志趣未離一心樂聽講論爲可望近又得李弇有志舍舊從新爲可嘉 補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與鄭寺丞書作李弇而與鄭行之書作李發發與弇字相似蓋傳寫之譌作弇者是也

朱先生右

朱右字仁仲嚴州人也 補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是條北溪爲朱仁仲字說有云嘉定丁丑秋過嚴陵爲鄭使留在學講說學徒朱君右者與拳拳于聽受深有所警發每自恨親炙之爲晚云

上焉者安于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應數在窮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侮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瞑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于天其陽乎道于地其陰乎道于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一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變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于地而雨

白石門人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先生以巽

卓先生琮

王先生雋 並見北溪門人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思忱字景千安溪人嘗從蔡白石遊雲濠案閩書先生授尚書于西溪李季辨解折情請生徒常百數嘉定中登第爲新興令除盡利錢三百萬知崇安縣復均惠倉以私錢𧶘錢市糴寶之左還浦城丞眞文忠公與語知其賢言于太守復得仕知南恩州辟浙東帥府參議官時變

上封事言士溺苞苴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考覈卹貧節用

諸力除監登聞院參姓譜

鄭先生思永

鄭思永字景修安溪人好學篤行蔡白石愛其樸粹妻以女俾從學終身著易說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合傳

王次傳江與權與鄭思恍鄭思永蘇思恭卓琮王雋黃以翼黃必昌皆白石門人補

雲濠謹案泉州府志于蔡白石傳云一時如鄭思恍思永蘇思恭王次傳卓琮王雋黃以翼江與權黃必昌皆從北溪學是諸先生並兼從陳蔡者也

楊氏門人　劉李四傳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

呂大圭字圭叔南安人雲濠案一本作同安人呂樸鄉因以爲號楊昭復弟子也昭復之學得之北溪陳氏以接朱子世號溫陵截派登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蒲壽庚降知州田子真降元捕先生至令署降表先生不可變服逃入海壽庚追殺之所傳易經集解春秋或問學易管見其說易取陰陽對卦並論如乾坤作一論坎離作一論之類

王氏門人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見上楊氏門人

呂氏門人劉李五傳

隱君邱釣磯先生葵 附師辛介甫吳平甫

邱葵字吉甫同安人有志朱子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受春秋而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宋滅不應科舉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四書日講 補

周禮補亡自序

周禮一書周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于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于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眞西山之

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藴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于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厥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于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閒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

當鄭賈以來皆當歛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癸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于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于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于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士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

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羡三地官羡十九春官羡十夏官羡九秋官羡六計其所羡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缺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

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遼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于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眞西山趙庸齋皆以爲攷訂之詳足發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辯自漢以來遂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于前以俞王二先生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于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並從黄氏補本錄入

邱氏門人　劉李六傳

呂先生椿

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從邱吉甫學著尚書直解春秋精義從呂氏補本錄入

宋元學案卷六十八終

滄州諸儒學案表

李燔
- 子 㪟
  - 孫 鏃
-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 趙范
- 趙葵
  - 子 溍
-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 宋斌 見上晦翁門人
- 許應庚 別見雙峯學案

張洽
- 子 格
- 子 擥

廖德明
- 鄒應博

- 李方子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 李子才 別見鶴山學案
  - 葉采 — 陳天澤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 李文子
- 徐僑
  - 王世傑 — 石一鰲
    - 子定子
    - 陳取青 — 焦
    - 劉濬
      - 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王褘
      - 戴良 別見北山

李直方

丹先生學案

陳埴

劉消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蔣允升 案

高明

附弟誠

李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樵 見士鹽翁

艤翁同調

家學

胡淡

李思齊

徐繡

胡太和

陳上允

劉爚

朱元龍

葉由庚

朱巾

子屋

孫欽別見九峯學案

從孫應李

熊慶胄

熊禾

胡一桂

並希泌講友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董銖 見上晦翁門人

劉炳

劉剛中

程洵

曹彥約

曹彥純

詹體仁

真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林夔孫

江蘭里

陳偕器

父煜

趙介如

汪華別見雙峯學案

燕公楠

劉南甫

古心學侶

從子由聖

歐陽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傅伯成

子雍

孫康

黃灝

度正

趙景緯

任希夷

宋斌

黃嵤

陳孔碩　子韡別見水心學案

涵廬

父衡

陳孔夙

吳仁傑

陳守

陳定

陳宓　黃績見下瓜山門人

程端蒙　董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從子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董銖　董琮

程正則 並見介軒學案

王過

程琪

晏淵

陽枋 子格

陽岊

史蒙卿 別爲靜淸學案

許[illegible]仁

方士繇 子丕父 別見勉齋學案

竇從周

竇澄 衛炳

湯泂 衛翼

劉徽

李耆旨

趙綸

林湜

父師史

應純之

應謙之

應薦之

沈僩

張宗說——江塤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李拡圭

郭偏卿

趙汝談

潘檉

潘柄——黃績——李仲元

蘇國台

鄭獻翁

滕璘——趙雷——李鎮孫

滕珙——何鉞——黃智孫——陳櫟——倪士毅

朱升

程存

葉大有

吳彬

程顯道

陳源長 草窗同調 —— 子櫟 見上草窗門人

胡泳 —— 黃榦 別見勉齋學案

李仁屋

曾三聘

章康 —— 胡渲

陳發 —— 子成父

歐陽謙之 —— 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饒敏學

孫調

李閎祖

李相祖

李壯祖

王遇

父羽儀

楊楫

楊方——孟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復——李鑑 別見勉齋學案

李唐咨——陳思謙

林易簡

石洪慶

施允壽

趙師淵

趙師夏

楊至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余大雅

游倣

鄭可學

許升

劉炎 — 王侃

— 王磁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士毅

劉鏡

李熏

方壬

方禾

方大壯

上官謐

傅誠

黃寅

梁瑑

馮允中

呂勝己

楊仕訓

葉武子

俞聞中

吳英

黃孝恭

邱珏

饒幹

楊履正

孫枝——子扈丞

——子顧賢　孫璹

周謨
余宋傑
李焯
劉貞
李紀
李樵
宋之潤
宋之汪
潘友恭
杜肪
杜愴

鄭昭先
范念德
劉孟容
黎貴臣
林學蒙
徐寓
蔡念成
江默
戴蒙
程永奇
李季札

林至

嚴世文

楊與立

楊驤

楊道夫

徐昭然

姜大中

潘時舉——陳紹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必大

劉砥——子子玠別見勉齋學案

劉礪

王力行

吳壽昌

世節

曾祖道

吳昶

陳文蔚——徐元杰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方誼

張顯父

孫自修

孫自新

孫自任

葉[illegible]——子采 見上果齋門人

黃義勇

黃義剛

萬人傑

曹建

詹淵

符敘

童伯羽

龔蓋卿

李宗思

黃學皐

黃幹——饒魯別爲雙峯學案

李鑑別見勉齋學案

廖晉卿

李伯誠

李周翰

劉定夫

賀善

並晦翁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邢富國——張諒

張貢

晦翁再傳

鄭儀孫——張復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滄洲諸儒學案上

祖望謹案朱門授受徧于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梓材案晦翁學派自西山蔡氏勉齋潛庵木鐘南湖九峯北溪諸學案而外謝山序錄並歸滄洲諸儒學案兩卷今則門人入是卷再傳以下入下卷

晦翁門人　劉李再傳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附子舉孫鑣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舉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文公學文公告以曾子宏毅之語退而名其齋以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文公沒率同門會葬時學禁方嚴不爲少怵九江守以遺逸薦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除大理司直又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漕帥各持其說先生謂寇獨非民邪請自馳往分兵守險諭順逆禍福寇皆帖服修贛江堤旱潦有備洪州皆爲沃壤時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漕司欲視民稅產物力各令藏之官爲封識則價可增先生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又劄爭之漕司卽弛禁薦改通判潭州眞文忠德

秀爲長沙帥二府之事咸諮先生不數月歸適史彌遠當國廢
皇子竑歎曰三綱絕矣遂不復出以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宮
先生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
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史臣李心傳論
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以先生爲海內第一九江蔡念成稱先
生心事如秋月年七十卒贈直華文閣諡文定錄其子舉補下
州文學孫鑑亦登第方明父暹饒伯輿曾趙忠靖葵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幹
並稱曰黃李

文憲張主一先生洽 附子榕桱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少穎異從文公學博極羣書嘗取管子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

時行社倉法請于縣貸常平米建倉里中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弊甚先生請行推排法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南郴寇作亂雲濠案郴寇史傳作鄰寇與縣接壤民大恐先生單車往延見隅官詢利害犒之寇竟不至薦通判池州數請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先生爲長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度正葉味道曰張洽何時可到將處以說書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有旨除寶章閣先生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讀通鑑長編事畧于櫛歷陽同進士出身

梓材謹案先生諡文憲見金仁山告王魯齋先生諡文先生曾孫庭堅序先生春秋三書亦云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順昌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文公之門乾道五年進士歷知莆田縣通判潮州知潯州除廣西提點刑獄移江西廣東復以直祕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畧進直煥章閣除吏部左選郎官尋奉祠卒先生初除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在南粤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入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學禁方嚴先生確守師說不爲時論所變所著有文公語錄春秋會要槎溪集行世 修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知州李耘叟先生文子 合傳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性端謹純篤文公謂之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遊太學學官李道傳屈官位與行輩執刺就謁之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眞西山守泉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每至夜分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先生獨不肯史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宮僚或曰此眞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既歸學者畢集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起家通判

辰州卒其卒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禮部侍講卒于才其門人也雲濠案一本云先生所著有傳道精語等書行世眞西山袁蒙齋嘗進其禹貢解授朝奉郎 弟文子字公謹紹熙中進士歷知縣閩潼州亦從文公學爲學者宗仰 修

梓材謹案公諱號耘叟眞西山題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言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云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李公晦質輭弱以騎牆爲便講學務騎牆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論事務騎牆而不必義利之太分行政務騎牆而不必誅賞之太明與人交務騎牆而不必善惡之太察熟此一線路不知其病痛不少也 補

又曰世儒竊禪師之緒餘以爲別有一物光明迥超物表固當屣之門牆之外凡吾徒之畧于事而急于聞性與天道者亦不

可不戒李公晦門下樂與緇黃來往而又好觀楞嚴經解恐其看他不破未能脫此圈檻也 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神獨知之乎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補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呂東萊門人葉氏邽登淳熙進士調上饒縣簿復登文公之門文公稱其明白剛直以毅名齋嘗言文公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由祕書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尋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以迕史彌遠劾罷端平初遷

祕書少監太常少卿凡經奏對累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剖析理欲分別黑白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弊垢愀然曰卿可謂清貧矣賜以金帛固辭先生退而上疏言所謂貧者乃邦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女謁閹宦蠹國膏肓執政大臣戕時蠢賊比之于臣未爲貧也帝爲之感動經筵侍講復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言金使至無國書先生論宜館之于外逆時相意丐休遷工部侍郎奉內祠兼侍讀以疾申前請改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卒謚文清同邑葉由庚朱中皆門人也

雲濠謹案黎洲學案原本歸文清弟子朱先生元龍于東萊學案謝山序錄于麗澤諸儒學案云明招諸生歷元至

明未絶亦兼指文清所傳學派而言顧文清卒業于晦翁
爲朱門高弟數傳而後如黃文獻諸先生多稱朱學則文
清學派宜入滄洲諸儒學案爲是矣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俱受學朱文公呂成公之門登乾
道進士調山陽簿轉饒州錄事參軍遷連城令改知閩縣僞學
禁興歸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爲終老之計以父憂服闋
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擢提舉廣東常平遷湘
西提點刑獄遷國子司業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自朱
某發明于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
也請刊行所註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示太學儀兼
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接伴金使于盱眙還言兩淮之地宜加經

理約頃畝以授田列溝洫以儲水具田器貸種糧使相保護使
相糾率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平居則耕有警則守力餘則戰非
止一時之利也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修注官權兵部侍郎
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兼太子左諭德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試刑工二部奏乞絕金歲幣罷遣賀正使建制置使于歷陽以
援兩淮進權工部尚書封子爵兼太子右庶子卒贈光祿大夫
賜諡文簡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等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鶴溪高弟恆軒先生懋之子眞西山爲
先生神道碑云公在家庭耳濡目染府君授以程氏書曰
覩此可以爲學矣晦庵朱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
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視他從遊之士爲最久而所造
爲獨深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又云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
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
講論

侍郎劉睦堂先生炳

劉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文簡爚從文公遊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著有四書問目參閩書

雲濠謹案先生號睦堂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建人劉氏兄弟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于門下是先生兄弟並及呂門之證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嘗讀老莊荀揚之書有所得皆爲發明及遊朱子之門先生以所業請質朱子曰老莊書壞人心術自是篤志于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勉齋爲友既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四方人士翕然從之薦于鄉登嘉定四年進士授漢陽簿調蘭溪丞卒文公子侍郎在爲狀其行邑士大夫舉祀

鄉賢有師友問答雲濠案先生所著又有西溪奇器若干卷

師友問答

剛中問先生曰義利之辨爲吾儒第一關頭學者講求有素所見非不分明及處事卻又模糊何也先生曰秖緣見不分明耳若分明如薰蕕觸鼻即聞旨否入口即覺曰然則嚮所見爲義者非義見爲利者非利乎曰此又何嘗不是只見其大畧曰此是義此是利究竟幾微分際尙未甚黑白剛中曰幾微分際何在先生曰在公私閒以公心出之利亦是義以私心出之義亦是利剛中曰若是公私在心義利在事心不應事事不應心柰何先生曰大學戒自欺求自慊知之眞行之力不待處分其事一動念早自義利判然至若舍利取義已屬事後應迹剛中心

喜稱快而退

問爲學工夫須是有起端處人心之五常猶天運之五行迭相爲明循環無端初學復性從那一端下手先生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則見理明恁地欲爲仁便認眞有箇仁欲爲義便認眞有箇義欲爲禮便認眞有箇禮欲爲信便認眞有箇信因物案照審端用力知得去向自不迷于所往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和義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事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

問大學一書包孕聖功王道何以云初學入德之門先生曰凡人居處有門必先有路識得路方到得門到得門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學綱領條目是門也本末先後是路也格致誠正修齊

治平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學便學論語望
涯涘何如循途歷級從容馴至扶進高深若不得
假假乎其何之

問人不學不知道學在讀書上見道在行事上見必讀書然後
可行事與先生曰固也然學即學其道非作兩截無論讀書無
論行事無地皆是道無地皆是學果于經史典籍潛心玩索日
用云爲細意體察自能窮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豈談空說玄
之謂道鉤深索隱之謂學哉

問大學八工夫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敢請物無底物先生曰
此說程伊川言之甚善所謂格物者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
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捜索于無形無迹

之境當前物理反不能靡所遺矣

問伊川涵養須是主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兩截事與先生曰主敬則心靜致知則理明心靜理明知以涵養而益深浹洽然敬非終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馳而說心研慮時時有新得也

剛中每見善人縱極愛敬不過當面則然見不善人雖其人久不在猶作十日惡自知性情之偏不知何以克治使嫉惡之嚴移而之好善之篤先生曰人心本自有善故投之以善則順人心本自無惡故投之以惡則逆順受易忘逆受難制其勢然也要惟是兩學問工夫未到率其本然未免過于忿激若能以沖和者養成氣質漸漸消融結習自然寬厚平夷好善惡惡各適

如其分量而止而偏私悉化德器亦自此深醇

問周子主靜程子主敬二說各顧聞其大概先生曰屏思慮絕紛擾靜也正衣冠尊瞻視敬也致靜以虛致敬以實然此中皆有誠實工夫豈摸形捉影而得周子靜則禮先樂後程子敬則自然和樂和樂禮樂非爾所及但時時收斂將身心攝入靜敬中正心誠意久之自有進步處

剛中出愚尊聞行知柰一日之閒聞而知之者分數多尊而行之者分數少因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直是學不得底先生曰天下事理有爲吾所合知合行者聞斯行諸可也如此事知其當如此行值事不我屬如何孥定要行若遇行事時苦于窒礙則又不可無知妄作或商以師友或證以古今又何

嘗不是尊所聞行所知

敢告先生某向年于衆情酬酢之地口雖不言私下一一對勘常覺得自家儘有好處別人儘有不好處今雖漸減亦時或微微有此意思先生厲聲曰是惡也是最不好如何反說自家儘有好處聞者憮然爲間曰先生何以教之先生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

問讀書者想見其爲人不敏讀書時亦嘗掩卷沈吟思慕愛悅其人時時髣髴欲得見古人情狀究不我與何也先生莞爾而笑曰所謂想見者想見其爲人非想見其人也我不在古人地位亦不能到古人地位要其所以爲人處皆可師法從容久坐如對古人須從古人行事上著意彈琴見文王十日得進實實

地有神相契令奈何虛空摹擬將千年已朽之骨作栴檀佛像觀耶

問太極極字不訓中當作何解先生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諸樞極根極之義今天樞天根號北極義可通也太極者陰陽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蓋極也而太矣

問程子言仁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先生曰豈惟穀種凡果實核內其中心皆曰仁

問醫家謂手足痺痿曰不仁其形象不與穀種果核反對先生曰仁是性之生發流通者穀種果核能生發也手足痺痿不流通也

問聖人垂訓教人務須委備詳盡先生獨不喜人繁瑣豈謂語

言文字太多必至纏繞支離先生曰辭達而已矣卽不纏繞支離苟不達累千萬句奚爲程夫子亦謂立言宜蘊藉含蓄毋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梓材謹案學案原本所錄師友問答二十三條今移爲附錄者二條又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二條移入蜀學畧一條

附錄

晦翁居先生侍晦翁語先生曰子來從吾遊也誰使之先生避席前跪曰曾王父河南開封府君使之也府君官開封府尹南渡力阻講和不得每恨不能雪恥報仇歸隱羣田雲峯山下易簀屬後人曰聞自楊龜山倡道東南進而益上超羣儒而集大成其在朱韋齋公子沈郎乎爾輩可往就學先生爲誦府君述

懷詩曰撫心有恨辜君國學道無成愧子孫晦翁嘆歎不已

李方子黃直卿與先生侍晦翁左顧右盼已而徐徐語先生曰爾輩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驚惶只當做日用飲食人生本應如此元初離不得有事勿正畧著一形象生一計較不忽遽陷惰慢忘助兩病徵一時俱到矣

錄參程允夫先生洵

程洵字允夫婺源人晦庵內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 參道命錄

文簡曹昌谷先生彥約

曹先生彥純合傳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初事朱子于白鹿書院又十四年復見于嶽麓書院淳熙進士累遷知澧州未上以京湖宣撫薛叔似辟主管機宜勉齋黃文肅公歎曰是偉人也薛能得之亘不易惜未能用之耳攝守漢陽金人大入襄陽信陽被兵而襄陽將帥內自相戕先生絕江見薛勉以持重求士豪得許啗傳總民兵趙觀伸防水道而党仲昇將宣撫軍屯城中金人圍安陸游騎至漢川觀受方畧結漁戶守南河金人至邀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大軍繼進連戰北復追擊之時漢陽群盜亦乘閒起及金人遁捕盜盡平之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宇文紹節檄宣撫先生言不築棗陽不足以守隨守隨所以守德安不築

信陽不足以守德安守德安所以守黃不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陽守襄陽所以守光化又言荆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騈拇巨擘耳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統制宜在江陵嘉定元年詔求言先生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遲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眞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斂兵決勝可期也尋提舉湖北常平兼權知鄂州改提刑已而以爲雲南運判先是開禧三年桂陽有盜吏不以實聞桂陽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絕盜窟其間江西羣不逞相挺而起東踐南吉西逼郴衡南躁韶石北抵攸環數千里患之朝廷調

汀鄂軍捕之不得要領而江西專務招安詭降覆出朝廷患之會賊破安仁茶陵桂陽進逼長沙之攸縣中朝復下江西招安之令先生持之不可曰是犯衆怒損國威詔以直祕閣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先生督諸將逼賊巢而屯賊之諸長曰羅世傳李孟一李元礪李新李如松胡友睦而羅世傳尤黠官軍擊破新降如松遂復桂陽孟一復至以有備引去攻樂平官軍復擊破之遁入寨遂圖之元礪來援世傳密請圖之以自效先生許之世傳竟禽元礪明年破孟一餘黨漸平而世傳恃功索賂無厭不肯出峒池州牧許儁駐吉之龍泉頗結世傳許以承襲世傳乃以元礪獻江西右司胡渠主之請用世傳盡主諸峒悉撤兩路戍兵先生固爭乃以羅九遷者爲閒令友睦圖而殺之世

傳死而諸嗣服江西來爭功先生不之校也尋上善後事宜進直龍圖閣五年以吏部郎召先是宰相之弟守潭兄子守吉盜熾且及二郡故亟以先生與王公居安代之盜平宰相以爲媿且妒之乃以右正言鄭昭先疏寢召命罷免昭先亦嘗學于朱子者也先生徑歸卜居南康罕至城市或謂宰相曰人言曹長沙與人爭功二年來無一字到廟堂此豈競進者八年除利州運判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司董居誼不能馭之反曲意承奉先生以蜀邊諸司並列兵權不一有警則紛然奏議理財者詆兵弱握兵者咎財匱乃作病夫儀陳之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令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

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馭以維繫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猝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以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于怙勢不在于尊上用兵者志在于誅貨不在于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士俗人心其積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越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鬬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于一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摩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

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于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其後制閫雖暫徙利州而兵賦異掌卒莫能合先生以病乞歸次年拜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未幾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朝論思前言以戶部侍郎召尋以寶謨閣待制充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乞赴闕奏事不報移書廟堂請對又不允蓋有憚其來者先生遂奏辭改知福州先生謂辭制置而受待制于義未安又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又辭乃奉祠已而復待制寶慶元年以兵部侍郎召入對首勸講正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歷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

年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奏對者願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如蟊賊其有阻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求言宜敕邊吏愛民已而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侍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信于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于狂妄小人之手而道路異說猶襲于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文帝封淮南之三子本朝太宗之所已行也今若法之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精史學尋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又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仍兼侍讀嘗因進讀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鄧舒知伯盆成括皆以才稱卒于敗事其實本非才也鶴山

魏文靖公同在從班聞而歎服次年遷兵部尚書力辭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獻唐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座右且言下情猶未通橫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于都城則州縣橫斂無可疑者時相恨之又言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尋以病辭常德之行奉祠得歸自草遺表其畧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遷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奸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詔加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諡文簡所著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先生之在朱門勉齋稱爲豪傑之

士益論學統以勉齋爲第一論經濟大畧有以自見以先生爲第一兄彥純亦學于朱子之門修

龍圖詹元善先生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第爲晉江丞宰相梁克家薦于朝入爲太常博士攝金部郎官光宗卽位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主恩之說謂易于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潰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

泮然而釋如遇雨然何其和說而條暢也時上久不過重華宮故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後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開禧二年卒先生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愼獨爲主爲文悉根諸理周益公必大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名士先生與焉鄱人眞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先生以盡心平心告之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當世服其確論雲濠案湖山學案底本有云詹元善所著有象數總義詹司農集

梓材謹案先生亦爲劉屏山門人考宋史先生本傳言先生父髓與胡宏劉子翬遊則屏山固其父執也

詹元善語補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雲濠謹案先生遺集載此語續云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縣尉林蒙谷先生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文公遊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著有中庸章句 參閩書

雲濠謹案福州府志載先生著又有書本義蒙谷集蓋先生號蒙谷見萬姓統譜

忠儉傅竹隱先生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晉江人忠肅公察之孫直祕閣自得之子也少從文公學隆興初與兄伯壽同登第慶元間爲太府寺丞方言呂祖儉不當貶朱熹不可目以僞學又言朋黨之弊起于人主好惡之偏出知漳州一以律己愛民爲本推文公遺意行之召除工部侍郎火災陳三事曰失人心曰蔽軍政曰啟邊釁朝議

欲納金人之畔降者先生言不宜輕棄信誓中丞鄧友龍劾罷之嘉定更化召對面論前日失之戰今日失之和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暇日為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史彌遠密諭以當共政使有所彈劾先生曰豈可傾人以為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改權吏部侍郎俄補郡八年召不至理宗即位加寶謨閣直學士予祠乃進邸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尋召除寶文閣學士奉內祠朝夢其坐論濟王冤狀既抗疏力論不報加龍圖閣學士先生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奸邪聲色俱厲嘗慕尹諫疾革疏草亟命繕寫朝服而逝端平中諡忠簡初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修

雲濠謹案先生年八十四卒著有竹隱居士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耄志六卷見泉州府志

提舉黃西坡先生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薦除登聞鼓院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俄兩秩而從其鐫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皆不赴卒先生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文公守南康執弟子禮文公沒黨禁方厲先生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修

侍郎度性善先生正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說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因宋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于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著有性善堂文集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雲濠案一本云其先眉州人祖貿臣始居邵武第進士調浦城簿從文公學文公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爲太常簿奏乞編次紹興以來禮書從之累遷禮部尚書奏周敦頤及二程

百代絕學之倡乞賜謚其後周謚元程謚純謚正皆先生發之權參知政事時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譏其拱默謚宣獻修

布衣宋先生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勉齋李宏齋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趨清敏與權廷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卒葬西湖上歲一祭之則其賢可知矣

知州黃復齋先生㽦

黃㽦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文公遊舉太學進士歷官大理寺簿軍器監丞後知台州上蔡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先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卒著有復齋集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祖禧父衡

陳先生孔夙合傳

陳孔碩字膚仲侯官人祖禧父衡皆爲晦翁所稱許先生少即以聖賢自期既從南軒東萊學後偕其兄孔夙事晦翁著中庸大學解北山集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官祕閣修撰子韡從葉水心遊

國錄吳蠹隱先生仁傑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自號蠹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講學于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有古周易洪範辯圖漢書刊誤補遺等書

將作陳先生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丞相俊卿嘗館朱子于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先生寛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常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清特聞晚爲將作監卒（參道南源委）

承奉陳先生定

陳定字師德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俊卿第三子奏授右承奉郎年十三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以信安命請業于晦庵年二十五卒（參朱子文集）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之第四子也少從其兄守定同遊文公之門長從黄勉齋榦嘗爲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

多寡謂朱屬陽吳屬陰以蔭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遷軍器監簿上言三事一宮闈儀範未正二朝廷權柄分奪三政令刑賞舛逆又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九分流民聚集就役以築江隄給食活之與諸生講論白鹿書院改知南劍州復大旱蠲貸逋十數萬殆漸除三之一又創延平書院倣白鹿洞規無何請致仕直祕閣主管崇禧觀卒自言居官期如顏眞卿居家期如陶潛又深愛諸葛亮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御史王遂追論其直宜褒以勸天下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答春秋三傳鈔續通鑑綱目唐史贊疣諸書

雲濠謹案一本云先生與黃直卿李敬子同入廬山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文公舊迹家居作仰止堂像文公于其中又築滄州草堂與諸生講學直卿暮年論當世志道之士眞西山李貫之及先生三人而已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鄱陽人師江先生介雲濠案江先生已見龜山學案而受業于文公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對策不合罷歸

百家謹案新安爲朱子之學者不乏人而以程蒙齋爲首蒙齋之後山屋以節齋雙湖以經術顯其後文獻蒸蒸矣

性理字訓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謂性主于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爲性之質剛柔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

皆由是焉是之謂志爲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爲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爲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爲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于心是之謂德眞實無妄是之謂誠循物無違是之謂信發已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發必中節是之謂和主一無適是之謂敬始終不二是之謂一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鼻口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爲而爲天理所宜是之謂誼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

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擴然無私是之謂公蔽于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竟軒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于長以曾子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可賢致

附錄

朱子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

董銖字叔重稱槃澗先生德興人學于朱子登嘉定進士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黃勉齋誌其墓雲濠案江西通志先生所著有性理注解易注從子夢程傳其學

梓材謹案程董二先生爲介軒所自出原底冠介軒卷特介軒學案當斷自介軒故二先生及王抽齋並入是卷

程董二先生學則補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旣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袒裼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

必正心肅容以計徧數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席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筒衣篋必謹扃鑰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附錄

朱子跋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由此故也是書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焉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于今日矣于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王拙齋先生過

王過字幼觀德興人也從學朱子德興學宮三賢祠祭祀第一程次之其一即先生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與程董稱三先生

程柳湖先生琪

程琪字仲璧蒙齋先生之從曾孫也亦登文公之門著有易說

雲濠謹案先生號柳湖

晏蓮塘先生淵

晏淵字亞夫號蓮塘涪陵人西晉中郎將晏清之後世世居襄陽後從居蜀家培坪山受業文公所著有孟子註今佚門人陽枋陽昂

方遠庵先生士繇

方士繇字伯謨莆田人父豐之仕至監豐國鎮朱子稱其詩豪壯先生少孤依母邵武呂氏已而從居崇安從朱子遊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嘗累試場屋不利棄舉子業專以講學授徒爲事

六經皆通尤長于易紹熙間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先生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爲學者禍未幾僞禁果作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朱子教人讀集註爲未然其憂深思遠類此所爲詩尤溫潤有遠庵集

祖望謹案方伯謨一名伯休移居依文公于建陽文公與黃勉齋手書曰伯謨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深寧目爲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云

竇先生從周

竇先生澄合傳

實從周字文卿丹陽人也生長田里衣食自給其爲人醇朴深居簡出足不及城市年過五十從游默齋學後聞朱子講席之盛卽裹糧從之其弟澄字叔清負笈以隨漫塘劉文清公嘗稱之曰實君求道之切世所罕見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于渠陽可以比之漫塘之初志于學源流頗自文卿兄弟其後始從默齋而京口一帶向未嘗宗朱張之學導山導水實自文卿而漫塘大之嘗有盜入其居睥睨久之無所得旣而始悟其爲先生之居也相與謂曰無驚此公卽去朱子聞之笑曰此所謂蠻貊可行者也先生之弟子曰衛炳 補

庶官湯靜一先生泳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也稱靜一先生江淮制置使東野之孫潤

州學者自嘗氏兄弟從朱子遊繼之者爲先生始仕官未上而卒漫塘以前輩嚴事之其弟子曰衛翼補

劉靜春先生黻

劉黻字季文一字靜春廬陵人學于朱子之門眞西山稚童之嘗謂人曰吾黨所言皆是皮膚惟靜春能道其骨髓若靜坐山中十年庶幾識聖靜春耳然先生晚年頗不滿其師中庸章句之說以是與西山多不合其論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于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儗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或者謂必兼人物而言之似也而差也古先

聖賢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者易曰各正性命是乃兼人物而言之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性亦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矣因著爲就正錄西山力與之爭先生終不以爲然每見必力持其說西山引觴解之曰生平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補

梓材謹案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聲伯樂清人知慶元時請建慈湖書院見宋史又案清江劉子澄居廬陵號靜春是廬陵劉氏有兩靜春也

知州李先生耆壽

李耆壽字南公江陵人也累官知達州先生嘗學于朱子又嘗學于陸子其通判沔州時金人正闖蜀沔守帥師出乃攝州事

流民數十萬滿野抄掠截借西河所運解緡以給之斥闕候增棧道收潰散次年會師抹大安制府檄之巴州招降巴山盜權興等出知隆慶府知達州皆有聲以言者罷及起家守達尤崇敎化初先生之嫡母無子撫之爲子而生母王氏被出先生不知也嫡母卒其父告之先生奔走四方以求之得之襄陽之雁汊迎歸侍養二十餘年人以爲難補

安撫趙明齋先生綸

趙綸字君任忠簡公鼎曾孫也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朱子于富沙趙忠定公汝愚以忠簡故召先生兄弟尙曰遠器也白上以忠簡恩用之爲澧州安鄉令以義勇平羣盜宣撫使吳獵上其功改安撫機宜文字時議散遺沿邊忠義或慮召變

制置使李大性委之先生至則果騷動推誠諭之竟帖然而識之拔其帥孟宗政扈再興等數人後皆爲名將改知茘陽縣已而通判江陵皆有聲嘉定九年遷知信陽軍金人入寇先生疾馳至郡繞城濬隍蒐軍實勵將士拔晏海于囚拔董忠明于野授以以帥兵薄城下擐甲登堞矢石兩發金人知有備披柵以火攻先生遣康孝先帥死士潛出抵金人帳禦其酋注首藥上金人棄攻具走俄而復至先生閉守調諸軍列柵淮堧間出遊騎以誘之一日乘勝逐金人大潰俘獲無算盡以隸軍次年諜知金人又治兵先生豫定諸軍之出戰者巡徼者列柵而守者扮城中之分門而守者金人至及其未定急擊之斬馘多金人以二萬人環城以萬人阻東諸山而陳先生親督戰軍士一當十金

人敗走又明年浮光棗陽被圍光山破先生曰是吾脣齒也先守乞師先生遣思明與海援之而使從間道入光約表裏相應未至餉司檄移師防江先生不可金人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敗倉槩江上大震先生急召思明倍道抵關東馬山谷間步出攀木緣崖魚貫而行三十餘里設伏于隘中途禽金人之爲候者遂拔柵入執其酋之臥帳金人奪氣奔迸思明軍士憑高蹴之呼聲震山谷奪其旗幟書敕牛馬雜畜盡得前此官軍所遺資仗幷難民之陷軍者而淮西之師亦集遂解浮光之圍先生本宰相家兒素心喜應進士舉而累督軍輒捷如宿將然嫉妒亦自此而起論功以直祕閣仍守信陽俄而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又改湖北安撫使知江陵府未至言者論罷

之明年奉祠尋知其無罪也復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而先生已卒其家矮屋五楹不蔽風雨所著有時齋集二十卷補

直閣林盤隱先生湜父師中

林湜字正甫長溪人父中奉大夫師中迎師于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爲高弟先生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托股肱于宰執而除授皆小人寄耳目于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于此時論多之寧宗卽位以太府少卿使金金主賜之衣先生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先生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先生盛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寧宗獎之遷司農

卿韓侂胄用事呂子約貶嶺外先生謂余丞相端禮曰此叔世事也執奏收回大臣之責丞相可不勉乎于是不能安于朝出爲湖北運副奉祠已而知泉州又奉祠進直龍圖閣有盤隱類稿十卷補

梓材謹案水心誌先生墓云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獨勇于禮不變未幾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侍郎應先生純之

應先生謙之合傳

應先生茂之合傳

應純之字純甫永康人吏部侍郎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俱從朱子嘉定三年進士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李全來歸請大舉復中原時相史彌遠不聽晉兵部侍郎特節如故金人

人寇力戰死之補

沈先生僩

沈僩字仲莊永嘉人學于朱子精地理補

推官張玉峯先生宗說

張宗說字巖夫崇安人也學于朱子厚德爲鄉里所重紹興五年有盜焚掠井邑自西而東至張氏之境而返又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張氏之境而返咸曰此長者所居也毋犯以累衆恩受官而朱子適忤韓侂冑罷歸先生率僚友送諸武夷會于精舍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朱子喟然曰巖夫眞可與語爲之張飲盡歡且書樂府一闋命門人歌以贈調歸州推官未上致仕自號[illegible]逸老其壻郎江瑱也補

撫幹李先生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福建撫幹文公與之校定禮經所著有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儀禮綱目一卷鶴山稱其精覈可以補鄭賈之言是信補

正肅郭克齋先生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鄭天錫善既即位擢至執政鄭人材猥劣朝論不與先生劾之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怙權不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為嵩之耳目所得亟除先生起居郎先生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先生與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卒謚正肅立正諫坊以旌

之參赤城新志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云郭磊卿有兌齋集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大梁人温州守汝譡之兄也雲濠案咸淳臨安志云太宗八世孫居餘杭登淳熙進士丞相周必大得其文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嘗從朱子訂疑義十數條朱子嗟異之以江西安撫使幹辦佐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定大策忠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及忠定去國先生兄弟罹黨禍斥去後以安慶府教授召試擢正字歷遷知無爲軍循聲卓著金人內變獻料敵備邊二策改知温州未幾改外宗正族屬皆望風而化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

丐祠史彌遠不許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累遷至權刑部尚書方先生爲講官同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剛不克闇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業遂衰甚亦有爲而言嗣以所注易進講忤時宰意然所言多稱上旨上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先生卒以老所見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雲濠案咸淳臨安志寶祐元年卒景定四年諡文懿先生天資絶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策其論易以爲爲古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範非箕子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疑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絶特立之見其爲文章有天巧常論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

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南塘見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先生謂眞西山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無徒議之而已西山答曰公爲宗臣則固當然德秀不過朝廷一論思之臣耳補

潘立之先生植

潘植字立之懷安人世業儒先生承家學尤喜從鄉閭善士遊後聞朱子講道武夷非他師所及遂與弟柄負笈而往拜焉先生工于文尤邃史學上下數千年貫穿出入未嘗射策決科兄弟皆以弱冠摳衣有道厲志前修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相磨礲暇則拉武林盤閒徜徉觴詠怡怡如也參黃勉齋集

梓材謹案宋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子醇安正人嘗著易說

潘瓜山先生柄

潘柄字謙之立之弟年十六即有志于道與立之往事朱子于武夷朱子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則淪于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學者稱瓜山先生著有易解尚書解參道南源委

朝奉滕溪齋先生璘

滕璘字德粹婺源人與弟珙俱從朱子遊造詣深邃薦舉于鄉入太學湻熙甲科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改除四川制置司幹官韓侂胄當國或勸先生一見可得掌政先生曰彼以僞學誣一

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顧可干進乎後知嵊縣值歲饑奉行荒政多全活廟堂欲處之班列終不肯爲韓侂胄從銓曹註慶元簽判及主管官告院以病奉祠未幾侂胄敗興兩爲帥司參議官至朝奉大夫遺文有溪齋類稿三十卷參姓譜

縣令滕德章先生珙

滕珙字德章婺源人德粹之弟入太學登淳熙進士終合肥令與德粹齊名同上

雲豪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令合肥有仁政

隱君胡洞源先生泳

胡泳字伯量建昌人文公之高第弟子也不樂仕進學者翕然尊之稱爲洞源先生著有四書衍說

雲濠謹案白鹿洞志載先生云稱桐柏先生桐柏洞源字形相類未知孰是

忠節曾先生三聘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三復弟幼有異質日記千言乾道間由進士累官祕書郎光宗時三上疏指陳時事黨論興坐重劾卒贈直龍圖閣諡忠節參姓譜

梓材謹案解學士爲胡貞婦傳贊言先生事朱子爲門人高第弟子

聘君章雪崖先生康附門人胡滄

章康字季思吳縣人安貧樂道居城西人稱之曰聘君嘗問學于朱子默有所契年七十步履如飛或詢其有方外之遇問之曰吾師聖賢無外學也淳祐五年卒年七十九郡人胡滄從之遊歲時致醪醴薪米所著雪崖文集十卷詩集五十卷滄字以

初參姑蘇志

附錄

車玉峯腳氣集曰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不曾見晦翁而時時有書問道晦翁答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汩沒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顧齋胡丈滑嘗從之予每書此句于扇上

縣丞陳仁齋先生駿 附子成父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登朱文公之門著毛詩筆義未及脫稿而卒號仁齋子成父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中乾道進士除大冶丞著論語孟子筆義

歐陽先生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廬陵人嘗遊朱子之門　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宋子大全集答先生書三文文山之師歐陽巽齋殆即其後人而萬氏儒林宗派以文山爲先生門人恐誤也

縣令饒先生敏學

饒敏學昭武人朱文公高弟也知黔陽縣

孫龍坡先生調

孫調字和卿長溪人其學得朱文公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所著有冊府一百卷易詩書解中庸發題共五十卷浩齋稿三卷學者稱爲龍坡先生卒祠于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閎祖

李閎祖字守約光澤人濱老呂之子先生早受學家庭已而與

其二弟從朱子講學篤志學問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朱子置之西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畧弟嘉定辛未進士調静江府臨桂簿提刑方信儒漕使陳孔碩咸咨以臺事暇日詣學與諸生講解士習丕變辟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黃勉齋李宏齋張主一陳北溪皆敬重之勉齋嘗祭以文極痛悼焉自號綱齋有問答十卷

李先生相祖

李相祖字時可守約之弟在朱門辨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朱子之命編書說三十卷

縣尉李先生壯祖

李壯祖字處謙與守約同登第調閩清尉朱子亦嘉其有志眞

西山嘗以典刑人物薦之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父羽儀

王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衢州通判博學有文先生第乾道進士受學于朱張呂之門而與廖槎溪黃勉齋陳北溪友善歷長樂令通判贛州薦章交上時韓侂胄當國先生不少貶以求售侂胄敗召為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以常州大旱命為守講求荒政民無流殍又究致旱之由開掘太湖水之侵塞于富家者浙東饑復詔提舉常平事入對極論時弊至官力言計置買鹽之非策除大宗正丞遷右司郎中以考校殿廬卒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及文集號東湖先生

附錄

子合嘗問學問之道何先象山曰親師友去已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已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象山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象山語錄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楫字通老長溪人師事朱文公累官司農寺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之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責獎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臺臣或干以私咎曰臺有紀綱學有規矩當各守其職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卒祠于學所著有奏議悅堂文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中本云與楊方楊簡俱師事朱文公爲高弟時號三楊楊提刑方見後慈湖則非朱子門人謝

山秦臨川帖子云若羅文恭公點劉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傳楊漕使揖俱以集中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錄并列文恭之子爲再傳之徒愚皆未敢以爲然蓋此乃作考亭淵源錄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爲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據此則先生當非朱門弟子或在講友之列然攷黃勉齋記楊恭老敦義堂云吾與通老從遊于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于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則先生嘗受業于朱門矣恭老通老兄名梓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隆興初登第平生心慕朱子調弋陽尉還道崇安參謁面受所傳而歸趙忠定汝愚帥蜀辟機宜忠定尋薦于朝召對擢宗正寺簿再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除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寗宗立除祕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趙朱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自號

淡軒黨禁解起家知撫州未幾奉祠嘉定更化召為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不三月復積忤以去踰再歲除直寶謨閣廣西提刑卒于象州

堂長楊信齋先生復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榦相友善眞西山帥閩嘗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進士李堯卿先生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龍溪人與州學正后洪慶林易簡施允壽皆以旦評推重朱文公守郡延于學為諸生楷式牒云唐咨易簡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允壽洪慶皆以耆

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

學正林先生易簡

林易簡字一之漳州貢士也文公守漳與同郡進士李唐咨並延至學宮　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北溪有辯林一之動靜書又與林一之書

學正石先生洪慶

學正施先生允壽　合傳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允壽字伯和先後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宮云　同上

附錄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此去但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

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有此物洞然貫通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裏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間便不見才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學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可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

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于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住若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卻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缺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衢南劍宗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坂薦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勉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丹病添差通判溫州入主將作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　參赤城新志

梓材謹案袁蒙齋甫爲先生壻蒙齋誌趙■人壙云訥齋尚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

朝奉趙遠庵先生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號遠庵訥齋之弟紹熙元年進士歷官朝奉大夫亦從文公遊悉得奧旨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點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之失又作誠幾善惡圖以明周子之意一證胡子之失皆爲文公所許王魯齋嘗稱其理一分殊之說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約 參台州府志

楊至之先生至

楊至字至之晉江人遊朱文公之門與清漳李唐咨皆文彩發越燦然可觀蔡西山妻以孫女有文公語錄二卷

余先生大雅

游先生倣合傳

余大雅字正叔順昌人與劍浦游敬仲同時從朱子遊雲濠謹案敬仲名倣敬仲其字也一作名敬仲字遠叔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于求放心一言先生嘗有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拔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便得周旋事仰鑽朱子深與其進有朱子語錄一卷

司戶鄭持齋先生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自號持齋受學于朱子以稟性卞急力于懲忿上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命問荅率前賢所未發四方來學者朱子多使質正焉朱子知漳州延至西塾其後刪定

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託得人惟子上足以當之前後三奉大對晚以特科調衡州司戶著春秋摶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初先生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靜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之必歸參禪先生以此遂止

許存齋先生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文公來爲簿從遊最早恬澹無欲及文公去任復從遊于建陽及卒文公作文祭之雲濠案閩書先生所著有孟氏說禮記文解易解等書梓材謹案先生朱子語類多載其問答之語其字順之也朱子爲之序又爲作存齋記云許生升之是先生一名升之也

劉撝堂先生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遊朱子之門朱子卒先生祭以文有云藻然若銜駁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

黃壺山先生士毅

黃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幼知嗜學即爲向上事業方慶元詆訾道學先生徒步趨閩師朱文公命曰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于斯著進甚富類註儀禮譔次文公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又因語錄成言分門序次爲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嘗言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爲知言

劉先生鏡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從朱文公學稱高弟

縣令李先生東

李東字子賢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受學朱子號精敏登紹熙進士第爲廬陵簿秩滿周公必大餞以詩云地跨江閩秀氣兼王成界尺直方廉隅曹久處習繁齒高士惟知孫子嚴選知萬安縣黃勉齋以書薦于漕使楊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主簿方先生壬

方壬字若水莆田人耕道耒之弟也梓材案先生亦元宋曾孫當是耕道從弟淳熙中遊太學往返建安必造謁朱子至必留月餘擢第爲漳州長泰簿時朱子爲守辟先生主學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令諸邑倣之每見民間疾苦悉別白爲朱子言之後朱子召

遺出大學章句俾刊示學者

方先生禾

方禾字耕叟耕道之弟也嘗與朱子書曰禾敢問改過行已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于斯口誦心維知所警畏庶幾前愆之不復邇比之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朱子答曰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已之[illegible]莫切于此則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 參朱子別集

方履齋先生大壯

方大壯字履之莆田人少好學不踐場屋專心求道朱子之莆先生舉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面命之意日與同志講明自號

履齋朱子爲書其額

縣令上官先生謐

上官謐字安國邵武人東京副留守悟之孫從朱子遊以祖蔭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卒

常博傅先生誠

傅誠字至叔仙遊人嘗從朱文公遊湻熙中登第由口陽令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督府幕宮時參政張嚴爲都督著述皆出先生嘉定初除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輪對深憂國勢不振力勸寧宗奮起治功言甚懇切一日登對忽卒于殿下

黃先生寅

黃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方

後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邪先生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于是奮厲修飭登朱子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

梁先生琢

梁琢字文叔邵武人從遊于朱文公刻志勵學所論爲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文公多許可之又輯文公語錄滄臺后刻

縣尉馮見齋先生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學于朱子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及發義性情[illegible]術之說甚善朱子多許之嘗名其所居曰見齋云

雲濠謹案黃文獻誌馮君墓云馮氏之先在唐有延珍當廣明之亂以勤王功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一世孫允中受學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尉是可見先生之仕履矣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

呂勝己字季克父祉居建陽以尚書護合肥軍死義敕葬邵武之樵嵐因家焉先生從張南軒朱晦翁講學晦翁爲和東堂九詠詩工隸書得漢法仕爲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料院楊尹叔先生仕訓

楊仕訓字尹叔漳浦人從朱文公遊醇靜警敏刻勵自奮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由太學擢第調永福令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壇推誠以待物邑人士誦德不釋口諸臺亦

以愷悌慈祥聽訟平允薦之會湖廣總領請于朝願得廉靖吏以董軍餉差監鄂州糧料院踰月卒同學黃榦陳宓皆深痛惜之

修撰葉息菴先生武子

葉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受學先子補太學生朝議有欲以韓侂胄首和敵者先生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叩閽力爭之嘉定甲戌擢甲科調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學規爲諸生準程刻四書集註章句以授之歷國子正知處州入爲宗學博士嘗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陛對論罷之進直寶謨閣卒生所得于易爲多其言曰易之道莫大于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教之時可動然後論在

外之時若我之時未然在外之時縱佳亦不服論其存乎我者
興淳祐初先生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加直龍圖閣尋加祕閣修
撰卒

梓材謹案宋文憲集葉氏先祠記言先生字誠之是為息庵先生且言其知處州有異政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岐三年瑞芝產于庭

知州俞先生聞中

俞聞中字夢達邵武人從學朱子登淳熙八年進士第累官知
黎州悉意撫字民夷感恩

進士吳先生英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第進士從學朱子有論語問
答略

黃先生孝恭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身嚴整起居有常度論著確實

鄒先生珏

鄒珏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主敬問答學禁嚴遂謝場屋

知軍饒先生幹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淳熙進士調知長沙縣適朱文公爲守先生夙興治事暇即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爲之銘者曰能磨遂而器吾之玉平則心皇皇如不足能恒赫而丹吾之斅乎則足縮縮如不欲故樂也不加碏性而污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儁

楊先生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晉江人朱文公門人生徒數百人

監嶽孫吉甫先生枝 附子起予

孫枝字吉甫鄞縣人父允從鄉先生沈發判銖學先生與發判予煥亦相友善又登朱子之門 梓材案柳待制貫為先生孫臨海令墓志云南獻早從宣獻樓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遊及見徽國文公而諸學其所交遼學雄文望于一時所著書曰海上稾學問益精粹袁絜齋曰初謂予善為文不意造理乃爾寧宗朝位上書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嘉定七年與予起予同登進士第先生父時倚舞慈鄞守程覃衷其里曰重桂鄉人榮之先生卓適有知略自秦隴荊湖達于淮海凡險要阨塞皆指諸掌于邊事軍謀亦練習惟帥延致幕府先生以祿不及親辭不就以迪功郎監潭州

南嶽廟起予爲昭武參軍郡卒譟于庭起予往諭之卒羅拜曰孫司戶清廉官不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次子願賢參至正門明志

周先生謨

周謨字舜弼建陽人少警敏嗜學爾預鄉薦朱子守南康先生執贄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南康抵武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先生從學不意及朱子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先生復往卒卒業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朱子答曰講學益勤持守不懈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朱子沒僞禁且嚴先生徒步會葬并于康廬間發鄉人受業者率其徒講學洗爲季集彼此規正綿歷歲月不少怠性孝友治喪用古禮斥去

浮屠老子法鄉人多從之李黃勉齋誌其墓曰舜弼之學足以取信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斯文之不至湮晦舜弼之力也參黃勉齋集

余先生宋傑

余宋傑字伯秀建昌人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李先生煇

李煇字晦叔建昌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隱君劉先生賁

劉賁字炳文建昌人與周舜弼余伯秀李晦叔同學于朱子之門並有時名不求仕進

李小川先生杞

李杞字良仲平江人號木川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從者漸少惟先生獨從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正傳鼓行于世參四朝聞見錄

梓材謹案朱子實紀著錄姓氏錄甲寅問答者先生也宋史有與先生同姓名者字子材眉山人著謙齋周易詳解二十卷見經義考

李先生雄

李雄平江人朱子弟子補

梓材謹案先生與木川李先生並質疑義于康叔臨是二先生又爲康氏門人也

宋先生之源

宋先生之汪合傳

求之淵字澤之之汪字容之雙流人與其兄深之之源問學于朱子朱子答書有曰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皆所深望而垂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云 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深之又學于清江劉氏詳見清江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

潘友恭字恭叔金華人與兄端叔友端並學于朱子爲江淮宣撫使司幹 參會稽續志

祕閣杜先生斿

杜斿字叔高金華人嘗問道于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讎 參吳禮部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召入館閣年八十餘矣朝野雜記誤爲杜旟

杜先生旝

杜旝字幼高金華五高之一也著有梓裘集十卷葉正則序之曰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于正又所謂篤矣 參葉水心集

文靖鄭日湖先生昭先

鄭昭先字景明閩縣人初主浦城簿歎曰僥倖一第問學未悉遂遊朱子之門遷知歸安縣民咸愛之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 參姓譜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字景紹卒諡文靖有日湖遺稾五十卷

帥機范伯崇先生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知泉州如圭之子從學朱子讀書深潛溫厚官吉州錄參累遷江東帥機朱子嘗得先生所著雜說謂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後朱子疾且革爲書屬其子在與先生及黃勉齋又拳拳于勉學及修正禮書爲言云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娶劉白水先生之次女與文公爲僚壻

劉先生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人靜春先生子澄之族人也舊從學于子澄亦嘗學于陸子嘗以書勸朱子弗爲講學之爭朱子答以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迷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無人管矣又貽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

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梓材謹案先生爲公非先生敘之元孫于靜春爲族子蓋始學于靜春而又師朱子者父龜年朝奉郎朱子表其墓

黎先生貴臣

黎貴臣醴陵人從朱子受業講明道學士類多宗之 參姓譜

林先生學蒙

林學蒙一名材字正卿永福人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菴講明道德性命之旨鄉人師之 同上

徐盤洲先生寓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尙堅確 參戴氏統說

雲濠謹案眞西山誌包履常墓稱先生爲盤洲叟

隱君蔡先生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德安人文公守南康時講學于白鹿洞先生從之遊隱居求志樂道不仕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黄直卿而卒業焉晚與同門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如此者三十年州閭服行其化參江西人物志

縣令江德功先生默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知建寧縣

雲濠謹案姓譜先生乾道五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有易訓解四書訓詁各六卷

縣尉戴養伯先生蒙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更名埜登紹熙進士調麗水尉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參温州府志

程格齋先生永奇

程永奇字次卿休寧人先之子朱子門人稱格齋先生

李先生季札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人參仲經之子從朱子學有問答見朱子語錄著有近思續錄字訓續編諸書參徽州府志

錄所聞晦庵先生語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讀書閒暇且靜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于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凡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

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于此尤好玩索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于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為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
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卻逐節子思索自然有箇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裏豆爆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眞箇有到處如王格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眞箇是遠罪有勉强做底便是不至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于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

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于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于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于放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

義是箇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未嘗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卻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時習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卻自然出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天行健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為用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曰這卻是一箇總要處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心軀殼謂之腔子能于此身知有痛便見于應接方有箇是與不是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于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梓材謹案錄語第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祕書林先生至

林至字德久華亭人官祕書郎登朱子之門著有易禆傳

隱君嚴亨父先生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一字亨父新喻人隱居不仕師事朱子有疑義問答往復書帖參新喻縣志

附錄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朱子答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是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此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朱子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于此者爾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縣令楊船山先生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州遂昌縣因家于蘭溪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雲濠案福建通志誤作鉛山先生所著有朱子語畧二十卷參蘭溪縣志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楊黼字與立浦城人又楊與立字子權蘭溪人監郎二人而分載之

楊先生驤

楊驤字子節與立從弟朱子授易禮弟子參經義考

楊先生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與立從弟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梓材謹案朱子嘗致先生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見晦翁學案

徐先生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朱子與蔡季通書謂鉛山徐子融老成

有守嘗作小學欲延之家塾爲諸子師範云　參朱子文集

姜先生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朱子授易弟子　參經義考

教授潘先生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庵遊有聞必記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多爲師門稱許每喜靜坐晦庵云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先生服膺師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來覺得此理眞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已放嘉定十五年以上舍釋褐爲無爲軍教授　參台學源流

縣丞吳先生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人以父任補官爲吉水丞屬權指朱文公爲僞學遂致仕先生早事張南軒呂東萊晚師文公深究理學議論操守爲儒林所重參姓譜

童科劉履之先生砥

劉砥字履之長樂人世南之子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能綴詞賦乾道間與其弟礪俱中童子科嘗讀釋老書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儒書讀之有見遂率其弟登朱文公之門文公嘉其篤志敏學授先天太極圖傳充然有得文公晚修禮書先生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遂無復仕進意與蔡西山黃直

朋相友善年四十五卒所編有王朝禮論語孟子解皆未脫稾同上

迪功劉用之先生礪

劉礪字用之砥之弟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受學于朱文公文公嘗曰反之兄弟初差勝若更加功或可望耳與黃直卿最友善及黃死與書尚愈篤蔡西山編置道州先生與其兄餞讌甚厚年四十七卒同上

王先生力行

王力行字近思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告學善問深得其旨趣晉若朱氏傳授支派圖

吳先生壽昌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疏山喜談禪學後遊晦庵先生之門著問答畧嘗論張呂二先生謂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甘吉甫先生節

甘節字吉甫臨川人文公高弟

曾先生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廬陵人劉子澄之徒也嘗師象山其後爲朱子之學有云陸先生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風浴詠歸自是吾子家風祖道言此恐非初學所到地位陸子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其後爲象山之

者稱之以象山答宅之書今見載集中但言存誠持敬二語存字上古有者若持字則後人之言是陸子未嘗如宅之所云然孟子嘗言存心亦言持志則陸子謂持敬爲杜撰者其說亦過

徵君吳友堂先生昶

吳昶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淳熙丙申文公以掃墓歸婺源先生率先就經館下久之僞學禁作弟子多更名他師而先生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所著有易論書說文公深嘉許之

雲濠謹案歙縣志稱先生安貧守道意薄進取徵爲郡校書郎弗就

迪功陳克齋先生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稱克齋先生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事以著尚書解註有益治道

詔補迪功郎書成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錢儲屢空本是我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有道之言也徐忠愍公元杰其門人也

方先生誼

方誼字賓王嘉禾人問學于朱子朱子答周南仲書有云方賓王有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 參朱子文集

張先生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劒人朱子弟子著經說補

孫先生自修

孫先生自新合傳

孫先生自任 合傳

孫自修字敬甫宣城人偕從弟自新自任從朱子遊時正學久衰先生兄弟獨知尊獨時論韙之朱子嘗貽書商搉傳訓既沒先生追記池錄一卷附載朱子語錄 參姓譜

縣令葉子是先生湜

葉湜字子是建安人以父任調新化簿去尉寧都歷安仁令以卒壯歲遊朱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嘗與眞西山同僚西山稱其堅彊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亡刻容其之安仁也爲政一出于寬平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敎而後刑此吾所聞于眞公者也吾其敢違耶 參眞西山

文集

堂長黃先生義勇

黃先生義剛 合傳

黃義勇字去私臨川人從文公武夷精舍爲白鹿洞堂長黃勉齋嘗曰向來問學之士彫落殆盡江西則甘吉甫黃去私兄弟張元德不過數人爾弟義剛字毅然事文公最久議論尤有根據嘗敘所聞曰先師德言 參江西人物志

萬先生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大冶人陸文達公爲興國教授卽來受學旋事文安公于槐堂象山嘗言吾門惟曹立之萬正淳可不爲利害所動已而先生見朱子于南康亦力稱之先生遂爲朱子之學

曹无妄先生建

曹建字立之餘干人學者稱爲无妄先生初從沙隨程氏繼從陸氏兄弟最後乃從朱子于南康其所欲見而不得者南軒張氏而已朱子序其言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棄百事以趨之吾恐未悟之間狼狽也已甚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象山言其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某與藹豀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一聞他人言語又復昏蔽病亦隨發如此者不一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讐于是盡叛某之說湊合元晦說話不相見以至于死

梓材謹案一本云先生早卒朱子爲表其墓表中言先生于陸子異同之處陸子門人見而不喜朱陸異同之釁蓋亦其一事云

附錄

曹立之有書于象山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象山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象山語錄

輅院詹景憲先生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調清江戶曹掾江西俗尚嚚訟有數年不決者先生一閱之皆得其情于是環十一府之民有求質于有司者皆請屬先生曰寧爲戶曹非不願他官直官至差監車輅院

梓材謹案真西山爲先生墓誌云景憲少時脩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朱文公遊得修己治人之大

符先生敍

符敍字舜功建昌人初問學于象山象山遺傳子淵書言其妄肆無知之談子淵不得不任其責其答先生書亦多微詞其後先生師朱子嘗言陸子不喜說性蓋亦不以槐堂弟子自名者矣

童敬義先生伯羽

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訪之名其堂曰敬義先生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著有四書訓解參閩書

正言龔先生蓋卿

龔蓋卿字夢錫常寧人以明經擢第往師朱次公明義理之學

入諫垣爲右正言以直道事君。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嘗官小司成朱子池州語錄著其病者又與王居仁同時執經南軒之門謝山困學紀聞三箋引周子靜條亦云張蓋卿南軒弟子

教授李先生宗思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其教授蘄學也文公送之日與伯諫遊而講于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權驗彼各謹之于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于虛閑靜一之中則雖屢言之而豈憲乎其瀆哉。參讀書丁程遺語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

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勉其在已果得無一毫滲漏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

梓材謹案臨川書指陸子金溪隸撫州本三國吳臨川郡靳州謂李周翰

縣丞黃先生學皐

黃學皐字習之龍溪人通經史尤長詩書春秋南宮對策有曰思獨愛伊川請改試爲課及制尊賢堂待賓齋與時論不合有司大書曰此必僞學之流黜之久而擢第再轉鄱陽丞李性傳延入郡齋校勘朱文公續語錄又者評古一冊補註東坡詩集上之諸司論薦調泉州察推需次于家郡守屈置于學以訓諸生參姓譜

學士黃尙質先生幹

黃榦字尚質長溪人師事文公著述甚富餘干饒魯寧德李鑑皆師之著有誨鑑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參道南源委

廖先生晉卿

廖晉卿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朱子云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李先生伯誠

李伯誠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李先生周翰

李周翰朱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季克寄得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本之釋氏伯諫爲其所轉可慮可慮

梓材謹案李伯諫教授于蘄南軒云爲其所轉則先生蘄州人也

劉先生定夫

劉定夫朱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附錄

陸象山言定夫時宏大局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少懈舊習又來

賀先生善

賀善

梓材謹案先生與黄勉齋李果齋爲同門友爭朱子綱目非未成之書則亦受業朱門者也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終

宋元學案卷七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滄洲諸儒學案下

宏齋門人　劉李三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忠敏趙先生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忠肅公方子與弟忠靖葵俱有大志少從鄭清之牟子才學從父軍中嘉定間嘗與忠靖殲金人于高頭累官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屢立戰功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

副使後爲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卒謚忠敏參姓譜

忠靖趙盾齋先生葵

趙葵字南仲忠敏弟也以功累官知滁州度李全必叛乃聚兵爲戰守計及全寇揚州先生率衆與戰出奇破之斬全以歸淳祐中進端明殿學士知潭州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魯國公先生有英武之才累立大勳朝廷倚之爲重者二十年卒贈太傅謚忠靖子溍同上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與兄范俱有志事功父方器之聘鄭㵾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是先生固李敬子弟子也

方連雲先生暹別見勉齋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見上晦翁門人

進士許先生應庚別見雙峯學案

槎溪門人

提刑鄒先生應博

鄒應博泰寧人受學于廖槎溪開禧初登第寶慶中監行在都進院奏對謂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謂人不能無人心亦未嘗無道心人心者如飲食男女好樂忿懥之類是也若無此則何以為人乎惟其縱而不知檢則逐物而遷故曰人心惟危也道心者良能良知也而此心必甚微而難見聖人充吾良能良知之心使天理流行而昭著則人心自入于檢防之中也嘗知婺州蘇州提點江南西路刑獄為眞西山所薦云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別見北溪學案

果齋門人

清忠牟存齋先生子才 別見鶴山學案

縣令葉先生采

葉采建安人安仁令子是之仲子也鄉貢進士晉于李公晦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參真文忠集

梓材謹案學案原底于葉平巖傳云初事節齋後事方子古寺郎公晦蓋宋有兩葉采事節齋者平巖事公晦者先生兩同名而誤及之耳又案先生嘗爲昌化宰見胡石塘所作陳孝子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別見北溪學案

毅齋門人

祕書王唐卿先生世傑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官祕書丞初徐文清公僑道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于考亭而先生則有得于文清者也 參黃文獻集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除宗正丞兼樞左司郎官宦官陳恂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先生擬曰僕異內官龍賁節鉞雖出于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于公論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訟圩田衆莫敢決先生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太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時議括兩淮浮鹽先生謂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闖之規使吏民書曰括浮鹽自今日

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切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先生劾其殺富民王倫為非已而嵩之入相遂斥去予祠　參王華川集

雲濠謹案王忠文嘗序先生左司集云始公受學緬先生毅齋徐公僑又從四明絜齋袁公遊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其予祠也家居十年以卒又稱先生爲厲志先生厲志一作勵志

葉通齋先生由庚

葉由庚字成甫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文清倡明朱子之學先生執經從之文清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與金華何北山王魯齋辨析理學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精索必求眞是之歸其論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若纏繳于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

以爲名言學者稱通齋先生

鄉貢朱先生中

朱中義烏人徐文淸弟子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補

雲濠謹案先生宋鄉貢進士爲文淸高第弟子見宋潛溪所銘先生孫裕軒墓碣

雲莊家學

知州劉靜齋先生垕

劉垕字伯醇建陽人雲莊之子自號靜齋補承務郎知江寧縣辟制置司幕官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以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參姓譜

雲莊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允夫門人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見上晦庵門人

元善門人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

蒙谷門人

文忠江古心先生萬里父爆附門人陳偉器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爆始業儒先生少神雋有録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以舍選出身歷父守州創白鷺洲書院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吏部郎官命撫慶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尚之罷相尋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

侍御史未及拜先生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旣而坐謄謗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于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歷遷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先生始雖俛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先生以身蔽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言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

道不能對先生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俐道聞之積慙怨謀逐之先生四丐祠不俟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丐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先生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始先生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先生竟赴止水死

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 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林子武門人

古心學侶

縣令劉月澗先生南甫 附從子由聖

劉南甫字山立號月澗吉水人年十七以治尙書擢嘉熙二年進士第爲縣安遠能去淫祠人稱神明警敏絶倫最爲江丞相萬里所重歐陽巽齋雖與爲輩行然師事之其學傳于從子口口字由聖號方壺先生 參解春雨集

梓材謹案吉水縣志載先生嘗講學白鷺書院書院爲江丞相所創則先生本古心學侶也

竹隱家學

知州傅先生壅

傅壅字仲珍忠簡之子慶元中登第知崇安縣創均惠倉增學田立義冢邑人為立祠用課最歷大理寺丞審寃獄得實擢以下忠之臺諫劾罷旋以獄直知南劍州改漳州先是忠簡兄弟相繼守漳先生治如其父邦人安之徙撫州以都官郎召未至卒

徵猷傅先生康

傅康字仲良忠簡之子以父任知古田縣猾胥匿簿書賦入日少先生籍其家出所匿復得實邑計以饒爲司農寺丞知汀州時兄仲珍守漳其父往來就養鄉人榮之徙南劍綏奸摘伏吏不敢欺累進司農少卿兼左司諫練熟典章上甚材之晚知袁州直徽猷閣致仕

性善門人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子之門朱子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葉度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矩度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菴懸靄山每進華秩必固辭歷知台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訓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胡旌孝

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橫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其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于赤城桐柏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于聖世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于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于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書出于楙先生應詔上封事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乞奉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兼侍講乞祠還家御筆趣行除兼權工部侍郎時又命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閒

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待制乞祠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未幾疾作謝醫卻藥曰使我淸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昱渚見車玉峯所作台州新圖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北山家學

忠肅陳先生韡別見水心學案

復齋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 見下瓜山門人

蒙齋門人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家學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門人

董復齋先生琮

程古山先生正則 並見介軒學案

蓮塘門人

進士陽字溪先生枋

陽枋號字溪稱大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謹案先生銅梁人淳祐中進士見四川總志又陽五世孫有巽玉井易說者佚其名

陽存齋先生昌

陽昌號存齋稱小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謹案大小陽先生及韓禮部傳原與静清同卷爲四明朱門學案之一謝山改定爲静清學案静清以上併入是卷

遠菴家學

方先生丕父別見勉齋學案

二竇門人

衛先生炳

衛炳字晦仲句容人也從二竇兄弟遊不爲今學而爲古學落落不苟二竇嘗介之以見漫塘稱其氣肅而言質空谷足音顧

早卒君子惜之補

靜一門人

衞先生翼

衞翼字翼之句容人從湯靜一遊即晦仲從兄弟也漫塘稱眞有遺韻補

玉峯門人

知軍江先生埍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瓜山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

黃績字德遠莆田人初遊淮浙徧參諸老已而從陳師復潛謙之二子遊及二子卒同門友梁東湖書堂而請田子宜以祀之

讀約聚講如二子規約中是學者皆就正于先生郡守 推入尊德堂以繼劉彌昭又辟充涵江書院山長先生以獨不懼名齋所著有四書遺說近思錄義類

蘇先生國台

蘇國台仙遊人辰州守權子從潘柄講學補

溪齋門人

趙省之先生雷

趙雷字省之縉雲人滕溪齋弟子 參儒林宗派

德章家學

縣令滕萬菊先生鉛

滕鉛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德章之子爲安仁令所得所授學

有源委汪尚書行于世參姓譜

洞源門人

黃先生輔別見勉齋學案

監稅李先生仁屋

李仁屋字轂叔德興人也直煥章閣駿之子官鎭江都稅院監從胡伯量學二十八歲而卒漫塘劉文淸公志其墓曰轂叔來金壇伯量與偕轂叔出語稍易與事稍偏伯量必正色折之轂叔歛衽謝惟謹平生所見後生敬事師友未有如轂叔者伯量去人謂轂叔稍自適矣轂叔對曰方胡先生在吾飲酒過三酌輒醉醉而安寢特以無失及先生去吾飲不醉然其寐也憂其不能無失吾敢以離羣索居爲樂也哉其初至金壇得一室讀

寺中偉容兩几廩無繼粟庖無繼肉人謂當重不堪而載叔不之戚也比憲檄下令入幕載叔反以侵官出位爲戒遲回久之來益于其友則載叔之死豈徒李氏失一生子弟哉補

歐陽家學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淡軒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信齋門人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堯卿門人

鄉舉陳先生思謙

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學問該博教授後學嘗魁鄉薦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文公喜之因語其門人李唐咨以女妻焉

至之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別見北溪學案

撝堂門人

王立齋先生侃

運使王敬巖先生佖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吉甫家學

侍郎孫先生顧質 附子壽

孫顧質鄞縣人吉甫次子紹定五年進士第後中教官科終工

部侍郎子璹字壽朋知臨海縣奉母在官元兵至母子俱蹈難死丞相葉夢鼎尚書王應麟嘗以文章薦之參至正四明志

履之家學

劉先生子玠 別見勉齋學案

克齋門人

忠愍徐先生元杰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子是家學

縣令葉先生采 見上果齋門人

尚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提舉李先生鑑 別見勉齋學案

晦翁再傳

簽判邱行可先生富國

邱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人簽判端陽所著有周易輯解十卷易學說約五篇經世遺書三卷雲濠案道南原委云登淳祐進士又云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易學說約發明朱子宗旨宋亡先生高蹈不仕修

庸齋家學劉李四傳

知府趙冰壺先生湑

趙湑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淳守嘗知建寧府著有養疴漫筆一卷參四庫書目提要

葉氏門人

陳玉巖先生天澤

陳天澤字澤民一字玉巖昌化人葉釆弟子

唐卿門人

石蟠松先生一鰲

石一鰲字晉卿義烏人祕書丞于世傑弟子雲濠案黃晉卿表先生墓云少受業于王君若訥既又從祕丞遊世傑則徐文清弟子也覃思于易所著有周易五言總論十卷補

梓材謹案先生號蟠松見王海日許氏四傳堂記

靜齋家學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別見九峯學案

主簿劉希泌先生應李

劉應李字希泌雲莊弟炳之孫也初名棨登咸淳進士調建陽

主簿入元不仕退與熊勿軒胡庭芳講道于洪源山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于莒潭聚徒講授學者多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靜齋之門蓋以韜仲之孫而受學于靜齋者也

靜齋門人

熊竹谷先生慶胄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希泌講友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別見潛庵學案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 別見介軒學案

古心門人

州判趙元道先生介如

趙介如字元道浮梁人從江古心遊其學靜深有本登寶祐進

士通判饒州元起爲雙溪書院山長從者甚衆參江西人物志

月澗門人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小陽家學

陽以齋先生恪

陽恪號以齋蜀人理宗三十九年爲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子高弟涪陵晏氏淵先生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十四條其說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 參張氏春王正月考

梓材謹案先生爲小陽先生之子史靜清師之見宋史史彌鞏傳然向之述學派者皆以靜清爲大小陽之傳

小陽門人

教授史靜清先生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禮部韓先生居仁

韓居仁字君美本開封人也後居明州仕至禮部郎中學于小陽先生呂嘗官慶元經歷講學甚醇本堂謂其指易之全體大用以祛陋僻脈詩之深源正流以洗浮薄又極稱儒術吏治有惠政于慶元嘗周視城渠水脈疏之瀹之旣西至它山于堰于閘完故立新遂無旱澇之患深寧王尙書序其事而尤與程徽叔相契　補

德遠家學

參議黃四如先生仲元

黄仲元字善甫涵江山長績之子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益王府撰述官除武學諭太常博士兼閩廣宣撫司機宜改國子主簿兼福建招捕司參議皆不赴宋亡改其名曰淵字天叟又改其四如之號而以韻鄉貧翁彥安爲稱窮居稽古深入理奧率以向上自處不忝其父年八十二卒有四如講稿經史辨疑四如文稿 參姓譜

德遠門人

推官鄭先生獻翁

鄭獻翁字帝臣莆田人從黄德遠遊咸淳初登第仕至漳州推官元既改物與仲元諸人俱以宿儒爲郡人模範

省之家學

參政趙格齋先生順孫

趙順孫字和仲縉雲人也韓王普之後父雷學于溪齋滕氏授以尊所聞集遂傳其子先生既長謂朱子之微言奧旨散出于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乃采集以爲四書纂疏學者盛傳之淳祐十年進士自祕書郎五遷至侍御史皆兼講讀之職凡日食震雷水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時致戒時將藏朽之而人主不知淫侈日甚先生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乃學陳平之不知錢穀非也眞宗常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諸司條具以聞又言內廷之經

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
庶僚上殿專以瑣細對揚當申儆之以革習諛之風乙召洪天
錫陳宗禮陳宜中還言職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
陽守道呂大圭劾龔日升昏鄙美人楊氏父死而踰旬進封淑
妃先生言當念其缞絰之慼請以期年雖不從而竟得過卒哭
者久之謝堂與其弟㞌皆以戚畹驕橫先生力言之堂免侍從
㞌以節度使罷奉朝請度宗雅重先生而賈似道方當國先生
累陳買田變楮之弊又劾罷其姪廣德守蕃世似道怒甚先生
丐去度宗不允又言新宮之建議毀民廬未知師臣相臣有諫
玉清昭應如王旦者否似道益怒上章乞骸先生亦丐去除吏
部侍郎兼祭酒同修國史仍兼侍讀先生猶不自安求去益力

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以夏初刱徵民租先生爲設法糴二千萬斛以入庾而豫徵之法以免築學道書院以講學復召爲吏部侍郎晉尚書兼侍讀請急援襄陽曰適許翰之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又曰端平失襄而卒復之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急援禍至無日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縱襄陽失守豈遽危亡此書生腐語耳六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兼權參政八年同知院事兼參政馬丞相廷鸞去位度宗欲用先生爲右揆乘元樞先生歎曰吾其爲張俶矣已降麻會病得辭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舟次富陽歎曰一病足勝二十四考矣十年

起爲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爲州民代輸稅錢四十餘萬知時事不可爲亟歸憂憤疾篤不復御藥而三宮北上矣又九浹旬而卒所著自四書纂疏外有近思錄精義孝宗繫年錄中興名臣言行錄格齋集學者稱爲格齋先生補

萬菊門人

黃草窗先生智孫

黃智孫字常甫休寧人稱草窗先生學于萬菊滕氏而定宇之師也補

梓材謹案汪氏炎昶狀陳定宇行畧云後從鄉先生黃公常甫遊黃公之學出于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爲朱子高弟是先生爲萬菊弟子之證亦可知萬菊爲二滕後人蓋卽安仁令云

草窗同調

陳復齋先生源長

陳源長字復之休寧人定宇之父也力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之者衆有董生下帷之風參定宇集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履長晚年更名源長從學者號之日復齋見定宇所述先世事畧

子善所傳

陳西山先生紹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行可門人

翰林張先生諒

張先生貢合傳

張諒字子亮建安人與弟貢學易于邱行可著經史事類書澤三十卷後贈翰林應奉文字貢字壯夫

賢良鄭翠屏先生儀孫

鄭儀孫建安人號翠屏從邱行可學易咸淳中以賢良舉少帝北行先生退而著書作易說大學中庸章句史學蒙求箋註性理字訓郡守吳某率幕屬迎于學師事之

蟠松家學 劉李五傳

孝子石先生定子

石定子字安叔義烏人一鰲子端敏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先生奉養不倦無慍色者三十年 參兩浙名賢錄

蟠松門人

國學陳纖翁先生取青

陳取青東陽人受學石一鰲慷慨有志節子樵 百家記

雲濠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云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中葉來徙邑之大平里先生國學進士與聞考亭之學自號開巖翁

文獻黃文貞先生溍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先生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于四方登延祐進士第累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蓊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先生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祕書少監致仕未幾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

始得謝南還卒年八十一累贈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謚曰
文獻先生天資介特在外唯以清白爲治及外朝行挺立無所
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右予稱其清風高節如氷壼三尺纖
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兹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
煦如陽春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于至精剖析經史
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訓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
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
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大不可犯所著書有日
損齋稾二十五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石氏門人宋潛溪狀先生行實言其常若中諸葛武侯辭太學生告劉應龜見而歎之因留受業又從仙華山隱者方鳳遊是先生又爲劉氏方氏門人也揚鐵崖誌其墓云與其徒私謚曰文貞先生

艤翁同調

隱君李復庵先生直方

李直方字德方東陽人少以世業治尚書舉進士不第退治濂洛之學宋末隱居教授其受業弟子陳樵與胡瀠陳士允皆以文學知名晚歲家益貧與其弟子耦耕南山之麓人皆以龐德公擬之參金華先民傳

雲濠謹案隆慶東陽志載先生一名幼直字良佐爲人沈毅方介又言其所著書百餘篇皆未竟惟易象數解爲全書至元中錄故上書言宋丞相者至其家則焚且久矣金華府志云學者稱復庵先生

元道門人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別見雙峯學案

右丞燕先生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建昌人主象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元世祖既平江南帥臣薦授同知贛州事後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賽因囊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累拜江浙湖廣行省右丞召還朝以卒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爲宋禮部侍郎肅七世孫與汪東山爲同門友亦趙氏弟子也著有五峯集十五卷見程雪樓所作神道碑

草窗門人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

陳櫟字壽翁一字定宇晚稱東阜老人徽之休寧人學以朱子爲宗所著有百一易畧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時

雙湖東阜最稱宿儒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先生性孝友剛介日用之間動中禮法善誘學者江東士人就學草廬者盡遣而歸先生年八十三卒　修

梓材謹案汪氏爲定宇行狀云其爲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爲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黃常甫遊

定宇文集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于道道本于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畧等事雖不同而同于中欽恭寅祗愼畏等字雖不同而同于敬求道于心之敬求道于治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于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遺逸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

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嘗編書解折衷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者共之書傳纂疏序

程松谷先生顯道

程顯道號松谷婺源人也有孝經衍義嘗刲股救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于墓書衕恤二字于扇蔬食終三年定宇以爲不言躬行之士亦草窗弟子也補

復齋家學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見上草窗門人

翠屏門人

知事張先生復

張復字伯陽建安人仕元爲建寧路知事師事鄭翠屏學易得邵氏之傳嘗輯諸儒論議編性理遺書十四卷

艤翁家學劉李六傳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陳樵字君采取青之子好以鹿皮爲衣自號鹿皮子先生學于家庭又從李直方受五經大義性沈敏嗜學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白山大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未經道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圭齋輩皆向慕以爲不可及宋潛溪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子 百家謹

文貞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師事黄晉卿元政亂先生爲書數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明洪武初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遷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召修元史爲總裁官書成擢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其遺文有華川集玉堂雜著諸書正統閒追贈翰林學士謚忠文 參人物考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夷白先生基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也黃晉卿高弟學者稱夷白先生補

隱君劉靑村先生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學正蔣先生允升

蔣允升字季高東陽人貞節先生元之子也幼穎異長益自力于學貞節性嚴毅敎訓甚篤延方先生麟李先生亦于家爲之師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悉得于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貞節與兩先生繼歿先生束書入懷歸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旣富發爲文章動合法度會黃侍講致政家居先生爰登其門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弗爲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卒年二十九所著有時敏齋稾參王忠文集

梓材謹案宋潛溪志貞節墓言先生嘗從黃文獻公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

都事高則誠先生明 附弟誠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自少以博學稱一日歎曰人不專一經取第雖博奚爲乃自奮讀春秋識聖人大義屬文操筆立就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數忤權貴謝病去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經慶元方氏竊據强留幕下力辭不從臥病卒所著有柔克齋集二十卷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高氏兩難 參姓譜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東海趙汸嘗稱其學博而深才高而贍隆慶東陽志則稱其從烏傷黃文獻遊亦黃氏門人也

復庵門人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見上艤翁家學

徵君胡蕉庵先生淡 附門人李思齊徐翀胡太和

胡淢字景雲號蔗庵東陽人與陳樵陳士允從李直方遊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問深邃文章典雅長于詩賦尤善表啟其詩似李長吉有元一代作者鹿皮子外惟景雲氏家居授徒李思齊徐𤀹胡太和皆從之遊生平篤于實行動必以禮言論風采師表一時朱編修廉稱爲隱君子洪武初以薦授史館命已下卒所著有偕鳴集參東陽縣志

陳先生士允

陳士允東陽人從李直方遊爲人古樸迂遠不趨勢利閉戶讀書深明易旨尤慮學者未易讀程朱傳義迺輯諸家所著爲集註同上

定宇門人

隱君倪道川先生士毅

倪士毅字仲宏隱居徽州祁門山定宇陳氏弟子也學者稱爲道川先生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仁義道德之說素論定于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故鄉人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東山汪環谷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有道嘗言朱子四書集註旣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爲詮解于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錄附于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眞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放而成之格齋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朱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未 爲明備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環谷爲之序 修

朱子綱目凡例序

朱子綱目之作權度精切而筆削謹嚴先輩論之詳矣贊不待贅惟凡例世尙罕傳學者于書法有未窺其要者至元後戊寅冬友人朱平仲晏歸自泗濱明年春出其所錄之本謂得于趙公繼淸賀翁之子嘉續凝始獲披閱遂節錄之暇日詳觀因轉相傳錄而不能無小誤惜未有他本以參校乃隨所可知正其錯飭二條漏誤衍文共三十餘字以寄建安劉叔簡錦文刊之坊中與四方學者共之又記昔受學于先師陳定宇先生時得李氏綱目論一篇實能發朱子此書之大旨而見者亦少今併錄以附于後蓋凡例當與綱目並行而李氏綱目論當與尹氏綱目發明並行若綱目及尹氏之書皆盛行矣故願以是二書

備傳之苟能相與講習則孝子繼春秋之筆煥然以明其于世教豈曰小補

學士朱楓林先生升

程先生存合傳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休寧人從定宇學又師黃楚望五經皆有旁註而易尤詳別有前圖二卷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盜起隱石門

欽爲侍講學士又同邑程存亦定宇弟子著太極圖說實蒙案先生明修

易前圖說

案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遠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

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地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猶

陰蹻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于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眞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一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

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間心來往乎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爲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嘗以爲已易者也昔人于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察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以附于易旁注前圖之後云三十六宮圖說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

乙癸陰呂坤納之也其閒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亥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旣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于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于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已日乃孚而已世言易卦納甲本于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于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爲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旣以乾三畫純陽爲望以坤三畫純陰爲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畫若是則震當爲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爲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旣與所

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爲乾而出甲則初生之月不見于庚矣上下弦之昏日同見于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朔其昏朏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昏朏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心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概約略取象云爾而非以說易也八卦納甲圖說

葉先生大有

葉大有字謙甫定宇之甥也得其大有悟門其進有實地補

吳先生彬

吳彬字仲文定宇之甥其問答見定宇集補

則誠門人劉李七傳

處士李先生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終

嶽麓諸儒學案表

胡大時

彭龜年
- 子 欽
  - 孫 泫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 子 鉉

吳獵

游九言

游九功

周奭

劉宰
- 黃復

王遂
- 黃震 別爲東發學案

竇從周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節夫

趙善佐

簡克已

吳倫

薛復

陳琦

鍾如愚

張巽

父寓

王居仁

趙方

子范

子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梁子强

鍾炤之

蔣元夫

沈有開

曾撙

父信道

宋文仲

宋剛仲

吳㲄

曹集

蘇權

子國台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周去非——從子端朝

謝用賓

蕭佐

李壁——高崇別見鶴山學案

李埴

劉强學

宋甡——子自適

潘友端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
氏紫巖再傳
龜山和靖譙
氏武夷得全
二傳

二程元城王文四傳

宋元學案卷七十一

餘姚黄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黄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嶽麓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于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與下卷皆南軒學派惟是卷多受學湖湘下卷則講學蜀中爲異耳

南軒門人　胡劉再傳

胡季隨先生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崇安人五峯季子雲濠案序錄嶽麓巨子胡盤谷當即先生南軒從學于五峯先生從學于南軒南軒以女妻之湖湘學者以先生與吳畏齋爲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先生亦受業焉又往來于朱子問難不遺餘力或說季隨才敏朱子曰須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最後師象山象山作荆公祠記朱子譏之先生獨以爲荆公復生亦無以自解先生于象山最稱相得云

梓材謹案先生與周允升宋深之相聚從戴監廟遊見朱子答傑之書是先生又及帳隱之門矣

湖南答問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

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有未祛處只求諸心思索有窒礙處及于日用動靜之間有咈戾處便于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于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于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眞得聖賢用功緊要處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于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

斷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饜飫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免于尤悔其功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為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為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尤悔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為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尤悔則胸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為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腳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卻無收斂縝密的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

于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于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嘗答之曰敬是除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

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卻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夫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于天者盡無

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荅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于廣聞見而已須精心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于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荅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為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諭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于一偏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竊謂學者必

須先審其趨向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向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于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於

學者問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于物者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言昧天性而歸于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者感物而動爾樂記固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

以感物而動爲有得也更請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乎物也人化于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味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內感不是外而將一箇物來感于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聖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附錄

南軒答季隨書曰遺書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尊讓前輩蓋未易明不應率使便據目前斷殺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見得精神乃可不然只是隨人

贊歎而已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云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二年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爲戒　補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淸江人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南軒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宜春尉安福丞用薦爲太學博士累轉兼嘉王府直講除起居舍人寧宗立遷中書舍人尋陞吏部侍郎兼侍讀慶元二年落職嘉泰初復官奉祠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先生言大學格物致知之外非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疏于咎

條之下者即格物致知之事未嘗有闕文也又言大本者卽此理之存達道者卽此理之行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不必分說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皆與集註不同（雲濠案先生著有止堂集二十卷）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也學者稱爲畏齋先生遷居善化年二十三見張宣公稱其宏裕疏暢曰吾道知不孤矣先生謂聖賢敎人莫先于求仁乃以孔門問答及周程以來諸儒凡言仁者萃類疏析以請正宣公是之以進士主平南簿宣公帥廣西檄攝靜江敎授劉焞代宣公辟爲司屬李接作亂連陷州縣先生以方畧復鬱林言于焞曰有罪不誅有勞不賞師所以久不克也

焞乃大會將士錄鬱林之功而誅南流尉等數人一軍皆用命不踰時禽援六州八縣盡平磔援于市膾其心肝以祭死事者南流尉者宰相王淮甥也初盜之起焞責刑獄司佚捕轉運司分餉二司懼且怨至是欲中先生以并中焞且迎宰相意乃劾先生焞上疏爭之先生適以憂去焞亦改鎮湖北刑漕二司遂劾先生在遷并及焞罷之焞亦尋卒先生服闋上書爲焞訟冤言六州之功犯不測者四爲其難者六且臣今不忍負劉焞乃不負陛下也不報先生時當赴潊浦令以焞冤未白不行趙雄林栗趣之乃赴明年調桂陽軍酒庫監賑荒有勞趙雄薦之紹熙四年知無錫縣陳文節公止齋言其平李接之功訟劉焞之義暨陽荒政之勤召赴都堂尋召試館職先生對曰大義不明

而委兵民于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句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貽取侮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蠹民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于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于幾會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于外亦未保其恬然于內也除祕書省正字六月召對特立先生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秋九月率三館之士請過重華宮不報冬十月與同列三上疏不報又自上疏諫不報又因慶節奏曰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不于此時問安上壽何以慰二宮之心五年春白

宰相乞召朱子楊誠齋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請過宮又自
上疏極言之不報時止齋亦以爭過宮不從求去先生爲書留
之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
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于此時有所奮發
爲士大夫倡猶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身雖退奚益止齋改
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俄除御史其冬以災異陳五事一
曰居喪亦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最殿以徼宗社之福三曰寢
御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乾綱以強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
人心是時韓侂冑已用事累以御批行故先生及之有詔侍從
臺諫言事先生請廣之百執事悉許盡言上將移御大內先生
上疏畧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高宗服三年之喪陛下

輕棄喪次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大哥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而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憑恃一旦舍之以去兩宮何以爲懷陛下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閒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宜篤勵精神俟上皇和豫徐爲祗見之謀何苦爲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基立本乎此其後御札日盛復上疏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以御札罷祠祿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清議所出陛下無謂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閒輕易使意詩駭史浩謚集議孝廟配享先生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與賊俱

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者張浚一人而已孝宗皇帝規恢之念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張浚一人議不合求去外除江西運判半載罷歸于是學禁正興先生入慶元黨籍五年學禁稍弛復官奉祠嘉泰三年除廣西運判改知鄂州尋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則有開邊之議金人諜知搶成先生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疆埸刺軍中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玉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巨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荊襄宜有儲峙乃并輸湖南米于襄陽得五十萬石芻豆倍且過之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荊郢安信四郡又儲

銀一百萬兩爲軍費拔董遠孟宗政柴發等其後皆爲名將而襄安郢之圖卒賴儲峙之力人心不搖閒月召赴行在奏事尋除祕書少監對言臣所聞于師友者唯大義是究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亦宜備收人才蒐練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捍險要廣召募明閒諜光鄰當經理江黃當增戍于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開採擇近臣授之節制覘前請加贍又言恢復之計必先內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模先全異論不搖侂胄方銳意剋期用兵兼善道乃以上流告饑除祕閣修撰知江陵理賑貸事辟黃公勉齋爲司屬先生僉金人萬一窺襄陽則荊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三海爲水防乃大發緡錢首築金鑾內湖通濟

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又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滙于沙市爲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注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隄穴以相灌注其後金人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窺江陵者以此又請募茶商水手調荆者鼎澧義勇防城是冬金人犯棗陽先生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兵援之未報金人已圍襄陽德安乃以五千人援郢以一千三百八會百頃義勇千人援襄陽有詔節制軍馬金人追竟陵遣張榮以八百人援之又招神馬陂潰軍得萬人以三千人援襄陽以八百人援德安有詔除寶謨閣待制京湖

宣撫使竟陵將魏友諒乞濟師以一千五百人應之又遣章彥珍金安世各將五百人駐龍洑灘又使馬璉以一千四百人再援竟陵遣應城將董逵郝恩各將兵援郢陳椅以四千人守荊門張榮敗死于竟陵金人圍郢而吳曦反書至會魏公鶴山罷官歸道出江陵先生留爲參議官委以西事募死士入郢令王宗廉以死守而調諸軍分道夾擊始解郢州之圍乃督諸軍自京山進援德安而自黃陂約山砦諸軍進解襄陽之圍始爲西討之計以軍扼秭歸巫山立柵石門控均房之險轉夔峽之粟以待王師又募得術士趙師濟令往說夔州僞帥祿禧于是寧宗除先生刑部侍郎手詔付以西討之事而安丙誅曦露布至夔州亦誅禧先生並上其功請厚其賞當事之殷荊湖人情岌

晏微先生支拄之事且殆寧宗乃復以手詔令先生諭蜀且商善後之事自變起河興安丙定議區畫分屯首奏楊震仲死節李好義有大功皆應賜謚立祠劾蔣介不忠將歸報會除敷文閣直學士即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十九人去官二十三人受僞命九人又上人材五十二人請養成之以爲異日用又請蠲賦役以幸蜀民其畧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于賦斂始以義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八十萬緡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尚存二百餘萬緡酒課在建炎一百四十萬緡後改場店法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今寬減之餘尚存四百餘萬茶產本無幾元豐紹興增倍以來今

二百餘萬緡布估不過六州天聖時每疋給以本錢建炎不給本錢而疋二千今一百三十七萬緡以至二百萬緡賠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絹當時固云軍興暫科事已即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甚曩時養兵費二千萬緡今已增倍至五千萬矣不知何以爲繼兩界錢已五千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逆吳之變總取之積耗于安賞關外轉輸焚毀殆盡今平賊之後諸軍所資俱高每歲俸給增添何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絕地遠者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士民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每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之縣刀耕火種栽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方軍事之殷非財

莫濟顧以蠲減之議爲獻似不知時宜者顧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懇惻愛民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行下宣制總司研窮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于斯時不能行嘉定元年至成都祀周程子學宮配以朱張與士子講正學先生以蜀之楮幣舊號交子皆閒更易曰兌界役以二千五六百萬爲界惟兩界並行今增即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使總領所共請以祈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朝廷貨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于利州收兌人情皇駴先生截斷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餉臣不諧有詔召赴行在會先人

戕邊尋請降先生謂但須增戍防守而安丙必欲擊之反敗自是與丙少不諧次年東歸荆之士民夾道迎拜像而祠之先生嘆曰吾昔守此正南園未解西禍又作嘗指天誓心幸得濟事即幅巾歸里今又踰年矣乃上疏請休徑歸長沙而臺臣乘間論之落職請奉祠次年卒詔復學士謚文定恩卹如制先生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勇不可奪而未嘗有盛氣矜色開人之過曰此必非其本心也盡徐察之有善不翅已出其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不絶每旦即出見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歸輒以示人曰又得一囊送之書院之士友令參攷之又會通以幕府之議論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初與和齊斟酌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開舉

酒一二觴夜漏皷行而後退則以言語慰藉諸人察其有無而周卹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勉齋嘗曰近日圖維國事善資于人未有如吳公者也鶴山亦曰吳公之碩大寬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　修

祖望謹案先生畏齋集六十卷今無存者宋史本傳甚畧不足以詳其本末如先生者有得乎宣公求仁之學而施之于經綸之大者非區區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則宰相材也惜乎宋不能大受之以極其施焉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簽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䘏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

苗八分以上張宣公帥廣西辟幕下宣公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禁方嚴先生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調金椒合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謚文淸先生始學于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參蜀書

梓材謹案南軒文集答先生問忠信諸條先生自名九思朱子文集答先生三書旁注九言蓋一原名一改名爾

雲濠謹案謝山跋攝山游文淸公默齋題名云默齋兄弟並爲張氏湖湘高弟而授其學于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之學所出非也

附錄

劉漫堂吳氏義堂記曰默齋先生釋孟子善推所爲之言曰推者自近而推之若水盈科而後進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補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

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用蔭補官嘉定中興元失利先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判知鄂州召爲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朘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諛佞諱疾忌醫而士大夫之心失出知泉州端平初召爲司農少卿疏論奸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權當副都承旨知臨安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先生淸愼廉恪與兄九言自爲師友講明理學號

受齋先生贊皓甲謚莊節參姓譜

鄉舉周斂齋先生奭

周奭字尤升湘鄉人乾道間鄉薦再舉不第南軒問天與太極何如先生曰天可言配太極不可言合天形體也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性人極所以立南軒以爲然題其亭曰斂齋

梓材謹案先生又及戴岷隱之門說見胡季隨傳後

知州趙先生善佐

趙善佐字佐卿邵武人以宗室子授將樂丞累官知泰州常德府贛州卒官雲濠案先生別傳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安貴公帑干請無所應在贛踰年卒民哀思之著有易疑問答先生嘗受學于南軒亦嘗從朱子遊修

簡先生克己

簡克已南海人不求仕進

吳先生倫

吳倫字子常零陵人也南軒帥江陵以先生從臨終謂先生曰蟬蛻人欲之私春容天理之妙補

蔣淡巖先生復

蔣復字汝行零陵人隱居南山介然自守非其人不與交也所著有淡巖文集零陵之從南軒者先生與吳倫最有名修

機宜陳克齋先生琦

陳琦字擇之號克齋臨江人也乾道進士張于湖招入幕因從南軒遊進進日新南軒甚屬意焉主衡陽簿有殺人于野而主名不立提刑鄭丙責主者急吏迹一驛卒其襜有血掠訊誣伏

先生殍之診尸得死者裯署曰羅仲美乃懸之衢有見之者曰吾子也與吾族子餘皆商今乃死耶先生卽命逮餘一訊而服蓋仲美貲倍于餘以此致死而驛卒乃得自南軒帥桂林復招入幕邕州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傳致諸軍又數千里多道死先生令修圉而飼之瘠者止良者行後者至先者發自是馬無耗者遷贛縣丞政最知興國縣留衛公帥蜀辟爲機宜初蜀之民私以楮券爲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榷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後有司因以爲弊凡券之微壞者皆沒入之不略不易蜀之民爲屯十有八所隸之將三十之廩給當折物爲錢必視其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追之低昂爲錢之多寡故米之估則龍州得仙關之半絹之估則興元得西和州三之

一銀之估制大安得龍州之牛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反用他州之估者衛公夏燮之謀于先生杜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廩給之估以慰士心蜀人大說朝議欲用爲郡會病卒論者惜之先生負用世才遇事迎刃而解事至不拒事定亦不自有其功與人絕無崖岸而亦不詭從也修

祖望謹案南軒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其最顯者爲吳畏齋游默齋而克齋亦其流亞云

附錄

□□□曰陳揆之通曉民事但講論多有成說爲礙

山長鍾先生如愚

鍾如愚字師顏湘潭人南軒之弟子也年十六以書問仁因留

受業弱冠中進士科刻意學而不仕歷官嶺海引年而歸除南嶽書院山長監南嶽廟

張錦溪先生巽 父寓

張巽字子文泉州人父寓知臨江軍嘗與南軒共學遣先生從之遊時晦翁之學盛行惠安劉鏡晦翁之及門也先生數往問之未能釋然曰恐晦翁之教不止是也乃走武夷謁晦翁以所嘗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晝一工夫臨別又請教晦翁曰南軒訂嶽麓某記后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先生退而吾曰吾謂其不止是也既歸日從事于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曰于所聞所知尚未能加意安敢妄作有草堂在錦溪稱錦溪先生

進士王先生居仁

王居仁字習隱常寧人也嘗與龔蓋卿同學于南軒登進士補

忠肅趙先生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早從南軒學梓材案李臨川先生數南軒弟子謂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見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按宋史本傳云父棠少從胡宏學嘗見張浚于督府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是明言忠肅爲南軒弟子史傳又言其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是忠肅又以後溪爲師矣淳熙中舉進士歷知青陽縣告其守臣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以爲名言以知隨州江陵府寧宗時知襄陽府諜知金人謀犯境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其後屢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疾

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鼂再興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埸大計諄諄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贈太師謚忠肅先生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其殁也人皆惜之先生嘗問相業于劉靜春清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

教授梁先生子强

梁子强字仁伯不知何所人也南軒高弟嘗官潭州教授 補

縣令鍾先生炤之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人也紹興進士爲善化尉司教宜陽遷宿松令從南軒遊南軒手書淇澳一章期以學問到則天理明而

本心立先生服膺終身所至士民皆愛敬之補

蔣先生元夫

蔣元夫清湘人也從南軒遊亦嘗學于象山補

直閣沈先生有開

沈有開字應先常州人也少嗜學志其大者張宣公守嚴州士從之遊者皆少先生首執贄焉時呂成公亦仕嚴喜曰吾一日得二師已而二公入京先生又從之薛艮齋陳止齋至常先生又從之訪經制之學而歸宿于求仁遂謝去文字華藻渙然有得時人罕知之者而先生有以自樂不顧也晚乃奏名上舍教授處州歷遷工部刑部架閣文字至太學博士與諸生講學罷杜門讀書爲樞密院編修兼實錄院檢討進祕書丞先生不求

請謁留衛公異之延之問當世事先生爲言淳熙末年知名之士多滯下僚當振拔之于是衛公令先生條具人才備用之士氣頓奮衛公以此得人望然先生未嘗以之告人也久而稍稍知之而不悅者遂忌之以著作郎充嘉王府贊讀兼兵部郎先生進講反復于君子小人之際寧宗即位先生與于趙忠定公之謀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時嘉邸故宮僚多時時宣入禁中賜坐問國家大事及民間疾苦于是忌者益恐以爲先生輩且大用乃合力相與謀所以排之者首以危語中之先是光宗不肯過宮中外洶洶或傳先生在忠定座云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王軍士庶已擁戴相公先生固未嘗有是言忌者遂摭以入告于是遂得七十餘紙皆忠定賓客也

彭龜年徐誼曾三聘與焉且將置獄治之直閣蔡璉所爲也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家居十年起知徽州奉使江東連疏求去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詔加直龍圖閣家居又十年而卒水心銘其墓謂先生之學不徇于繁而守其要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補

撫幹曾先生撙 父信道

曾撙字節夫建昌人其父信道以學問識度爲呂紫微推重先生隆興元年進士從南軒遊補

附錄

南軒與曾節夫撫幹書曰左右天資之美閒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容氣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

沙或者多疑左右以爲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處願有覩焉

縣令宋先生文仲

宋文仲字伯華安陸人也景文之後寓居衡陽南軒高弟其知長沙縣時止齋爲漕使將薦之曰其官有通務之才而發于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于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請有名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錄事參軍授臣本軍會稽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減斛科不得罪于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蠲減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

衡陽人實國士也召赴都堂審察其後不知官位所至補

縣令宋先生剛仲

宋剛仲字仲潛文仲弟亦從南軒嘗知高安與兄齊名補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

吳儆初名偁字益恭號竹洲休寧人紹興進士厯知泰州晦庵南軒東萊龍川梭山石湖止齋皆與之友善其倅邕也南軒以書答晦庵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而得對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强三章以論別既又以書相勞于中都先生以親老請祠餘間與從遊窮經論史考德司業分齋肄業如安定湖學之法以為教卒謚文肅參竹洲集

附錄

雲濠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南軒門人程篁墩序先生文集言其知營州時南軒方經略嶺右而先生獲受教焉

知軍曹先生集

曹集不知何所人也其知南康軍時楊誠齋薦之曰具官曹冑出世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道以為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再列朝班皆在六部不事干謁不肯附麗皆以為迂及知南康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乞均減星子一縣豫貢如輟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為而未及盡行者南康地褊民貧飢歲流徙不絕今皆安集無有愁嘆望賜旌擢以為良吏愛民之勸誠齋是疏所薦三人其一為王道夫其二為徐居厚而先生參之賢可知矣因嘆南軒弟子脫落者蓋不止十七也

補

知州蘇先生權

蘇權字元中仙遊人侍父洸官賓州因學于南軒淳熙中登第歷吉州推官調福州教授改秩知餘干縣終辰州守有春秋解三卷補

通判周先生去非

周去非者永嘉人浮沚先生族孫也學于南軒嘗從之桂林有嶺外代答十卷所記皆桂林事也成隆興癸未進士通判紹興府補

法曹謝先生用賓

謝用賓祁陽人也少跌宕負才氣嘗讀南軒喻顏錄而慕之造謁門下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者南軒曰其敬乎自是守之不

替以特奏名任横州法曹補

蕭定夫先生

蕭佐字定夫湘鄉人也其父爲黎才翁壻故從五峯胡氏學而于張宣公爲同門先生因受業于宣公授以居敬之旨朱子帥長沙先生以進德之說請益曰守先師之訓十五年矣今見先生如見先師也鶴山嘗爲作師友堂銘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李壁字季章自號雁湖居士眉之丹稜人文簡公燾第三子也先生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益公見而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文簡卿諸子孰可用文簡以先生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朝遷禮部尚書參知政

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開禧初韓平原欲興兵遣張嗣古覘敵張還大拂韓旨復遣先生先生還與張異詞階是進政府云云是先生附和平原以致顯要令人歎文字之爲虛耳然其爭邱宗卿之賢用張威以平范亂雖功不足掩罪而知人之明則不容沒也嘉定時卒諡文懿先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于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閒書百五十卷先生父子與弟文肅𡌴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文懿有雁湖集消塵錄臨汝閒書百餘卷

梓材謹案眞西山跋劉靜春與南軒帖云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

皆以蜀中師表許之又屬宣公成就之侍郎謂文肅參政即先生也據此則在南軒門者不獨文肅矣

附錄

口口口曰大參薨背海內褫氣方其壯年銳于立事議論豈無少差要于失義無媿中間維持善類屏除姦蠹厥功不細至于淹貫古今臨事商搉發國憂君一飯不忘今世如斯人者幾希

補

文肅李悅齋先生埴

李埴字季允丹稜人文簡第七子也學者稱為悅齋先生文簡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雁湖與先生最逕受業于樓迂齋劉靜春遂從張南軒遊時先生求道甚銳南軒戒以勿急于求成自是循序而進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試為館職

廷對忠讜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靜爲治當時蜀患未靖潰卒內訌先生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斃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內召累遷爲禮部侍郎理宗眷倚甚至將引之參豫而先生正色立朝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金人犯蘄黃甫退朝議將總領所招親效軍强勇軍參商軍皆隸制司而制司又別有帳前一軍其漢口舟師則鄂州守所屬也先生以諸軍皆因烏合之衆未訓未練而舟師亦惰于講習大爲振刷武昌士氣始奮然先生卒與諸司爭曲直不相能請罷詔知遂寧府遂寧故文儒文藪所治有遺愛聞先生至曰吾舊郎君也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先生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湯

塘劉文清公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內懼爲誘以分責尙謹旃哉然先生以安靜鎭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尙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梓材案先生以嘉熙二年卒淳祐在嘉熙之後當是端平元年故其次年詔議胡孫邵歐周馬蘇張二程十人從祀孔子廟廷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謚文肅先生父子兄弟以文章著眉人比之三蘇後溪劉文節公爲老泉請賜謚雁湖助之故得一字之謚曰文或譖先生曰吾子卽他日之卯君也然先生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詭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于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蓋元祐有洛蜀之爭二

百年中其學終莫能合及後溪與先生兄弟出鶴山繼之遂合其統焉時蜀有張福之亂逐制使戕總領剽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削且及潼先生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謀死守見先生至大喜亟集義壯洽諸縣隍堞設木隔𨻶凡可以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厲賊覘知有備取他道去先生之兄文懿守遂亦盛爲禦賊之計用是以困賊使自斃而成都亦以此得安城西午頭山極險先生謂叔遠曰昔者相里貴據此山以攻城幾爲所破今可委此山于城外邪乃跨山包之通西溪之渠以達武江而天險爲城中所有遂恃之無恐 從蔣氏所藏稾底錄入

附錄

口口口曰侍郎疇昔立朝稍稍附致則立致卿相在鄂渚日置是非不問則亦可緩西歸而一節凜然可謂不媿出處之義者

補

祖望謹案時季允以鄂州制置副使改知遂寧尋改四川制置遂寧巽巖所舊治也又案時漫堂薦荊門張元簡荊湖議幕羅愚文恭子

運判劉退庵先生强學

劉强學字行父衢之西安人也刑部侍郎穎之子侍郎受知張忠獻公令與其子宣公為友其後嶽麓之教大與宣公帥泉州令彪先生德美掌書院事先生既納拜宣公授以伊洛源流而德美又為言其詳甚悉以太學生奏補官累遷至知南康軍餞

民嘯聚爲亂向多以招安得官者姦宄益豔之至是復嘯聚先生大發粟賑之而僇其幸亂始禍者建祠以祀周程以近思錄教士子擢爲廣東提刑改運判尋爲湖北提刑嘗曰今吏多鍛法以活人此東坡所謂外邀雪冤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也豈辟以止辟之意故先生于獄事最盡心焉尋復改運判以卒先生學有原本嘗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又自署曰退庵其于仕宦泊如也補

鹽事宋西園先生甡 附子自適

宋甡字茂叔金華人也初從呂成公學論通鑑貫穿不窮成公大奇之已而學于宣公卓然自立成紹熙進士主高安簿江西師漕如王公藺鄭公宗允尤公袤皆重之引爲上客鄭公使金引

爲書狀官歸除融州掾秩滿辟爲廣西監事司主管官諸司亦皆拭目待之周益公稱之曰茂叔氣象和平論議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厲俗其于經史皆究本原年四十餘卒官君子惜之先生雅工爲詩嘗次放翁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卻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問窮通西山謂先生詩之間淡蓋亦得之宣公者多予自適字亦佳補

學傳潘先生友端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年十七即從張呂補

雲濠謹案會稽續志載先生淳熙甲辰進士爲太學博士

彭氏家學胡劉三傳

知州彭澹齋先生欽

彭欽字仲恭一字仲敬忠肅公龜年子也以任入官忠肅作初箴箴勉之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馭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天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嘉定四年以忠肅恩擢軍器監主簿次年輪對其畧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勵四方時于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尋乞外通判嘉興移潭州所至監司皆薦之而京西制使趙方尢力差知峽州練軍實譏關諜戮盜魁正祀典卒爲忌者所中被劾奉祠鶴山魏文靖公深惜之先生嘗自書座右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塡壑遷善如風速改過如雷烈所著有澹齋自鏡一卷愛蓮堂官

箴一卷 補

直閣彭先生鉉

彭鉉字仲誠忠肅次子以父澤錄用嘗爲寧都幹辦吳郡贛州獨遺賦二十萬擢直寶謨閣湖南漕所著臨川可否錄備忘議事錄 參臨江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于南軒學案卷端劄記云廣東提刑彭鉉即仲誠否

彭先生泳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游氏門人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金壇人也紹熙元年進士主江陵簿調眞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程等書才得考試先生喟然歎

曰平生所學者何肯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累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謚文清先生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旣竭日力猶坐以待雞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集語錄行世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宋史有傳顧不詳其學術之源流潤州舊志則曰先生與王正肅遂同受學勉齋予考之乃默齋游氏弟子非勉齋也先生少志伊洛之學其時丹陽有竇文卿兄弟湯叔雅皆嘗從晦翁遊從之講習顧未嘗稱弟子及與周南仲爲同年又從之問水心之學至于慈湖則雖未嘗登門而亦究心于其說最後尉江寧乃得默齋而師之然則先生當爲南軒再傳也先生文集序中俱是鶡冠說過不知何故觀先

生于晦齋稱夫子于勉齋稱丈則可見矣宋史又畧其諫史鄭二相之大節而序其任䘏之小事不知何以草率至此時朝臣喬行簡等皆薦之禮部侍郎袁燮又舉先生自代史彌堅奉祠家居亦薦之

祖望又案漫塘本有語錄十卷吳禮部師道嘗跋之而惜文集之不得見今予得見其文集而遍求語錄未有得也漫塘尚有後集并京口耆舊傳今亦亡

漫塘文集

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爲聖學堂奧止者至善之地不可有加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止地來諭所謂資勿之義以止其妄竊謂未然人能止于至善則妄去矣如何 回滕主簿

世間無求于人亦有兩有可爲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眞是自知不可故甘心屏處　同趙御幹

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人固有疏水終身而曳紫紆朱不能終日者窮達果安在哉　回陳上舍

世道既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仗馬轅下駒置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率意行之少有長慮卻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後日之事亦非計之得也抑嘗謂黃叔度郭林宗傳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　回友

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叩門乞食處便覺氣象衰索須要不到此地乃得　同友

惟今之士巧于進而拙于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回袁大著甫

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于榮進冒于貨賄否則喔咿嚅唲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通徐申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覩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贈王實齋

口口口焉而不口口口無謂去口口而不計後來贈權溧水張往

史直翁錢師魏皆世所謂吾官者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吾手不殺一人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劫殺一切求其說而出之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爲笑師魏以扶弱抑強爲事其守京口

小人譏其意衣徹衣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謁于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驚懼有破家者此皆立說之過立說之過如緩催科非不美而小人乘之或因循于可以輸納之時而狼狽于杼柚既空之後輕刑罰非不美而或至于善無所伸惡無所懲吾汲汲于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爲欺吾拳拳于別流品彼則冒流品以見惑若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輕酌而行之則吏不能窺民不能蔽　政說

古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朝夕所講明皆五典之敘于天四端之根于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故平居則孝弟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思衛長下思衛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嚴而治蓋發于天理之自然本于人心之至公故衛靈問陳孔

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獻馘必于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謂夫子不答靈公之問過矣梁縣學記

祭法有功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也今也生無其人而祟其祀死無所考而爲之辭則王制所謂假于鬼神以疑衆而可乞靈乎否也新淦縣社壇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漫塘文集二十二條今移爲附錄一條又爲游默齋附錄一條王實齋附錄一條又一條爲黃敎授立傳于後又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嶽麓諸儒一條移入槐堂諸儒一條移入鶴山學案一條

附錄

辭通制建康謝史丞相書云宰荷大丞相特達之知而病熱其

足惟大丞相曲貸之重受生成之賜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竊有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于先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輔導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台司不俟溫席晚歲駕安車策靈壽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顒顒謂旦暮相天子曾未幾時即榮衮繡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于人臣德業勳勞傳于子嗣今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失此重負自同于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勛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夫當上下未有厭斁之心一朝褰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常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

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萬世之下歆豔
嘆慕以爲不可及今議不出此而惟狃目前咈然忿異議之來
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縻之以爵祿
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知術
而事常出于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
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宰病癈以來得自
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憂不入其心每欲持此
以獻于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
直致其辭者寡輒因敘謝裁具申獻儻幸致座側時一致思是
大丞相拔士疏賤不爲無益宰受大丞相超擢之恩不爲無報
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宰亦有悔不及矣大丞相果

能從赤松之遊尋綠野之勝從容天台四明之閒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猶冀幅巾裋褐拜謁道左以自附于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

祖望謹案彌遠遜詞答之

除太常丞謝鄭丞相云宰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變之長期不負于陶成惟少殫于忠告不可失者惟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搖者尤南渡累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才後之人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需已凜乎乏興之憂况遲之經久之給誘曰及此閒暇儲之會通或新敵捷出而困糧或姦民乘閒而投隙竊恐方來之患有非偷度可知直救臨過之臣先爲固圉之計必我疆我理舉

無太息之聲庶自北自西皆起來蘇之望又況建議者甫離脣吻之間而閒諜者洞見腹心之蘊要須申戒飭謹隄防愧書生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

祖望謹案時清之先以書勸行先生答之

既喪師先生貽書李尚書莛曰三京之入但乘其虛須賞之厚震蕩耳目汝蔡之敗喪失幾何而悉委不問豈不欲四方之知邪

先生志夫人墓曰予繼室梁氏家故奉佛其來猶私以像設自隨時若有所諷誦予既與論釋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實理恍若有悟自是遂絕

蒙齋袁正肅公銘墓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謹坐之廟堂可以

躋世三代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

正肅王實齋先生遂

王遂字去非號實齋金壇人嘉泰初進士爲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遷右正言後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召還特權工部尙書先生與劉漫塘宰素同志漫塘嘗稱先生爲文雄健無世俗浮靡之氣云卒謚正肅參姓譜

祖望謹案實齋本字穎叔西山改爲去非其云勉齋弟子亦非也

附錄

劉漫塘送王穎叔官宣陽曰穎叔尙論古人今且親至坡仙䟦后之地予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躓不一首肯奸

[illegible]詞以風流放逸不屑就繩墨未免小異于程門矣

[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從周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illegible]節夫

[illegible]夫嘗往從游默齋遊劉漫塘送之曰予尉江寧時建安游

[illegible]師事將別夫子喟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子

聞[illegible]夫子曰凡人世不之重亦不之責苟有一言一行則亟

稱之好人乃能是故易曰人則一言一動皆常中節日是固

[illegible]野稱一涉于疑似之間則責備至矣故難如節夫者信爲好

人而不爲游夫子之所求者乎　補

附錄

觀其答[illegible]書曰知爲四明不行彼持敬苦行一節誠可欽羨然所謂敬者只是一箇死敬所苦者只是一箇死行只是禪家宗派其數十言無一句是嚴陵詹郎中乃其明言九峯寺僧惠覺者言則中悟道時當進請語即得朝聞夕死一言不勝欣榮其理上猶迷遂向離此願三思焉

答趙季仁書曰誠伯話別道及節夫已來書爲四明之行可謂有志矣然顧又論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全是禪宗假如推尊之至不過傳燈錄上添一位耳若說去聖千五百年得其傳者言實無上但見其無忌憚之甚一大笑也

[illegible]案下

[illegible]學[illegible]先生派

忠肅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蔡氏家學

蔡素軒先生權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氏家學

忠文周先生端朝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嘉定進士其學本出于仲父去非得南軒之學已而學于蔡行之下百氏無不通尤熟于典故又學于葉水心又嘗學于劉後溪趙昌甫或以爲晦翁弟子者非也趙忠定公去國天爲雨血京師人以盆盎貯之殷然先生爲太學生帥其儕叩麗正門伏闕欲斬其爲首者寧宗不可但使聽讀而已是時爲首者六人而先生受禍尤酷初大理令聽讀于徽

州已又半道侂胄矯旨再入大理先生自分必死果百輩拷掠欲竟之然卒不死復聽讀于信州從章泉遊已而押歸本貫尋有詔聽自便侂胄終忌之先生避之入蜀從後溪遊蓋自上書後轉徙者十七年授徒自給侂胄誅有詔褒錄免解策進士爲國錄先生性介以女妻富陽令之子親迎之夕有持諸生刺以入者先生曰甚矣來朝于崇化堂當相見諸生曰我來爲國錄事非私也有書在此書入則述令爲史氏私人恐先生官職驟發天下以爲出于姻亞之力先生愕然則已奏樂行酒亟告女以其故女素嫻禮教遽稱疾請展日行禮令子登車惘然已而先生以女廢疾請停昏令訴于臺覈先生所居官于是終彌遠之世二十三年浮沈下寮復入爲國博不十年至侍從端平間

邊力爭之于是丙去論者謂先生一不合于侂胄再不合于彌遠三不合于清之雖官至九列蕭然孤榻不營一椽有負郭田五十畝捐以與兄其卒也謚忠文 修

李氏門人

邛州高先生崇 別見鶴山學案

劉氏門人 朙劉四傳

教授黃先生復

黃復官高郵教授嘗請學于漫塘漫塘答其書曰今人患在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口誦堯舜行如市人得喪分于目前而惑取舍定于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忌相傾相詐而不知耻則雖日從先生長者遊不過如 先朝邢恕輩是亦小人而已執事有

志斯道而例及于君房歸而求之有餘師僕方將觀焉補

王氏門人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一終

二江諸儒學案表

宇文紹節　程公說

　　　　　程公頤

　　　　　程公許

陳槩
附兄栗

楊知章　子子謨

李修己　子義川　彭汯

張仕佺

范仲黼——蘇在鎔

　　　　　張鈞

師過

范子長 — 高載

范子該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范大治

范氏續傳

范蓀

宋德之 — 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

氏紫巖再傳

龜山和靖[illegible]

氏試吏得全
三傳
二程元城子
交四傳

虞剛簡 —— 從子統 別見鶴山學案
曾孫汲 別見草廬學案

程遇孫
附弟玉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南軒私淑

黃裳 —— 楊泰之

本甫講友　父虞仲

慈谿馮雲濠
鄞縣全祖望補本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二江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黄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于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梓材案蜀中之爲張學者謝山盡入是卷其有本非蜀人而相與講學蜀中者亦附焉

南軒門人胡劉再傳

忠惠宇文顧齋先生紹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憫之命先生以族子爲之後補官仕州縣既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韓侂胄方議用兵先生至郡議修築古城創造砦柵專爲固圉計淮西運判鄧友龍讇于侂胄謂先生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于事侂胄以書讓之先生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畧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之召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先生赴闕任以西討之事先生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荊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

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先生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者先生杖殺之兵民皆歡陞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先生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邪吾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于蜀事多所咨訪先生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輟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謚曰忠惠 參史傳

進士陳平甫先生槩 附兄栗

陳槩字平甫普城人也乾道進士對策慷慨魏艮齋讀而奇之告以君鄉有張敬夫者醇儒也先生遂以書問學與兄栗同刻志于聖賢之道予讀南軒集答平甫書及所作潔白堂記蓋友朋之列其時蜀士除宇文樞密外尚未有從南軒遊者平甫請益最先自是范文叔范季才始負笈從之則皆平甫倡導之功也而宋史竟以平甫爲南軒門人或者請益既久遂執弟子之禮乎平甫之官侍無從攷見而兼山黄氏之源流實由此出淳熙嘉定而後蜀士衍續燈雨聚笠以從事于南軒之書洞湘閒反不如也然則平甫之功大矣平甫嘗言于南軒欲自漢唐以來諸儒之嘉言懿行萃爲一編以明道統又欲訪周程張子之

後人而周卹之惜其著述之無所傳也修

楊雲山先生知章

楊知章潼川人號雲山老人累舉不仕而得張宣公之學于廣漢歸而喜以授其子曰欲造聖門當從此入造深養熟內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于此矣

知州李先生修己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也乾道進士參與國軍事陸復齋為教授盡告以躬行之說謂當息其己學求所未學遂知聖賢源流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故與彭止堂為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寧鄉衡陽皆有聲當路多薦之將召以與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

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益從事于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佺子眞參焉尋知成州韓侂胄聞其名使人諷其附已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卹不計有無故殁無私蓄有李成州集十卷子義山

通判張先生仕佺

張仕佺字子眞延平人南軒高弟

雲濠謹案朱子爲先生父左司維墓志云公字振綱一字仲欽劒浦人紹興八年進士官至左司郎中屢與權幸忤致仕有子士佺通判融州從張敬夫嘗學有聞驗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以公者據此則先生之學問淵源可攷矣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范仲黼字文叔成都人正獻公祖禹之後也仕至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翼普邸教授初南軒雖蜀産而居湖湘其學

未甚通于蜀先生始從南軒學朴門十年不汲汲于進取鶴山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遁直接五峯之傳晦翁東萊皆推敬之後以著作郎知彭州學者稱爲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于蜀中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謂范蓀范子長范子該與先生皆成都人薛紱鄧諫從皆漢嘉人虞剛簡程遇孫仁壽人宋德之盧安人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先生私淑得之而南昌李修已延平張仕佺亦同講習其閒 修

梓材謹案此信與陳先生平甫傳梨洲原本在南軒學案自謝山修改以入是卷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 合傳

范子長字少才成都人也二江先生從子與其弟子該字少約

同遊南軒之門以進士官太學有要人慕而候之先生避焉鶴山魏文靖公嘗序其事所云閉干木之門或謂迫斯可見卻陽貨之餽乃復拜以其亡是也嘉泰末北闕門鴟尾及省部相次災先是赤眚爲沴太陰犯權星天子避殿求言先生與李仲衍趙介道魏鶴山皆上疏極陳韓侂胄之惡以爲徵及輿隸權移主上請退之侂胄大怒諸公相繼罷官吳曦告變上頗思諸正人言有詔召蜀中三人時侂胄尚未死先生與鶴山皆謝不赴惟李季允至已而更化又召蜀中三人先生亦與鶴山豫焉史彌遠忌之先生至京不得入對以吏部郎知瀘州瀘爲夷境酋長楊粲請開白錦堡爲錦州前帥許奕持之未得寢而奕去先生力言其不可乃置平泉寨以鎮之夷人不敢妄動瀘以大治

然卒不得入朝以殿撰知崇寧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今諸學派者莫知淵源所自出而蜀中之爲南軒高弟者皆泯然無傳文獻不足可勝嘆哉少約與陳同甫善

知州范華陽先生蓀

范蓀字季才成都人也乾淳以後南軒之學盛于蜀中范文叔爲之魁而范少才少約與先生並稱嫡傳時人謂之四范仁壽虞提刑剛簡嘗請先生講學滄江書院鶴山魏文靖公初爲考索記問之學先生以斂華就實語之故鶴山之稱先生有曰學本誠一論不邋篠自浩氣養心以求道腴不茹剛吐柔而求聲利了翁敢不勉希前輩益勵後圖或可代諸老先生之對庶不

貽吾黨小子之羞者也太府李蘩薦士于朝曰黃公裳李公舜臣與先生由太府寺簿晉大理寺丞累官宗正寺丞知邛州

邛州宋彭山先生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唐安人也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陳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樞密院編修嘉泰末平原已有開邊之說而外人未之知也會亦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淡旬而北門鴟尾災延及省部天子下詔求言于士多指平原之横以及時政諸弊而已先生謂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滋炎起則憂在戎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因陳

乜事且曰入火小變不足慮天象變臣竊危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用武臣吳曦既久在蜀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先生又進言敵未動而輕變祖宗之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貽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將起又言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侂胄惡之先生請外有惡之者遷太常丞癸年出知閬州吳曦變作託傷足以避事曦誅始赴問而楊后用事侂胄殛遂事大壞無不如先生之言者擢本路提刑安沂公丙素有不快于先生以不俟代者至輒用觀察使印遂重劾先生傲睨君命詔降一官歷湖南湖北提刑入爲兵部郎時中朝頗疑沂公史彌遠以問先生對曰蜀無安丙朝廷已無蜀夫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毀之執政不悅未幾罷官沂公嘆曰嗟乎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

丙負函仲正倬不負丙乃遣人請昏先生謝之論者益服其公已而起知眉州卒先生學于南軒之門少與范文叔輩講道故其風節凜然而所養極粹惜乎未竟其用云

南軒私淑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虞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仁壽人忠肅公允文孫也爲趙文定公雄謂文定子是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呂謝楊尹之書先生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歷仕知華陽縣二江范教授仲黼者南軒先生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先生因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文定公父子以至南軒所討論于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嘆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之

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爲一家之言乎凡再知承康軍招諸生講學境爲大治以安撫使黃疇若薦召赴都堂不果奉祠未幾起用未上道劾罷嘉定十一年詔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誼辟爲參議官先生經濟之略得之家傳至是固辭不行或曰將王事何先生黽勉從之請收人才厚軍犒以結士心捕還忠義人之亂內郡者以紓邊人之憤又請緩科三路饟夫之直皆得施行大散關陷東路帥李貴遁去天水一帶皆被兵西路帥莫肯行先生慨然請往次魚關遂自移金平擇帥前進人心恟恟先生謂曰我師既出敵必不能越大安已而大安果以勦敵聞會居誼召還先生亦抵簡利州潰卒作亂由果閬以趨簡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時先生至任甫五日驚

奔相屬閣學劉文節公方家居貽書相約效死先生即江固守賊知有備去之而張威歸軍過城下賑其匱之軍士大喜劉文節上言剛簡保守一城遮蔽西川遂有夔州提刑之命兼提舉常平俄改利州先生召軍帥劉昌祖謀曰必復皁郊湫池然後敵氣可奪雖圖秦隴可也昌祖曰諾遣人焚湫池之糧遂復之先生曰未也時樞府慮生事每以越境爲戒昌祖猶豫不敢行先生督之如南谷遣其親將進屯皁郊于是階鳳成和之民皆荷戈趨之得兵三十萬軍聲動天地內薄乘障斃其大將郭贇敵之壻也先生得皁郊之捷正欲擣秦州有以密劄勒昌祖還者忠義人大憤散而爲盜皁郊復受兵先生夜出撫定士民復募軍擣鞏之青野原以牽制之敵師始退于是先生請集保甲

之民以爲守禦三年之間團集三十九萬二千餘人自是閬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而墾田百餘萬邊儲以足魏文靖公除工部侍郎舉以自代不報先生與制置使鄭損不相得損小人也先生乃上歸休之請五上報可既歸而損竟誣劾先生罷祠先生罷之三年而損棄階成五州先生猶貽書諸司力言不可其始終憂國如此是年卒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說尤致精者易本邵子之學參以周程諸書及漢上朱氏說論著十有六年不以示人卜居成都之合江范季才蘗梓材案蘗當作孫即華陽先生謝山稿有華陽別傳云滄江先生虞剛簡亦師事之亦南軒高弟也爲題曰滄江書院學者稱爲滄江先生長沙吳制使德夫曰湖中親炙胡張者多而得其學如此者鮮矣魏文靖公稱其學以爲由博致約浩然獨得云先

生以故相之孫著效危疆顧未嘗得登朝一展其抱負君子于是知宋之終于不競也先生論學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昌聞之嘆服張亨泉先生力亦同學易于滄江

漕使程先生遇孫　附兄王孫

程遇孫字叔達仁壽人也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少年雄于文已而折節爲南軒之學范文叔居二江所謂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先生有兄王孫官至雅州簽判亦躬行君子與先生最友愛及卒于官貽書以玉環爲訣先生每見玉環則嗚咽流涕

其至性如此

祕書薛符谿先生紱

通判鄧先生諫從合傳

薛紱字仲章龍游人也于書無所不讀嘗見朱子所注楚詞于黃棘之枉策以爲策杖黃塵翔棘之閒笑曰楚王初盟秦于黃棘再盟于武關而被執故原其禍始耳其知黎州州爲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爲符谿先生二江講學九子之一也史彌遠既死鶴山魏文靖公嘗以後進禮上之書曰如執事者在今寮儕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起家爲吏益遠聲華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怵于見聞之陋其酣身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爲學

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痾枕席臥制四海舉朝薦紳之士奔走後先莫以爲非今天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爲地節之親政或爲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欲乞身以去卒酬讀書之願未知見日臨紙悄然鶴山又題其則堂詩云卓哉符谿老吾道資禦捍萬殊錯標中獨識一理貫反躬事省察憤世興寤歎揭堂闡斯則絕識陋秦漢以進士由成都教授召爲祕書郎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奸坐劾去所著有則書十卷皆談易理鶴山自以爲不及同時有鄧諫從者字元卿亦漢嘉人亦豫二江九子之一嘗通判黎州見于周益公集不知其後官階所至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

張方字義立資中人也二江范氏滄江虞氏講明南軒之學先生與焉以慶元進士官簡州教授爲諸生痛陳佛老之妄使不惑于趨向其于時學徇名失實好高忘本之弊尤痛切入膏肓歷知邛州眉州果州遷直秘閣四川制置使參議官尤利夔成都路提刑劾去墨吏數人又開新渠以殺三江之怒疏條邑務六事皆直陳時政之失又疏言大本大剛大勢大務聞者陳栗敀帥漢中以兵復天漢武休虎頭之險鐵錢二十萬緡米二千斛給由以卹死節之家進尚書兵部郎以母老乞歸養用郊恩官其弟鶴山魏文靖公極重之學者稱爲亨泉先生有亨泉稿一百卷予讀鶴山祭先生文則先生以母喪哀毀不起者

平甫講友

忠文黃兼山先生裳

黃裳字文叔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第進士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邑子從受業先生語以經義文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于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譽日甚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遊光宗即位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城不同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上極異之除大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嘗作八圖以獻曰太極圖曰三才本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

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每日爲學之道當體之于身本之于心總宜以心爲嚴師于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先生上封事語特切深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于背少瘥即奏人君納諫不可執以已私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以臺諫不得其職而去上領之先生見王向學日益因作渾天儀輿地圖勉以進學如天之運行不息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尋除給事中進侍講貴近一限以法後値侍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遷兵部侍郎先生不受命乞去改除顯謨閣待制仍爲翊善太上見嘉王學問殊進謂先生曰此皆卿力也先生曰臣侍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備寮屬且言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充學官上嘉納焉時

上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先生苦諫及壽皇不豫復抗聲切諫隨以號泣宮門閉掩涕而出自是先生瘡復作連章請外不報乃移疾關外聞壽皇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寧宗即位不能朝再除給事中改禮部尚書兼侍講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反覆告誡一主此意蓋先生絕筆之作也先生三歲病瘡以國事積憂遂至不起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謚忠文先生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講義及兼山集雲濠案宋志稱兼山集四十卷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甫兄弟講學

平甫南軒高弟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參樓攻媿集

雲濠謹案宋黃先生裳有二一字冕仲南平人元豐五年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尚書所著有演山集六十卷

宇文門人胡劉三傳

教授程克齋先生公說

程公說字伯剛眉山人積學苦志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法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第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卒年三十七參直齋書錄解題

謝山程氏春秋分記序曰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並遊于宇文之門而克齋之學最醇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

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爲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别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弟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上之祕府行于世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尚未四十也

掌教程先生公碩

程公碩字仲遜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先生嘗掌教益昌　同上

龍學程滄洲先生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克齋先生之弟由進士積官至權刑

部尙書生平沖澹寡欲人不得干以私與故相史嵩之不合鄭淸之尤忌之所建多格不行其知袁州時新周茂叔祠葺南軒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及發州召還疏請復京學類申之法以養士氣淸之嗾言者劾之出知隆興未拜命而卒贈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所著有塵缶集雲濠案四庫書目滄洲塵缶編十四卷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諡掖垣繳奏金華講義進故事行世參史傳

楊氏家學

祕閣楊浩齋先生子謨

楊子謨字伯昌潼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先生先生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文靖

公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道莫大于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于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至也又以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速于求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于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入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壁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爲前驅無

應之者而曦所遣逆黨至成都分遣其將至黎先生以計遣之使又至先生鎮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曦已誅以爲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願鑒遊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緡糴粟以備緩急除吏部郎因轉對請于淮上荆襄關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運餉節濫賜捐內帑以充糴緡以收未儲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諶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

侍左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啟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夤緣勢利有拂拭敘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寧宗變色頷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先生知不容請補外除大理少卿有坐僞告者事連中官先生移文內省索贓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州不赴卧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貽書強起之力辭詔晉秘閣修撰致仕先生自奉祠講學于雲山書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于得其

遺文行浩齋退稿四十卷

李氏家學

中正李後林先生義山

李義山字伯高豐城人知成州修己之子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輪對言爲善不可有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幷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能無悔者三由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兼帥潭楚俗尙鬼有妖覡譚法祖假禍福惑人先生曰此張角孫恩之漸也斬法祖爆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集愚過錄 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以先生爲嘉魚人且言其師事朱仲晦張敬夫儒林宗派因之以列于朱張之門梨洲學案原本亦存其名于南軒門人攷先生爲嘉定庚辰進士魏鶴山誌其母蔣恭人墓言先生逾冠擢乙科當生于慶元間

而朱子卽卒于慶元庚申南軒先生卒于淳熙庚子其不及事耒張明矣故爲易著于南軒再傳云

月舟門人

常幹蘇先生在鎔

蘇在鎔字和父郴人受學范文叔之門淹貫諸書晩而斂華就實以主敬教學者其精神氣貌能使惰者肅譁者默毋敢慢焉以進士官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官鼓衆入城將爲亂先生聞變挺身出諭之民爲散去長官得免死顧反以是忌之先生卽引去其後爲潼川常平司幹以白冤獄忤上官遂請致仕剛決不撓不媿其師友之敎者也退居七年益講學臨終以五峯遺書授其子曰此吾從范先生得之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題詩而逝補

提刑張先生鈎

張鈎字子和江源人也少厲名行一時鉅人元夫辛從請益孫巖老松壽蜀名儒也尤器之受業范文叔之門光宗初政以布衣上書論國家大恥列聖深仇踰六十年而未復其言沈痛又言古有四禍中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焉紹熙四年大對首言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論一人進德之機末謂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俗學者之事責之有司第爲舉首尋置乙科主西鄉簿調爲隆州教授已而知什邡縣大書堂上曰奉公如上帝克己如勍敵愛民如赤子防吏如餓狼境內稱治通判瀘州吳曦之亂守川陸以待王師開禧三年以李參政雁湖薦召對先生奏曰陛下初卽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

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天下國家之大本也乃陛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湮而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天地之內抑鬱不得申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臣掩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姦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湮主竊于前僕貨于後而爵賞之原湮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盡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盡壞陛下卽其所湮者以爲規模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祀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氛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滌曩日之乖氣五者拯活生靈以補權臣之掊斲六者振厲士夫以補權臣之斲喪則原之湮者徹何物驕敵能勝陛下澄源進德之功哉其二曰

今日之最急者莫如活百姓蜀中自紹興末年以來一歲不登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千萬緡洎權臣忽開邊于大饑之後用度繁興民郡廩庾取之無顆粒之積調大發夥倍于常賦微償畸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于饑或死于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供其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綝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南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

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于一身以起忠孝之心于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以旱求直言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已不可求之天地圖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遷太常丞嘉定三年輪對言仰覘俯察以見天心未復近察遠取而見民情不審流人詰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歲憂難道皆人所難言者除祕書丞兼兵部郎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爲上精言之然皆不能用也先生乃請外除潼川提刑力行常平以甦民困已而罷爲運判請奉祠卒

孝子師先生遇

師遇字厚卿成都人也二江先生范文叔之壻有篤行紹定元

年彼貢以母疾不就嘗禱于上下神祇曰苟造物許一第名下進士籍則貽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已而母卒踰三年成進士以前誓不欲仕親黨強之乃受官歸而得疾嘆曰是蓋食言以干天怒也遂致仕生平守南軒之教至爲醇固

雙流門人

縣令高先生戴 別見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宋氏門人

郡州高先生崇 別見鶴山學案

虞氏家學

虞先生銑　別見鶴山學案

黄氏門人

大理楊克齋先生泰之　父虞仲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也祕閣修撰虞仲子世有家學少受業于黄裳山讀書數萬卷于白鶴讐校不設榻者幾十年以躬行自矢舉進士聲利無足動心初以郊恩補官已而奏名類省試吳曦叛先生方攝成都教授安撫使楊輔集議先生曰言今日之事當計順逆不當計禍福正名討罪曷爲不克不然願與閣下死此以報國輔不能用先生致其事而去曦誅其事上聞詔起爲羅江丞吳獵諭蜀先生上書曰吳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發既亂而有抗之者必猶有所憚夫亂者曦之爲也亂所

以成則士大夫之爲也于是安丙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無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赴都堂以親老辭特授知廣安軍丁艱免喪知富順監三日即告僚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闕發廩粟以濟民知普州蠲賦二萬減省浮用以輸邊又二萬賑貧乏之安丙再薦之召赴行在而先生固辭知果州減浮費以蘇民困如普州時一切禮饋貯之庫以賑貧寶慶二年再召入對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于私意奪于邪說以振蠱敝次謂本朝德澤涵濡來蹶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爲國次論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言路益梗士氣益消上奇之除工部郎中時眞魏諸公方相次去國人方縮舌而先生自遠方來

首及之言事者稍吐氣已而又輪對言三十年間士大夫之說有三爲安靜爲用中爲更化安靜則苟偸也用中則模稜也更化則紕政尙多何更之有又謂兵端作于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常心未失今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爲篤論遷軍器監入對謂去歲風雨爲暴水潦漬溢此陰盛陽微之徵而羣臣諛曰霅川水患之慘殺之餘烈也嗚呼尙忍言哉又言疫氣僭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徵兆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進君子退小人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歸上首肯之除大理少卿先生遂用前說謂巴陵追降之命重于違羣臣而輕于絕友愛不思天倫之至痛乃曰不當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于

後因不若東行于今也初先生三被召再申命四辭不得乃至甫三月卽求歸未得是日詔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先生遺書宰相謂呂夷簡末年孫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是張禹不得生于漢李林甫且復見于今又引其先相國越王事勉之聞者爲之變色先生嘗以宰相生辰壽之詩有云澶潭伎台鼎旣閱二十年治效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甸饑饉接三垂烽火連八意苦不紓生理絕可憐先生之得罪于權相者非一而獨免于禍則亦幸也其治重慶豈弟如普果二州時期年乞歸先生時已病道卒所著有克齋集百卷大易要言二十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一卷雜著五卷類集經史百餘卷南軒私淑之傳以先生爲第一宋史列之儒林而不知其源流所自且

乎其大節亦倘未詳爲可惜也

伯高門人 胡劉四傳

彭先生汯

彭汯清江人忠肅孫李義山卽忠肅長子欽壻而先生又爲義山壻

范氏續傳

縣丞范先生大治

范大治者成都人也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官崇仁丞宋亡不仕與學者語舉書傳嘗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輒數千百言不止虞集猶及見之嘗是華陽之後人也

虞氏續傳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別見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終

麗澤諸儒學案表

葉邽　子榮發　孫霖　曾孫審言

徐僑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昉

李壁

李埴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撝　子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子應鳳別見深寧學案

鄭清之　趙范

　　　　趙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應䌓

附弟傃

樓昞
葛洪
喬行簡
李誠之
王介

子埜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喬夢符
王瀚

子柏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洽
后龜
朱質
葉秀發

潘景憲
潘景愈
潘景夔
潘景尹
鄒補之
杜旟
戚如琥
孫紹
曾孫象祖
元孫崇偕
附師王元章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戚如圭
戚如玉

夏明誠

鄭宗強

汪渲

汪大度 —— 孫開之

汪大章

汪大亨

汪大明

黃灝

父敦義

黃謙

陳鏞

北山四先生學案

詹儀之

邢世材

郭澄

胡子廉

康文虎

康文豹

趙善談

趙彥秆

芊承穗——子 甚

李大同

時瀾——子 少章

昉澐
郭頤
鞏豐
鞏嶸
鞏晛
周介
彭仲剛
盧汝琰
盧汝玠
樓孟愷
樓仲愷

樓叔逌
樓季愷
汪仲儀
郭粹中
父口
郭敏中
郭介中
郭時中
葉誕
徐文虎
父時攵

陳錫

徐侃

徐倬

王深源 並東萊門人白水王同三山萬氏再傳元城龜山廌氏武夷紫微横浦一傳涑水二程滎陽了翁爲白和靖四傳

鄭聞 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麗澤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攷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梓材案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傳而至黃文獻王忠文一自王文憲再傳而至柳文肅宋文憲皆兼朱學為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故謝山云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云

東萊門人 林汪所傳

主簿葉先生邽

葉邽字子應金華人大冶主簿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于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公門人高弟而于先生執弟子禮沒身不衰 參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文獻集未舉先生之字其字子應見吳正傳所題徐文清手書雜稾後且稱爲鄉先生云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樓先生昞 合傳

樓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與弟昞俱以文名 雲濠案先生弟字季文 從東萊于婺嘗以其學教授鄉里從遊者數百人李悅齋學士王厚齋尚書其高弟也後守興化軍卒

梓材謹案李悅齋爲紹熙庚戌進士厚齋尙書以嘉定癸未生相去三十四年且其父溫州已是幼從迂齋尙書未必再及樓門王厚齋云云當是王厚齋尙書之父之譌脫耳

端獻葛先生洪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成公學登進士第歷官爲尙書員外郎上書言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乞嚴飭將帥申儆軍實累遷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援王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卒諡端獻杜清獻範稱其侃侃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成公之門登紹熙進士歷宗正

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理宗即位貽書丞相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間未嘗收拾而召之也端平二年朝議收復三京又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深矣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密院事後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卒于家年八十六謚文惠先生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

于畢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正節李先生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于東萊釋褐爲饒州教授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黃州不係力戰死之先生嘗謂真西山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吾輩八字箴也至是果不負所學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

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曰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畈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疊山二公爲宋之

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為朱陸之私淑者文山尤不驕磊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況朱子後人有浚南軒後人有唐而趙良淳者雙峯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唐震呂大圭之徒不勝屈指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囈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尤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譏于妄人可為軒渠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文公與呂成公遊紹熙元年廷對陳時弊光宗嘉其直擢居第三人歷國子錄上久不朝重華宮先生上疏極諫孝宗崩又力請過宮執喪言甚激切人歎其忠孝

宗立以竹韓侂胄坐貶奉祠久之累遷國子祭酒會旱詔求直言先生手疏論時政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命史彌遠終喪後以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以疾奉祠卒謚忠簡子埜從眞西山遊

梓材謹案姑蘇志載先生爲郡人從起居舍人出知嘉興府又升臨安改知慶元府卒年五十六又言先生初學於呂東萊徙居金華娶鄭僑女僑實婿汪玉山應辰故其問學有原委蓋本眞西山所作墓誌西山又言先生子埜哀其平生所爲詩文奏議外制春秋臆說通鑑解標爲渾尺集蓋先生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鄭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

御史喬先生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嘗從東萊學淳熙二年進士知歙縣有大遂當水衝居民歲苦霖先生爲築堤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

銜後除大理正奉旨鞫郭倬獄于宿州不畏權勢進監察御史參金華先民傳

朝奉王定菴先生瀚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龜山弟子師愈之子而文憲公柏之父也師呂成公亦逮事朱文公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參可言集考

梓材謹案先生號定菴金仁山題曾齋文集目後云僊都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朱子別集樓賢齋崖題名有門人丁克王翰王翰蓋即先生翰瀚古今字爾

縣令王先生洽

王洽字伯禮金華人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嘗知富途縣眞西山薦狀言其爲邑也心平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

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云參黄西山集

梓材謹案宋史道學注柏傳父瀚兄弟皆及朱呂之門是先生爲東萊弟子之證

通判后先生範

后範字宗卿浦江人從東萊遊以進士尉奉化歲饑貧民將爲變先生賑之不誅一夫而定遷知婺源縣有月樁錢二萬皆取之民先生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袁州峒獠弄兵袁當其衝先生攝州事練軍旅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峒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卒參浦陽人物記

侍郎朱先生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于成公及唐說齋仲友中紹熙進士第二人累官至右正言左司諫兼侍讀權吏部侍郎著有易說

舉要

知軍葉南坡先生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東萊以進士爲慶元府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楊慈湖簡問難尤詳謂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

雲濠謹案宋景濂爲先生傳言其師事呂東萊唐說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又言其教授慶元時與之交者慈湖而外則樓攻媿史獨善樓迂齋鄭安晚袁絜齋也又言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有易說周禮說及論語講義等書

梓材謹案宋世葉秀發有二其一仁和人名時字秀發官龍圖閣學士諡文康

教授潘先生景憲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九歲以童子貢京師後入太學益自刻

廣學官汪玉山芮國器王梅溪皆推重焉隆興元年進士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力請太平教授遠次以歸始爲浮屠說既而學于東萊先生與東萊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學焉父喪服除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誦詩讀書旁貫史氏尤盡心于程易朱晦翁子塾其壻也參朱子文集

太學潘先生景愈

潘景愈字叔昌叔度之弟嘗爲太學解魁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東萊稱其有意務實參東萊遺集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 合傳

潘景夔景尹松陽人其父朝散好謙篤于教子越數百里遣從

東萊遊且諫從家于婺以便其學 同上

府判鄒先生補之

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朱呂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著有春秋語孟注兵書解宋朝職署等書 參浙江通志

薦辟桂橋齋先生旟

桂旟字伯高金華人登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間兩以制科薦所著有橋齋集 參姓譜

知州戚貞白先生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從呂東萊遊篤于修齊之道以進士授郴州教授遷國子博士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甫受代

而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從兄如圭如玉皆從東萊遊同上

雲濠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云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東萊每歎異之

縣尉戚先生如圭

進士戚先生如玉合傳

戚如圭金華人以進士爲嵊縣尉弟如玉亦遊太學母周氏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語錄顧諸子曰旣不爲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耶其期諸子如此參東萊遺集

梓材謹案黃文獻志道一山長戚君墓言二先生連起進士乾道淳熙間

推官夏先生明誠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自呂東萊而自負甚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一爲安慶推官遂致仕嘗作八詠樓賦序直

斥沈休文爲是樓之辱矣禮部敬卿特刪之百家記

朝請鄭坦溪先生宗強

鄭宗強字南夫金華人遊于東萊之門講貫理道篤志根源蔡久軒稱其學業精深履行純篤後以朝請大夫致仕著有坦溪集行世參金華府志

教授汪先生涫

汪涫金華人受業東萊厲志于學授吉州教授講學者咸歸重焉參浙江通志

汪獨善先生大度

汪約叟先生大章合傳

汪大度字時法金華人受業于呂東萊慶元初大愚觸權奸貶

韶州先生往送之併送者淩辱大愚先生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還經紀其家事甚至晦翁致書深加歎敬弟大章號約叟亦從東萊遊大愚之卒也約叟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 參金華先民傳

梓材謹案時法號獨善吳禮部跋汪元思固窮集云大愚謫廬陵獨善裂裳裹足送之後從卒高安其弟約叟輟試往護其喪兄弟遂以義聞上大夫丁忠文公跋大愚帖則謂時法人稱爲西山先生而儒林宗派又以西山屬之其兄大亨恐誤

梓材又案東萊爲汪灌慶行狀志云男五人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大度大明久從子遊據此則約叟大章之于獨善蓋從弟也

汪先生大亨

汪先生大明 合傳

汪大亨字時升汪大明字時晦西山先生大度之兄也皆成公

門人　參王忠文集

州守黃先生渙　父敦義

黃先生謙　合傳

黃渙字德亨光澤人父敦義以六經教子七子皆有成立先生志篤學博嘗從呂東萊遊淳熙戊戌南省第二人後守岳州罷廚傳蠲魚稅毀淫祠卒年八十兄謙字德柄亦遊朱呂之門補

著作陳先生黼

陳黼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遊永康林大中聞其賢妻以女先生未嘗倚爲重也淳熙八年登進士不汲汲進取以恬靜自守林欲召爲樞密院先生力辭嘉定元年大中卒乃遷國子博士著作郎凡三十年偃蹇宦途而不改其樂後可祠歸貧無

宜廬僦居永康以終參東陽縣志

侍郎詹先生儀之

詹儀之字體仁遂安人也張宣公守嚴州東萊分教先生俱從之遊又嘗從朱文公問學累官吏部侍郎知靜江府已而以蜚語謫袁州光宗登極以其嘗爲宮寮許自便時閩中有詹元善者亦朱氏弟子也而以體仁爲名補

附錄

口口口曰詹體仁懿質嘗講學不易得但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善類多有此病每力振之以此思剛明之質誠不易得

又曰舊在嚴陵體仁頗惑佛學今卻不然亦得伯恭之力

又曰豈第愛民凡事可以商量趨向甚正口口口口學並補

縣丞邢先生世材

邢世材字邦用其先自青州徙汴紹興閒始家會稽先生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長者遊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悱見于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于東萊有連從之講學非一日出爲南康軍司戶參軍遷從政郎金華縣丞未上卒于家年三十七參東萊遺集

主簿郭先生澄

郭澄字伯清東陽人以父將仕郎良臣紹興末軍興入貲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補將仕郎調南昌黃巖主簿皆不行先生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爲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先生既用力于學益知師友之可親嚮氣惆

穎未嘗不以善其身迪其族衣被其鄉閭爲主退而驗其沉險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云同上

梓材謹案說齋學案吳主簿傳云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澗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先生爲西園學者是亦呂薛門人也

雲濠謹案葉水心誌先生父將仕墓言其嘗使先生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又言先生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聚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又案陳龍川爲郭德鄰哀詞云德鄰之子曰澄伯淸者歷從一世士君子遊德鄰先生父字惜先生所得諸師多不可考見云

胡先生子廉

胡子廉者涫婺人博極羣籍不屑科舉之學從東萊先生遊終身不仕補

康先生文虎

康先生文豹　附傳

康文虎字炳道與弟文豹字蔚道皆東萊弟子補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大愚遊僊濤山記云康炳道兄弟曾子玉季和家謝山自注如是

安撫趙先生善談

趙善談東萊門人官安撫

通判趙先生彥秬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東萊擢取應科授不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換宣義郎終眉州通判

通判羊先生永德

羊永德縉雲人紹興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判師事成公著春

秋發微子哲兄括蒼彙紀

尚書李先生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于成公與朱文公之門登嘉定進士第官至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有羣經講義

朝散時南堂先生瀾

時先生澐合傳

時瀾字子瀾蘭溪人師呂東萊淳熙辛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東萊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先生補完之有南堂集若干卷兄澐字子雲亦師東萊著尚書周官餘論未成卒參金華賢達傳

監簿郭固齋先生頤

郭頤字養正嚴之壽昌人也進士從東萊先生遊官至軍器監主簿學者稱固齋先生補

提幹鞏栗齋先生豐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其先鄆州須城人渡江僑婺州武義人少遊成公之門淳熙進士嘗知臨安縣稍遷提轄左藏庫卒葉水心銘其墓

祖望謹案胡紘以高科求進不得怨忠定鞏栗齋亦以舍選前列訴京鏜京之對之無異忠定而栗齋極歎鏜言之是又自引咎毫無怨尤

司封鞏厚齋先生嶸

鞏先生峴合傳

龔嵘字仲問梓材案水心為仲至墓志云季氏仲同栗齋弟也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大理寺丞上書言兵端不可開忤宰相出知嚴州陛辭力言外攘當先內修已而直祕閣歷遷司封郎奉祠致仕先生靜正夷博居官未嘗澤辭色貫聲光以媒進而儒術吏治所至皆有聲詳見洪平齋墓志所著有厚齋集八十卷先生之母楊氏通毛詩論語孝經知大義故自長子峴而下皆知師東萊傳正學有開于時惟峴失其事而不別為之傳補

梓材謹案水心文集楊夫人墓表云嫁東平龔法曹君死六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嵘也始生是楊出二子所謂長子峴豈即栗齋之改名耶然又謂峴失其事何也定楊夫人為龔君繼室長子峴當是前夫人之子故不之數耳

周先生介

周介字叔謹括蒼人也從東萊晦翁遊補

提舉彭先生仲剛

彭仲剛字子復平陽人也乾淳之際永嘉儒者林立而平陽稍爲別派徐忠文公子宜以心學起其說合于金溪王信州道甫以事功之學起其說合于永康先生徧遊其間及以進士釋褐主金華簿始聞麗澤之教東萊謂其用力甚銳先生之學不專論說以實踐爲宗旹尤有吏才衢州大水憲司檄下金華令先生往覆視先生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垝殺稼溺人行道其知既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已死矣憲司感其言卽出米恣所賑移臨海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一圖而物數其地之所有

有以圖上者先生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先生指曰某地方嶺
有某葉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胡失之其人大驚不知先生
何以得之也由是整廢墜甚多先生善聽訟然不自以爲明每
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訟爲衰止提刑薦其政
召付都憲審察授兩浙運司均斛官以近臣薦召爲詳定一司
敕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以試進士與知舉者忤罷官已而
起知全州時陳公君舉詹公元善任漕使首爲減月樁錢十三
四先生又減繁費以甦民力然後戢豫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
錢帶納者蠲其大半輸租得自槩量吏胥不敢取斛面而擇其
耆老之有學行者師長其子弟先生于聽政之暇親執經而教
之以外艱歸凡先生所至去後無不思者紹熙五年明越大饑

特令先生爲常平提舉蓋且向用矣是年病卒葉水心曰子復之爲學以爲非同聲趨和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密知猶懸置之故其材爲實材德爲實德此先生之學之大致也先生不著書賴有水心之文得以見其本末云 補

盧先生汝玖

盧先生汝瑨 合傳

盧汝玖汝瑨淳安人子權大經之叔季子也東萊爲新定校官季子實綴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東萊蓋叔季遊居數年 參東萊遺集

樓先生孟愷

樓先生仲愷 合傳

樓先生叔愷 合傳

樓先生季愷 合傳

樓孟愷仲愷叔愷季愷義烏人並從東萊遊父蘊卒東萊志其墓 同上

汪先生仲儀

汪仲儀金華人嘗從東萊遊母卒請銘于東萊 同上

縣尉郭先生粹中 父口

主簿郭先生敏中 合傳

鄉貢郭先生允中 合傳

鄉貢郭先生時中合傳

郭粹中敏中允中時中武夷人朝散大夫戶部員外郎知常州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某之諸子也東萊與戶部遊再世諸子相從講學粹中嘗爲龍游尉敏中主江山簿允中時中皆應進士舉同上

縣令葉先生誕

葉誕字必大蘭溪人乾道進士從東萊遊嘗主清江簿其父卒東萊爲之志墓官至吳縣令同上

徐先生文虎父時又

徐文虎分水人從東萊遊相與居者數年其父時又趣之從師友講習甚篤同上

陳先生錫

陳錫烏傷人嘗執經于東萊 同上

徐先生侃

徐先生僑 合傳

徐侃徐僑義烏人文清公僑之兄也皆學于呂成公而文清師事朱子 參王忠文集

王先生深源

王深源婺州人東萊之徒也鄭聞在呂氏家塾從先生為學 參陳北溪集

梓材謹案東萊學案監嶽祖泰傳語其友王深厚深厚當作深原原一作源之本字蓋因原而譌為厚爾

葉氏家學 林汪三傳

隱君葉先生棠發

教授葉先生霖合傳

葉棠發金華人其父邽爲徐文淸公師先生深自韜晦罕與物接子霖始復以家學授徒端明殿學士王埜知南康軍葉閭咸敬禮焉官終蘭溪儒學教授

州同葉先生審言

葉審言字謹翁金華人蘭溪教授霖之子先生丁書無所不讀卓然自立父子相爲師友嘗仕浦江義烏二縣教諭所至以興壞起廢爲務任衢州之明正書院山長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及爲吉水教授士論翕然主晉江簿同寮有與之不合者力搆陷之使者得其冤狀而莫能直竟去官改婺州路司獄以

年請老詔晉秩同知瑞安州致仕先生學以寡欲爲宗治家有法吉凶諸禮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室廬再厄于火僑寓唐氏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椽教子之餘日以種蒔爲事所入不足自給處之晏然卒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許文懿公謙棲待制貫吳禮部師道張修撰樞皆雅重之

葉氏門人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氏門人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肅李悅齋先生𡌴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王先生撝

王撝字謙父其先淩儀人徙居于鄞先生博學耿介爲樓迂齋高弟復從史獨善遊文藝深醇善議論壯歲試詞學科不中輒棄去自誓曰他日必令二子業有成後登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先生不受拱而言曰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往借周益公傅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往昔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許之後二子果俱中詞科爲安吉丞攝令長興捐俸周水災再攝新城爲貧民完賦遷國子正將作監主簿通判婺州御史劉晉之劾衢州掾慮囚受賕先生得實力白其誣晉之不敢犯晉之蓋史相黨人也後攝郡去日以羨財留于官改祕書丞守徽州遷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疏言羣臣遜志之言多逆耳矯拂

實未之見其議剴切深中時病後直祕閣知溫州淳祐十一年上書汲古傳忠又書竹林二字賜之明年卒年六十九子應麟應鳳參延祐四明志

忠定鄭安晚先生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雲濠案先生初名燮字文叔別號安晚鄞縣人少從樓迂齋學能文樓攻媿亟加稱賞登嘉泰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先生往自薦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捧先生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遷國子學錄理宗即位累官至參知政事史衛王卒先生爲右丞相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召還眞西山等十五人雲濠案十五人者眞文忠與魏文靖了翁崔清獻與之李文肅埴徐文清僑趙尚書汝談尤尚書焴游觀文似洪忠文咨夔王正肅遂李文清宗勉杜清獻範徐忠簡清叟袁正肅甫李觀文韶也時號小元祐遺

逸如劉漫塘趙章泉皆見旌異入洛師遺乞罷不可拜左丞相丐去益力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申國公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淳祐四年拜少保兼侍讀五年拜少傅進少師奉國軍節度使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孝宗之英明本于仁厚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之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先生方放浪湖山每寓僧刹帝勉諭有加軍國事仍自先生決之十一年感疾乞罷致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謚忠定先生不好立異湯仲能巾嘗論事侵之及再相仲能求去先生曰己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先生乃引之共政先生與彌遠議立

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先生之力也參史傳

參政應葦芷先生傜附弟傢

應傜字之道昌國人刻志于學嘗從樓迂齋遊文聲日振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歷遷祕書郎請早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先生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藏書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淳祐初遷宗正寺丞端平開邊兵敗先生預議邊事坐斥後復用以起居舍人權兵吏二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掌內制理宗一夕召之草扁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翌日拜翰林學士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以疾乞歸卒

子家弟傢字自得六歲能詩紹定四年進士調烏程尉議毀淫

祠獨存徐孺子廟鄰邑有沈氏兄弟訟財郡檄自得案實自得委曲開諭適沈子魁鄉薦因賦詩儆之兄弟感悟爭遂息仕至文林郎參史傳寧波府志

謝山翁洲書院記曰應參政葺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于故居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為州書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葺芷于中而以其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圮今昌國復置縣改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于是復立翁洲書院奎翁曰翁洲為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為彼之徒推其尊禮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清淨寂滅之念

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于聖教者固非淺也奎翁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考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與翁洲並置甬東出于安晚其與著在皆迂齋之徒也故二公並以文章名

忠簡家學

簽樞王潛齋先生埜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朝奉家學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羊氏家學

羊先生哲

羊哲永德子師呂成公之子伯愚問學該博才思深遠著指南

集參括蒼彙紀

時氏家學

書記時所性先生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父朝散郎瀾師事呂東萊先生天才絕出博極群書談經多出新意而于史學尤精詩由盛唐而追漢魏文泝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吳師道稱其峻潔精工蓋推雄視吾郡蓋一代之偉人也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登寶祐進士由麗水主簿歷諸教授山長用薦擢史館檢閱有忌者改授保寧節度掌書記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卷雜詩文數千篇總名所性集參金華先民傳

王氏門人

鄭先生聞別見盐溪學案

王氏家學林汪四傳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別見深寧學案

鄭氏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慶思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戚氏家學

隱君戚貞孝先生紹

戚紹婺州人知袁州如琥之孫也入元隱居不仕同志之士相與號爲貞孝先生參黃文獻集

教諭戚先生象祖 附師王二元章

戚象祖字性傳貞孝先生之子少服家庭之訓弱冠師事王元章發達于命義年幾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弗許復用爲信州之道一書院山長詒辭不受僑居永康之太平 同上

汪氏家學

戚朝陽先生崇僧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先生開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三終

慈湖學案表

楊節 老楊子 象山門人 —— 子恪

袁甫 別見絜齋學案

馮興宗

馮國壽

史彌忠

父明

史彌堅 —— 子賓之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五世孫芮 —— 六世孫伯純 —— 七世孫圭

史彌鞏
　孫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王撝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史彌林
父佳

錢時
　子樗
　從子允文
　洪揚祖
　夏希賢
　　子溥
　　　鄭玉別爲師山學案
　　　趙汸別見草廬學案

汪汝懋

沈源

唐懷

子清之

子潛之

吳曒

鄭玉別爲師山學案

汪汝懋見上

大之門人

方道叡

鄭玉別爲師山

洪震老

並大之同調學案

聶人龍

陳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以下慈湖融堂續傳

宋夢鼎

曾淵

洪源——

子塤——

張復

朱叔同調

洪夢炎——族孫蹟——汪汝懋見上

史守之

史定之

陳損——子蒙

張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全謙孫——子㽦

交汝㑆 姪兄鼎孫

弟頤孫

全晉孫——子彥——黃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族子鏊

桂萬榮——子錫孫

童居易——附師李鐖 士休

子鍾　孫金

子鉉

曹漢炎

嚴良

黃震 別為東發學案

四世同德孫 桂彥良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桂瓌 並后坡續傳

晉巖講友

趙彥㭼

曾熠

鄒近仁——子曾

鄒夢遇

葉祐之——張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徐鳳

曹夙

張渭

張汾

孫明仲

沈葷

許子

朱介

魏渠

沈民獻——四世孫輝卿——五世孫源見上遯齋門人

厚南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馬樸——子燮見上慈湖門人

馬應

馬燮

王埼——鍾季玉

舒益

洪篔

舒衍別見絜齋學案

吳頊

吳埛

余元

鍾宏

葛正

邵甲　｜　大備　｜　鄭棠

王震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張端義

王晉老

何元壽

傅正夫

傅大原　別見說齋學案

黃疑之　｜　卜據

夏希賢

洪揚祖並見融堂門人

錢槱見下融堂家學

趙順孫

孫偕別為靜明寶峯學案

私淑眞德秀別為西山眞氏學案

劉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舒璘

沈煥並為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別為絜齋學案

韓宜卿別見清江學案

蔣存誠

子民獻見上慈湖門

沈文彪

湯建

並慈湖講友

葉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韓度 別見清江學案

並慈湖學侶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慈湖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爲首葢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梓材案慈湖學派梨洲原本附列金谿學案自謝山始別爲慈湖學案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卽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達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曈曈欲曉灑然如有物脫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喪去官營葬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沉思屢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云

爲之旨交錯萬變而虛明寂然熙除補紹興府理掾差浙西撫幹知嵊縣外艱不赴起知樂平召爲國子博士以爭趙汝愚之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四年權發遣全州未上論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累遷至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二年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面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寧宗曰然問曰臣如何寧宗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是非賢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寧宗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歷歷明照否寧宗曰朕已照破先生頓首爲天下賀出知溫州督賦之吏不入縣庭但移文罷妓籍訪賢人崇孝養而已架鑼鼓門今投牒者自鳴鳴即引入剖決無時縣官賢否創雜訪之小民之至庭下者言人人同乃行黜陟

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喏于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容務以德化感人民上悅服除駕部員外郎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丐祠而歸以寶謨閣學士慈溪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謚文元第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稾乙稾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己易啟蔽等書

慈湖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

已不可得盡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盡而爲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盡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淸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淸明者吾之淸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知是吾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

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書其指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卽乾健者也天卽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卽己也天卽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彖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

豈曰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得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一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

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爲陽而外陰承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有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藏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言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

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于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

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于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以吾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謂盡焉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

也安得無私與枯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為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者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

用止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
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
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
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
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
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
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
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
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
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
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

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即天萬物即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閒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即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已說也神即易道即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即易也德業即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

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閒有微疑者傳錄紀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卽易坤卽易其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自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無一萬無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也月至者又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子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

不可倘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倘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倘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于是雖然思亦何害于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于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

業弗罔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

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耳近取諸心卽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于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眞心于孺子將入井之時則

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彊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于日用飲食之閒造次顛沛之閒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閒爲之顛沛閒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一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

血氣爲己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于是顛沛于是無須臾不于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于造次乎況于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必反失忠信之心卽道心卽仁義禮智之心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無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

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勸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千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于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

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若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于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我已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哀樂必有

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絕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日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絕之毋

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于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虛未始不淸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淸明矣夫淸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

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絶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于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辯愈支愈說愈

離不說猶離況于贊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恩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于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昭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于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

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為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為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無而況于固乎尚無所知而況于固乎何為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澒焉寂焉無倚不立何者為我雖意念既作至于深切時

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倚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寧于意則墮于必不墮于固則墮于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于此某卽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無而必以毋爲無者謂此非學者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

義為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呼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為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沒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曼荊棘滋植塞為世人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梓材謹案以上二篇梨洲原本謝山序錄云采其最粹且平易者知此外尚多采錄蓋其稾未全

附錄

陳北溪答陳師復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為妙訣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于色朋徒私相尊號為祖師以為

眞有得于千載不傳之正統嚴陵有詹儀曁護法其或讀書卻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讀通書只讀白本不肯讀文公解本某極口為之明白剖斷邪人始有知邪正所由分者異端曲學贓證畢露 補

又答陳伯澡書曰楊敬仲持循篤而講貫略 補

袁蒙齋記樂平文元遺書閣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踐無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闇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學先生者學此而已若夫掇拾遺論依放近似而實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 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慈湖謂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 補

宗羲案象山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慾利害之私蓋欲于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爲宗是師門之的傳也而考亭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畢竟欲除意見則所行之事皆不得已去做才做便忘所以目視雲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也案慈湖之告君曰此心卽道惟起乎意則失之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于心焉皆差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然則不起意之旨亦畧可識矣又何嘗若考亭之言耶但慈湖工夫入細不能如象山一切經傳有所未得處便硬說鬪倒此又學象山而過者也

祖望謹案慈湖嘗改定太極圖以爲周子之說詳餘之說易蓋亦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

謝山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曰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有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齋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無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于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塗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是豈

文元之究竟哉

雲濠謹案謝山又爲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又云慈湖于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

慈湖講友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韓先生立卿　別見淸江學案

太學蔣先生存誠

蔣存誠字秉信鄞縣人金紫少子琚之孫也爲慈湖先生講學之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其卒也慈湖爲誌其墓補

沈清退先生文彪

沈文彪鄞縣人號清退居士以貞學峻行與慈湖爲忘年交之

湯藝堂先生建

湯建字達可樂清人不爲制舉業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篤意競省深造理窟學者稱藝堂先生夙興必齊沐讀易一卦鼓琴自娛所著詩衍義論語老子二解藝堂文集卷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列先生傳于陳止齋之門謝山修之並不明言其受學止齋溫州府志載先生以其學授徒又稱其退與朋友商論欣欣自得年踰八十卒亦未詳其師承朱氏經義考引胡一桂說言先生交于楊慈湖著有周易筮傳則以爲慈湖講友可也故自止齋學案移列于此

慈湖學侶

頴叔葉先生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隱君趙義山先生度 別見清江學案

慈湖家學 象山再傳

承務楊磬齋先生恪

楊恪字叔謹慈湖長子慈湖爲作磬齋記官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錢融堂稱其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 參慈湖遺書

慈湖門人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別見絜齋學案

堂長馮先生興宗

馮先生國壽 合傳

馮興宗字振甫慈溪人慈湖高弟子書無所不讀每聆誨言輒心領神會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爲象山書院堂長君率士信嚮

蓋先生忠信篤敬，毫髮無偽，訓警懇至，言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慈湖誘掖後進，許與固多，至其稱先生，謂于聖道獨有啟發，晚益融貫，表裏洞然，殆知及而進於仁守者矣。其卒也，蒙齋爲誌其墓。從弟國壽梓材案：慈湖遺書有爲馮仰宗壽樓文昌詩，未知即國壽否。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未竟其學，早卒。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言先生居慶元之慈溪七世矣。蒙齋集又有先生言行記云：棄室金川之湖濱，蓬戶甕牖，氣浩如也。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父漸

史彌忠，字良叔，鄞縣人。第進士，初爲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眞中裝覲之，官時良多，其父漸怒，先生懼，召里人畢集，悉發篋以示，皆書牘也。監文思院門，以慈湖薦宰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寇平，爲政尚安輯，自撰錢以便民。守吉州，治如南安，綱

買糴十有八萬閩范大作提舉福建常平鹽茶事薦陳韡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眞西山遺書美之時從弟彌遠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請乞致仕以子爲丞相累除資政殿學士贈少師謚文靖參延祐四明志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史彌堅字固叔忠定季幼子文靖之從弟也與諸兄並學于慈湖以軍器監丞臨安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爲潭州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守建寧行義倉法眞西山紀其政績守鎮江力薦劉漫塘于朝以兄久在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祠祿于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卒謚忠宣吳鶴林泳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于熙寧如安國之于安石在元祐則不黨于元祐如大臨

之于大防 同上

附錄

□□□日予嘉定初年官浙東離幕時史丞相以禮部滄洲以衢漕同案覆辭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侍晉處滄洲畿未爲過而滄洲懇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强之天下仰其高潔永在太學以丞相故不得咸校定者累年及既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躐在潔水爲郡所押自他人處之于造物來速化濯水終安之此某所以于二公願執鞭而不可得也補

又曰滄洲以丞相親嫌巻懷而去海內觖望聞其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有言人所難言者補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彌鞏字南叔文靖從弟也從慈湖遊好學彊記入太學升上舍時衛王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第李悅齋埴開鄂閫辟諸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護蜀係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先生應詔上書謂天倫之變世孰無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雲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契聖心耳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于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處旱饒信南康三郡大祲俾釐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百餘萬口徽民操戈劫人財逮捕法

曹以不傷人論罪先生曰持兵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首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盜數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呼諸校謂曰汰冗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西山嘗曰史筍起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嶷然不污有如此 參史傳

附錄

口口口日溧水惠書敘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畯自處之意 禱

史和旨先生彌林 仝涓

史彌林號和旨文惠同產弟刪定渭之子也文惠之存刪定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祠以終其身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蔭其子先生又辭不拜參史甬源錄

梓材謹案和旨先生與饒州君定之皆楊袁門人之傑然者見謝山所作甬東靜清書院記文惠即忠定之初諡也

帥屬錢融堂先生時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慈湖高弟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而絕意科舉究竟理學江東提刑袁蒙齋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擿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祕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阜集冠

昏記百行羣冤集入稱爲融堂先生

新安州學講義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洙泗問仁隨問而答縱橫參錯初無異旨然其地步各有淺深而所以教之者不容于躐等至此一意明白洞達精詳的切此先聖特以語顏氏子歟仁人心也此心卽仁虛明渾融本無虧闕爲意所、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習所移始失其所以爲仁爲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爲仁狂迷顚倒醉生夢死昏昏憒憒日用而不知皆己私爲之窟宅非本心

然也先聖曰改而止又曰過以改除夫所謂用力于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于克己而已如月之明雲翳之卽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卽渾雲散天空淵澄海淨則其本清本明者固自無恙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則無非己私有一毫己私卽不足以爲禮有一毫非禮卽不足以爲仁先聖于此不曰克己爲仁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非于禮之外而他有所謂仁也曰復禮爲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卽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爲天地者此也轉而爲陰陽者此也變而爲四時者此也列而爲鬼神者此也此卽本心之妙卽所謂仁也克己卽復禮矣復禮卽爲仁矣夫以天地之廣大陰陽之闔闢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爲之則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無外謂之

天下歸仁亘不爲過然而此事斷斷在我實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訓每曰自強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謂若不由己其見必不決其進必不勇其發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揺于外誘必亂于意見必動于浮論虛說支離纏繞必不能斷制故態惡習必不能掃除倀倀然中無定守而欲倚人言爲之主宰必不能特達先聖既以克己答顏淵之問遂斷之曰爲仁由己又斷之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馳之路使之彷徨四顧畧無倚仗而斬截決裂一斷諸己也一斷諸己直心而用無所回撓安得受制于外物也哉顏子至此聞言不疑即求就實工夫而請問其目其爲問也密夫人之日用應酬萬端舉不外乎視聽言動之四者名四實一無非天則非禮則勿是之謂

克雖然不特接于目而後爲視也暗室屋漏一念之邪而不正之色已離然乎在目知其非禮隨即泯然則視無所蔽矣不特接于耳而後爲聽也暗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聲已譁然乎在耳知其非禮隨即泯然則聽無所蔽矣以至于言以至于動不特出之于口發之于事而後見也念慮隱微之地大明澄照纖過則改則言動無所蔽矣克己工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熟守之而純變化虛明暑無所累則雖縱目而視縱耳而聽肆口而言隨感而動安往而非仁哉顏子方皇皇然欲從末由發鑽堅仰高之歎一聞斯語如旅而歸請事之言其應如響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以至三月不違無往而非事斯語之時矣故呂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附錄

趙寶峯示子弟曰錢某小人行已著書趨時悖道罔衆干名乃斯文中所當誅斥叛臣乃贊某于道統之後未知其說是而非補

垶材謹案是說與本傳相背謝山蓋以爲然故于石坡書院記亦有微辭云

司農洪默齋先生咨夔

洪咨夔字季思潛安人寶慶元年進士端平間香軍構逆命先生延諭旣受旨索飲至醉臥省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惑於心欣其導卒血濺衣而色不爲動曉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軍變命先生綏之至維揚聞帥趙葵說以指日可破先生曰攻討者制閫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殊恩曲赦非愛閫孝愛百

姓也遂入城宣詔進犒餘關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尋以大宗丞贊浙幕召拜司農丞知衢州卒于任著有文集二十四卷奏錄三卷高沙撫錄桐囊語稾各一卷參萬歷嚴州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默齋嘗以桃源酒官入郡幕爲本一族祖與融堂並登慈湖之門詳見本一傳先生父承務明與袁蒙齋誌其墓

朝奉史先生守之

史守之字子仁忠定之孫忠宣之從子也先生未嘗見陸子而從楊敬仲袁和叔遊得于私淑所聞仲父彌遠當國先生心弗善也故升聞錄以寓規諫退居月湖之陽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彌遠甚畏之每有所作輒戒其家勿使十一郎雲濠案一作十二郎知之補

承鑒學於[illegible]之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所著有書曰

世學以闢異端爲第一義別署九六子

梓材謹案謝山答蔣編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云子仁方叔之子也非叔父所爲中年遊世遂攜退居見丞之極爲杜門講學又學古文于樓攻媿袁叔名彌大吏部侍郎爲之長

架州史先生定之

史定之鄞縣人嘉定間知饒州廣濟城陞著鄉飲酒儀太極圖論易贊著說饒州志二卷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宗楊袁高弟忠定第二子彌正之子也

司業陳習菴先生塤

陳塤字和仲鄞縣人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荐古禮行之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慈湖攻苦食淡晝夜

不意再調處州教授累官至太常博士獨爲袁絜齋議謚餘皆閣筆論蹊切直史彌遠問之曰吾錫殆好名耶先生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出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尋守衢州州監司闕浙者久之入爲國子司業知温州未上而罷臥疾櫃架上書占之得呂東萊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于丁巳歲役于辛丑歲先生曰異哉我生于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于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附錄

史彌遠爲先生冊黨冊氏先生于轉運司及禮部兩試第一彌遠嘗屬將爲先生虛謀加恩數先生卻之

教授處州理宗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直聲聞天下爲學録周宗
正寺簿俱奏對盡言切直貴妃入內先生又言乞去君側之
蠱媚以正君德弼遠或曰吾豈好名耶先生云云
爲太常博士朱端常子乞謚先生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
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曰榮愿
先生嘗與御史蔣峴講中庸不合判福建爲峴所劾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吾鄉前輩于朱呂陸三家之
學並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與之或京
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
郎習庵其最也

直閣桂石坡先生萬榮附從子錫孫

桂萬榮字夢協慈溪人以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先生一以紀律繩之敎民則用慈愛子弟獲訓迪者恥爲不善秩滿民乞留調建康司理參軍鄉人史彌遠爲相欲招致之先生以分定固辭差主管戶部架閣除太學正輪對奏絕敵選將二事除武學博士改宗學出判平江府累官直祕閣還尚書右郎除直寶章閣奉祠歸先生嘗問道慈湖慈湖告以心之精神是謂聖梓材案是語本孔叢子遂築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從子錫孫通春秋十歲試童子科號爲神童登紹定進士歷官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忤旨罷尋以集英殿修撰召不起參寧波府志

謝山石坡書院記曰慈湖弟子徧于大江以南宋史最其都講爲融堂錢氏予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

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庵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即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之敦樸長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爲遠矣石坡講學之語實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樸質無華葉壹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于口是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尉餘干民之閒教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溫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教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衛民爲務

慈湖史氏累召不出石坡爲衡用力辭史氏之招丙祠終老於石坡之官平江也未侍郎在知府事涖輸鹽課急迫牢逮拘繫甚衆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愧其師而侍郎有慚其父其所請絕敵選將諸奏皆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眞得焉否今觀石坡之遺語有爲有守豈非眞儒也哉石坡晩年最爲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並于蒙齋習庵盡其道之尊如此

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 附師李發王休

童居易字行簡慈溪人也嘗從鄉先生李發學古文又學小戴

曆丁校書郎王休一日參楊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
登嘉定十六年進士鄭忠定淸之柄國舉補登仕郎朝議欲使
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先生詣執政歷陳利害命遂寢相
國趙忠靖葵開閫淮東以先生攝天長簿時諸路屯兵每乘熟
禁民採取民失其利先生上書乞弛其禁旁九郡皆獲免旣而
元兵攻城急邑令與主將不協軍民疑阻先生力爲陳解遂協
力捍防城賴以全調諸暨虞惡少攻剽爲姦尉莫能致先生以
計悉擒之上績課最轉宣教郎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遷太
學博士以身爲教學者仰之以言曾子事忤上出判吉州未幾
遷本州同知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蠻獠雜居民悍難化
先生撫以愷悌三載民樂耕桑門不夜闔獄囚屢空尋上章乞

歸居杜洲之濱學者從之稱杜洲先生參寧波府志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自坡而外即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于其子桂嘉與顯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湢纖悉具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規制而爲之耳意良厚矣

尙書趙先生彥械

趙彥械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先生言人疑象山爲禪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于致知二字禪矣乎其題己易曰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斯人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先生實有覺于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

曾先生熠

曾熠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己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己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粗必備厥功益大然先生之意欲學者于良知良能苗裔之發見

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爲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即道也先生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斷喪憧憧利欲之途須體察于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即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先生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于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

縣丞鄒歸軒先生近仁 附子曾

鄒近仁字魯卿一字季友德興人以特恩爲靜江法曹再調龍

陽丞問學于慈湖與語從容良久即了然無疑滞嘉定二年陜卓語其子曾曰吾心甚明無毋可言爾曹修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雲濠案先生子曾字作傳慈湖云因元祚而亦覺所著有歸軒集先生一再語頓覺人告之過欽衽受教所當爲不畏強禦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修

附錄

先生父尉建德甫三歲生母去又五歲父卒嫡母董氏撫之先生思其生母不敢言又三十年董氏卒乃求之謂兄弟曰近仁方寸亂矣詣建德物色多端竟不獲時先生同母弟乖之出繼董氏宰濡須先生涉江訪之亦不知乃反建德私自念曰吾生母鄧宣教女也乃求戶籍閱之則尚有鄧宣教戶大喜及入鄧

鄉而鄧氏已無人矣兩足攧折旁皇不復能去一鄰婦聞而蹙然出謂先生曰妾亦鄧友也前此記有姑流離自外歸後適九華董氏儻斯人乎如其言求之果在焉先生相抱流涕留數日謀奉以歸其生母不可乃出金以奉母歸而問慈湖以處之之道慈湖曰歲時往省可矣補

鄉貢鄒艮齋先生夢遇

鄒夢遇字子祥雲濠案子祥一作元祥樂平人也從祖近仁慈湖高弟故先生亦從學焉慈湖嘗曰自孔子沒學者陷溺于文詞論議喪本靈而事盲冥寥寥一二千載自知自信者少若夢遇者其庶幾乎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鄒氏二子其殆知之者乎一字艮齋慈湖知樂平先生以鄉貢生從容接論久之

而有覺隔礙未除慈湖益導之遂徹底澄明其言曰事親從兄之閒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張弛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調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嘉定四年祉禮闈而疾作將卒歌曰嘉木扶疏兮烏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修

鄉貢葉同庵先生祐之

葉祐之字元吉雲濠案一本名元吉字祐之溪縣人弱冠鄉貢有志于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而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絕四記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

聲歎曰此非鼓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吳先生摳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吉三頁非鼓聲慈湖一夜鷺鷥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燄熱大爐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學者稱爲同庵先生忍窮四十年一日醉飲極醉而卒以手鈔詩一卷付其內弟張端義且自爲跋引李長吉詩爲中表投厠中以謂之端義以師事先生不敢用中表禮也修

附錄

元吉儀矩峻潔癯然如玉樹家藏貧典衣賣書潛心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言尤工于詩其警而作云木葉

踈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佳句也補

祕監徐先生鳳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間古今書略備二十第進士累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先生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官至朝散大夫祕書少監直顯謨閣知贛州嘉定十七年卒年四十八其教授溫州溫多士爲東南最而好訾議雜帖服先生年甫二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遊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之慈湖謂可與語道著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參眞西山文集

曹先生夙

曹夙字叔達餘干人見慈湖于縣庠聞其提唱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張先生渭

張先生汾 合傳

張渭字渭叔張汾字清叔新昌人渭叔少有俊譽富戶欲妻以女笑不顧師事呂大愚及慈湖以僞學罷歸渭叔清叔皆不遠數百里問學慈湖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干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及歸而有疑嘉定元年卒年三十七

里正孫先生明仲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爲富陽簿先生從學聞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閱兩旬而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日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中者則甚矣而實未嘗徹動也紹熙三年卒

沈先生璧

沈璧字元吉嘉禾人也學于慈湖稱上弟與吳之葉元吉齊名

補

徵君許止齋先生孚

進士朱先生介合傳

布衣魏先生棨合傳

許孚字□□號止齋昌國人也與徐部曹洪先爲同里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屢徵不起其時昌國儒者尚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渠皆爲楊袁之學者補

沈先生民獻

沈民獻鄞縣人淸遐居士文彪子淸遐嘗別築亭館招慈湖講學其中命先生執經問難于其間補

朝請劉寶山先生厚南

劉厚南字子固慈谿人沈淸遐壻也與民獻皆事慈湖嘉定進士授瑞安尉邑瀕海多盜先生治政慈惠盜遂息慈湖出守溫州以其勤于奉職奏之累階進秩皆有能聲以國子博士召館下喜得師會日食詔求直言上疏有云陛下自登大寶今將一

紀凡權災異已遣人使諫不知幾詔叩閽投匭應詔求諫不知幾疏求言于今日人未必不指為玩獻言于今日人未必不視為常惟因言以見于用命聞以行所知斯為得之言極剴切帝加獎諭遷著作郎轉朝散大夫知台州轉朝請大夫致仕卒參寧波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號賁山見程撫州士龍所作行狀

舒先生銑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先生溥

方溥字威大樂平人慈湖有誠確正直之譽補

王先生子庸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為浙西撫屬先生問學自謂有疑慈湖告

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先生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躍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云何先生曰意猶有所未盡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卽疑卽意何思何慮絲心盡意匪動匪止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友恂恂于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膺也

主簿馬先生僕

馬先生應之合傳

馬先生燮合傳

馬僕字季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翁子燮字敬叔

俱受學于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崋得人矣敬叔尤有得于持敬之説

學官王先生琦

王琦字表文與余元之元發皆樂平人慈湖稱先生爲直友而元之亦有志者先生爲學官元之亦以薦入仕

舒先生谷

舒谷字裕父樂平人也慈湖嘗訓之曰孔子且發憤忘食況後學之昏能無隨物而遷其日夜思省已過兢兢而已其後慈湖稱之以爲度越流輩補

縣令洪先生簡

洪簡字子斐雲濠案一作子裴樂平人忠宣公皓曾孫也以任子仰荼

陵縣慈湖先生稱之曰子裴于道有覺若在孔門曾皙之儔也補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吳先生塤

吳先生垌合傳

吳塤字仲和樂平人與弟垌俱學于慈湖嘗曰塤放不踰月而至矣垌踰年亦嘗知德垌字仲郊補

庶官余先生元發

余元發字元之樂平人也學于慈湖母卒不能舉葬洪文敏公贈之序曰元之葬母求助而于士夫不仁之粟又以義不受助故僕僕經年予爲之悲傷其意豈肯李方叔亦以葬親之故乞憐

于東坡東坡以一馬與之且爲立券曰如有好事能周君者捐二十萬錢則并券付之予者退無閑馬又不能虛立二十萬券坐視元發之急嘆息而已後以薦入仕補

學錄鍾了齋先生宏

鍾宏字遠之一字子虛樂平人慈湖爲邑宰從之遊嘉定進士官太學錄雲濠案江西人物志先生以進士上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蒙齋長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閣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屬入爲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謁告省親累擢皆不起所著有論語約說了齋綴稾

縣尉曹先生正

曹正字性之樂平人鍾宏稱其寂靜弗忘酬應非擾亦慈湖高弟也官永明尉補

邵先生甲

邵甲壽昌人也慈湖弟子嘗與陳北溪論學不合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稾底載先生號顧齋又言其門人曰鄭宗字景召明初尚存考嚴陵志顧齋乃先生子大椿之號鄭爲顧齋門人爲慈湖三傳弟子不得爲先生門人故別載之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賢者講鬼神之事偏執異端死而不亡之說滯而不化續出江西主言乃知賢者病根所在而于諸老先生之言枉用許多工夫補

王先生震

王震嚴陵人陳北溪稱其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志道又言其學淵源祖象山北溪爲嚴陵郡學先生欲往四明求師北溪匽

作謹所之以照之 參北溪文集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四明持敬苦行一節爲可美而學術識論只是一老禪伯看之不破寧無潰亂極爲艮資美質痛惜 補

鄭先生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先生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也居于吳郎朱長文樂圃故址少讀書兼習技擊嘗師項平齋于荊南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愛作詩兼工詞其賦蝗云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極爲時所傳

誦詩其圃曰江湖且過用浮居家所謂且過寮也端平更化應詔上第一書次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雷應詔上第三書有詔龍州安置執政謂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制得免乃自笑曰故事宰執侍從用安置庶官用居住士子用聽讀將用自效乎小臣而用大臣之法乎晚自號荃翁所著有荃翁集亡矣又有雜記曰貴耳集今存劂其論眞文忠公晚節不終失民望則有足與眞氏日鈔相證明者惜其亦惑于浮屠之言耳

補

王先生晉老

王晉老字子康樂平人樞密剛中孫也以任子仕從慈湖遊

州守何先生元壽

何元壽 補

謝山司馬温公光州祠堂碑跋曰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之爲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爲賢達而不知其淵源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焄蒿悽愴之論因也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嘗以爲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沒絕口不敢道者五年于茲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

傅先生正夫

傅正夫佚其名建昌人象山高弟子淵之從子也爲慈湖門人

慈湖卒將葬先生不遠千里訪眞西山于粵山之麓以銘爲請參眞西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有所錄慈湖訓語西山跋云非正夫之心眞先生之心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眞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于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于先生者也是先生爲慈湖高弟以絜齋先生訓語亦先生所錄而西山跋之則先生又爲絜齋弟子矣絜齋集中有贈先生書勉其善學慈湖之學絜齋又跋子淵兄弟行實有子瀾化行自重不勞施爲自然感動稱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老于官乃作其子任夫親炙慈湖有得于中氣脈相續無有間隙云云

傅先生大原

附見說齋學案

薛玉成先生疑之

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永嘉人薛氏世學蓋三百年先生學于慈湖刊華據實循程以紹餘僞學禁興墬于衛道著伊洛源流

各爲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云參林霽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平陽人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永嘉王成先生薛季常裝之作伊洛源流譜自孔子子思曾子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間書始成而學禁正嚴樓攻媿題其端曰玉成以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霑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林霽山集未言其名與字即據吹劍集補之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並見融堂門人

錢誠甫先生槱別見融堂家學

少師趙節齋與篙

趙與篙字德淵湖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至觀文殿學士歷知七府景定元年卒贈少師嘗見慈湖而問曰某于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

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德

淵奉教終身

宗羲案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年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況于聖賢乎史所載趙與𥲅以聚斂稱而慈湖謂其已覺何也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

附錄

德淵知平湖嘉熙四年大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爲長者請董其役全活者數萬人寶祐三年再守修舉學校行飲射禮

升臨安十三年城中見口計日食支思院米三千石嘗鎮北關米船每日四千石入城則米價減二千石則價貴適入三千石則價平無不中者乃于顯禧置平糴倉二十有八歲儲浙西米六十萬石皆精鑿視米價貴輒平糴之竟十三年中民食其惠

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四日讀陸子學譜至趙與篙袁韶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句東無不從之遊者故其中不無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篙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韶即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于史氏二相不錄而趙袁則裒然大書但與篙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若雪還居從學

是燾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又曰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修志於滎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籌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𥲤原籍青田因元樂處州府志有與𥲤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擿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韶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于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傅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

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

慈湖私淑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文淸劉漫堂先生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淸逸家學

沈先生民獻　見上慈湖門人

滄洲家學　象山三傳

通奉史先生賓之　別見邛劉諸儒學案

獨善門人

知州王先生撝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融堂家學

錢誠甫先生標

錢標字誠甫融堂之子慈湖嘗曰誠甫近于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又贈言曰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也毋或昏　參慈湖遺書

縣令錢竹間先生允文

錢允文淯安人也融堂從子咸淳九年進士貳岡令傳其家門之學學者稱爲竹間先生　修

融堂門人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洪揚祖字季揚嚴州人也徧從慈湖絜齋遊而卒業于融堂累官至正字輪對者三以講學正心誠意爲啟沃學者稱爲錦溪先生有集漫塘雅稱之修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金溪學案附傳謂先生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據此則先生嘗從袁氏父子遊也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人也融堂弟子雲濠案一本作慈湖弟子攷嚴陵志言先生之學首會其極于象山慈湖之要未言受學于慈湖究明性理洞見本原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爲自然先生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溥最著補

庶官呂鳳山先生人龍

呂人龍字首之淳安人景定進士融堂之高弟也胸次灑落日

與學者指點浴沂風雩之樂仕止小官學者稱為鳳山先生有集修

習庵家學

侍郎陳先生蒙

陳蒙字□□和仲子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為太府寺主簿入對言賈似道為相時國政闕失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氊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參史傳

習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全眞志先生謙孫父汝梅附兄翼孫弟顯孫

全本心先生晉孫合傳

全謙孫字貞志鄞縣人與弟晉孫字本心皆學于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黃南山明初大儒也自先生父菽和次梅伯兄本然鼎孫以及季弟頤孫本然子耆三世置義田以贍其宗謂之義田六老補

杜洲家學

童松簷先生鍾

童聲伯先生鋐合傳

童鍾號松簷杜洲子也弟鋐號聲伯爲杜洲六先生之二參鮚

埼亭集外編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六先生耆首杜洲次松簷盖杜洲子鍾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耆宿

會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詹弟鋐也曹黃嚴三氏其居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于講堂最多故並祀之

副尉童先生金

童金字子用慈溪人杜洲先生之孫也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扁所居曰一間卽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為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名師以淑來學參兩浙名賢錄

杜洲門人

堂長曹懋山先生漢炎

曹漢炎字久可慈溪人也慈湖杜洲二院堂長補

高士嚴草堂先生畏

嚴畏號草堂亦桂洲之徒也參鮚埼亭集外編

梓材謹案先生慈溪人紹熙年右庠進一 謝山稱之曰高士

曹嚴講友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別爲東發學案

同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見上慈湖門

馬氏家學

馬先生燮 見上慈湖門人

王氏門人

鍾先生季正

鍾季正者樂平人也從王琦遊嘗跋慈湖謝過遺墨云慈湖以訂頑二字用諸文告先生謂頁知頁能人皆可爲堯舜詎無以頑斥慈湖亟改自謝不謹嗚呼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友有先生否補

邵氏家學

教諭邵顧齋先生大椿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也號顧齋梓材案謝山原稾作顧齋之子此從嚴陵志改正所著有四書講義官爲龍游教諭元初士子宗之補

玉成家學

薦舉薛先生璩

薛璩字叔容平陽人也其父受業于慈湖而先生所著孔子集

詩二十卷又著宅揆成鑑嘗進之朝時人稱之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先生名據淳祐間臺省交薦賜出身嘗論天綵采薇末議二卷

獨善續傳象山四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別爲靜淸學案

自然家學

教授夏大之先生溥

夏溥字大之自然先生仲子博通經學兼工詩爲安定書院山長一以安定學規課士遷龍興教授鄭師山學于淯安自言得大之啟發之功趙東山亦嘗師之其詩自成一家當時稱爲夏體而東山謂其大似誠齋師山亦稱其古文先生在龍興與道園善補

夏先生淸之

夏先生潛之

夏淸之潛之大之兄弟皆承家學參嚴陵志

大之同調

修撰吳朝陽先生暾

吳暾字朝陽淸安人也八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嚴陵自融堂講學後弟子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爲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以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士貢皆以金然非滇中葉金則不中格民苦之先生力言于朝始得以常金入貢陞鎭平尹兼知軍事轉峽州路經歷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林修撰先生弟子最盛鄭師山之侍

其父于滄安也受業三年其後師山雖爲朱子之學然追溯生平得力必曰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吳修撰集補

隱君洪復翁先生震老

洪震老字復翁滄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書陳時事鯁直不諱已而棄去隱居不仕講道授徒尤長于詩有曰白波九道自流雪青玉一峯長拄天世盛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鄭師山之學于滄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補

楊籛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知州宋先生夢鼎

宋夢鼎字翔仲湻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至順進士累官知奉化州 補

提舉曾岐山先生淵

曾淵字道源湻安人也學者稱爲岐山先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成至正進士出爲華亭丞新安失守行省檄先生與監郡脫脫引兵而西焚賊壘六十餘遂會大軍于新安與富山巡檢邵仲華共守豪嶺賊再犯衆驚將潰先生以忠義相激始定已而終敗爲賊所得守節不屈被羈于白石源先生吟諷自若豫作自祭文誓以必死其後賊敗先生得逃復歸華亭以春秋傳學者起爲浙江儒學副提舉以疾歸洪武初累徵不起所著有春秋節傳策府樞要 補

教授洪先生源 附子瑛

洪源字子泉湻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洪武中以薦舉入太學授安仁教諭其謂諸生曰講學須明聞道須行無鶩于外以叨虛名歷滁州邵武福州學者極盛侍郎瑛其子也補

宋魯同調

司訓張書隱先生復

張復字明善湻安人也德性宏毅九精春秋之學太守聘爲學宮司訓學者稱爲書隱先生所著有春秋中的一卷時與吳朝陽宋夢鼎啓道原齊名曰四先生補

默齋續傳

洪本一先生賾

洪賾字君實其後字本一湻安人也湻安自融堂爲慈湖高弟而先生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湻安之士皆爲慈湖之學先生少肆力于羣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所爲將北遊燕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止歸而遊于杭越之間周仁榮杜本柯九思張翥皆名士也雅重先生柯公爲文宗所向用以書招之欲以國子助教處之先生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顯吾將買扁舟荷笠以追其躅至正十二年平章以兵討紅巾于新安將校欲自湻安以西鄙耀兵以樹威先生上謁爲陳務從罔治之說所以招徠人心平章是之欲留先生以自助力辭不得乃往甫一日竟以疾歸[illegible]元帥退軍[illegible]先生上書謂自新安至湻安一卻二百四　人退無　[illegible]幸而免

不我追若乘勝而來我之退何時已又說以單車克復新安之策不能用也先生爲學要于本領端厚不使支離曲碎破壞心術嘗語學者曰爲學當以求仁爲先聖人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爲美以下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其說甚長其所著曰庸言稾諸經皆有考釋鄭師山方遊湻安與先生善自謂得往復討論之功其後再見于錢唐師山已爲朱子之學漸不同矣然師山銘先生之墓則曰是天下之公言不以此而廢彼也 補

眞志家學

全味道先生耆

全耆鄞縣人本然長子而眞志先生之從子也受學于眞志自署味道子補

本心家學

徵君全遯翁先生彥

全彥號遯翁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先生爲洪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于南山黃氏南山嘗曰吾幸識理趣于穉年者皆吾師遯翁先生之教也補

隱君全修齋先生整

全整字修齋本然本心二先生族子也少受業于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于丁鶴年之門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先生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

日三石草堂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不就年八十餘卒所著有

三石山房集四卷補

顧齋門人

鄭先生棠

鄭棠字景召鄒顧齋門人明初尚存補

節齋續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別爲寶峯學案

慈湖續傳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附子伯純孫圭

楊芮字大章慈溪人文元五世孫文行素優性尤坦易好施衣

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非義不苟取與元學士危素

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洪武初有司特起之以病不行子伯純授南康都昌縣丞孫圭知南陽鄧縣世篤先訓不喪所守參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小隱見烏春草文集

雲濠謹案寶書堂集有寶峯先生送楊大章遊江西詩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云

大之門人 象山五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別為師山學案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別見草廬學案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

汪汝懋字以敬本歙人後徙淳安其父斗建受業方蛟峯之門而先生從遊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君之門以鄉薦為推官

攝滄安縣事尋爲定海縣尹以慈恕簡靜[illegible]而折獄如神明境內無冤此縣多虎或入市郭爲民害先生齋戒禱之祉明日居民見虎浮江去嘗宿南鄉廣嚴寺夜聞虎聲衣冠起禱之詰朝有虎死山中張承旨翥記其事暇則與諸生講學在定海凡五年以老病請致仕不許先生一夕扁舟宵遁客于鄞之沈氏因講學焉所著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放三卷禮學幼範四卷言行啟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遯齋稾三十卷其弟子曰沈源唐懷皆鄞人補

朝陽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別爲師山學案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員外方愚泉先生道叡

方道叡字以愚涫安人也蛟峯曾孫受學朝陽之門以春秋召成至順進士授翰林編修入史局出爲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以歸尋除江西行省員外郎明初再召不出所著有春秋集釋十卷愚泉詩稾十卷文說二卷詩說一卷補

復翁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本一門人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遯翁門人

僉憲熊□□先生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石坡續傳

教授桂容齋先生同德

桂同德慈溪人石坡先生萬榮四世孫謹學敦樸篤信好學聞于遠邇請益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爲本懇懇言曰窮經窮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即他日之忠忠孝兩全入道備矣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參兩浙名賢錄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別見寶峯學案

杜古香先生璩

桂璩字懷英慈溪人倜儻不羣詩書充積方正學慕其名不遠數百里而至及與議論驚服旣卒學者尊之曰古香先生參慈

清遐續傳

沈先生輝卿

沈輝卿字明大鄞縣人清遐居士五世孫而民獻之元孫也沈氏累世富饒至先生而家益落能削衣貶食以度艱虞儉設藩施以致充裕其子源將從孫藩閩先生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棄儒而即吏非吾志也立止之參戴九靈集

沈先生源見下遯齋門人

遯齋門人

沈先生源

唐先生𥡴合傳

沈源鄞縣人淸遐居士六世孫明大之子唐轅明大壻皆事汪遯齋補

梓材謹案戴九靈志明大墓云使其子源與其壻唐轅受業于定海尹汪孜懋以敬之門後又延致以教于家俾子若壻以卒業焉是先生之從遯齋非一時矣又案唐先生字伯度句章人嘗率其弟輪字仲規轂字叔直輻字季齊學于戴九靈九靈爲作唐氏四子字說其父復禮以擅匿官鹺事被陷執拘以歸京師伯度請代父楷叔直又奪而代之叔直抵京近臣奏其非罪免歸九靈又爲作唐二子傳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終